武俠世界



第38年
7
$20.00

編者話

今期乃續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三國天機風雲之六「天機赤壁」。諸葛亮出山後，劉備得孔明之助打了二場勝仗，然而祇是得「人和」。此時曹操率領號稱百萬的大軍佔據了長江上游一帶，直接威脅到荊川的劉表與江東的孫權，在此關鍵時刻，兩弱合則併存，離則「三國鼎立」之天機不存在矣……且看蕭玉寒先生如何運用他卓越的天機學識撰編諸葛亮隻身赴江東的「舌戰羣儒」「草船借箭」「火燒赤壁」「一氣周瑜」等精彩片段，包你拍案叫絕。

*　　*　　*

辛棄疾先生繼「歪歪小爽哥」之後又一篇新故事與讀友們見面了。辛棄疾先生的作品向爲廣大讀友擁戴與傳頌，不但結構嚴謹，層次分明，故事更是生動精彩，新故事「武林情未了」由本期起連續刋載，請留意欣賞。

*　　*　　*

下期將刋登石磊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黑道江湖」，敬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7期
（總號191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三國天機故事之六/蕭　玉　寒・文
可　　飛・圖

天機赤壁

抗曹聯盟　勾心鬥角

大江南北，荊州襄陽，戰雲密佈，風雲變幻。

荊州江陵(今湖北江陵市)城樓東南角，曹操左有虎將許褚，右有親將曹仁護衞，身邊是得力謀士荀攸。江陵城下，長江浩瀚，戰船林立，東不見頭，西不見尾，江水澎湃，恍如虎吼。

曹操傲然仰視夜空，大笑道：「吾北克袁紹，南滅荊州，百萬雄師，虎視江東，當今之勢，誰可與吾爭鋒？呵呵……」

就在此時，形如玉帶的長江東西兩端，忽地騰起兩團紫色煙雲，直衝天際，灼灼閃耀，十分旺烈。

曹操一見，心中猛吃一驚，他忙問身邊的荀攸道：「此乃主何徵兆？」

荀攸亦頗精於玄機之道，他凝視星斗，心中亦忽然一驚，沉吟道：「按星斗所主地域推論，西端紫氣，當主荊、川，而東面紫氣，則主應於江東也。而紫者乃大貴之氣，紫氣如此熾烈，即隱示東、西兩地，有『王者之氣』潛伏。由此而觀，東、西兩地，祇怕難於平定，但天兆雖然如此，人謀或可加以逆變之。」

荀攸說時，曹操神色變幻不定，先是不悅皺眉，後來聽荀攸說或可以人謀逆變，這才臉露微笑。曹操對自己目下的赫赫軍威，顯然十分自負，一派傲然。

亦就在此時，荀攸話音未落，江陵城樓下面，忽地衝起一道金光，直射曹操的腦袋，曹操但感頭腦一陣疼痛，他不由呻吟一聲。

荀攸一見，忙道：「丞相如何了？」

曹操道：「吾見城下有金光衝起，觸之即感頭痛，未知是甚怪兆？莫非荊州地方不利於我？嘿！若如此，吾先屠盡荊州之人，再將北方士民移來荊州，且看吾之雄力，是否可以鎮懾區區荊州之地。」

荀攸見曹操忽然發狠，欲屠荊州百姓，心中不由猛吃一驚，暗道：東、西兩端再現紫氣，丞相他便心性突變，他若真的下令屠城，那平定江南的大計，祇怕就此徹底毁滅了，不但如此，祇怕連丞相自身的運命，亦受此煞氣衝尅夭斷呢，荀攸心中驚惶，不由忙道：「不然，丞相稍安毋躁。依吾之見，金者黃也，黃光即『王者之光』，由丞相目睹，乃主丞相有『王者之貴』也。」

曹操一聽，不由半信半疑，因為他此刻仍感頭痛不已。他臉色一沉，下令道：「速派人下去城樓東側牆邊，於金光衝起之處挖掘，看看是甚異物作祟。」

許褚對曹操極為忠心，他一聽，便自告奮勇，親率兵士，走下城樓，依曹操的指示，在城牆東側角挖掘起來。

不一會，許褚便將一件金光燦爛的東西捧着，大叫走了上來：「丞相，金光起處，果然埋着一隻『金銅之雀』也！」

許褚將「金銅之雀」雙手捧着，呈奉曹操。曹操握於掌中，仔細揣摩。但見這是以黃銅鑄製的玉雀，活靈活現，久久不肯放下。

荀攸見曹操臉有欣然之色，便趁機道：「當日舜帝母親，夢玉雀入懷，而後生一代聖帝舜。今丞相欲平定江南之際，喜得『金銅之雀』，亦是一大吉祥也，可喜可賀！」

曹操果然欣然笑道：「很好，如此看來，荊州、江南之地，非吾莫屬也，如此吉兆，能不作誌慶麼？」

此時，曹操的二兒曹植，恰好在他身邊，他極善得曹操歡心，便立刻進言道：「父相啊，若建台誌慶，必須作三台佈局。中間之台最高，可命名為『銅雀台』，左邊一座稍低，可命名為『玉龍』，右邊一座高低如左，又可命名為『金鳳』。如此三台，內置金屋，足可供父相他日娛樂也！」

曹操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銅雀、玉龍、金鳳，三台皆為吾所有，確足令吾晚年娛樂也，可惜……」曹操此時忽然一頓，臉上若有所失的神色。

曹操的長子曹丕，眼見二弟曹植極討好曹操的歡心，心中不由大怒，他不甘落後，又深知曹操的所好，便連忙向曹操含笑道：「父相，可惜空有銅雀台、黃金屋，却沒有絕色美女，安置於內麼？」

曹操含笑不語，顯然他的心事被曹丕猜中了，祇是不便於此大戰前夕，宣之於口而已。

曹丕雖然猜中曹操的心事，但苦於文材比不上其弟曹植，因此往下竟無言以對。

曹植性極聰慧，又才學超卓，見狀便微笑接口道：「父相，兒聞東吳喬公，生有二女，號稱『大喬』、『小喬』，姿容艷絕天下，足可與『銅雀台金屋』相配也。父相今得銅雀，不日定取東吳，則東吳二喬，不久必將藏於銅雀台金屋內啊！」

曹操一聽，不由開懷大笑道：「若得如此，則吾闖蕩天下半生，晚年歲月亦無所憾了。」

當下曹操即下令曹丕、曹植二人，負責督建銅雀台，由曹植負責設計策劃，曹丕則從旁協助。曹植一聽，喜形於色；曹丕則悶悶不樂，十分怨恨曹植被父親委以重

任，自己則祇能作其配角。自此之後，曹丕與曹植這同胞兄弟，心中便暗萌猜忌，為日後的兄弟骨肉相殘，埋下不可調和的禍根。這條禍根，一直延續到曹丕繼承曹操之位，篡漢自立，成立魏國，而在曹氏的魏國政權中猛然爆發，為「天下盡歸司馬氏」的局面製造了先決條件。

同時，十分奇妙的是，自曹操當晚於江陵城樓，目睹城牆東角「銅雀」所發的金光後，便隱藏「偏頭痛」——俗稱「頭風」的病患，在日後不時發作，令曹操自感時日無多，雄心壯志大減，待人處事便一轉而為急功近利，甚至乖戾孤僻，身邊忠心於他的人材越來越少，由他親手「一統天下」的可能性亦幾近於零。亦可以說，長達百年的「三分天下大勢」，自這一晚始，已轉入熾烈爆發的階段了。

對如此玄妙的「天機異兆」，曹操自郭嘉在征伐袁紹時病逝後，成為曹操最得力的謀士荀攸，當時亦未能覺察。他向曹操解釋，說是「當年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因此曹操得「銅雀」亦以為吉祥之兆。但荀攸並不明白，或者雖然明白，亦不敢向曹操直言，「玉雀」是「碧玉之雀」，碧玉主清雅祥和，可調和人的過熾陽氣；而「銅雀」却是熾烈火陽之物，屬「主陽主剛」之性，一旦現世，又近曹操之體，他原潛的「過熾陽氣」，便被猛烈的激發。曹操因此而觸發的「頭疼」，不過是其中一種徵兆罷了，日後逐漸暴露的，比起此頭痛淺表的徵兆，更猛烈嚴重得多，曹操的陽壽亦因此而大減。

天兆地異，便是如此的奇妙，令後世人苦苦追索而不可思議。

而且，就因此「銅雀」的破土而出，曹操欲築銅雀台，進而「金屋藏二喬」的訊息，一傳入江東，令大喬的夫君孫策胞弟孫權，小喬的夫君周瑜惱怒不已，進而觸發二人抗曹的決心和鬥志，聯合劉備，抵抗曹軍，最終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奇異局面。

＊　＊　＊

就在江陵城下「銅雀」出土的同一個晚上，在江東東吳都會柴桑城中，魯肅正欲緊急赴鄱陽湖，向東吳三軍大都督周瑜傳訊求援時，魯肅的親兵報說，大都督周瑜已在柴桑北城門外了。

原來周瑜正在鄱陽湖操練水軍，聞報曹操大軍壓境，東吳勢危，便連夜飛馬趕回柴桑，準備與孫權商議軍情對策。

魯肅在朝中與周瑜交情最好，他一聽周瑜已趕返柴桑，不由大喜，連忙親赴城北門，搶先迎接周瑜。

周瑜風塵僕僕，與魯肅相見，魯肅略略慰問了幾句，迎返周瑜的府中，便急不及待，把朝中面臨的情勢與事態，向周瑜說知。末了魯肅道：「目下連孔明亦未能堅穩主公抗曹的決心，唯一可打動主公的，祇有周都督你一人而已。」

周瑜微一沉吟，即微笑道：「子敬不必憂慮，吾亦素聞孔明之名，未知虛實。子敬且快去請他到吾府中一議，一切吾自有主意！」

魯肅一聽，不敢怠慢，連忙上馬飛赴城中館驛，迎請孔明去了。

魯肅前脚剛走，周瑜尚在沉吟，親兵忽然進來報說，朝中大臣張昭、顧雍等人，前來都督府拜訪。張昭在東吳的身份地位與丞相一般，周瑜的大都督亦與他同級而已，因此周瑜不敢怠慢，出去迎張昭等人進來。

張昭向周瑜略慰問一句，脚跟未定，便連忙向周瑜道：「都督知道江東的形勢嚴峻麼？」

周瑜微笑道：「吾剛回來，並不知道，願聞其詳。」

張昭見周瑜一副莫測高深的模樣，心中不由大急，他也不及細思，便連忙急急的道：「今曹操擁兵百萬，屯於漢水上游，昨日又傳檄文到江東請主公會獵於江夏，共同對付江夏劉備、劉琦。曹操雖有吞併江東之意，但尚有所顧忌，不敢公開露諸於外。因此吾勸主公暫時向曹操稱降，如此則可避開一場慘酷戰禍。不料魯子敬却從江夏帶劉備的軍師孔明至此，孔明欲雪敗於曹操之恥，向主公力勸共同聯合抗曹，主公雖仍未下決斷，但魯子敬却仍執迷不悟，吾怕東吳上了孔明的『引火燒東吳』的毒計，因此請都督務必決策，助主公迅速決斷。」

周瑜微一沉吟，便向張昭含笑道：「你等皆持此請降曹操之意嗎？」

張昭、顧雍二人連忙點頭道：「朝中大臣，除魯子敬外，均力主請降以避江東戰禍。」

周瑜一聽，即微笑道：「吾亦早萌降曹之意了，你等先請回去，明日吾拜會主公，自有決斷。」

張昭、顧雍等人一聽，心中稍安，先行告辭走了。

張昭等人剛離開，不一會，又報東吳大將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人求見。這批人是東吳的中堅力量，周瑜亦不敢怠慢，親自出去迎了進來。

程普剛站定，便向周瑜急道：「都督知否江東很快便落入他人手上？」

周瑜道：「吾剛回，未知也，願聞其詳！」

程普道：「我等自跟隨孫將軍開基創業起，大小數百戰，這才打下江東一片領土。如今主公可能誤聽一班謀士之言，投降曹操，這豈非十分可恥嗎？我等寧願戰死，也不肯受此奇恥大辱，請都督力勸主公決心抗曹，吾等皆願戰死報國。」

周瑜一聽，又問道：「眾將軍皆持此決戰之意麼？」

黃蓋一聽，奮然站起，以手拍額，大叫道：「我黃蓋頭可斷、血可流，決不降曹。」

眾將亦齊聲道：「吾等皆如黃將軍之意。」

周瑜含笑點頭道：「好，吾亦正欲與曹操決一死戰，豈肯投降，眾將軍請先回去，明日吾見主公自有決斷。」

程普等人亦告辭而去，不久，又有諸葛瑾、呂範等另外一批文官求見，周瑜亦迎入了。諸葛瑾向周瑜道：「吾弟諸葛亮自江夏來此，說劉備願聯結東吳，共抗曹操。朝中文武大臣商議未定，因是吾弟為使，我不便多言，一切請都督決斷。」

周瑜道：「然則依你之見又如何？」

諸葛瑾如實說出自己的判斷道：「欲降之人，容易求得平安；欲戰之士，生命極難自保。」

周瑜一聽，笑道：「吾自有主意，明日再共同商議好了。」

諸葛瑾等人不得要領，祇好先行告辭。一會後，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戰將求見，周瑜亦請入見，眾戰將有說降的，又有說戰的，爭論不休。

周瑜不悅道：「既未有定論，不必多言，明日再商議吧！」

呂蒙等人告辭離去，周瑜臉上神色不定，嘿嘿冷笑連聲，也不知他心中到底有甚主意。

又過了一會，魯肅迎請的孔明到來了。周瑜素聞孔明的大名，他並不以都督的身份自居，親自出門口，將孔明迎了進內，又請孔明坐下獻茶，招待甚為熱誠。

魯肅見周瑜一派從容，並無商議目下緊急軍情之意，心中不由大急，連忙道：「都督啊，目下並非叙禮客氣之時也！如今曹操大軍壓境，是和是戰，主公未能決策，十分危險！主公正等都督回來，以助他決斷啊！都督的意思到底如何呢？」

＊　＊　＊

魯肅以忠直著稱東吳，他說時焦急之情，溢於言表，令人感動。

不料周瑜斜瞥一眼孔明，見他神色一派從容鎮定，心中便不由一聲冷笑，故意不望孔明，目注魯肅，沉聲道：「曹操以天子之名，挾制諸侯，他大軍到處，諸侯豈能抗拒？而且曹操兵威百萬，雄極浩極，怎能抵抗？因此吾以為江東戰則必敗，降則可保平安也。吾意已決，明日往見主公，便勸主公派出使者赴曹營，表受降之意！」

魯肅見周瑜意態甚為決絕，心中不由如遭電殛，驚愕的急道：「公瑾怎可出此言？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日之間棄讓於人？先主孫公會有遺言，外事付託於將軍你，全仗將軍保全國家，以作泰山般的依靠，怎可附和儒夫弱士之議呢？」

周瑜却無動於衷，續道：「江東之地，生靈無數，若遭兵革之禍，必歸咎於我，因此決計請降。」

魯肅忙道：「不然！以將軍的英雄氣概，江東的險固，曹操陷東吳之意，未必如願也！」

周瑜、魯肅二人激烈爭辯，孔明却靜坐一旁，並不插嘴，祇在微微冷笑。

周瑜一見，忍不住道：「先生為甚如此好笑？」

孔明道：「吾不笑別人，祇笑子敬不識時務也。」

魯肅一聽，不由奇道：「我又如何不識時務了？」

孔明道：「吾以為，周公瑾欲降曹操，他的見解甚為合理。」

周瑜笑道：「孔明乃識時務之人，因此與吾之意不謀而合。」

魯肅不由又驚又怒，急道：「孔明！你這是怎的了？為甚妄作此大謬之論啊？」

孔明微笑道：「子敬知道麼？曹操極善用兵，天下誰敢與其爭鋒？一向以來，祇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之輩，敢與他爭雌雄。如今這數人皆被曹操消滅，天下再無人敢攖其鋒了！而唯獨劉玄德不識時務，敢與之爭鋒而已。如今身處江夏，勢孤力弱，存亡未卜，尚敢孤身相抗，是故不識時務之極！而設若孫將軍決意降曹，則上可保富貴，下可保妻女，至於國家基業，存亡與否，大可附諸天命，有何足惜！」

魯肅一聽，不由大怒道：「孔明！你亦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曹操麼？」

孔明無動於衷，又微微一笑，道：「不過，吾尚有一計，不須勞師動眾，擔酒獻印，親自渡江，祇須派一輕舟，將兩人送到曹營，曹操若得兩人，百萬雄師，必卸甲捲旗而去矣。」

魯肅忠直，一聽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周瑜却不動聲息，微笑道：「先生以為，用哪二人，可退曹軍？」

孔明微笑道：「此兩人於江東而言，猶如巨樹上的一片葉子，有

何足惜？但曹操得到，却必大喜而退兵矣！」

周瑜表面雖然不動聲息，但心中已更感好奇，他不由又問道：「這兩人到底是誰呢？」

孔明微笑道：「公瑾可知？曹操近日於江陵喜得銅雀，其次子曹植，勸曹操築銅雀台，上置金屋，內藏美女之事？而曹操性極好色，聞言即發誓道：『吾聞江東喬公有二女，艷絕天下；因此吾一願掃平天下，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台，藏之於金屋，以娛吾晚年，則雖死亦無憾了！』據此觀之，曹操今率百萬雄師，虎視江南，其實亦僅為此二女而已。公瑾何不去尋訪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派人送去給曹操。曹操得此二女，必稱心滿意，亦必立刻班師退兵。此乃越國范蠡獻西施保國之計，公瑾何不速施行呢？」

周瑜目中精光暴熾，但却仍然按捺得住，沉聲道：「曹操欲得二女，有何憑證？」

孔明微微一笑，毫不遲疑，便朗聲道：「吾聞曹植為其父作『銅雀台賦』，詞中有云：立雙台於左右兮，有玉龍與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這不是極好的明證麼？」

周瑜至此，再也按捺不住，忽地一躍而起，向北面戟指罵道：「曹操老賊！欺吾太甚！」

孔明見狀，連忙勸道：「公瑾息怒！昔日漢先祖為平息單于犯境，曾以昭君和番，終得和平。公瑾又何必為民間二女而惜呢？」

周瑜咬牙道：「你有所不知，大喬乃吾先主孫伯符之夫人，小喬乃吾之妻也！」

孔明一聽，連忙惶恐的打拱作揖道：「孔明實不知情，胡言亂語，該死！該死！」

周瑜餘恨未息，道：「吾與曹操老賊誓不兩立！」

孔明又忙道：「此事尚須三思而行，免生後悔。」

周瑜此時才長嘆一聲，慨然道：「吾受伯符所重託，誓保江東社稷，又豈有屈身降曹之理？剛才所言，不過是相試而已。吾自鄱陽湖練兵，便有北伐曹操之心，就算刀斧加身，亦難移吾此大志也！望先生助吾一臂之力，以共破曹賊！」

孔明此時亦肅然道：「若周將軍意決，則孔明願效犬馬之勞，聽從將軍差遣。」

周瑜一聽，喜道：「很好，那明日入見主公，便請主公起兵便了！」

周瑜時年三十二歲，正是「雄姿英發」之年，少年時便助孫策平定江東，他比孫策之弟孫權年長六歲，孫權視周瑜如兄長。孫權繼位後，即封周瑜為東吳大都督，亦即東吳的三軍最高統帥。因此在嚴峻的軍事形勢面前，周瑜說的話，又作為定論。

第二天清早，孫權昇堂議政。這猶如上朝，儀式比平日隆重。孫權高坐案桌後面，下面左邊是張昭、顧雍等三十餘名文臣，右邊是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位武將。人材濟濟，十分壯盛。

不一會，周瑜便入朝見駕，他向孫權參拜畢，孫權亦欣慰的向周瑜含笑點頭，他見到周瑜，不知怎地，猶如見到兄長孫策，心中踏實了。

周瑜却毫不遲疑，即向孫權道：「聞曹操引兵屯於荊、襄，送檄文至此，主公之意如何呢？」

孫權一聽，即取曹操送來的檄文，給周瑜過目。周瑜看罷，即笑道：「曹操老賊，以為我江東無能人，竟敢如此傲慢相侮！」

孫權心中却仍惴惴不安，他連忙問周瑜道：「那公瑾之意如何？」

周瑜微一沉吟，即道：「主公與朝中文武有否商議此事？」

孫權道：「吾連日來與眾卿等商議，但有勸我降曹的，亦有勸我抗戰的，莫衷一是，吾猶豫未決，因此請公瑾回來決斷。」

周瑜詐作不知，問道：「那是誰勸主公投降呢？」

孫權道：「張昭、顧雍等大臣，均勸我降曹。」

周瑜目光一轉，落在張昭身上，道：「請問為甚降曹呢？」

張昭此時身處朝堂，被周瑜當眾追問，心中不由有點惶恐，但事到如今，他也不能退縮，祇好硬着頭皮，回道：「曹操挾天子而征伐四方，先平北方袁紹，近日又尅荊襄，雄兵百萬，兵威壯盛。吾江東之所以保存至今，全賴長江天險而已。但曹操已得荊州水軍，戰艦戰船，何止千百？再加雄兵百萬，水陸並進，如何抵擋？因此吾以為不如暫時降曹，日後再作打算。」

事實上，張昭也並非危言聳聽，曹操此時兵勢之盛，稍為軟弱之人，均會被他嚇倒，曹操在平定北方的袁紹後，即兵下荊州，以「間行輕進、出其不意」的戰術，一舉攻陷了荊州北部的廣大地區，更收編了荊州軍水陸三十萬，戰船近千艘，當真是「戰船排千里、旌旗蔽夜空」。又挾「破荊州、下江陵、順流直指江東」的氣勢，雄兵近百萬，水陸並進，合擊長江以東的江夏劉備及江東的孫權，勝負之勢，似乎已成定局。

而江夏的劉備、劉琦，其兵力合計不過二萬，戰船亦僅得百艘。江東孫權方面，能夠即時調動出戰的兵力，亦不過三萬人，戰船數百

而已。就算孫、劉聯合抗曹，其總兵力亦不過五萬餘人，戰船約四百艘，怎能與曹操的近百萬兵力、近千艘戰艦抗衡？

因此江東眾文武大臣，以及孫權本人的惶恐動搖，便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而且若非劉備依孔明之戰略部署，屯兵江夏，擔當了東吳的戰略前哨、江東屏幛，使東吳得以從容作戰爭準備，則東吳便連議和議降議戰的迴旋自由也失去，往下也根本不會發生孫、劉聯合、赤壁大戰之壯舉了。此時稍一猶豫動搖，東吳也就大勢已去。

對這一切，周瑜當時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一聽張昭的主降論說，便斷然的駁斥道：「此乃迂腐儒生之論！江東自開創以來，至今已歷三世，豈能一朝放棄呢？」

孫權一聽，見張昭惶恐不再堅持，便連忙又問周瑜道：「公瑾呵，你有何妙計？憑甚定策？拒不放棄呢？」

周瑜此時已對目下的軍機大勢，作了一番深思熟慮，因此毅然決定，即席闡述，以服朝中動搖之人心。祇見他英眉一揚，朗聲道：「曹操雖身為漢相，其實乃自握朝政，漢天子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因此根本不足以此號召天下矣。而將軍神武雄才，擁有父兄所創江東基業，兵精糧足，正宜進取天下，征討國賊，怎能降賊呢？」

周瑜慷慨激昂而論，朝中文武大臣一片肅靜，莫敢出聲辯駁。

周瑜略一頓，又詳細的分析曹軍方面形勢道：「今曹軍雖擁兵者眾，但犯下諸種兵家大忌。曹操的後方大營，北面尚有馬騰、韓遂未平，足為其後患也，此其一；曹操所統北軍，不諳水戰，曹操捨棄陸戰之優，而取水戰之弱，與江東爭衡，又犯了二忌；時值隆冬嚴寒，糧草奇缺，三忌也；他揮北方之軍，南攻水土之地，兵士必多生疾患，戰力大減，此其四忌。曹操犯此四大兵家大忌，兵雖多而必敗無疑！將軍擒拿曹操，當其時也！周瑜敢以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大破曹軍！」

孫權一聽，膽氣不由一壯，奮然一躍而起，道：「曹操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他所懼者，不過是袁紹、袁術、呂布、劉表與吾數人而已，今數雄已被曹所滅，祇有吾江東尚存，吾與老賊，已勢不兩立！公瑾所言征伐之意，甚合吾心，吾無異議也！」

周瑜恐怕孫權再生猶豫，便進一步道：「吾等皆願為將軍決一死戰，萬死不辭！但祇怕將軍心志未決，臨事猶豫。」

孫權一聽，即拔劍向面前的案桌北角猛地一劈，斬掉一角，厲聲道：「眾文武官將，若有再言降曹者，即猶如此案！」

孫權說罷，即親手將佩劍贈給周瑜，用以鎮懾三軍，又封周瑜為水陸三軍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監軍，又厲聲道：「眾將官如有不聽令者，可以此劍誅殺，不必奏吾！」

周瑜接劍，即向朝中文武大臣肅然道：「吾奉主公之命，率眾破曹，諸將官吏明日均須於江畔行營聽令，若有遲誤，必按軍法嚴處！」

眾文武皆肅然而退，再無人敢說半個降字了。

周瑜馳返他的都督府，一路上心事重重，顯然連他這位文武之帥，仍有事未決。

他回到府上，果然立刻派人前去館舍，請孔明前來議事。孔明來到，周瑜破例出門外迎入。孔明剛坐下，連一口茶也未喝，周瑜便對孔明道：「今日朝上，破曹大計已定，先生請賜破曹之策。」

孔明一聽，目注周瑜一眼，又微一沉吟，即微笑道：「孫將軍心緒未穩，尚在猶豫，怎可決策呢？」

周瑜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主公已斬案示決，他怎會尚存猶豫？他忙道：「孔明為甚有此判斷？」

孔明微笑道：「然則公瑾是否對曹操的百萬雄兵有所顧慮呢？」

周瑜的心事被孔明一下點破，他雖然有抗戰的決心，但內心仍對曹軍百萬之眾如何應敵十分焦慮，他自從朝上出來，心中最委決不下的，便是這一點了。因此他一聽，不由便點頭道：「吾確有此憂慮！但吾此乃心中所慮，並未向主公流露，他又怎會受吾影響呢？」

孔明不由呵呵一笑，道：「公瑾自己亦感憂慮，自然不會就此設法打散孫將軍的疑慮。既然此疑慮未消，孫將軍又怎能意志堅決？」

周瑜一聽，心中不由又一跳，暗道：孔明果然慧眼獨具，就連世人的內心隱衷亦洞悉無遺！他心中不由暗生忌意，但在此時此刻，却又不得不求於他。於是周瑜無奈只好向孔明坦然道：「此疑慮吾果然未消，但先生又如何解釋呢？」

孔明此時深知，目下曹操勢大，劉備和孫權是兩弱，若要破曹，勢必由兩弱聯合，共抗一强，因此孫、劉兩家，合則兩利，分則兩敗俱亡。而周瑜是孫、劉聯合抗曹的關鍵性人物，因此孔明絕不希望周瑜有任何的意志動搖。孔明微一沉吟，便將他洞察的曹操軍情，如實的向周瑜分折道：「據吾所知，曹操南下荊州時，所統兵力約達五十萬之眾，但分作三隊，其中

三隊三十萬人，由曹洪統率，已分佈於荊州北面各防線上，單是樊城一地，曹洪親自坐鎮，所分兵力便達十五萬之衆。因此曹操與曹仁合兵，佔據江陵後，其兵力沿途消耗，實際僅剩十五萬人而已。他收編的劉表荊州軍，除去走散，潰逃，以及劉琦帶出的兵力，已達數萬，剩下歸曹操收編的，亦僅七、八萬人而已。因此曹操所謂的百萬大軍，除去被分散、消耗的兵員，實際僅得二十多萬。而且，曹操在運用此二十萬大軍的戰略上，又犯下一個致命的弱點……」

周瑜靜靜的聽着，到此他的眼神不由一亮，忙追問道：「曹操所犯，是甚致命傷？」

孔明斷然的道：「當日袁紹於官渡與曹操決戰，將十萬大軍放在一個方向使用，令曹操可以集中兵力抗衡，這才使曹操頂住了袁紹的進攻，僵持之下，曹操才能尋得戰機，火燒烏巢，斷了袁軍的糧草，贏得官渡之戰的關鍵一仗。如今曹操雖然已佔據了荊州大部，但他攻佔的城池越多，兵力便越分散，眞正投入江東戰場的，便只剩十萬兵力而已。而他又將十萬大軍，集中於江陵一個方向，又從江陵一個單一的方向輕敵冒進，自負可以一擧輕下江夏及江東，這就犯下一個足以令曹操重蹈袁紹兵敗官渡的大錯……公瑾因此可以曹軍兵力分佈的弱點，向孫將軍解釋，使他決然無疑，則此仗必可破曹。」

周瑜一聽，歎道：「孔明眞高論也！事不宜遲，吾這便去夜訪公主便了！」

孔明告辭離去。周瑜立刻馳馬飛赴孫權的王府，周瑜與孫權的關係非比尋常，他可以直入孫權的內堂，孫權一見周瑜，便忙道：「公瑾夜訪，有甚要事？」

周瑜也不遲疑，直截了當的單刀直入道：「問主公，明日周瑜便要點撥兵馬開赴夏口迎敵，主公是否尚有疑慮呢？」

孫權一聽中不由微一怔，隨又微歎口氣，輕聲道：「公瑾好眼力，一下便窺破吾心事了！吾所憂慮的，是曹操兵衆，吾以寡弱之兵，如何迎戰？其他並無疑慮。」

周瑜心中不由一跳，他不得不驚歎孔明的料事如神了！但他神色不變，反而從容的笑道：「原來如此，周瑜亦正因此特來解釋主公之憂慮。曹操檄文號稱百萬雄師，但其中多半虛言而已。曹操能夠投入江東作戰的兵力，他所統的本部北軍，不過是十五萬人，加上收編的劉表水軍七、八萬，合計兵力亦不過二十萬人而已。且北軍不習水戰，其戰鬥力大打折扣，又犯了單向輕敵冒進的大錯，因此吾只須精兵五萬，開赴夏口，便足以破敵也，主公何必爲此憂慮？」

孫權一聽，不由長長的舒了一口氣，他伸手輕撫周瑜的肩背，歎道：「能令吾釋疑者，唯公瑾你一人而已！其餘張昭等人，各懷私心，不足與爲謀也！」孫權一頓，又決然的道：「公瑾所要的五萬大軍，吾一時難於調集，但可先撥三萬精兵，戰船、糧食、軍械等物，亦已齊備，供都督日內即開赴夏口迎敵！吾隨後再征集兵員，多載物資糧草，爲都督後援。公瑾若能一戰敗曹，便可與他決戰；若不能敗之，便返回江東與吾會合，我再與曹操決一死戰好了！」

周瑜察言觀色，已知孫權至此，才總算確立迎戰曹操的堅强意志和決心。

周瑜拜辭出來，心中不由驚、奇、忌交集。暗道：孔明不但洞悉天下大勢，更極善於捕捉戰機，未戰便已抓住曹操的致命錯着不放，他的神機妙算、兵法韜略，顯然又比我周瑜更勝一籌！此人日後必爲東吳之心腹大患！吾不可容他生離江東也……

周瑜一路思忖，驚、奇、忌交集，回到府上，他殺孔明之意不由更加熾烈，但礙於孔明是魯肅迎請來的人客，未得魯肅的同意，周瑜亦不便行事。於是便派人將魯肅緊急請來，向他告知欲殺孔明之意。

魯肅爲人十分忠直，他一聽便愕然的道：「怎麼可以？如今曹賊未破，若殺孔明，便是自毀一大臂助啊！」

周瑜道：「但此人是劉備的軍師！劉備有他相助，日後必成江東的心腹大患！」

魯肅見周瑜殺孔明心甚切，只好提出一個轉寰的辦法，以暫解孔明殺身之危，道：「諸葛瑾深受江東器重，他是孔明的胞兄，又派此人往勸孔明，若能留得孔明輔佐江東，豈非比毀此良才更妙嗎？」

周瑜知魯肅決不同意他殺孔明，礙於魯肅與自己的多年深交，不便太過強硬，便笑道：「不錯！若孔明肯留在江東效力，便的確比殺他更妙！一切便依子敬主意而行好了！」

魯肅見周瑜已暫時打消殺孔明的主意，他也不敢再爭辯，連忙告辭，往找諸葛瑾了。

第二天，周瑜即召集江東三萬大軍將領，部署開赴夏口迎戰曹軍。

周瑜令程普、黃蓋二將，爲前部先鋒，率本部戰船，即日開赴長江三江口(即夏口、樊口、魯山三地交滙的長江中游要津)，紮下水寨，不動待令。他自己則親率蔣欽、董襲、凌統、呂範、朱治諸將，日內開赴三江口要津。

而孫權則統率甘寧、呂蒙、韓當、周泰、陸遜諸將爲後隊，隨後相應。

後方大營柴桑，則由朱桓防守。

江東全部可調集的兵力，亦僅爲五萬餘人而已。

而當時屯駐於前哨陣地的劉備，其兵力則分佈如下：

在三江口的北面夏口(今湖北漢口)，由關公率萬餘兵力駐守。

三江口的南面魯山，由張飛、趙子龍各率四千人馬駐防(即今湖北漢陽西面)。

三江口的東面樊口(湖北鄂城地域)，劉備、劉琦率一萬兵力防守。

劉備方面的抗曹兵，合計亦不過約二萬八千人而已。孫、劉聯軍，全部到齊，亦不過是約六萬兵力，而在長江西面上游的江陵，曹軍兵力達二十萬，戰般千艘，而且多是大型戰艦，更從長江上游順流東下，其勢之强大，簡直無可抗衡。

周瑜雖然抗曹之心甚決，但他偏於此時忌心大發，忌恨孔明謀略比他更勝一籌，極欲殺孔明而後快，魯肅施用的緩兵之計，又很快失去作用，因爲孔明不但拒絕胞兄諸葛瑾的勸降，反而勸諸葛瑾改投劉備。周瑜知悉後，便對諸葛瑾笑道：「你不必擔心，吾自有伏服孔明之計！」諸葛瑾雖然是孔明的胞兄，但此時兄弟二人，各爲其主，他也不敢有任何的偏袒，只好連忙向周瑜告退。

又過了一日，周瑜所率的二萬五千水軍，正式西行長江，逆流而上，開赴前線三江口水寨。三江口除位處夏口、樊口、魯山三地夾峙要津外，還是吳淞、東江、長江三河分流之地，在軍事形勢而言，是江東、江南的一處兵家必爭的要地，因此周瑜的大軍未動，便先派程普、黃蓋作前部先鋒，開赴三江口，搶先佔據此要津，紮下水寨。

這一調動軍力佈防，在兵法上十分高明。因爲假如三江口被正順流而下的曹軍攻佔，江東失此要津，往下的兵力展開與迴旋便十分困難了。

不過，周瑜雖然有卓越的指揮用兵才華，但在待人處世方面，他的性格偏隘，不能容物，因此從一開始便直接危害到事關生死存亡大局的孫、劉聯合抗曹態勢。

周瑜接諸葛瑾回復，知孔明決計不會棄劉備助江東後，他對孔明的忌恨越發熾烈，但因爲他亦深知面對强敵曹軍，不敢公開撕毀孫、劉聯盟，才表面不動聲色，而在暗中用計。

到周瑜親率的西行大軍出發之日，周瑜決要孔明與他一道同坐旗艦。孔明也毫無異議，欣然答允，渾似不知周瑜內心正在向他用計。

周瑜統率的二萬千水軍，分乘數百艘戰船，揚帆西上，向長江上游三江口挺進，其勢倒也十分雄壯。而且一路順利，不一日，便已順利開抵三江口要塞東面五十里地。

周瑜吩咐大軍停下，戰船依兵力分佈排列於長江水面，周瑜的中軍大營選在戰船的中央紮下水寨，又在岸上的西山沿線駐兵佈防，以作拱衛。

待大軍佈防妥當，周瑜便把孔明請來中軍旗艦。周瑜鄭重其事的對孔明道：「當日曹操兵少，袁紹兵多，而曹操之所以反勝袁紹的原因，是曹操施行許攸之計，先斷袁紹的烏巢糧草。如今面對曹操的數十萬水陸大軍，吾軍雙方合計只得兵力六萬，敵强我弱，十分懸殊。唯今之計，亦只有先斷曹操的糧草，然後方有望取勝。你以爲是否如此呢？」

孔明微笑道：「的確如此，都督將何用計？」

周瑜也不客氣，立刻道：「吾已探悉曹軍糧草，均屯駐於聚鐵山上，先生熟悉荊州地理形勢，因此請先生率同關、張、子龍等人，吾亦助你兵力千人，趁夜往聚鐵山斷曹軍糧草。彼此合力抗曹，請勿推卻！」

孔明一聽，心中便暗道：周瑜必因說我歸江東不從，心生忌恨，設此借刀殺人之計，吾若推辭，他必把破壞聯盟的罪責壓我，不如答應，再作打算吧……孔明心中轉念，便欣然道：「孔明謹遵都督差使！」說罷辭出，調集兵馬去了。

魯肅獲知此事，不由大吃一驚，連忙問周瑜道：「公瑾命孔明往劫曹軍糧草，是何用意？」

周瑜咬牙道：「孔明日後必爲江東之患，吾決殺之！但恐因此破壞彼此聯盟，才借曹操之手殺他，以絕江東後患！」

魯肅心中惴惴不安，不知孔明是否明白他處境的險惡，便找孔明探查。魯肅但見孔明毫無難色，正在整頓周瑜派出的一千兵馬，便要起行。

魯肅心性忠厚，不忍坐視孔明赴險，便向他有所暗示的道：「先生此行，可知是否能成事呢？」

孔明一聽，即呵呵笑道：「吾水戰、步戰、馬戰、車戰，路路精通，有何懼哉？子敬與公瑾僅得一能，怎可與吾相比？」

魯肅道：「吾與公瑾爲甚只得一能？」

孔明道：「江東不是有兒歌唱

道：伏路關魯子敬，臨江水戰有周郎麼？你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周公瑾只懂水戰，不能陸戰也。」

魯肅心中不服氣，便將此言告知周瑜。周瑜一聽便怒道：「孔明敢欺我不精陸戰嗎？吾不用他，自引一萬大軍，親赴聚鐵山斷曹操糧草。」

周瑜怒氣攻心，果然點撥兵馬，要去親斷曹軍糧草。

魯肅隱隱覺得此舉不妥，但又無計勸服周瑜，祇好又連忙跑去向孔明問計。

孔明從容鎮靜，迎接魯肅，毫無懼意。

孔明聽魯肅傳話，說周瑜決定自己親去斷曹操糧草，便微笑一下，坦誠的對魯肅道：「公瑾令吾斷曹操糧草，乃欲借曹操之手殺我罷了，我因此以言相戲，不料公瑾又不能容納。如今强敵在前，孫、劉兩家，合則兩利，分則俱亡，若互相謀算加害，則未戰便已先敗也。」

孔明一頓，又誠懇的道：「曹操多謀，他平生慣斷人糧草，以出奇制勝，他豈會不以重兵防守糧草呢？公瑾若眞去劫糧，必被曹操所擒，唯今之計，祇宜先與曹軍進行水戰，務求一戰初勝，挫敗曹軍的銳氣，動搖他的軍心，然後才能尋機施計破之，希望子敬好好向公瑾解釋。」

魯肅深爲孔明的誠意打動，他也不敢遲疑，立即告辭，立赴中軍大營，將孔明之意，向周瑜解釋陳述其中的利弊。

周瑜沉吟不語，好一會才歎道：「此人見識謀略，勝吾十倍，今日不除，日後必爲江東之禍患也！」

魯肅忙勸道：「誠然，但如今强敵當前，用人之際，怎可自斷臂助呢？望公瑾以國家大計爲重，待破曹之後，再以謀伏爲佳。」

周瑜又沉吟半晌，才長歎一聲道：「强敵壓境，可惜吾兵勢殊弱，非要借助劉備之軍不可，看來也祇好依你之言行事了。」

周瑜說罷，也打消了親去劫曹操糧草的冒險主意。

＊　＊　＊

此時在三江口西面六十里外的江夏，劉備自孔明赴江東後，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因爲孔明在劉備心中的份量，猶如心脈，若心脈一斷，劉備的生命也就完了。

他實在放心不下，便吩咐劉琦鎮守江夏，他自己則赴夏口。劉備抵達夏口，向東面望去，但見三江口方向，旌旗隱隱，戰船如黑雲遮江，心知是東吳已出兵迎戰曹操，心中不由大喜。

劉備爲配合孔明，吩咐將江夏的兵力，大部份調到樊口，準備與江東兵馬聯合作戰。但仍不見孔明回來，劉備便與諸將商議道：「孔明一去東吳，再無音訊，他身邊祇得一位離雪姑娘護衞，離雪雖然精於武功，但畢竟是女流之輩，怎可保護孔明周全？吾心十分擔憂。」

此時劉琦亦在座，他一聽便含笑道：「主公放心，吾知憑孔明之力，足可自保有餘也！」

劉備仍擔心道：「孔明乃天下奇才，祇怕易招人忌恨，先生若有閃失，劉備的一切也就完了。」

麋竺道：「不如由我逕赴江東水寨，以探聽江東方面的情勢。」

劉備大喜，即備美酒等禮物令麋竺赴東吳水寨，以犒軍爲名，探聽江東軍情的虛實。

麋竺領令，駕小舟順流而下，一路駛入周瑜的中軍水寨。軍士入報周瑜，周瑜吩咐召入。麋竺以臣屬之禮，拜見了周瑜，又獻上美酒等犒軍禮物，周瑜吩咐置酒款待麋竺。

麋竺在席間，趁機向周瑜道：「吾軍軍師孔明先生，留在東吳已久，劉將軍十分掛念，請周都督准允孔明與我同回江夏。」

周瑜一聽，便斷然的拒絕道：「如今孔明正與吾共謀破曹之計，豈可分離？吾亦正欲見劉將軍，可惜軍務在身，未能赴江夏拜望。劉將軍欲會孔明，不如便請他移駕三江口吧！」

麋竺見接不回孔明，反而被周瑜搶先請了劉備赴三江口，他也不敢作主，祇好連夜告辭，連夜返回樊口。

麋竺將周瑜相邀之意，向劉備說知。劉備也不猶豫，立刻答應親赴三江口水寨。關公道：「周瑜乃善謀之士，又無孔明書信，祇恐其中有詐，不可輕擧妄動。」

劉備道：「吾今正聯合東吳破曹，周郎欲見吾，吾若不去，便非同盟誠意了，怎能成大事呢？」

關公道：「兄長若堅持要去，弟願與兄長同往。」

張飛立刻道：「我亦跟去，看這周郎是否有三頭六臂。」

劉備忙道：「此去並非廝殺，三弟性躁，同去反而誤事，你與子龍留守樊口水寨，吾與雲長稍去即回。」

劉備安排好了，便與關公乘小舟，僅帶親兵二十餘人，飛赴江東三江口水寨。

不一會已抵三江口，劉備見江東戰船艦船，旌旗甲兵，十分嚴整，知周瑜善用水軍，心中甚感欣然。

周瑜此時在三江口中軍水寨，聞軍士來報：「劉玄德已到中軍水寨前面了。」周瑜便立刻問道：「劉

備帶了多少人馬來？」

軍士回道：「劉備隨行祇得二十餘人。」

周瑜一聽，不由大笑道：「此人命該絕了，他一去，還愁孔明不永世留在我江東麼？」當即密令刀斧手，於帳中埋伏妥當，然後再親出船艙迎接劉備。

劉備帶關公等二十餘人，直入中軍旗艦艙中，周瑜欣然接見了，進入船艙，又請劉備坐於首席。

劉備忙道：「周都督名傳天下，劉備怎敢受此重禮？仍請周都督上座。」

周瑜亦不再謙讓，自己坐上首席，劉備則坐於他的下首貴賓之座。然後周瑜吩咐，擺上好酒好菜，設待劉備飲宴，周瑜談笑風生，劉備甚感舒暢。

此時，孔明正在中軍旗艦別艙，而離雪則不知隱身何處去了。

孔明忽聞劉備已到，正與周瑜相會，心中不由猛吃一驚，但此時他未經相請，又不便闖入中軍主艙。不由暗道：周瑜此人十分忌才，稍有不合，便動殺機，主公此行必兇多吉少也，但此時吾無兵可用，無計可施，若硬闖救劉備，則必惹翻周瑜，孫、劉聯盟也就必散無疑了，這又如何是好呢！

孔明正焦慮間，一位作書僮打扮的少年，已一閃而進，未說話已輕輕的笑了笑，原來這書僮便是不離孔明左右的離雪。離雪輕功極佳，並不在諸葛亮之下，因此由她負責監視周瑜的中軍動態。離雪身材嬌俏，周瑜也並不以這小書僮爲意，又知孔明極信任他這位小書僮，因此任由離雪於軍中出入，並不下令阻禁。而此時離雪，便是剛從周瑜的中軍艙潛了回來。

孔明一見，便忙道：「中軍艙中，情形如何？」

離雪含笑道：「中軍艙四面，伏了大批刀斧手，而劉將軍渾似不覺，正與周瑜歡飲暢談也！」

孔明心中更着忙，急道：「這便壞了，主公生命必將難保，但吾若出手，兩家聯盟之事，必被破壞，此事如何是好？」

離雪見孔明情急的模樣，不由笑道：「師哥急甚麼？你知劉將軍身後持刀侍立之將是誰麼？」

孔明一聽，眼神便忽地一亮，道：「莫非是關雲長？」

離雪格格笑道：「果然是關雲長將軍，他正以侍從的身份，不離劉備左右護衞呢。」

孔明微一沉吟，道：「那關雲長距周瑜有多遠？」

離雪道：「他兩人分處主賓之座，相距不足一丈。」

孔明聽了，即欣然笑道：「如此，則主公可保無恙矣！周瑜性陰多疑，他若知在他一丈之內，有如此猛將，他又怎會冒險向主公下手。」他一頓，即向離雪附耳說了幾句甚麼，離雪含笑點頭，很快又在中軍旗艦別艙中消失了。

在旗艦中軍主艙，周瑜飲了一會後，便起身向劉備敬酒。他打算敬上這一杯，劉備接了，他手中的酒杯便會擲下，艙外埋伏的刀斧手便會一擁而入，立把劉備斬了。不料周瑜站起，走到劉備身前，這才猛地發覺，劉備身後挺立的侍從，手執青龍偃月刀，一綹長鬚，威風凜凜，絕非普通的親兵侍從，他不由問道：「劉將軍身後所立是誰人呢？」

劉備坦然道：「他是吾義弟關雲長。」

周瑜大吃一驚，忙又道：「便是當日杯酒未冷，便斬大將顏良、文醜之將麼？」

劉備又坦然道：「是啊！」

周瑜一聽，目光猛地落在關公手持的那柄青龍偃月刀鋒上，暗道此刀長一丈三尺，吾與他相距不足一丈，此刀劈來，吾還有命麼？他不由汗流滿面，改而向關公敬酒了。

恰在此時，魯肅慌忙奔入，原來他聞報劉備到訪，恐周瑜一時衝動，壞了大局，便連忙趕來。

劉備一見魯肅，便忙道：「孔明在何處呢？務請子敬請孔明前來一聚。」

魯肅尚未有所表示，周瑜已迅速返回原座，斷然道：「吾請孔明正靜思破曹大計，不便相擾，且待破曹之後，再行相會吧！」

劉備正欲再請求，關公向他目視，劉備會意，便站起來告辭，周瑜並不再挽留，送劉備出去了。

劉備與關公，來到江邊小舟，忽見舟中鑽出一位書僮，正是孔明的師妹離雪。劉備正擔憂孔明的安危，一見離雪，便大喜道：「離雪姑娘，孔明先生別來無恙嗎？」

離雪見劉備視孔明果然情眞意切，甚於他自己的生命，不由微歎口氣，心道：師哥是一位極重情義之人，他雖然淡泊名利，但在劉備如此眞情下，他又怎忍心不爲他鞠躬盡瘁呢？離雪輕聲道：「劉將軍一切，諸葛師哥已盡知了，他剛才正爲劉將軍擔心，若非關將軍守護，劉將軍祇怕已生命不保了。」

劉備一聽，這才猛地醒悟，周瑜在敬酒時神色有異，果然不懷好意。但他略一思忖，又馬上道：「孔明乃吾之心臟，萬萬不容有失，請離雪姑娘請他出來，與吾一道返樊口好了。」

離雪依諸葛亮的吩咐，道：「師哥亦知劉將軍之意，但他請劉將軍放心，他雖處虎狼之窩，却穩如

泰山，一切皆可從容應付。目下曹軍水師已逼近，初戰極為關鍵，他須留在江東軍中，助周瑜初戰告捷，以穩定江東軍畏曹軍如虎的士氣，他又請劉將軍先回江夏，整備兵馬候用，但見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東南風起，便是諸葛師哥的歸期了。」雖雪一頓，又悄聲道：「之前三日，請劉將軍派趙將軍駕舟至三江口南岸守候接應。」

劉備一一用心記住了，他知孔明安然無恙，心中這才稍安，與關公乘船先行返回樊口去了。

這一面，周瑜和魯肅，送走了劉備。魯肅悄聲道：「公瑾邀劉備至此，不是欲向他下手麼？」

周瑜歎道：「吾果有此意，可惜劉備有關公護衛，在一丈之內，吾之人頭，怎及他的一丈三尺刀快呢？」

魯肅一聽，不由又驚又奇，他微一沉吟，便向周瑜道：「曹軍水師戰船，已順流疾下，距三江口不足五十里水路了，於此時刻，還是先放下日後之慮，以解目下之危為妙。」周瑜無奈的點了點頭。

就在此時，軍士報說，曹操已派使者送書至。周瑜心中正惱怒未息，一聽便厲聲道：「傳他進帳！」

曹操的使者進來，向周瑜呈上書函。周瑜接過，祇見封面上寫着：「漢大丞相付周都督啓拆」，語氣十分傲慢，心中不由更怒。他連書函也不開拆，一手撕碎，擲在地上，喝道：「將來人斬了！」

軍士不由分說，便將曹操派來的使者推出去斬頭，將使者的人頭，交付他的隨從帶回給曹操。

魯肅道：「曹操知使者被斬，必然大怒，很快便會出動大軍來犯了，公瑾宜早作準備。」

周瑜微笑道：「子敬可去告知孔明，看他的看法如何。」

魯肅依言往訪孔明，把剛才發生的事告知孔明，又詢問他的意見。孔明微一思忖，即微笑道：「請子敬回去告知公瑾，他所施激將之計甚妙，曹操必被激怒，下令水軍輕進突擊，正好趁其立足未穩之際，先行狠狠一擊，以挫曹軍銳氣。」

魯肅回去，將孔明之意轉告周瑜。周瑜一聽，這才開懷的大笑道：「吾之所思，雖與孔明不謀而合，但吾到底比他佔先一步也。」

於是周瑜再無絲毫猶豫，下令甘寧為先鋒、韓當為左翼、蔣欽為右翼，周瑜隨後親率中軍接應，逆流而進，迎擊曹軍。

距三江口五十里外的長江中游方面，曹操親率數百戰船，已佈滿了前後十里。

曹操本來欲以大軍壓境之威，先下一書，威逼周瑜降順，因此在三江口五十里外，便下令暫時停下，派人向周瑜送書。

不料使者的隨從，大哭持使者的人頭回報，又說周瑜毀書擲地，大罵「必取曹賊人頭！」曹操一聽，不由怒火攻心，他也不細思，便憤然下令，由蔡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為前部先鋒，統領戰船數百艘，戰船上兵員，均是荊州舊部水軍，以及曹操本部的北軍混合組成，兵力達四萬，順流而下，向三江口的江東軍發起猛烈進攻。

＊　＊　＊

蔡瑁、張允兩名賣主求榮的荊州劉表舊將，自降曹後受封為曹軍水軍正副都督，一直尚未建功，此時倚仗自己兵多船堅，又順流而下，向江東水軍發起進攻，料定必可馬到功成。兩人急於搶功，竟不顧一切，爭先恐後率數百戰船，近四萬兵力，風馳電掣的向三江口撲來。

很快，蔡瑁、張允二人，便率戰船駛近三江口了。

就在此時，相距不足三百丈的江面上，江東戰船突然如蔽天黑雲，洶湧而來。領先一艘船上，挺立一員大將，向西面的曹軍戰船大叫道：「吾乃東吳大將甘寧！誰敢來與我決一死戰？」

蔡瑁在這一面聞報，便令他的弟弟蔡壎出戰。蔡壎不敢違抗軍令，便催動自己的戰船，駛向甘寧。

兩船接近五十丈，甘寧忽然抽出弓箭，力挽强弓，射出一支利箭。箭如閃電，一划便射到壎的胸前，蔡壎武功平平，又無心出戰，哪能閃避？甘寧箭法如神，一箭便將蔡壎的胸口洞穿了！

甘寧趁勢率領戰船，衝向曹軍的前部，江東軍久歷水戰，於船上箭法如平地，萬箭齊發之下，曹軍戰船上的兵將，紛紛中箭倒下，曹軍前部先就亂作一團。

甘寧是周瑜水軍大將，他指揮水軍作戰十分老練，見狀便把手中令旗一揮，號角響起，右面蔣欽，左面韓當，即率戰船直衝入曹軍戰船左、右翼。

蔡瑁所率的曹操水軍，多半是北方兵，怎慣水戰？船在江面一搖一擺，早就立脚不住，未戰便先掉到水中去了，江面上救命之聲不絕於耳，曹軍軍心已大為動搖。

而江東軍却久經訓練，兵將在船上如踏平地，箭無虛發，曹軍兵將被射死的不計其數。到雙方戰船接近，江東軍的兵將，手揮刀槍向曹軍七顛八倒的兵將斬去，曹軍根本無力抵擋，不是立被斬死，便是負傷落江淹死了。

蔡瑁、張允二人見狀心膽俱寒，又見江東軍後面，再有大批戰

船駛來，而作中軍接應的曹操，此時却在後面轉身而逃。蔡瑁、張允不敢再戰，下令退兵，率殘餘的戰船、兵將，狼狽的退駛回西面去了。

周瑜在後面傳令，不可輕進追擊，甘寧知周瑜恐曹軍用計，免陷入對方重圍，便下令鳴金收船，緩緩退回三江口這面。

三江口初戰，曹軍折損戰船二、三百艘，兵力損失三萬。這對曹軍而言，損失雖然不大，但却令軍心受挫，驚懼江東水軍的超卓戰鬥力。而江東軍方面，初戰而勝，大敗曹軍，頓令軍心士氣大振，昔日畏曹軍如虎的觀點也一掃而空了。

曹軍與孫、劉聯軍雙方軍心士氣的消長，於此時十分關鍵，强者受挫，信心必動搖，處事及作戰謀略必陷於惶急慌亂；而弱者初勝，却令抗戰決心大振，往下之戰，便可從容部署了。因此可以說，三江口之戰，已初步決定了日後於赤壁發生的慘烈大戰之勝負了。

蔡瑁、張允率敗軍退回三江口西面百里，此時曹操已離開戰船，上到岸上，立下營寨。剛才的水戰的可怕場面，令曹操這位久經陸戰的將軍驚駭不已，他因此連戰船也不敢乘坐，改而登陸下寨，打算在陸上指揮作戰。

蔡瑁、張允二人，離船上岸，向曹操回報。曹操自己雖然亦被水戰嚇怕，但却不能不硬挺，責斥蔡瑁、張允二人道：「東吳兵少，却反被其所敗，都是汝二人作戰指揮不力！哼！」曹操重重的怒哼一聲。

蔡瑁、張允二人，見曹操臉露殺氣，不由汗流浹背。蔡瑁慌忙跪下拜道：「丞相，荊州水軍，久未操練；青、徐北方之軍，又素來不習水戰，因此雖眾而戰鬥力弱，才致此敗，望丞相明察。」

曹操的心事被蔡瑁說中了，他的神色一變，正欲發作，但轉念暗道：如今正要借用此人水戰之力，暫時斬不得！便口氣一轉，沉聲道：「那依你之見，如何可消除吾軍上述弱點？」

蔡瑁見有轉機，哪有不緊緊抓住之理？他慌忙向曹操道：「依末將之見，如今須先立水寨，令青州、徐州北方之軍在中央，荊州水軍在外面拱衞戒備，每日教練水戰之法，待精熟後，才可與江東軍再戰。」

曹操一聽，臉色轉緩，示意蔡瑁站起，但却仍沉聲道：「吾既任你為水軍都督，你便該事先想及此弊端，及改進之法，如此方為大將之道。你起來吧，速去依此法加緊訓練，不得怠誤！」

蔡瑁、張允二人，連忙拜謝不罪之恩，兩人當即設立水寨，沿長江江面，分作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列於外為城牆，小船在裏面往來作交通之用。連夜練兵，江上燈火通明，綿延數十里。岸上的陸寨，更長達三百餘里，兵威之盛，令人震驚。

就在當天晚上，周瑜登高而望，祇見長江西面，燈火通明，延伸數十里，恍如一座江中之城廓。周瑜心中不由暗暗吃驚，心道：若曹軍建起水寨，與吾對峙，彼方兵强勢大，吾軍早晚必生動搖！

周瑜再也坐不住了，他決定親去曹軍沿陣地查察。於是駕了一隻快船，悄悄駛去長江西面，在相距五里外的江面，祇見一座宏偉的水寨，已在江面上聳立，外面以重型戰艦作水中城牆，內中以小舟作連接通道，井井有條，十分嚴密。

周瑜目睹之下，心中吃驚，暗道：不料曹軍軍中，竟有如此精於水戰之人，曹操有此人相助，江東形勢危矣！未知此人到底是誰呢？

周瑜正思忖間，突見水寨內旗號舞動，知曹軍已發覺他的行踪，便立刻下令回船。不久曹軍戰船果然急駛而出，但周瑜的快船，已駛離二十里外，追之不及了。

周瑜返回三江口水寨，便立刻派人潛去曹軍營中，查探助曹操建水寨之人到底是誰，以便設計除掉。很快，探子便回報，指揮曹操水軍的將領，便是劉表的舊將蔡瑁和張允，兩人現任曹操水軍正副都督之要職。周瑜當下對魯肅道：「蔡瑁、張允二人，久居江東，熟悉水戰，曹軍若經他二人訓練，其戰力必大大提高，乃江東之心腹大患，非除不可！」

魯肅道：「但蔡、張二人，目下任曹軍正副都督，手下有兵將數萬，豈能輕易除之？」

周瑜微笑道：「曹操已知吾親窺其水寨，吾故意向他示以膽色，曹操必有所謀，吾則見機而行便了！」

另一面，三江口西面五十里外的曹軍大營，曹操接報，知江東三軍大都督周瑜，親身夜探水寨，不由又驚又佩，心道：周瑜年僅三十餘，不料亦有此膽色，此人若能為我所用，則江東六郡，必入吾囊中也！

曹操於是召集諸將士商議。座中有一人，忽地站起，向曹操道：「我自幼與周瑜同窗好友，我願往江東，憑吾三寸不爛之舌，說服周瑜來降主公！」

曹操一看，原來是帳下的幕僚蔣幹，平日甚有膽氣，不由大喜道：「你若說服周瑜來降，則吾大事成矣！你打算帶甚禮物前去呢？」

蔣幹道：「周瑜性極高傲，不好財物，吾祇要一位童子，二人駕舟足矣。」

曹操甚喜，親自向蔣幹敬酒，祝他馬到功成。

蔣幹意氣飛揚，立刻駕一隻小舟，向三江口這面飛駛，不久便抵周瑜的水寨，大聲道：「請報周都督，故人蔣幹到訪！」

周瑜正在中軍艙中，與諸將談事，聞報便向諸將笑道：「曹操的說客到來了！你等按吾之計，如此這般知道麼？」

衆將應聲而去，周瑜便肅整衣冠，帶數百隨從，身穿錦衣花帽，親迎蔣幹。蔣幹見周瑜親自出迎，心中不由十分得意。

兩人相見互拜，周瑜道：「你不惜犯險，遠涉江海，莫非替曹操作說客之使麼？」蔣幹的心事一下被說破，連忙道：「我與公瑾久別，特來敘舊，怎會作說客呢？」

周瑜笑道：「若非作說客，則無任歡迎矣！請隨我入帳，吾與你好好痛飲三百杯！」

周瑜引蔣幹直入他的中軍營帳，又吩咐擺下盛宴相待，十分隆重。但又於席上解下佩劍，交給太史慈，道：「席上但叙朋友交情，不談國事，若有提及者，立斬毋赦！」

蔣幹心中又喜又驚，喜的是周瑜不忘故人情，驚的是席上不能說話。他也無奈，祇好陪周瑜暢飲不止。

周瑜笑道：「吾征戰多年，今日喜與故交相逢，十分快意，吾决不醉無歸矣！」說罷，果然暢飲不息。

飲至席散，周瑜帶了幾分酒意，親自握住蔣幹的手，陪他四周漫遊。一路所見，江東軍兵將整嚴，軍糧充足，十分雄壯。周瑜笑道：「吾之軍勢如何？」

蔣幹無奈道：「兵精糧足，軍勢甚盛。」

周瑜大笑，不再說話，又遊了一回，蔣幹無計可施，祇好道：「吾今日疲困，明日再與公瑾相叙，如何？」

周瑜酒意上湧，醉意醺醺，笑道：「吾與你久別相逢，便來個徹夜長談好了！」

於是周瑜親引蔣幹，回到他的中軍營帳，再過一會，周瑜似不勝酒力，伏在案上，便呼呼睡去了。

蔣幹心中惴惴不安，他已在曹操面前誇下海口，可說服周瑜降曹，如今眼見決難得逞，也不知如何回去向曹操交代？他伏枕細聽，但聽周瑜鼻息如雷，沉睡不醒，便悄悄爬起，走到周瑜所伏的案桌，仔細查看。他打算探得一點江東的軍情，也好向曹操回報交代。

突見周瑜的手臂，正壓着一封書函，似乎十分機密，因此雖然醉中亦不敢放鬆。

蔣幹心動，便去推周瑜道：「公瑾醒來！」周瑜轉了一下身子，却又沉沉睡去。不料他手臂壓着的書函，却被推到一邊去了。

蔣幹連忙抽了出來，祇見書函上面，寫着「蔡瑁、張允密啟」數字。蔣幹一見，心中又驚又喜，暗道：今回雖然做說客不成，却能破除軍中內奸，此功亦不小也！蔣幹已知，此書函必是蔡瑁、張允二人，向江東呈送的「內奸密函」！他為曹操除此內奸，這功勞還算小嗎？

當下蔣幹連忙將此密函塞入袖中，他也不敢再逗留，趁周瑜仍在大醉未醒，悄悄潛了出來，走到江邊。守江的兵士忽然把他截住，蔣幹忙報說自己是周瑜的好友蔣幹，因有急事，要趕着回去。守江士卒一聽，連忙放行，任由蔣幹登舟離三江口而去。

蔣幹回到曹軍大營，立刻來見曹操。曹操一見蔣幹，便急忙道：「說服周瑜來降之事如何了？」

蔣幹無奈如實道：「周瑜甚受孫權器重，彼等兵精糧足，一時間難於說動。」

曹操怒道：「說降之事不成，反被周瑜恥笑！你可知罪？」

蔣幹慌忙道：「說降之事雖未成功，但吾却為丞相除二大內奸！請屏退左右，有事密告！」

曹操一聽，果然喝退左右，蔣幹便將偷來的那封密函，遞給曹操。曹操一看，不由大怒，罵道：「二賊竟敢以吾人頭去換東吳榮華富貴！來人，召蔡瑁、張允二人進帳見我！」

不一會，蔡瑁、張允二人被召了進來。曹操也不待二人參拜，便沉聲道：「吾欲令你二人立刻進攻東吳，如何了？」

蔡瑁道：「水軍尚未精練，不可輕進。」

曹操冷笑道：「待水軍精熟，吾之首級早獻於周郎作禮物了！來人，將二人推出去斬了！」

武士一擁而上，不由蔡瑁、張允二人分說，即推出帳外，斬掉人頭。蔡瑁、張允這兩名賣主求榮的降將，直到死時，仍不知內中的奧秘乾坤。

武士將蔡瑁、張允兩顆人頭，送進帳中，讓曹操過目。曹操瞥一眼人頭，但見蔡瑁的人頭，雙眼不閉，心中猛然醒悟，暗暗跌足道：「不好！吾中周瑜之計矣！」

此時衆將聞訊進帳，問為甚斬了蔡瑁、張允二人？曹操硬着頭皮，沉聲道：「兩人不肯依吾軍令行事，怠慢進攻東吳，因此斬

之！」

衆將一聽，均嗟嘆不已。曹操却渾似不見，下令毛介、于禁二將，代替蔡瑁、張允，負責督訓水軍。此後對此事也就絕口不提。

蔡瑁、張允二人被曹操斬殺，此事報到周瑜的水寨。周瑜一聽，大笑，對魯肅、孫權道：「吾所憂慮的，便是蔡、張二人替曹操訓練水軍，今被斬除，吾無所懼矣！」

魯肅亦由衷的道：「都督妙計如神，還愁不能破曹軍嗎？」

周瑜得意的一笑，却又道：「江東諸人，均未悉吾之計，獨有孔明，未知悉否？子敬請去相探，據實回報。」

魯肅見周瑜十分認眞，只好到別艙，往探孔明。

臥龍鳳雛　共謀妙策

孔明此時正坐在沉思，見魯肅來訪，連忙迎接。

魯肅道：「連日處理軍務，未及拜候。」

孔明當即含笑道：「當然，就連我亦未及去向都督拜賀也！」魯肅一聽，不由奇道：「何喜之有？」

孔明道：「公瑾故意派子敬前來試探之事也。」

魯肅不由一怔，忙道：「先生怎會未卜先知呢？」

孔明微笑道：「此借刀殺人之計，只可瞞得了蔣幹、曹操，就算曹操很快亦會明白，只是不肯認錯罷了！如今蔡、張二人既死，曹操水軍無能者督訓，十萬水軍，必喪於毛介、于禁二人之手，吾等破曹大計，必可成事！」

魯肅一聽，半晌作聲不得，支吾了幾句，便連忙告辭了。孔明道：「吾為堅穩江東抗曹之心，故如實坦言，子敬請勿將我所言告知周瑜，不然他必因忌恨，又來加害於我也。」

魯肅回到中軍水寨，他心性忠直，只好又把孔明的話告知周瑜。周瑜一聽，不由大驚，失聲道：「此人之能，天下無出其右！怎可留他於世？吾決計斬除！」

魯肅忙勸道：「若斬孔明，乃自失臂助，更受天下人所不恥也。」

周瑜此時已決意而行，咬牙道：「吾自有斬他之計，決教孔明死而無怨！」

魯肅心中惴惴不安，但又無法阻止周瑜的一意孤行，只好先沉住氣，看周瑜如何施為，再作打算。

第二日，周瑜聚衆議事，特地請孔明前來，孔明欣然而至，周瑜亦客氣的請孔明坐下，周瑜這才向孔明道：「不久將與曹軍決戰，水戰之道，當以何種兵器為優？」

孔明朗聲道：「大江之上，自然以弓箭為利器也。」

周瑜一聽，心中便一聲冷笑，口中却欣然道：「果然如此！先生之意，與吾甚合。但如今軍中正缺箭用，初戰已損耗不少，因此請先生負責監造十萬箭矢，以作應敵，此事關乎破曹大計，諒先生不致拒絕吧？」

周瑜的用意，十分明白，口氣亦絕非商量，而是帶軍令性質。若孔明不答應，則便須負上破壞孫、劉聯合抗曹的罪責，殺他便有借口了。但若答應，十萬支箭矢，却絕非等閑之事，而且亦非孔明所長，周瑜料他必難成事，到時又有殺他的借口了。

孔明一聽，心中便微微一笑，暗道：周瑜此乃令我「進退皆死」的殺人之計也……但他却欣然答道：「孔明領令！但未知十萬箭矢，何時要用？」

周瑜故作大方，含笑道：「造箭困難，便給你十日時間吧！」其實他深知就算三數倍的十日也不可能完成。

不料孔明却不知死活，認眞的道：「曹軍不日將攻至，若須十日，必誤大事！」

周瑜不由笑道：「若不需十日，當然更妙！先生須多少時間呢？」

孔明慨然道：「只須三日，吾便可呈上十萬箭矢供都督應用。」

周瑜不由又奇又喜，忙道：「如此絕佳，但先生可知，軍中無戲言啊！」

孔明肅然道：「吾怎敢相戲？吾願立軍令狀，三日未達，則甘受重罰。」

周瑜大喜，吩咐取文房四寶出來，立了軍令狀，又置酒相待，欣然道：「若大功告成，再行重酬！」

孔明微笑道：「不敢領酬，彼此同為破曹大計也。但今日已過，由明日起計，到三日後，都督再來江邊領箭好嗎？」

周瑜暗道：就算今日不計，你亦只得三日加一晚，便容你多活一晚便了，於是便欣然應道：「很好，就由明日起計吧！」

孔明喝了幾杯，便告辭走了，一直回到他來時的江邊舟上，也不知他弄甚玄虛？魯肅心中驚疑不定，目送孔明離去，便忙道：「這孔明如何了？莫非他又使詐？」

周瑜大笑道：「在吾大軍圍困中，他使甚奸詐！而且是他自行送死，非我逼他。吾只消吩咐造箭軍匠，故意拖延，一切物品器械皆拖延不發，他便有通天本事，三日之內也造不出十萬支箭來也！屆時他若不肯認罪降順，吾再殺他，天下人還有話好說嗎？」

周瑜說罷，又吩咐魯肅密切監視孔明，看他如何應付如此天大難題。

第二天一早，魯肅果然親到江邊小舟，拜訪孔明。孔明接魯肅入舟中坐下，即向他抱怨道：「吾曾求你莫將吾判斷之話告知公瑾，否則他必又來加害於我。但子敬却不肯爲我隱瞞，如今果然弄出禍來了！三日之內，又如何造出十萬箭矢出來呢？子敬只得救我一救了！」

魯肅歎了口氣道：「此事孔明你亦有魯莽之處，公瑾原來給你十日，你怎地自減爲三日？你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呢？」

孔明微微一笑，道：「無論如何，軍中的確缺乏箭矢，因此吾雖知公瑾藉此爲難於我，但既關乎破曹大局，吾不得不勉爲其難答應啊！不過此事尚須子敬配合，請借我快船二十艘，每船軍士三十人，船上以青布爲船幔，每船草束百餘個，分排船的兩邊。吾擔保三日後必有十萬支箭矢奉上。但此事切勿告知公瑾，望子敬以破曹大局爲重。」

魯肅一聽，心中雖然驚疑不定，但既然此事果然關乎破曹大局，他也毫不猶豫答應下來，事實上，魯肅是堅決的主戰派，只要有利於破曹大計，他連自己的生命也可以冒險，又豈會吝嗇那區區二十艘快船呢？

魯肅告辭孔明，回去向周瑜呈報，說孔明正在忙於造箭的準備功夫，絕無驚恐潛逃之意。他果然並無提及孔明借船之事。

周瑜心中大奇，冷笑道：「哼哼，孔明弄甚玄虛？且看他三日後如何答覆我！」

魯肅告辭而出，他果然悄悄的調撥出快船二十艘，又依孔明吩咐，每船配兵士三十人，以及草人、青布幔等物，一應俱備，等待孔明調用。

但第一日不見孔明有任何行動，第二日亦毫無訊息，魯肅心中不由又驚又奇，他深知若第三日後，孔明交不出十萬箭矢，他又已立下軍令狀，孔明的生命只怕難保，如此一來，破曹的大局只怕便大受動搖了！因此魯肅此時反倒極盼孔明能如期達成任務。

直到第三日的四更時份(即零晨三時左右)，孔明忽然派他的書僮雕雪前來，相請魯肅帶同快船二十艘，到他的小舟會合。

魯肅依言行動，他登上孔明的小舟，孔明果然已在守候，一見魯肅，便含笑道：「請子敬一同前去取箭如何？」

魯肅愕然道：「去何處取箭？你莫開玩笑啊！」

孔明笑道：「事關破曹大局，豈會戲玩？子敬放心，到了便知是何處了！」

於是孔明下令，將快船二十艘，用長索相連，向三江口北面駛去。因快船上有魯肅坐鎮，東吳水寨守衛的兵將也毫無阻攔。

快船駛出長江江心，望北再駛三、四十里，正當魯肅越來越驚疑之際，江面上突地湧出漫天大霧，於凌晨時分，大霧更濃，相隔三丈，不辨人物。

孔明此時下令船加速行駛，快船風馳電掣，向長江北面疾航，不久，便接近曹操的水軍大寨了。此時魯肅已辨認得出，外面百丈遠處，便是令人震驚的曹軍水寨，綿延數十里，便天神降世，亦休想衝闖得過。

不料孔明却於此時，教軍士在快船上擂鼓吶喊。魯肅不由心膽俱寒，忙道：「孔明！你這是扯我來送死嗎？若曹軍齊出，如何抵擋？」

孔明呵呵笑道：「曹操疑心甚重，於此濃霧之中，他如何肯出？我等且飲酒觀霧，待霧散之時，便可班師而回了！」

魯肅心中驚駭不已，哪有心情飲酒觀霧？

此時，在曹軍水寨中，水軍新任都督毛介、于禁二人，聞寨外戰鼓震天，慌忙來報曹操。曹操望一眼江上，只見濃霧蔽天，三丈之外不辨人物，便斷然的道：「重霧迷江，東吳軍忽到，必有伏兵在後，切勿輕舉妄動！傳令下去，着守寨兵將，以弓箭齊射，趕走逼近之船可也！」

毛介、于禁二將，乃北地戰將，幾曾見過如此霧鎖大江的迷幻景象，心中正感驚惶，聽曹操下令以弓箭抵擋，不由連聲稱善，立刻奔出，帶近萬弓箭手，分佈寨邊，向霧中戰鼓響處，萬箭齊發，箭矢密如飛蝗，只怕就連天上飛過的蚊蠅亦難逃箭傷。

此時孔明在江面，剛飲了第二杯酒。耳聞利箭破空嘯嘯鳴響，便欣然笑道：「百丈之外，受箭不多，再靠近五十丈！」

二十艘快船，立刻再駛近曹軍水寨五十丈。在五十丈的距離內，曹軍弓箭手自然箭無虛發，如飛蝗似的利箭，紛紛向快船射來，快船上左右已排列三重草人，上面以青布遮蓋，密不透風，兵士躲在船艙中，擂鼓吶喊，皮毛不傷。曹軍射來的利箭，大半均射插於船邊的草人上了。

到孔明第三杯入口，他的書僮雕雪掠進，格格嬌笑道：「先生！快船左面草人箭已插滿了！」

孔明舉杯一飲而盡，笑道：「

很好！令快船轉過身去，以右面草人受箭。」

二十艘快船，立即調轉船身，改爲船頭向東面的來時航道，船身右面的草人，恰好迎住曹軍射來的箭矢。

此時魯肅已醒悟孔明的用意了，他不由微歎口氣，道：「先生怎知今早江上如此濃霧？」

孔明微笑道：「爲將之道，可不識天文，不曉地理，不知奇門，不悉陰陽，不懂陣法，不明兵勢？吾於三日前已算準今日必有大霧，因此才敢在公瑾面前誇下海口，三日內交箭。否則若眞的造箭，公瑾只須下令軍匠拖延，莫說三日、十日，就算百日，亦決難完成任務。公瑾分明欲借此殺我，但我命與天機大勢相滙，公瑾怎害得了我！」

魯肅正欲再說，書僮雕雪又一掠而進，笑道：「先生！船上草人，每個插了五六十枝箭了！」

孔明向窗外縫隙一望，但見漫天濃霧，已透出一點黃光，他功力通玄，雖是一點光亮，亦淸楚入目。只見孔明呵呵笑道：「快船二十艘，每艘草人百個，每草人上插五、六十枝箭，十萬利箭足夠矣！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說罷，孔明下令二十艘快船，全速東行，駛向三江口。船離曹軍水寨五里，孔明又吩咐船上的兵士，齊聲大叫道：「多謝曹丞相賜箭！」

魯肅又驚又奇又喜，笑道：「先生爲甚不多待一會，多借些箭矢？」

孔明伸手一指江面，道：「大霧將散，曹操必知中計，派船追出，若再不走，便非借箭，而是以人換取矣！」

魯肅聞言向外面窺看，只見江面大霧已射入道道霞光，雖隔了六里水路，亦可隱約見到曹軍的水寨，更見曹軍水寨果然已衝出數十艘戰船，直向這面疾駛而來……幸而快船早走一步，轉眼便駛出二、三十里，曹軍戰船已失去影踪。

魯肅不由仰天歎道：「先生眞乃神人也，若無先生相助，破曹大計必難成功……吾必保先生周全！」

孔明微笑不語。雕雪却心中一聲冷笑，暗道：我這師哥生命，何用你來相保？他若非爲顧全破曹大局啊，嘿嘿，區區周郎又能困得住他麼……雕雪心中發狠，但她亦不敢說出口來，免破壞了孫、劉聯盟破曹的大局。

快船駛回三江口，在江邊，已有周瑜派來的五百兵士，等着收取十萬箭矢了，事實上，江東軍亦正缺乏箭矢，周瑜這條「借箭殺人」之計，半是私怨，半是公務。

五百兵士，迅速地將快船上的草人插箭，取了下來，每船有箭五千枝，十艘快船，合計恰好十萬箭矢。

魯肅先行趕到中軍營帳，去見周瑜。他將孔明向曹操「借箭」之妙事，向周瑜細述，最後感慨的道：「孔明洞天察地，精奇門陣法，更知天機玄學，乃破曹一大臂助，殺不得也！若殺孔明，則破曹大計必敗，東吳亦必亡，望公瑾須以大局爲重！」

周瑜聽罷，沉吟不語，忽地長歎一聲道：「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他一頓，又慨然道：「吾軍確實缺箭矢使用，十萬箭矢助吾軍，孔明功勞不小也，吾又怎會降罪於他？子敬快請孔明入帳，待吾親自相謝！」

* * *

魯肅出去，帶引孔明進帳，周瑜特地走下帥寨，向孔明道：「先生爲吾軍獲箭十萬，立一奇功，吾謹代江東致謝先生……有所誤會，幸勿介懷！」

孔明坦然笑道：「吾亦知江東水軍缺箭，因此才略施小計，向曹軍借箭十萬，以助破曹大計。」

周瑜歎道：「先生神算過人，佩服！佩服！」

孔明淡然一笑，不再多言。

周瑜請孔明飲酒。席間，周瑜向孔明道：「昨日主公遣使前來，催我進軍，我未有奇計，請先生教我。」

孔明未知周瑜是否出於眞誠，便道：「吾碌碌庸才，豈有妙計呢？」

周瑜知孔明心有所誡，便坦然的道：「吾曾夜探曹軍水寨，見其十分嚴整得法，甚難破之，吾思得一計，未知是否可行？請先生爲我定決。」

孔明見周瑜意態轉誠，才微笑點頭道：「既然如此，都督且勿說出，各自於掌心寫出，互相印證好了！」孔明此舉，是有意留足顏面給周瑜了。

周瑜一聽，果然喜道：「此法甚妙，便依先生之法行事可也！」

於是命取來筆墨，各先在自己掌心中寫了，孔明也毫不猶豫，暗地在掌心中寫了。

帳中因有第三者在內，兩人於是互相移近，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兩人均呵呵大笑。周瑜的笑，是因爲自己的算計，終可趕及孔明；孔明的笑，却是暗忖今回給足面子予周瑜，必令他的忌心稍減，不必再分心提防他的不時加害。

原來兩人掌中，均寫着一個「火」字，兩人的心思均十分明白，

便是「欲破曹操，須用火攻」。

周瑜心中甚喜，但又連忙向孔明道：「先生與吾意相同，吾之大計已定矣！但請先生切勿洩漏。」

孔明肅然的道：「此事關乎破曹大局，兩家聯盟，吾怎會洩露？曹操雖兩次吃此計之虧，但傲氣正盛，決不會醒悟，都督大可放膽施為！」

周瑜得到孔明的認同，心中大喜，再無疑慮，與孔明暢欲一番。席散，又親送孔明出帳，十分客氣熱情。孔明趁機提出，為免大計洩漏，他到江邊小舟居停為佳。周瑜為免孔明與他爭功，果然立刻答應，更提出孔明若有所需，只管請魯肅代辦便了。

孔明便邀魯肅與他同行，返回他的江邊小舟。舟中除駕船兵士，便只有孔明的書僮雕雪，十分幽靜。魯肅眼見一場危機終於化解，江東軍又因此得了十萬利器，周、孔二人的關係又似乎已變密切，心中大悅，吩咐隨從置酒宴上舟，與孔明暢飲。

席間，魯肅歎道：「先生忍辱負重，善於周旋，心智超人，胸懷若谷，令人歎服！」

孔明淡然一笑道：「彼此既為盟軍，共破曹操，又豈能互相猜忌加害？吾一切均以破曹大計為重，子敬請放心好了！」孔明一頓，又微微一笑，道：「曹操連番吃虧，必定開始心浮氣躁，急於行動，子敬宜提醒公瑾，小心戒備為妙。」

魯肅奇道：「曹操連吃大虧，他還敢輕舉妄動嗎？」

孔明呵呵笑道：「是也不是，很快便知……來，來，與子敬再飲三杯！」接下孔明便絕口不再提及軍務了。

另一面，在曹軍中，曹操因初戰失利，接而錯斬蔡瑁、張允兩將，又平白被孔明「借」去大批水戰最珍貴的箭矢，心中十分懊怒。

曹操正欲下決心不惜一切代價，搶先向孫、劉聯軍發動總攻，隨軍謀士荀攸連忙勸道：「江東現有孔明相助，再加周瑜善於水戰，孫、劉聯合，切勿輕舉妄動。丞相不如派一能者，赴江東水寨詐降，以作奸細內應，然後孫、劉聯軍可破也。」

曹操沉吟道：「此計甚妙，但你以為誰可擔此詐降重任呢？」

荀攸道：「蔡瑁被斬，此事江東盡知。蔡氏族中，有蔡瑁之弟蔡中、蔡和二人，於軍中任副將。丞相只消向二人施以恩威，令二人往江東詐降，必可成功。」

曹操疑慮道：「吾斬其兄，二人豈會忠心於我？萬一眞降江東，豈非被周瑜恥笑麼？」

荀攸笑道：「荊州蔡氏中人，皆賣主求榮之輩，只顧一己私利，怎重兄弟情義？丞相只要扣起二人的妻兒，再許以高官厚祿，二人必欣然而去！」

曹操再沉吟一番，便呵呵笑道：「此計甚妙，吾錯有錯着，大事成矣！」於是決定依荀攸之計行事。

第二天中午時分，周瑜正在中軍帳中，與魯肅商議軍務。忽報曹軍有船駛到水寨外圍，報稱是蔡瑁之弟蔡中、蔡和，因恨兄蔡瑁被曹操斬殺，特率軍前來投降。

周瑜一聽，便問軍士道：「船上可有二人妻兒？」軍士報說不見。周瑜便微笑道：「請二人進帳！」

蔡和、蔡中二人，進了中軍帳，向周瑜哭拜道：「吾兄蔡瑁，被曹操無故殺害。吾二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望都督收用，願為前鋒殺曹！」

周瑜欣然道：「汝二人來降，甚知機也！日後破曹有功，再重重封賞！今可暫歸甘寧將軍前鋒所部，一切聽從甘將軍調度，不得有誤。」

蔡和、蔡中二人連忙拜謝，周瑜當即派人，引二人前去甘寧的前鋒部隊水寨。

魯肅知悉此事，急忙入見周瑜，道：「蔡中、蔡和二人，皆賣主求榮之輩，來降有詐，不可收用。」

周瑜斥責道：「彼等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詐之有？若如此多疑，豈能容天下能士呢！」

魯肅默然退出，忍不住趕去江邊小舟，向孔明說知此事，希望孔明勸服周瑜。不料孔明一聽，即微笑道：「此乃曹操的動作來了，子敬怎不識公瑾正用計呢？大江遠隔，細作探子極難往來，曹操使二人詐降，欲探江東軍情，公瑾却將計就計，利用二人通報消息。所謂兵不厭詐，公瑾此着甚高明也。」

魯肅一聽，這才明白。

果然周瑜秘密將甘寧召來，道：「蔡和、蔡中二人，不帶家少，非眞降也，吾豈不知？今將收用，正好將計就計，利用二人通報消息，令曹操入吾圈套！你須好好相待二人，暗中小心提防，到出兵之日，便先殺此蔡氏二人也！你務必小心應付。」甘寧領命去了。

這天晚上，周瑜正夜坐帳中，忽見黃蓋來見，周瑜道：「將軍至此，是否有良謀相告！」黃蓋微笑不語。周瑜醒悟，即屏退左右，與黃蓋密議一番，末了，只見黃蓋慨然答應，周瑜向他拜謝道：「有你相助，江東萬民幸甚！」

第二日，周瑜鳴鼓聚諸將於帳下，孔明亦被請來，屬甘寧前部的蔡和、蔡中二人，亦準其列席。

周瑜向眾將訓令道：「曹操引百萬之眾，連營五百里，非一日可破。令你等各帶三個月糧草，準備抵抗。」

周瑜話音剛落，黃蓋便一躍而出，大聲道：「曹軍勢大，莫說三個月，便有三十個月糧草也不濟事，吾看此月能破便破，若不能於月內破曹，則只可依張昭之計，棄甲息戈，北面降曹算了！」

周瑜一聽，勃然大怒，厲聲道：「吾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有言降者斬，軍令已出，汝敢言降，擾亂軍心，若不斬汝，何以服眾！」說罷，令軍士速斬黃蓋來報。

黃蓋亦大怒道：「吾自跟隨孫大將軍至今，為孫家效力三世，縱橫天下，哪有你在！」

周瑜更怒，喝令速斬，甘寧上前勸道：「黃蓋乃東吳宿將，望都督恕其失言之罪。」

周瑜喝道：「汝亦敢多言？亂吾軍法！來人，將他亂捧打出！」軍士果然亂棍將甘寧打了出去。

眾將官見狀，皆跪下告道：「黃蓋罪當誅斬，但未戰先斬大將，於軍心不利，望都督寬恕，暫且放下，待破曹之日，再斬未遲。」

周瑜見眾將官再三求情，這才恨恨的道：「吾若不看眾將官顏面，今日必斬汝人頭！死罪可免，活罪難饒！來人，將他重打一百軍杖！」

眾官又告免，周瑜大怒，推翻案桌，喝令速行刑，軍士不敢違抗，只得將黃蓋推翻在地，揮軍棍痛打起來。打了五十軍棍，黃蓋已鮮血淋漓了。眾將官再苦苦求情，周瑜這才戟指罵道：「汝敢輕吾法度！今日暫記下五十軍棍，再有怠慢，先打後斬，絕不饒恕！」

周瑜喝罷，餘恨未息，咬牙切齒的退入後帳去了。

眾人扶起黃蓋，人人均見黃蓋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慘不忍睹，扶歸他的寨營，黃蓋痛得昏死數次。軍中無人不知，皆認周瑜用刑過重。

魯肅與黃蓋的交情亦甚厚，他去探望，忍不住落淚。又不敢去責怪周瑜，只好又到江邊找孔明訴說。

魯肅怪孔明道：「今日黃蓋受刑，他堅決主戰之人，才促成孫、劉聯盟。吾等今日不好說話，但先生是客，怎亦不開口替他求情？」

孔明微笑道：「子敬欺我也！」

魯肅一怔道：「吾自與先生渡江以來，無一事相欺，先生何出此言？」

孔明笑道：「子敬忠厚，自然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蓋背後的眞情，此乃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之苦肉計也！吾又如何勸他？」魯肅一聽，才恍然而悟。

臨走，孔明又吩咐魯肅道：「不用苦肉計，如何能令曹操相信？如今必令黃蓋前去求降，事先却教蔡中、蔡和二人報訊曹操，但子敬幸勿向公瑾直言，只說吾亦埋怨公瑾用刑過重便了。」

魯肅回到中軍帳，周瑜已神色泰然而坐，見魯肅進帳，便邀他入後帳。魯肅道：「今日何故如此因小事動怒？」

周瑜微笑道：「諸將埋怨我麼？」

魯肅道：「雖未出聲埋怨，但心中皆不安也。」

周瑜道：「那孔明又如何認為呢？」

魯肅道：「他也在埋怨都督用刑過重。」

周瑜一聽，呵呵笑道：「今回連孔明亦瞞住了！」魯肅忙問為甚麼？周瑜道：「今日痛打黃蓋，乃吾與黃蓋之苦肉計也。如此方能瞞過曹操，黃蓋好去詐降，吾破曹之計可成也。」

魯肅一聽，才完全明白，心中不由暗讚孔明高見，只是不敢再告知周瑜，以免二人又生枝節。

第二日的深夜，江東黃蓋的水寨，駛出一艘快船，直向三江口北面的曹軍水寨疾航。

不一會，快船便抵達曹軍水寨。快船上的一位作漁翁打扮的人，被曹軍巡江兵士捉拿，帶去見曹操。這人原來便是黃蓋的參謀闞澤，極有膽識。他進入中軍帳，只見燈火通明，曹操正在案後端坐。一見便沉聲道：「你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

闞澤即在身上掏出一封密函，呈上曹操，道：「黃蓋乃東吳三世大將，却被周瑜因忌恨無故毒打，心中憤恨，欲來投降以雪此奇恥大辱。他有傷在身，不便行走，特託我向丞相送書來也。」

曹操閱罷黃蓋的請降書函，又反復再看了十次八次，忽地拍桌怒道：「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來下詐降書！汝以為我不知嗎？」說罷喝左右推闞澤出去斬了。

軍士一擁而上，欲推闞澤出帳斬首。闞澤渾然不懼，不但毫不求饒，反而仰天大笑，狀甚感慨。

曹操見狀，疑心又起，厲聲道：「汝還笑甚麼？」

闞澤道：「吾不笑你，只笑黃蓋空負一腔誠意，却不帶眼識人矣！」

曹操道：「吾如何不識人？」

闞澤道：「要殺便殺好了，何必多問。」

曹操道：「吾深知奸僞之道，汝這條計，瞞別人可以，豈能瞞我？」

闞澤道：「我等如何用計？」

曹操冷笑道：「吾說出來，教你死而無怨！黃蓋既然有心降我，爲何書上不約定時日？這分明是其心不誠，教汝前來詐降！」

闞澤一聽，又仰天大笑，曹操被他笑得疑心更重，怒道：「汝之破綻已被吾識破，還敢笑麼？」

闞澤停住不笑，轉而肅然的道：「丞相豈不聞『背主之約，不可定期』兵法麼？若約定日期，屆時却不能動手新主又不來接應，事必洩矣，因此祇能尋機而行，方可成事，你不明此理，枉殺好人，吾爲何不笑？」

曹操一聽，沉吟不語，他的疑心似被闞澤肅然罵去一半，但仍存一半，一時間難於决斷。

闞澤心中亦開始有點忐忑不安了。

就在此時，有人入帳，在曹操耳邊悄語一句，又呈上一封書函。曹操立刻拆開細閱，神色逐漸舒緩，轉而欣然自得了。

闞澤暗道：「這必定是詐降的蔡和、蔡中二人，有密函送到，報知東吳軍中發生的動態了。」

果然曹操閱罷書函，就連其餘的一半疑心亦打消了，離座下階，親自替闞澤鬆綁，口中道：「吾因東吳有孔明、周瑜聯合爲謀，不得不防，誤犯尊駕，請勿介懷。你二人建此大功，日後受封，必在衆人之上。」

闞澤知曹操已入局，仍道：「吾等非爲封賞而來，實乃應天順勢，以助漢室一統而已。」

曹操大喜，吩咐置酒款待闞澤，席間，曹操又對闞澤道：「請先生再回江東，與黃蓋約定，若打算出降，先報訊來，吾當以兵接應。」

闞澤答應了，曹操又賜以大批金帛，闞澤却一概不受，祇說尚未建功，不敢收此大禮。當晚，闞澤又駕快船返回江東。

不久，在甘寧水寨的蔡和、蔡中二人，又說動甘寧，答應降曹。蔡和、蔡中見立此大功，又連忙寫信去給曹操，報知喜訊。

曹操接蔡和、蔡中二人密函，心中又驚又喜又疑，接而又有黃蓋的書函送到，說現下未能尋到機會，不久但見有戰船上插青牙旗的，便是他來降的訊號。

曹操連接兩封密函，心中驚喜交集，疑心又起，連忙召集衆謀士商議，如何證實黃蓋、甘寧二人是否眞降。

座中蔣幹正爲前次入東吳之事惴惴不安，此時見有機會將功補過，便連忙道：「吾願再去江東探聽虛實，誓死探悉實情，回報丞相。」

曹操大喜，當即令蔣幹即日起程，駕船赴三江口東吳水寨而去。

此時，在長江三江口（亦即長江與漢水交滙之處）一帶數百里地域，戰雲密佈，驚世大戰一觸即發。

一面是長江北岸的烏林（湖北嘉魚縣西）山，山上是曹操連營數百里的陸寨，山下長江江面，是曹操的龐大水寨，以及數百艘戰船、戰艦，兵力達二十萬，再加上漢水西面，鎮守樊城、襄陽一帶的曹洪大軍，曹操用以南攻的部隊水陸大軍，便約達八十萬。八十萬大軍，展開一個扇形之網，罩向荊州東部的江夏、夏口，以及江東六郡八十一州。曹操的中軍大營（即今日的司令部），有時設於烏林山上，有時又移到山下的江邊水寨。

另一面是長江南岸的赤壁山，在聳於江邊的峭壁下面，是東吳軍的水寨，以及百餘艘戰船，戰船比曹操的戰艦細小，但速度却比曹軍快。東吳水軍統帥是周瑜，此時他統率隔江與曹操對峙的兵力祇有三萬餘人，相較於曹軍，兵力十分懸殊。但在「保家衞國」的激勵下，軍心却十分堅穩，戰意亦十分高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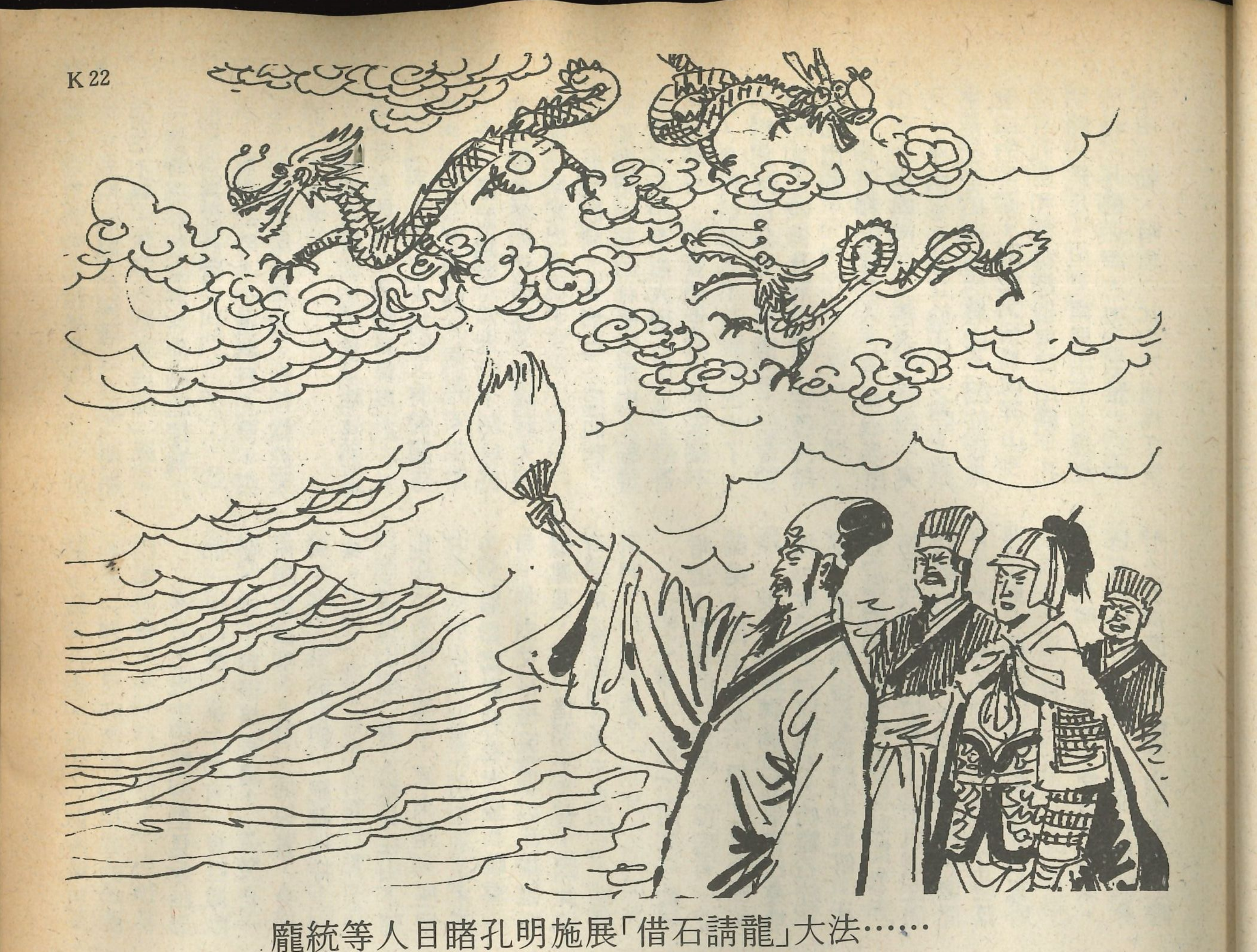
再一面是扼守樊口（今湖北鄂州東長江南岸）的劉備、劉琦軍。兩劉合計的兵力祇得二萬餘人，戰船僅得三十餘艘。劉備抗曹的司令部便設在樊口，與三江口東面的赤壁山的東吳大軍相隔五十里，與三江口北岸的烏林山曹操大軍相距亦僅數十里。

長江三江口一帶數百里的地域上，北面是烏林的曹操大軍，東面是赤壁的周瑜水軍，南面則是最弱的樊口劉備軍。一强二弱，隔了一道大江，虎虎相對，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猶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這一場大戰，於曹操而言，是急欲吞併天下之戰；對孫權的東吳而言，則是「保家衞國」的艱苦抗戰；而對劉備來說，却是一場事關生死存亡的「哀兵之戰」。曹操得意洋洋、傲視天下；孫權爲保國家、苦苦抗爭；劉備已再無退路，决心以「哀兵一戰」，以求生存。

此時此刻，「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其演進的勢格，便是如此的神秘奧妙。天機大勢到底如何演變，未到最後的一刻，似乎仍是一個無法破解的驚世疑謎。

而就在此時此刻，在長江東岸赤壁山東吳水寨峭壁下的一隻小舟上面，出身於「天機門」的一代「天機傳人」諸葛孔明，便正在舟中與他的師妹雕雪密語目下的天機大



龐統等人目睹孔明施展「借石請龍」大法……

勢。

雕雪秀眉輕皺，悄聲道：「師兄啊師兄，你所推斷的『天下三分』大勢，當眞會如此嗎？」

孔明微笑道：「師妹爲何有此疑惑？」

雕雪微歎口氣，道：「師兄雖然有驚天緯地，施乾轉坤之能，助東吳軍連番小勝，但曹操兵勢浩大，所受挫折難損其根基之氣。曹操祇要下定決心，揮軍南攻，二十萬大軍、數百艘戰船、戰艦，東吳水軍三萬、戰船百艘，如何抵禦？必被曹操踐踏夷平啊！屆時剩下樊口劉將軍的二萬餘兵力，又如何抵抗曹操的百萬大軍？孫權、劉備兩雄若去，則天下便盡歸曹操手了，這又何來『天下三分』呢？」

孔明微笑，亦輕聲道：「表面看來，曹操軍力强大，不可一世，而孫權、劉備，兵力與曹操相較，亦十分懸殊，而此種態勢固然可令孫、劉二家惶懾，但亦可令曹操狂妄自大；孫、劉面對强敵，因而促成兩家聯合，於樊口與赤壁之間形成犄角之勢，曹操攻左須防右，攻右須防左，他的二十萬大軍，便被逼分兵而削弱過半了。再者曹操因處强勢，狂妄自大，竟冒險輕進，致令其初戰而敗；初敗之後，又心生疑慮，當進不進，猶豫不決，又已失其半。赤壁之戰，尚未知鹿死誰手呢！」

雕雪奇道：「此戰既關乎三家鼎立大勢，但又未知誰勝誰負，那又如何判斷『天下三分』之勢？」

孔明一聽，沉吟不語，在這一點上，似乎就連他亦感疑慮。好一會，孔明才微歎口氣，道：「此微妙之勢，吾亦正感憂慮也。」

雕雪不由吃了一驚，因爲她跟隨這位師哥多年，直至此時此刻，才第一次在他口中聽到「憂慮」二字，她不由忙道：「師兄憂慮甚麼？」

孔明沉吟道：「吾雖然已定下破曹戰略大計，直到目下爲止，孫、劉二家亦能緊密配合，戰略態勢的發展，開始變得有利於吾軍。但在破曹的戰術具體實施上，仍有甚大難題，極待克服也，例如吾與周瑜，雖定下用『火』破曹，但水上不比陸上，船在江上，游動性極强，一船起火，另一船大可速避，如此則其破壞能力、摧毀曹操的軍力作用，便十分有限了，而這一擊若非致命毀滅性，則曹軍極易恢復元氣，再集中軍力，先陷江東或樊口，則孫、劉兩軍，同告危矣。」

雕雪一聽，不由低聲驚叫道：「是啊，若一擊不中，則接下便决再無機會啦，但戰船在曹操手上，怎令他將船固定不動，任人火

攻，這豈非痴人說夢？」

孔明耳際忽聞雛雪口中「將船固定不動」幾字，眼神突地一亮，一個奇思妙想立刻在他腦際掠過，他正要再說甚麼。

就在此時，一道紫色光華，突地從小舟的南面昇起，灼灼耀於天際，十分奪目。

孔明凝視紫光，忽地喃喃的道：「紫光起處，必隱有貴異之人，這與『天下三分大勢』又有何關係呢？」他心念電轉，便再安坐不下，一躍而起道：「走吧！師妹欲知天機大勢如何演進，便隨我先行夜探這紫光出處也！」

孔明說時，身形已一掠而起，快如閃電，便已越船窗而出。雛雪一見，心中不由大樂，暗道：師哥這段時日，身負絕世武功而深藏不露，今晚終於忍不住施展出來了，她料想此行必有一番情趣，怎會怠慢，當下嬌俏身形一縱，亦隨後越窗而出。

孔明和雛雪二人，沿江邊赤壁山脚，掠向南面，繞過赤壁山，突見一座山峯，聳立於江水之畔，原來是赤壁山南面的屏山，因位於赤壁山的南面，因此又稱爲南屏山。

孔明和雛雪掠抵南屏山巔，孔明略一駐足，但見南屏山下，長江浩瀚，月色迷波，十分幽雅。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山不愧爲江東第一觀天台也，他心中似有所思，身形再起，又向南屏山相鄰的一座山峯掠去。

在月色之中，雛雪但見此山形如一座巨巢，巢中更有一隻巨鳳臥宿。她不由格格笑道：「這又是一座鳳凰山啊！」她一面笑着，身形却不慢，緊隨孔明，颼颼地掠上山峯。

掠抵山巔一看，祇見在山下望見的「巢中之鳳」，原來是一座巨石，其形似鸞似鳳，但四周草木不多，猶如鸞鳳羽毛未豐，雛雪一見，不由又格格笑道：「此峯雖形似鳳凰，但可惜羽毛未豐，因此祇可稱爲『雛鳳山』了……師兄，雛雪所判，是也不是？」

孔明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吾聽師父提及，他尚有一位師弟，出山之後，便一直不知所踪，後來又聽說這位師弟在江東地域，收授了一位傳人，姓龐名統，字士元，盡得天機門的眞傳，外號「鳳雛先生」，與吾的「臥龍先生」相映成趣。可惜吾一直未與這位同門師弟見面，未知他的廬山眞面目。此山果然形似「雛鳳」，又座落於江東，莫非與這位鳳雛師弟有所淵源嗎？

孔明心念電轉，便毫不猶豫，依判定的紫色起處方位，展開身形，飛掠而去。雛雪心中大奇，暗道：我這師哥怎的了，怎地乍聞「雛鳳山」之名，便如飛的掠去？莫非他眞的發現了一隻活雛鳳麼？她心中驚喜，於是亦連忙跟隨掠去。

雛雪緊隨孔明身後，向「雛鳳山」東面掠行了一段，忽見前面的孔明身形猛地一頓。雛雪正感奇怪，定睛一看，但見在月色之下，竹林叢中，露出一以石爲頂的屋子。隨即又有一聲低吟傳了出來：「……一睡夢方酣，不覺大夢醒，辛苦走一遭，何日返家來？書僮啊，外面有奇人駕臨矣，可出而迎之。」

雛雪心中又奇又好笑，暗道：這又是第二個「三顧茅廬訪臥龍」的故事了，但見孔明凝立不動，她也不敢魯莽，在後面靜立不動。

不一會，但見竹林石屋之中，走出一位青年男子，年約二十多，以及一位小書僮。青年男子走近了，在月色下，雛雪但見此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容貌十分古怪，甚至跡近醜陋。雛雪一見，心中便不喜歡，暗道：此人若與我師哥諸葛孔明相比，那簡直是一輪明月與怪燐之火相映了，他怎會是師哥辛苦追尋的「紫光兆踪」？

不料此時孔明却大步走上前去，先向古怪男子拱手道：「若吾所料不錯，這位必定是『鳳雛先生』了？」

古怪男子微一怔，隨又呵呵笑道：「吾在此山已潛隱多年，閣下爲甚竟可直呼吾號？」

孔明欣然一笑道：「閣下有百丈辨形音之能，又隱居於雛鳳山，吾剛才又見紫光於此地昇起，乃貴而異之兆，因此便足判閣下是鳳雛先生了。」孔明一頓，又道：「吾不但知閣下是鳳雛先生，且更知閣下源出天機之門，乃江東人氏，姓龐名統，字士元呢！」

此時雛雪靜立孔明的身側，心中却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師兄在這古怪男子面前，滔滔而言，胡亂猜測，祇怕將他激怒了。

不料雛雪心念未了，那古怪男子已呵呵笑道：「了不得！但閣下還知吾甚麼來歷？」

孔明一聽，便知自己的判斷確然無誤了，他不由欣然笑道：「好極了，果然如此，那閣下自然便是一代天機隱俠龐德公已失散十多年的侄兒也！」

孔明話音未落，那古怪男子——龐統目中慧光一閃，却已笑道：「既然如此，那閣下必是吾伯父龐德公的高徒臥龍先生——諸葛孔明了！」

兩人一番答話，可把雛雪弄得一陣發呆，暗道：這是怎的了？怎地連此人也成了占卜大師了，不然他爲甚亦能一口道出師兄的名號來

歷？

原來龐統果然是龐德公的侄兒，在龐統十三歲時，他曾欲拜龐德公爲師，但龐德公却不知怎地，竟一口拒絕了。龐統一氣之下，便獨自離開峴山，不知流落到何處去了。又過了幾年，龐德公這才獲悉，龐統竟誤打誤撞，拜了龐德公一別數十載的空靈師弟「天隱眞人」爲師。龐德公知悉後，不知怎的，竟仰天長嘆道：「吾侄身入天機之門，果然註定龐氏一脈從此絕後矣！」

後來，龐德公才向孔明透露此事。原來他早就判斷龐統命途乖滯，且壽數短促，不宜再受「天機玄學」的衝擊，否則必定中途夭折。因此他才決然的拒絕收龐統爲徒，打算安排他在山林中靜修，以保壽數。不料龐統的運命不以人謀爲轉移，終究投入「天機門」下，龐德公曾爲此而嗟嘆不已。孔明當時便慨然允諾，日後但遇見龐統，必竭盡全力，保他的壽數避過玄關之劫。

此時，兩人的身份來歷均已互通，按輩份，孔明是龐統的師兄，而龐統便是孔明的同門師弟了。當雛雪明白這一切後，她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天機門」到底尚有多少「藏龍臥虎」隱伏呢？她雖然不喜龐統的形貌，但他到底是她的二師兄，而且他的才智也似乎不在孔明之下，雛雪心中不由也有點敬服了。

雛雪在孔明的引介下，上前拜見二師兄龐統。龐統見雛雪有「閉月羞花」之容，又目視孔明一眼，不由呵呵笑道：「我明白伯父拒絕收吾爲徒的原因了！他除了想保存龐氏血脈外，他喜歡的傳人，祇怕均是像師兄、師妹一般的『金童玉女』呢……呵呵！」龐統笑得有點酸澀，心中顯然對龐德公之怒氣未息。

* * *

孔明見狀，正欲安撫龐統，龐統却又呵呵笑道：「師兄不必如此婆媽多言，吾今晚幸遇師兄、師妹，十分高興，歡喜還來不及呢，吾亦自知運命，怎會抱怨？呵呵，今晚『天機門傳人』終於聚首一堂，吾高興極了！快請進屋內，吾雖貧困山居，好歹亦存了一瓶佳釀，可與師兄、師妹痛飲一番呢！」

孔明一聽，他深知龐統脾性高傲，絕非三言兩語可化解他心中的積怨，便不再多言，欣然道：「如此好極！吾亦正好有事求教師弟你。」

孔明說罷，與龐統攜手進屋，倒把雛雪這位師妹冷落了。但雛雪深知孔明此刻心中所想所思，是事關「天下三分」的天機大勢中事，那等「兒女私情」，他祇怕已拋在一邊，於是也不埋怨，由龐統的小書僮伴着，一道走進石屋去。

雛雪一路走，一面又自思自想的好笑：「好啊！今晚當眞是高人伴高人，書僮對書僮了！」

進了石屋，龐統欣然招呼孔明和雛雪坐下，又親自捧了一瓶佳釀出來，果然是珍藏了多年的天下名釀「杏花酒」。龐統自幼喪父母，一生孤苦，今日能與孔明、雛雪相聚，彼此又是同門親情，他心中已視孔明如兄，視雛雪如妹，心情自然由衷的高興，他對伯父龐德公的怨氣，因而亦被冲淡了。

孔明見龐統心情開朗，這才暗鬆口氣，在龐德公拒收龐統爲徒的事上，也就不打算再解釋，祇在心中決定，日後小心留意，維護龐統這位同門師弟的周全。

三人開懷暢飲，談笑風生，十分投契。當孔明說起雛雪的身世來歷時，龐統呵呵笑道：「吾第一眼見到雛雪師妹，便發現她命宮山林位紫氣洋溢，因此推知她必已得祖宗龍脈風水蔭庇，不料此事却是由伯父和師兄一手促成！好！好！好極了！天機大勢如此，人謀造就『飛蟬龍脈之女』，畢竟亦不能逆轉天機大勢的演行，不然，又怎會有目下行將三分鼎立的局面呢？」

雛雪一聽，知龐統已隱隱點出，她便是當日的「飛蟬龍脈之女」，對他非凡的洞察力，不由又添了幾分敬佩。

孔明聽龐統提及「三分鼎立」的天機大勢，連忙趁機道：「師弟所論，的確如此。目下一強二弱，曹操與孫權、劉備，正面臨一場天機大勢演行的生死決戰，師弟對此又有何高見呢？」

龐統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曹操勢大，如日中天，若非他受徐州屠殺的血煞氣尅制，他甚至有一統天下的帝王之命呢！因此孫權、劉備聯軍，祇要稍一不愼，不能決戰決勝於赤壁之役，三分天機大勢必放緩演行，天下百姓所受的戰火災劫，必又加深十倍了！」

孔明微嘆口氣，道：「的確如此！因此吾不得不費盡心力，以促三分天機大勢的演行，力求減少百姓蒼生的苦難災劫。今晚巧遇師弟，吾計可成矣！」

孔明尚未及道出，龐統已含笑道：「師兄且勿道出，有關破曹之計，請以此屋內一物喩之，好麼？」

孔明微笑點頭。於是兩人各自背轉身去，由雛雪作公判道：「一、二、三！開始！」

雛雪的話音未落，孔明和龐統的身形已一掠而起，幾乎在同一時間，掠向案上的照明燈籠，兩手疾

伸，均向燈籠攫去！但雛雪眼尖，在快如閃電的一霎間，已清楚捕捉住，孔明的身形比龐統稍快，因此他的指尖比龐統更近那燈籠而快了一寸！雖然僅是一寸之差，但兩人的功力與神思，顯然便已分出高下了！

雛雪正欲開口作公判，孔明却已搶先呵呵笑道：「師弟果然高明，尚未出山，便已定出破曹大計矣！」

龐統受孔明稱讚，他心中不由一甜，簡直比吃蜜糖更好滋味。因為這話是出自孔明這一代「臥龍」的口中，其份量簡直比帝王的「金口」更重十倍！由於孔明這一句話，龐統抑鬱多年的怨氣，不由一掃而空，他闖創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便被激發出來了。

龐統欣然一笑，與孔明攜手返回座上，呵呵笑道：「此計雖已令曹操連吃兩次大虧，但均非他親身嚐受。如今直接施之彼身，曹操並非平庸之輩，祇怕須花多一點心血了！」

孔明見龐統目中精光閃灼，知他的雄心大志被激發出來了，心中不由一陣喜悅。他含笑點頭道：「不錯，確實如此。吾與周瑜之計，雖可令曹軍受挫，但曹軍一船着火，其他戰船必定四散逃避，他所受挫折必然有限，其實力亦可保存，若然如此，則往下再戰，孫、劉聯軍必危之極了！」孔明一頓，又有意激發龐統的決心意志道：「對此，師弟以為當用何計破之？」

龐統見孔明眞誠徵求他的意見，心中不由又一陣激動，確信孔明已眞心視他如弟，孔明的心胸又寬如大海，可容百川，若能與他共事，必如魚得水！龐統也不再猶豫，坦然的直道主意道：「欲破曹軍，須用火攻。但大江之上，戰船走動容易，一船着火，餘船必四散避開，如此『火攻之計』必事倍功半也。除非有人向曹操獻上一條『百船連環』之計，教曹軍戰船連於一處，牢牢釘住，逃不得、避不了，然後『火攻之計』又事半功倍！」

孔明一聽，欣然點頭，十分贊同。龐統見狀，又續道：「師兄既認為此計可行，便宜速向江東周瑜呈報，盡速施行為妙。」

孔明却微一搖頭，眞誠的道：「不然，師弟此計甚妙，必可令天下人嘆服，師弟既身負絕世才華，為何不趁此良機，勇敢出山，為天下百姓蒼生施展你的抱負呢？」

龐統有點猶豫道：「江東戰事，有師兄輔佐籌謀足矣，還用得着龐統嗎？」

孔明眞誠的道：「不然，師弟亦乃天機大勢中人，你我今日終於相聚，絕非偶然，日後尚須師弟鼎力相助，以促天機大勢演行也。而且江東周瑜十分忌才，三番數次均欲殺我，吾不宜再在他面前進言，否則必令周瑜妄顧大局，先洩私怨。因此『百船連環』之計，非師弟出馬不可。而師弟亦可趁此良機，於天下揚名也。」

龐統一聽，便知孔明用心良苦，處處為他着想，欲激勵他出山闖業，他不由微嘆口氣，感觸地道：「師兄用心良苦，待我情如兄長！但周瑜此人氣量極窄，不能容物，我又怎可與他共事？」

孔明欲言，雛雪已忍不住格格笑道：「二師兄呵二師兄，你的雙腳長在你自己的身上，祇待大功告成之日，你欲上何方，海闊天空，試問誰能阻擋啊！」

雛雪此言道出，龐統與孔明不由相視會心而笑。於是，一番事關「天下三分鼎立」的驚天大計，便在三位「天機門」師兄妹之間，最終確定下來了。

因事關機密，不可有任何洩漏，孔明和雛雪不敢再在「雛鳳山」再逗留，趁夜深人靜，兩人向龐統告辭。龐統依依不捨，悶悶不樂。孔明見狀，便親筆寫了一封書函，交給龐統道：「師弟日後但有決定，持吾此函，則必無往而不利也。」龐統心情這才轉而開懷。

龐統送孔明和雛雪出來，臨別之際，孔明又向龐統附耳低言了幾句。龐統一聽，不由大樂道：「妙之極也！有師兄此計，便不怕曹操不入圈套也！」

孔明和雛雪告辭了龐統，離開雛鳳山，返回赤壁山下江邊小舟。

* * *

第二天一早，龐統便一身平裝素服，小書僮也不帶，祇着他在石屋中等候他的安排，然後他便獨自下山，直奔赤壁山下的周瑜水軍大寨。

龐統抵周瑜水軍大寨，他依孔明的安排，先去拜見魯肅。魯肅聽龐統的一番論析，不由衷心拜服，感慨的道：「先生所論，眞乃天賜綸音！公瑾亦正為此事日夜擔憂苦思，可惜未得破解之策。如今天賜先生到來，吾軍之憂必可解也！」

魯肅當即向周瑜引見龐統。周瑜起初尚不以為意，但經魯肅道出龐統的妙計，周瑜才聳然動容，神色果然又喜又忌，周瑜的這副神態，立刻便被龐統捕捉住了，他不由皺了皺眉。後來幸得魯肅極力推許，又力勸周瑜以大局為重，周瑜才轉而欣然相待。

龐統便依孔明的安排，向周瑜說出整個的行動部署。

周瑜不由又驚又喜，嘆道：「此計極妙！但祇怕曹操奸猾，不會

輕易入圈套也。」

龐統一聽，心中不由嘆道：孔明果然有先見之明，早就洞悉一切，若非他臨別之際，特別為此定下另一條妙計，此事祇怕便功敗垂成矣！他心念電轉，便不再猶豫，將孔明的安排，與周瑜附耳說知，但並不敢說出是孔明的計策，祇說是自己的主意。

周瑜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又佩，嘆道：「此乃驚世連環計中之計！如此，曹操必入圈套無疑了！」他一頓，又毫不猶豫的對龐統道：「這便請雛鳳先生先行返回山中僻居，一切吾自有巧妙安排。」

不久，龐統便悄悄的返回雛鳳山，作事先的安排。

就在此時，自動請纓前來赤壁山周瑜水軍大寨探聽虛實的蔣幹，恰好抵達赤壁山水寨。他向守寨的東吳兵士通報了自己的身份及來意，兵士連忙報知周瑜，周瑜一聽，便向魯肅撫掌笑道：「此人到此，吾與龐統之計成矣！」

周瑜於是向兵士沉聲道：「帶蔣幹進帳相見！」

東吳兵士將周瑜的令旨，向岸邊的蔣幹傳知，又押着他走上水寨的中軍帳來。蔣幹見周瑜不但不出來迎接，甚至連一個請字也沒有，心中不由有點惴惴不安。

果然蔣幹被押進中軍帳，周瑜便勃然作色，怒道：「你尚來此作甚？」

蔣幹忙陪笑道：「吾想念同窗兄弟之情，特來敘舊而已。」

周瑜冷笑道：「你若要勸我降曹，祇怕說到海枯石爛也辦不到！前次你來，吾念同窗之誼，請你痛飲，留你同宿，你却盜吾密書，不辭而去。更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令吾大事不成。今日無故自來，必不懷好意！吾若不念舊日之情，將你一刀兩段！本欲遣送你回返曹營，但吾日內便要動兵破曹，吾之軍勢內情，不容你再洩露！」

周瑜說時，也不容蔣幹有任何分辯的機會，便斷然的下令道：「來人！將他押送到水寨的後山幽禁！待吾破了曹操，再放你出去便了！」

當下，根本不容蔣幹說話，他便被四名軍將押送，一路送到赤壁山後的「雛鳳山」一座古廟。四名軍將將蔣幹留在廟中，命令不許擅自走動，更不准擅自下山，否則難保生命安全。四名軍將安排妥當，留下兩名在廟中外廊守着，兩名返回水寨向周瑜回報。

蔣幹心中十分苦悶，他被困在山中，要打探東吳水軍的軍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了。他無奈祇好先尋脫身之計。他主動向兩名看守的軍士討好奉迎，兩名軍士似乎也十分受落，很快，蔣幹便與看守他的兩名軍士十分友好，對他的看守提防因而亦大大放鬆了。甚至允許他出廟外走動，祇是不准他擅離山中。

當天晚上，蔣幹獨自步出廟外，耳際忽聞一陣讀書的聲音。他心中不由一動，便循聲尋去。走了約百丈，祇見一座石屋，十分幽雅，石屋內射出燈光，於黑夜中令蔣幹倍感親切，他不由舉步向石屋悄悄走去，以便窺探石屋中的動靜。

蔣幹走到石屋後面射出燈光之處，原來這是一間臥室，窗口外開，室內有一奇特男子，掛劍燈前，正在研讀「孫吳兵法」。

蔣幹心中正感奇怪，室內之人忽然輕聲道：「窗外之人，莫非被困此山的遠方客人嗎？目下戰火將燃，閣下又何必身涉險境也。」

蔣幹一聽，但感此人說話極有深意，他壯了壯膽，在窗口外露出身形，向室內之人拱手道：「閣下夜讀兵書，所言發人深省，眞異人也！請教高姓大名？」

室內之人抬頭面向窗外，但見他容貌奇特，對窗外之人毫不驚怯，微笑道：「此乃雛鳳山，吾僻居此山已久，世人便以此山稱吾名號也。」

蔣幹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忙道：「那閣下莫非便是鳳雛先生龐統嗎？」

室內男子含笑道：「正是微號。」但落在蔣幹耳中，却絕不輕微，他的眼神不由一亮，忙拱手道：「原來是名震天下的鳳雛先生，失敬！失敬！我有話向先生細說，可否進來一談？」

室內男子果然是「鳳雛先生」龐統，祇見龐統欣然一笑道：「吾夜靜僻居，時感寂寞，但有客來，豈會拒之門外，請進，請進！」

蔣幹一聽，也不嫌冒昧，連忙爬窗而進，與龐統悄言密語起來，龐統不時微笑點頭，兩人十分投契。

作法借風　火燒赤壁

不久，龐統便引領蔣幹，避開平屋正門，從後門出去，直達山下，山脚便是江邊一艘輕舟泊在岸邊，舟上亦有一名小書僮正在守候。

龐統引領蔣幹登舟，隱入艙中，隨即命書僮揚帆，飛快的駛出江面去了。

一切均十分順利，蔣幹不由鬆了口氣，欣慰的向蔣幹拱手道：「多謝先生解困之恩，吾此行雖然未能探得東吳軍情，但能邀得先生出

山，曹丞相必定倍感欣慰也！」

龐統淡然一笑道：「吾爲江東百姓安危而行，但能減少殺戮，乃吾之願也。」

快船不久便抵達烏林山下曹軍水寨。蔣幹先行登寨，進去向曹操報訊。曹操聽說是「鳳雛先生」駕臨，果然大喜，親自出帳相迎。龐統見了曹操，也不參拜，先行一揖之禮。曹操知他這一類隱世高人，不重禮節，也絲毫沒有責怪之意，反而對龐統更感興趣了。

曹操迎龐統進入中軍帳，又吩咐置酒款待，曹操親自坐在龐統身邊相陪。這等待客，是曹操極親切的表示了，龐統却絕無受寵若驚的神態，與曹操談笑風生，所言所說，均曹操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曹操不由十分佩服。

過了一會，曹操到底忍不住了，趁龐統舉杯未飲，忙道：「先生此行，若能有助我平定江東，吾必奏聞天子，封先生爲三公之列。」

龐統却淡然道：「吾此行非爲榮華富貴，祇欲救江東百姓萬民而矣，丞相兵抵江東，請勿多加殺生，則吾願足也。」

曹操笑道：「吾替天行道，爲天子平定天下，怎會妄加殺戮，先生但放心好了。」

龐統仍不相信，請曹操開列文書，寫明兵抵江東之日，不斬降官，不殺百姓。曹操微一沉吟，居然亦照龐統之意，一一照辦。

龐統這才仰天長歎一聲道：「吾已發誓永不出山，但爲救萬民生命，今日不得不有所違誓，望蒼天諒我！」說罷，龐統這才忽然道：「請問丞相，軍中是否正缺良醫？幸勿隱瞞，請如實告知。」

曹操一聽，心中不由突然一跳，暗道：吾軍因北方兵將，不服江南水土，在大江之上，暈船嘔吐者極多，軍中之醫，皆束手無策，吾正爲此心憂，雖此乃軍機秘密，但龐統竟於踏足霎間，便已窺透，此人之能，果然不在那見鬼的「臥龍先生」孔明之下。

曹操曾多番見識過孔明的才華，孔明當年助他智敗呂布，後來却不辭而別，曹操爲此一直耿耿於懷，他對孔明可說是又敬又佩又愛又恨，百感交集。他又知「鳳雛先生」與「臥龍先生」孔明齊名，他豈會不緊緊攫住不放。

曹操當下微歎口氣，道：「果然如此，先生慧眼驚人，霎間便窺透了，但先生既已獲悉，想必有助吾軍解困之策也！」曹操此時，渴盼之情溢於言表。

此時祇見龐統微微一笑，道：「丞相之軍，於大江之上，潮起潮落，風浪不息，北方兵不慣乘舟，受此顛波，便極易生病，是麼？」

曹操一聽，不由又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果然如此，在先生慧眼之下，已洞悉透徹，但未知以何妙策化解此困？」

龐統沉吟不語，欲言又止，似甚感爲難。過了一會，才又仰天長歎道：「吾道出此策，雖可助丞相平定江東，但已違吾誓，必遭天譴，不過爲了解救江東萬民，吾不得不爲也。」

龐統連番爲難長歎，弄得曹操越發心癢難熬，此時他眞恨不得捏住龐統的咽喉，將他欲言又止的妙策擠壓出來，不留半點。

龐統見狀，心中不由又喜又奇又佩，暗道：師兄所定的應策，果然洞悉曹操的五臟六腑，看曹操目下的神情，此計必達無疑了。

他心念電轉，於是也不再猶豫，終於決然的道：「丞相勿憂，軍中之困，吾已有化解妙策矣！」

曹操一聽，不由如獲千軍萬馬，立刻急不及待追問道：「先生計將安出？」

龐統從容一笑，道：「軍中病因，皆因北兵不慣乘舟，而舟船又不穩之固。祇須以大船小船各相配搭，或三十爲一排，或五十爲浮動巨寨，排、寨之間，各船橫排，中間以鐵鏈連鎖，上鋪木板，如此休說人在其上穩如泰山，連戰馬亦可行走，往來調兵，快速之極。乘此而東行，任他風潮浪急，亦必如履平地也。」

曹操一聽，微一思忖，即以手加額，大喜道：「妙計，妙計，此天助吾成大事也！」

當下曹操再無絲毫疑惑，第二天一早，便召集衆兵將，下令由龐統作三軍督工，指揮將戰船連環的搭建成水上浮動大寨。

龐統親自繪製施工的圖則，又安排軍中鐵匠，打造粗大鐵環，教授水軍都督毛介、于禁二人連鎖之法。到第一座水上大塞建成之日，但見一座以戰船相連的巨大浮台，在江面上浮動，人、馬可奔走其上，穩如陸上奔行。曹軍久受船顚昏暈之苦，眼見從此在水上作戰，如在陸地，均歡呼高喊，十分振奮。

但就在此時，龐統又向曹操進言道：「丞相決戰在即，吾知江東豪傑，多有埋怨周瑜忌才小氣，吾打算回去爲丞相說服彼等前來投效，江東人材盡失，周瑜孤立無援，必被丞相所擒也！」

曹操不由喜上加喜，立刻答應派船送龐統回去。曹操又欲贈龐統大批金銀財寶，龐統一概不受，登船出江，飄然去了。龐統此舉，令曹操更爲信服，心中再無半分疑

惑，下令由毛介、于禁二將督工，盡快將軍中數百戰船、戰艦用鐵鏈連環。

很快，毛介、于禁二人，便來向曹操呈報：「大小船艦，均已配搭鏈完畢，旌旗軍械、帥旗主艦，亦一一配備，請丞相登旗艦視察。」

曹操大喜，即刻動身，率衆幕僚、親將侍衛，出旱寨中軍帳，直奔水寨。

曹操登上旗艦，祇見艦上高飄一面大「帥」旗，四週以鐵鏈連鎖大小戰船百艘，中間鋪釘上厚木板，成了一座巨大的水上堡壘，堡壘上面，遍佈弓弩萬千，機關啓動，箭如雨發。

在「帥」艦的四周，又各分列前、後、左、右四座巨大水上戰堡，均以大小戰船連鎖而成。此時風急浪高，但北方兵在「戰堡」上演練，騰衝跳躍，衝刺拚殺，十分平穩，如履平地。兵士歡呼聲四起，人人振奮。曹軍的大小戰船數百艘，就這樣以萬道鐵鏈，牢牢鎖固，成了五座巨大的「水上船堡」。

曹操在帥艦船堡司令台上，放眼望去，但見前後左右向「船堡」拱衞，橫於江面，連延長達十里，二十萬大軍分佈其上，喊一聲亦驚天動地，氣勢之雄壯，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曹操不由心中狂喜，於帥艦堡上流連忘返。

不久天色已晚，曹操興致正濃，下令於司令台上擺酒，召衆親將、謀士前來會宴。

不久月昇中天，皎皎明月，照得江上如同白日。

曹操不覺開懷暢飲，他已有了幾分酒意，向四周將士笑道：「吾今日五十有四矣，吾兒新築銅雀台，若得江南，吾唯有一願。聞江東有二喬，皆天姿國色，吾誓將二喬藏於台上金屋，以娛吾晚年。」說罷大笑。

曹操正狂笑之際，也不知是他的笑聲所驚動，還是另有甚麼天地奧秘，江畔烏林山上，忽地响起一陣刺耳的烏鴉叫聲，從烏林山上，騰飛而起，掠過江面，一直向東南方向飛走了。

曹操的興致，被烏鴉打擾，他沉聲道：「奇哉怪也！鴉羣鳴飛，主何眹兆？」

跟隨曹操多年的將士，均知曹操正在興頭上，此時絕不能打擾，因此便有知機的，亦不敢坦言。曹操身邊的荀攸，雖感隱隱不安，但無奈祇好向曹操湊興的道：「烏鴉雖屬不祥之物，但驚而東南飛，東南乃江東方向，乃主對江東不利也。」

曹操一聽，大喜道：「不錯，不錯，對江東不利，即於吾乃吉祥之兆也。」

他說罷，一手抄起一支鐵槳，橫槳向衆將士道：「吾執此槳，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兵入塞北，威抵遼東，縱橫天下，可謂功高蓋世了吧？」忽有感歎，以歌唱之……

曹操話音未落，即舞槳唱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歌，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慷慨而歌，鐵槳向東南揮舞，忽有感觸，又唱道：「烏鴉南飛，月明景稀；繞樹三匝，無枝可棲……」

曹操唱到此處，幕僚中有一位叫劉馥，自恃跟隨曹操多年，是曹操的心腹，知「烏鴉驚飛」絕非吉祥之兆，忍不住大着膽子，大聲向曹操道：「大軍決戰在即，將士用命之時，丞相爲何出此不祥之言？」

曹操的興頭被猛地打斷，心中十分惱怒，向劉馥厲聲道：「吾言有何不祥？」

劉馥不知死活，依然大聲道：「烏鴉驚飛，乃不祥之兆，丞相爲何還以此而歌呢！」

曹操一聽，不由大怒，手中鐵槳猛地向劉馥的心胸刺去，一面喝道：「汝敢敗吾興致！」也根本不容劉馥開口分辯，一槳便刺進他的心胸，登時鮮血狂噴，死於非命。

曹操心中仍餘恨未息，他爲了平息劉馥之言對軍心的擾亂，當即鳴鼓，召諸將上司令台，即下令旨。命水軍中央，由毛介、于禁以黃旗統領；前軍由張郃以紅旗統領；後軍由夏侯淵以灰旗統領；左軍由文聘以青旗統領；右軍由呂通以白旗統領；另外，又命張遼、許褚爲旗艦監軍，負責司令部的安全，決定將五座巨型船堡，駛出江面，加緊訓練，準備向赤壁山脚的東吳水寨發起總攻擊。

另一面，與烏林山脚曹操水寨隔了一道江面的南岸赤壁山頂，東吳水軍都督周瑜，此時正站在山上，向北岸的曹軍水寨凝望。周瑜四周，遍佈衞士，更高聳了一支「周」字帥旗。

周瑜但見曹軍的五座大戰堡，已駛了出來，如五座巨石似的橫立於江面，他亦已接龐統的回報，此時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陣激動，呵呵笑道：「此天亡曹軍也！」

周瑜身邊衆將皆不明所指，正驚奇間，忽然一陣勁風吹過，吹得周瑜頭上那面大「帥」旗獵獵作响，直向東南面搖擺。周瑜的臉面亦被「帥」旗拂過，令他的心頭猛地一顫，如遭電殛，他不由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倒在山頂，隨即昏迷不醒。

身邊的衆將大驚，急忙將周瑜抱起，送入中軍帳，又急召軍中醫

者趕來診治。可惜誰也不知周瑜所患何病，均束手無策，根本無法下藥。

＊　＊　＊

周瑜突於此時病倒昏迷，軍中諸將均大為驚惶，暗道：江北曹軍已南犯在即，都督身為主帥，却於此時病倒，吾軍危矣！

魯肅心中亦十分憂慮，却無從解化，只好往江邊小舟找孔明，傾訴心事。

孔明聽說周瑜於此時病危，心中不由一動，他目注魯肅一眼，輕聲道：「子敬以為如何呢？」

魯肅不由長歎一聲道：「哎！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

孔明見魯肅情急之狀，溢於言表，便知周瑜是眞病，並非用詐。他微一沉吟，即含笑道：「公瑾之病，吾或許可醫也。」

魯肅深知孔明有鬼神莫測之能，因此他或者亦算精於醫道，也毫不懷疑，忙道：「若先生能醫好公瑾之病，乃江東萬民之幸也！務請先生這便前去看診！」

孔明也不推辭，即與魯肅一道，向周瑜的中軍帳走去。魯肅先去看望，說孔明前來探病。周瑜一聽「孔明」二字，心中不由一動，他本來蒙頭睡在床上，連魯肅進來也不理會，此時却忽地掙扎坐起，命人扶持，依在床上。

孔明走進，先向周瑜請安，周瑜有氣無力的回禮，又請孔明坐到他的身旁。

孔明輕聲道：「公瑾病況到底如何？」

周瑜道：「心腹隱痛，時感昏迷。」

孔明道：「曾服用何藥？」

周瑜道：「胸腹嘔吐，藥不能服。」

孔明聞言，又凝注周瑜一眼，但見周瑜額赤眼紅，暗道：額赤、眼紅，皆主心經，周瑜之病，「心病」無疑！於是便忽然含笑輕聲道：「公瑾正當盛壯之年，怎會有此怪病？」

周瑜道：「人有旦夕禍福，吾豈能自知？」

孔明忽然接口道：「天有不測風雲，又豈能預料乎？」

周瑜一聽，心中猛被所觸，不禁已呻吟起來。

孔明道：「公瑾心中但感煩躁不安，是麼？」

周瑜道：「唉，正是如此。」

孔明道：「若然如此，便先服涼藥化解。」

周瑜道：「涼藥已服不少，但均無效。」

孔明微笑道：「如此則須先理其氣，氣順則心安。」

周瑜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他也顧不得驕傲了，忙道：「若要理氣，當服何藥？」

孔明微微一笑，道：「吾有一方，必教公瑾氣順！但此方珍秘，切勿外洩！」

周瑜一聽，便揮手屏退左右，僅留魯肅在旁，然後道：「目下再無外洩之憂，先生請直告。」

孔明向魯肅要來紙筆，在上面疾書了一行字，然後遞給周瑜，微笑道：「此乃公瑾之病源也！」

周瑜接過一看，但見紙上寫有十六字，道：「欲破曹公，須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周瑜看了，心中不由大吃一驚，暗道：孔明眞神人也！不料吾之心病，竟被他一眼窺破！但礙於眼下情勢，也不容周瑜擺虛架子了，只好含笑點頭道：「果然如此！但目下正值寒冬，整日皆吹西北風，即向吾這一面吹來，怎會有東風可吹呢？」

孔明道：「吾或有辦法，為都督向天外借三日三夜的東風，以助都督用兵，好麼？」

周瑜一聽，忙道：「休說三日三夜，便有一夜東風，吾大事成矣！但目下曹操進犯在即，刻不容緩，如何借得這般容易？」

孔明道：「都督若要借風，便請於南屏山，築一座七星台，吾於台上作法，可借東風矣！」

周瑜一聽，不由大喜，大喜之下，心胸便頓舒，他長長的鬆了口氣，不由一躍而起，向孔明拱手道：「若能如此，先生欲築七星台，這有何難？一切但憑先生調度便了！」

孔明亦肅然道：「彼此皆為破曹大局出力，公瑾不必客氣！吾這便立刻率人往南屏山築台。公瑾放心，大可即刻調動主軍，吾保你必有一夜東風！」

周瑜大喜，當下即依孔明的要求，撥出一千兵馬，由孔明親自帶往南屏山，指揮築台。

與此同時，周瑜亦振作精神，昇帳調兵，部署戰船，開往出擊的前沿位置。他只待東風乍起，便立即下令，百艘戰船，向曹操發動總攻擊。

在赤壁山後的南屏山上，在孔明的指揮下，很快便築起一座高達十丈的高台，名為「祈天七星壇」，作三層排列，壇上四周佈了九宮八陣、二十八宿旗號，極為詭異莫測。

孔明決定，於十一月十日甲子吉辰，登台作法。他事先要求南屏山四周，不許有任何閑雜人等，築壇的一千兵士，亦須撤離，他僅帶他的書僮足矣。周瑜心中驚疑參半，也不知孔明到底弄甚玄虛。

魯肅見狀，唯恐周瑜又改變主意，連忙向周瑜道：「如今萬事俱備，花了無數人力心血，決戰在即，所慮者乃目下風向也！若仍吹西北烈風，即從西北吹向東南，曹軍位處江面西北，吾軍則位於東南，如此風向，若施火攻，豈非玩火自焚嗎？幸賴孔明以驚天大法，但能借得一夜東風，因此破曹，乃江東萬幸！請公瑾務以此大局為重！」

周瑜沉吟道：「吾所憂亦風向也，破曹關鍵亦在於風向，吾豈會輕舉妄動？只是孔明雖有本領，但恐怕亦未必有此迴天本事。若三日內孔明借不來風，曹操必趁目下的西北烈風，乘風而下，搶先攻吾，則吾危也！」

魯肅一聽，亦不由感歎道：「臥龍！臥龍！……江南百萬民衆的生命，全憑你所施的借風大法了！」

此時，月亮已昇上南屏山巔。山門頂聳着一座高壇，四周一片肅靜，所有閑雜人等，包括築壇的一千軍士，果然已被周瑜下令撤走。更下令任何人等，不許打擾孔明的施法。事關江東百萬軍民的安危，周瑜就算滿腔私怨忌恨，此刻也不敢發作了。

在月色之下，只見孔明已改穿一身法袍，雕雪亦一身勁裝，手執寶劍，與孔明在壇下併肩而立。到月亮正浮於山巔的一刻，孔明向雕雪微一示意，一齊向法壇掠去。抵壇下，兩人也不走梯級，默運師門「天機無為眞氣」，提氣上昇，呼地一下，便躍上了十丈高的法壇。

幸而此時四周絕無人跡，不然必以為是神仙降世。

孔明登上法壇，他示意雕雪執劍為他護法，然後手執「祭天星斗劍」，先向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分拜，再拜二十八宿。

拜畢，孔明身法一變，左手執「祭天星斗劍」，右手揑着他的獨門兵器——羽扇，於法壇上施展他的「天機羽扇神功」。

他先走七星，再走二十八宿，口中輕喝一聲。就在此際，祇見法壇上法燈大明，日月光華，金木水火土五星齊亮，朱雀、靑龍、白虎、玄武二十八宿星斗皆耀。法壇之上，星移斗轉，令人眼花撩亂，驚心動魄。

孔明手中的「劍、扇」突地一橫，向西北面猛然一指，沉聲喝道：「白虎頓足！龜蛇斂形！祈此求，速速應驗……」

就在此時，本來甚為強烈的西北烈風，突然緩和下來，然後竟寂然而止。

原來這是孔明以「天機羽扇神功」，引發西方白虎、北方龜蛇的靈氣，按其令旨，收斂強勁的西北烈風……他將悟創的「天機羽扇神功」，昇華為「祈天大法」，悟性之高，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至空前絕後。至少在此時護法的雕雪，她的少女芳心，便是如此讚歎。

另一方面，周瑜在中軍帳外，與魯肅一道，全神貫注，凝視帳外高聳的「帥」旗擺向。就在此時，兩人忽見「帥」旗緩緩下垂，接而便不動！強勁的西北烈風，竟然就此而停吹了。

魯肅一見，不由感歎道：「孔明竟可令西北烈風停吹，眞不愧是出山臥龍也。」

周瑜却皺眉道：「西北烈風停歇，雖可暫緩曹軍的進攻；但若不能借來東風，則僅成功一半，勝敗尚未足定判呢！」

此時，在南屏山上，孔明的「天機羽扇神功」，演化為「祈天大法」，已初奏奇功，竟把長江赤壁一帶的強勁西北烈風祈停了。

但孔明的神色却更顯凝重。因為他深知祈停西北烈風，只能暫緩曹操的揮軍南進，若東風不起，則「火攻」之計便極難施展，或者收效甚微，曹軍亦必有回氣之力，趁勢大軍南攻，則孫、劉聯軍必定全軍覆沒！而曹操身潛伏的戾氣，必因此火一燒，而激發起來，血屠徐州的慘況，必在江南大地上重演，天下又不知平添多少戰火冤魂了。

孔明心念電轉，身法絲毫不敢怠慢，他的「天機羽扇神功」驀地一轉，化為「星斗劍祈天大法」，他先走「北方龜蛇」，再走「西方白虎」；再一轉而走「東方蒼龍」，進而「南方朱雀」。他的身法劍勢，靈幻吐異之極。他化「天機羽扇神功」於「祈天星斗劍勢」中，其詭秘迷幻，已達浩瀚無極的境界了。

只見孔明手中「羽扇」已收，手執「祈天星斗劍」，走「南方朱雀」，形如大鵬展翅；再走「東方蒼龍」，狀如天龍橫空。

再見孔明手中星斗劍驀地一揮，划破夜空，射向「東方蒼龍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嘯嘯劍氣，疾射而出，隨又沉聲喝道：「蒼龍擺尾，朱雀振翅！星移斗轉，乾坤兆應！借爾之力，速發東風！」

孔明一連沉喝數聲，但天地乾坤一片寂靜，壇上的「東方蒼龍旗」亦紋絲不動……一切均毫無效應。

孔明見狀，心中不由一痛，他知自已功力未逮，難達於乾坤的奇功了！他憂急之下，眞氣登時逆阻，神思一陣昏迷，幾乎一跤摔倒。

在一旁護法的雕雪，見狀不由大駭，她深知孔明若不支倒地，那不但「借風」不成，他自身亦必心脈

盡斷而亡！這便是道法中「祈天不成，反受天譴」的走火入魔可怕後果！雕雪芳心一陣刺痛，如遭電擊，她的功力本就遜於孔明，此時竟亦無法支撐，搖搖欲倒了……眼見長江畔南屏山巔「借風法壇」之上，這一對出自「天機門」的「金童玉女」，立刻便會雙雙夭亡。

就在此時，南屏山法壇之上，忽地凌空降下兩條灰影，只見兩條灰影一晃，便已穿入孔明的「星斗挪移劍勢」中，分別站於「日、月」兩大玄位，各突伸一掌，分按在孔明的前胸、後背兩大穴位上，兩股渾厚無比的勁力，淙淙注入孔明的心胸五臟六腑。

隨即一縷極親切的勁音，直射入孔明的耳際：「亮兒呵亮兒……你竟欲行此挪星移斗之法，可知此舉會因而折損你的壽數呢？」接而又有另一道勁音鑽入道：「諸葛亮，諸葛亮！你可知若非那神相管輅，已判斷你於二十七歲之年，必有一場劫數，龐老哥因此邀吾急急趕來，這可怕的『借風法壇』，便是你和雕雪女娃娃命喪之所……」

孔明神思昏迷，搖搖欲倒之際，胸背突射入兩股熱力，滙於神堂穴，再從神堂穴直入心俞、肺俞、肝俞、腎俞，氣海諸穴。他的心血突轉暢旺，呼吸也順暢起來，但感渾身眞氣充盈，神思也立刻恢復淸明。他隨即醒悟，是誰駕臨「借風法壇」上了！因爲當今之世，能逕直闖入他佈下的「星斗挪移劍陣」，又可於千鈞一髮之際，以此莫大神通救他生命的，只有二位他十分尊敬的奇人而已。

孔明不由歎道：「恩師和仙靈老人降臨，江南百萬民衆有救了！」

突然降臨法壇的，果然是一代天機隱俠龐德公，以及力可挪移乾坤的仙靈老人左慈。

原來仙靈老人左慈，在帶着他的得意徒弟笑猴兒、諸葛慧，一老二少遊戲人間之際，却忽遇一代神相管輅和他的徒弟諸葛鈞匆匆趕來，而管輅則是從諸葛鈞的口中得知其兄諸葛亮的時辰八字，由此而推算出，孔明必於二十七歲之年，有一場大劫，而且已逼在眉睫，於是管輅緊急尋着仙靈老人左慈，告知此事。因爲管輅深知自己的功力遜於天機隱俠龐德公，決計無法尋着他的行踪，只好先尋老左慈，請他以「千里傳音」的「仙靈神功」，傳知龐德公，設法救援。

龐德公接獲老左慈的「千里傳音」，他此時正在探究繼「三分天下」後的「天下一統」天機異象奧秘，已陷入渾忘世事的虛無境界，但知此訊息，却如遭電擊，他實在太珍惜他的衣砵傳人諸葛亮了！因此毫不遲疑，以「千里尋踪」的驚世神通，探悉孔明的行踪所在，又恐自己力有不逮，於千里外示意，邀老左慈一道，分從相隔千里外的東西兩面，向江東長江畔的南屏山緊急趕來！

因此就在孔明生死一線的危急之際，龐德公和老左慈，便恰好雙雙降臨於孔明的「借風法壇」之上。

* * *

法壇之上，雕雪剛才因目睹諸葛亮生命垂危，情急之下，竟亦欲昏倒，此時眼見師傅和老左慈凌空而降，知孔明必無大碍，她心神一振，也就清醒過來。

雕雪忙向這面叫道：「師傅好麼？左慈伯伯別來無恙？怎的不見慧妹和笑猴兒兩人到來？」

龐德公未及答話，老左慈已呵呵笑道：「我老左慈昨日仍在崑崙山脚，接龐老哥的邀請，便急急趕來，哪敢遲緩？而崑崙山距此地遠隔千里，我那娃兒徒弟，怎能跟上？因此無奈祇好教他二人隨後趕來了！我那寶貝徒弟孫女慧兒，聽說她的二哥有厄，幾乎要用大棍趕我速速援救，我老左慈又怎敢怠慢？」

雕雪一聽，心中不由好笑，暗道：當時諸葛慧情急之下，必大發嬌野，這還不把她這「師傅爺爺」弄得哭笑難分，如鬼追似的趕來嗎？

此時龐德公已向孔明含笑道：「亮兒有甚疑難未解？」

孔明長嘆一聲道：「亮兒依師傳天機道絕學，再結合『羽扇神功』，欲祈星借風，不料力有不逮，令風停則可，祈風動則艱難之極。如此一來，破曹之火攻大計便決難施展，曹軍過江，則江南百萬民衆危矣！我情急之下，幾乎走火入魔，幸而師傅和左老前輩及時趕到。」

龐德公微一沉吟，道：「亮兒此舉，雖合『三分天機大勢』，但却逆反其中的地脈勢格，自然難於成事也。曹、孫、劉三人各佔龍脈，曹操乃青龍龍脈，孫權乃赤龍龍脈，劉備乃白兔龍脈，相較之下，曹氏龍脈勢格，强於孫氏，更强於劉備，而你此舉乃欲抑曹扶孫、劉，蔭庇曹氏的青龍地脈，自然產生强大的反擊力，此所以令風停則可，令風動不利於曹氏却千難萬難也。你若欲逆反地脈勢格，必遭折壽之危，你不怕因此而折損壽數嗎？」

孔明一聽，慨然的道：「此舉雖逆反地脈勢格，折損亮兒之壽，但既合『三分天機大勢』，更爲江南百萬生靈着想，亮兒亦不得不犯險施爲！」

龐德公不由微嘆口氣，心道：曹操身上戾氣奇重，且日趨奸雄之

流，單看他當日爲報父仇，血屠徐州生靈數十萬，便可見一斑！而爲救江南百萬生靈，抑曹扶劉，便不得不爲也！不過此舉却逆反地脈勢格，亮兒壽數，必因而折損，這却如何是好？

他沉吟之際，孔明又慨然的道：「師傅請勿以亮兒一人安危爲念，要爲百萬生靈着想也！」

龐德公心中不由一熱，暗道：亮兒的處世大旨，竟與吾同出一轍也！他心念電轉，便點了點頭，決然的道：「既然如此，吾便助你一臂之力吧！」

孔明一聽，喜道：「師傅將以何法助之？」

龐德公微一沉吟，便決然的道：「按三者的地脈勢格，曹氏的青龍龍氣，强於孫權的赤龍地脈，更强於劉備的白兔龍脈，因此唯有先行壓制曹氏的祖宗龍氣，此消彼長之下，屆時再施祈星借風大法，便可奏效！」

此時雕雪亦已走到龐德公的身前，一聽不由吃驚道：「聽師傅說，曹氏的祖墓，遠在沛國譙郡（今安徽亳縣），距此地千里，如何壓制？」

這一點，不但雕雪，連孔明亦有同感，因爲孔明知道，就算輕功絕世，日行千里，來回亦須兩日時間，但此刻距決戰時刻，已剩下不到一日了！

不料老左慈一聽，却呵呵笑道：「雕雪姑娘，你知否你天機隱俠師傅，此刻已成半仙之體？連我老左慈亦稍有不及，這區區千里，於他來說，算得甚麼？猶如咫尺一般而已也！」

老左慈正極力大讚，龐德公却肅然的道：「左老兄不必故意向我大讚特讚，以爲如此你便可避開也！此事尚須左老兄鼎力相助，方可成事也！此乃爲江南百萬生靈着想，左老兄不會拒絕吧？」

老左慈一聽，嚇得連忙掩耳塞鼻，連聲道：「不聽！不聞！亦決計不知也！」

雕雪奇道：「爲甚不聽、不聞，更決計不知呢？」

老左慈苦笑道：「你不見剛才龐老哥道，此舉逆反地脈勢格，必大折壽數嗎？你等娃兒年紀小小，不算甚麼，吾已一把年紀也，再折得一折，豈非立刻完之大吉？因此此事老左慈決不敢沾手，因此便不聽、不聞，亦決計不知爲妙也！」

雕雪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心道：左老前輩所言不錯，生命可貴，我亦正爲師兄他擔心，試問誰可逼人甘願折損壽數去救陌生之人？孔明心中亦不由一陣難受，因爲他深知「千里壓制龍脈」之法，非同小可，就連師傅亦無十分把握，否則，他便不需向老左慈求助了！但老左慈是否答應，却誰也不敢怪責於他，因爲「有損壽數」的事，除非他本人心甘情願，不然誰好意思向人强求？

「好啊！師傅爺爺若眞的不聽、不聞、不知，那我便決計不學、不隨、不呼啦！」

就在此時，一聲尖脆的嬌呼忽地響起，隨即，一白一青兩條輕盈的身影，從法壇下面躍了上來，身法的輕靈敏捷，竟亦不下於雕雪了。這兩條輕盈的身影，竟然是一身白衣的諸葛慧，一身青衣的笑猴兒，兩人在千里之外趕來，僅慢了仙靈老人老左慈一個時辰，這等絕世輕功，已足令人吃驚了。剛才的一聲尖叫，便是諸葛慧所發，她大概已抵法壇下面，十丈外的聲音，自然一一落入她的耳際。

諸葛慧幾年不見，此刻已長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嬌俏少女，但她對二哥諸葛亮的感情不但沒淡，反而越發熾熱。她獲悉諸葛亮有難，便不管三十廿一，把她的「師傅爺爺」鬼追似的先行催趕來，她和笑猴兒則隨後跟上。一路上她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施展日漸精妙的「仙靈神功」，如雲飄鳥飛似的向南掠，因此竟稍慢了老左慈一個時辰，便掠上長江畔南屏山的「借風法壇」上來了！

老左慈一見諸葛慧，頭皮便一陣發麻，他於此時最怕見到的人便是他這位嬌滴滴、野溜溜的寶貝徒弟孫兒！不爲別的，因爲她是欲行「祈星借風」見鬼大法孔明的四妹，孔明是諸葛慧最敬愛的二哥！有她在場，老左慈要想推掉這份可怕的差事，祇怕便難上加難了。

他也不待諸葛慧上前與孔明相見，先就搶先擋住諸葛慧的去路，急道：「喂！徒弟孫兒！你這不學、不隨、不呼——這見鬼的三下，到底是甚麼意思？」

諸葛慧鼓了鼓緋紅的腮兒，一本正經的道：「師傅爺爺！目下我的二哥有難，你不但不加援手，反而來個甚麼『不聞、不聽、不知』，貪生怕死，見危不救，置江南百萬民衆生命不顧！這豈非大逆大違了師傅爺爺向我訓示的『仙靈門』門規麼？既然如此，這等祇顧爲一己長生不老、不管天下百姓死活的『仙靈功』，我諸葛慧爲甚麼要學？既然不學，我爲甚麼要跟隨師傅爺爺去遊戲江湖？若不學、不隨，那慧兒我爲甚麼要親切切、情眞眞的呼你爲『師傅爺爺』？因此啊，慧兒自然祇好『不學、不隨、不呼』了！」

諸葛慧聰明絕頂，她說時溜了老左慈一眼，見他齜牙咧嘴的，顯見又尷尬又難過，便又連忙加了一句道：「不過，師傅爺爺呵，慧兒

剛才匆忙之間，祇怕是聽錯了；因此呵，祇怕慧兒便說錯了！若眞如此，慧兒待會再弄一瓶『百花露酒』給師傅爺爺賠罪好麼？」

諸葛慧說是「不呼」，但她口中已不知喊了多少次「嬌滴滴、情切切、意眞眞」的「師傅爺爺」了。

老左慈被諸葛慧弄得頭皮發麻，心中發毛，又尷尬、又難受；但被她左一句「師傅爺爺」，右一句「百花露酒」，直叫得他心中一陣溫暖，想起那「百花露酒」的美味，這可是諸葛慧近年獨創的一種釀酒妙法，他的口中又不禁一陣唾涎欲滴。終於，老左慈猛吞一口唾沫，隨即呵呵笑道：「娃兒！你這是以這見鬼的『百花露酒』來引誘我老左慈嗎？哎！老左慈我怎抵受得了如此誘惑？說不得祇好拿一點壽數去換你這可恨、可愛的『百花露酒』啊！」

衆人一聽，均不禁莞爾一笑，均知仙靈老人老左慈口硬心軟，如何抵擋得住他的寶貝徒弟孫女諸葛慧的左纏右磨？但這寶貝徒弟孫女開口相求，這老左慈祇怕老命也肯送出來了！

當下老左慈笑聲剛落，便呼地掠到龐德公的身旁，呵呵笑道：「龐老哥呵龐老哥！我等不幸碰上諸葛氏這一家子精怪，還容我等逃避麼？說吧，你要老左慈如何助你施展這個『千里尅脈』大法！」

龐德公欣然一笑，向老左慈微一示意，老左慈亦立刻領悟，當即與龐德公一道，併肩盤膝而坐，凝神運氣，神情肅穆，剛才的嬉笑，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龐德公此時亦不再猶豫，當即在身上取出一道黃符，咬破中指，以血代墨，在黃符上疾書曹操祖宗「夏侯海」的生辰八字，夏侯氏的生辰八字，當世也祇有龐德公才知道。

龐德公寫畢，向老左慈微一示意，當世兩大高人，隨即各伸一指，凝神運氣。龐德公把上書血字的黃符，凌空一拋，他和老左慈的二指，即各射出一道眞氣，强勁之極，破空嘯嘯有聲，射向黃符，黃符受此兩道「天機、仙靈」眞氣射激，猶如箭矢，划空而過，直向法壇的正東面沛國譙郡疾射而去！其速竟快如天際流星……

此時龐德公和老左慈這兩大高人施展的，便即後世以「氣功千里效應」的「異能大法」。

僅片刻之間，正東面千里外的譙郡盤龍峯上空，便突現一團黃色帶赤的煙雲，向下一沉，隨即便見一團形如盤龍的青雲騰空而起。兩團赤、青煙雲，於半空中撞上，青雲欲昇，赤雲下壓，雙方於虛空中僵持不動，昇也不得，沉也不可，其狀怪異之極！

此時，在長江畔南屏山「祈星借風」法壇上的龐德公、老左慈兩人均已是半仙之軀，功力之高，當世無倫，於千里外的異象，亦瞧得一清二楚。

龐德公突地一聲沉喝道：「青龍龍氣已受壓抑！祈星借風大法速速施爲！」

孔明早已凝神戒備，此時一聽，便將手中的「星斗劍」，依「星斗挪移大法」，先走「南方朱雀」，再走「東方蒼龍」，隨即劍尖疾出，凌厲劍氣射向東、南兩大方位，沉聲喝道：「蒼龍橫空！朱雀振翼！借爾之力，速發東風！」

孔明沉喝數聲，山迴谷應。

就在此時，東方蒼龍、南方朱雀兩大方位，突現雲湧，初如黑羊奔騰，漸如巨浪黑海，再加黑山翻滾，從東南方向，疾奔而來！不一會，法壇上的七星、二十八宿「星旗」，忽地展動，旗尾倏地轉向西北方向！一場威烈的東南風，終於勁吹而來，勢不可擋！

另一面，在赤壁山下的東吳軍水寨，周瑜與魯肅正守在中軍帳中，焦急萬分的目注帳外的「帥」旗，心憂此際的「萬事俱備，尚欠東風」！

轉眼已到二更時分，就在此時，本來垂下紋絲不動的「帥」旗，却忽然驀地一動，隨即呼啦一聲，萬千軍旗如接號令，倏地轉向東北面，獵獵展舞！

魯肅一見，不由以手加額道：「天幸孔明果然妙借東風來了！破曹決戰，此其時矣；都督之計，必當立建奇功！」

周瑜却駭然道：「孔明有奪天造地之能，鬼神莫測之功！今東風已起，吾必可破曹，江東可保。然若留此人在世，早晚必爲東吳之禍！吾決將此人除去！不得有任何異議，否則立斬毋赦！」周瑜恐怕魯肅又從中作梗，便搶先將他鎭住。

隨又召來丁奉、徐盛二將，厲聲道：「你二人帶二百精兵，速趕去南屏山，不問長短，但見孔明便將他斬了，持其首級回來請功！」

丁奉、徐盛見周瑜軍令已下，豈敢異議，當下即匆匆出帳，統帶二百精兵，向南屏山飛速撲來。

到了此時，魯肅亦再無話可說。一方面見周瑜以軍令來鎭住他的口，另一方面魯肅亦對孔明由敬生畏，由佩生懼，暗道：當世若有孔明在，憑他的鬼斧神功，只怕足可匡扶劉備一統天下，屆時豈非連東吳亦難自保？因此他只能沉默不語，既不贊成，亦不反對，以便在「忠心」與「良心」之間各不違背。

*　*　*

此時，在南屏山「祈星借風」法壇上，孔明放眼長江東岸，江東水軍戰船已千船競發，駛出水寨。他不由欣然一笑，仰天歎道：「賴恩師和左老前輩之力，妙借東風，江東百萬生靈終可保也！」

龐德公和老左慈相視一笑，已有離此之意。龐德公目注東南面赤壁山一眼，便忽然又向孔明含笑道：「南面有殺氣一道，忽然射來，亮兒知否此預兆甚麼？」

孔明微笑道：「此乃隱兆殺人之氣也，周瑜雄姿英發，不失爲大將之才，可惜心胸太窄，不可容物，乃聯吳抗曹的一大障礙。如今東風已發，破曹在即，他又豈能容我再逗留江東？恩師放心，亮兒亦早伏脫身之計也。」

老左慈一聽，不由呵呵笑道：「龐老哥呵龐老哥，一代天機軍師已屹立於世，還需吾等老怪物在此饒舌不休嗎？不如歸去也吧！」

龐德公含笑不語，似在思忖甚麼。此時諸葛慧和笑猴兒，才雙雙走到孔明身前，與他和雕雪相見，孔明見諸葛慧身周已洋溢靈氣，又與笑猴兒相處甚歡，心中不由一陣欣然。

雕雪握着諸葛慧的手兒，眞切的道：「慧妹，你留在你二哥身邊，好助他一臂之力好嗎？」

諸葛慧格格笑道：「我但見二哥安然無恙，便十分放心啦！況且二哥身邊已有雪姐姐你照顧，還須慧妹我多事嗎？嘻嘻，妹今日已十分明白，雪姐姐和二哥他，才是一對相輔相承的『金童玉女』啊！」

雕雪被諸葛慧這般大聲嚷叫，芳心不由又羞又喜，俏臉兒紅紅的，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此時孔明目注諸葛慧一眼，便認眞的道：「四妹你絕非塵世中人，不宜沾染世間血腥之氣，還是跟隨老前輩，和笑猴兒兄弟，一道遊戲人間去吧！」

諸葛慧格格笑道：「是，四妹謹遵二哥吩咐！」說時，又瞪了笑猴兒一眼，含嗔帶笑的道：「師兄猴兒，我二哥容你與我一道去遊戲人間，你還不快向他道謝？」

笑猴兒跟隨老左慈江湖歷練，又有諸葛慧這嬌野師妹作伴，身上已沾染了不少仙靈之氣，就連他的形貌，猴相亦逐漸淡化，漸而變得英俊起來了，此時笑猴兒一聽，果然向孔明俯身一拜，笑道：「是！多謝諸葛大哥！」

孔明欣然一笑，心中再無牽掛，他轉向龐德公輕聲道：「今日一別，未知與恩師相會於何時？」

龐德公微一沉吟，忽地憶起孔明五十四歲的可怕劫數，便不由微歎口氣，道：「亮兒已盡得天機門眞傳，天下之大，海闊天空，已足任你縱橫騰躍矣！但須一切善自珍重，二十七年後你啟拆吾之最後一個錦囊時，便是吾與你相會於五丈原之日也！雪兒有你照應，吾亦再無牽掛也！」

龐德公話音未落，身形已凌空而起，猶如神仙的平步青雲，提氣飛昇，眨眼便昇上法壇側面高達百丈的山峯上去了。

老左慈一見，亦連忙向諸葛慧道：「喂！徒弟孫女！師傅爺爺也要走了，你可眞『不學、不隨、不呼』了嗎？」

諸葛慧一聽，連忙嬌野的笑道：「哎喲，師傅爺爺不記徒弟孫女罪啊！師傅爺爺既已『又聞、又聽、又知』，我徒弟孫女又怎能不『又學、又隨、又呼』呢？最多慧兒再多釀一瓶『百花露酒』，教師傅大醉特醉、醉完又醉好麼？」

老左慈一聽，樂得開懷大笑，在笑聲中，他左手牽諸葛慧，右手扯笑猴兒，呼地從十丈高的法壇上一躍而下，猶如一老二少的三隻飛鳥，吱吱喳喳的歡叫着，振翅沒入南屏山月夜中去了。

孔明向雕雪微笑點頭，雕雪會心一笑，兩人亦迅即躍下法壇，向江邊飛掠而去。

僅片刻後，東吳大將丁奉、徐盛，便率二百精兵，風馳電掣的撲上法壇，但已不見了孔明的踪影，丁奉、徐盛知孔明已逃走，便立刻分水陸兩路追擊。

徐盛駕船追出南屏山江口，終於發現江上一艘快船，正向樊口劉備軍處疾駛。徐盛知是孔明乘坐之船，便催船拚命追去，一面大叫道：「周都督有令，務請諸葛先生留步！」

此時向樊口疾駛的快船，突地躍出一員大將，神威凜凜，英姿勃發，嘯嘯大叫道：「吾乃常山趙子龍，奉軍師密令在此接應！周瑜殺機大熾，我家軍師豈會不知？汝休得再追，否則弓箭無眼！」

此時，快船艙中，亦射出一道勁音，直鑽徐盛的耳際：「請回覆都督，好好用兵吧！他的心思，吾已洞悉，因此不辭而別，暫回樊口，日後再容相見，徐將軍幸勿傷了兩家和氣！」

徐盛知是孔明的音調，隔了百丈，其聲竟隱隱刺耳而入，徐盛心中不禁駭然，暗道：孔明原來眞人不露相，竟身負絕世神功，文略武功兼備，確非周瑜所及！他欲待不追，恐周瑜軍令難違，只好捨命催船緊追。

趙子龍在船甲板上挺立，見徐盛竟敢追來，不由大怒，欲施神功以眞氣發箭，立斃徐盛。孔明在艙中含笑道：「徐盛礙於周瑜軍令，怎敢不追？二弟只須給他一條脫身

之梯，他便好回去向周瑜交代了！」

趙子龍一聽，便將箭矢方向稍偏，奮力一箭射去，箭矢破空嘯嘯，十分强勁，猶如電奔雷閃，呼地一下，擦徐盛身側而過，將他身後的風帆一箭射斷！若非趙子龍的箭頭稍偏，徐盛必已身如風帆，立斷江中。徐盛嚇得一額冷汗，怔怔的不知如何是好。

此時，孔明的快船，却忽地昇起滿帆，如箭矢般向樊口方向射去，眨眼已失去影踪。

徐盛見再無法可追，只好退返岸上，見到從陸路追來的丁奉，向丁奉道：「孔明已被趙子龍搶先接走了！孔明神機妙算，無人可及。更兼趙子龍有萬夫不擋之勇，當年獨戰曹軍百萬雄兵，吾等追去，白送命而已！」丁奉無言以對，只好回去，將孔明預伏趙子龍快船接應之事，告知周瑜，並請降罪。

周瑜聞報，却沒怪罪，只是仰天長歎道：「着着搶佔先機，步步洞悉細微，奪天地之造化，泣鬼神之謀略，此却又怎會被你等擒殺？哎，目下只好先破曹操，再作打算了！」

周瑜歎罷，便不敢再為孔明之事分心，當即召集諸將，調動三軍，準備發起總攻。

周瑜下令，由甘寧、太史慈、呂蒙、凌統、董襲、潘璋等將領，各領兵三千（約等於現代的一個加强營兵力），先行乘船開向北岸烏林，準備向曹操的烏林陸寨發動猛攻，但見江中起火，便是攻擊的訊號。

諸將領兵，分乘戰船去了。

周瑜又下令黃蓋，安排火船，派小卒過江送書往曹操，約曹操今夜便來投降，再撥出戰船數艘，緊隨黃蓋的火船，以便接應。黃蓋的「降船」後面，便是周瑜親自統率的水軍主力部隊，將領包括韓當、周泰、蔣欽、陳武、程普，在周瑜的旗艦上督戰護衞的則是丁奉和徐盛兩將，水軍戰船集合了數百艘，加上孫權從柴桑派來支援的後軍兵力，進攻曹操的部隊，便達二萬人了。

到這一晚三更時分，周瑜便下令，黃蓋的「降船」開出水寨，直向曹操的水軍大營烏林江口插去！他率領的水軍主力，則隨後跟進，前後相距三百餘丈，只待黃蓋的「詐降苦肉計」得手，便立即向曹軍發動全線進攻。

此時，孔明亦已由趙子龍護送，急速趕返樊口。劉備在樊口，見東風已起多時，尚不見孔明回來，正等得心焦，忽見孔明所乘的快船已如箭般駛入港口，不由大喜，連忙親到港口迎接。

劉備迎住孔明，緊握孔明之手，道：「先生別來無恙？可急煞劉備矣！」

雖雪在孔明身邊笑道：「劉將軍放心，我這位師兄軍師呵，就算身處刀山火海，亦可從容自處，穩如泰山呢！」

孔明却不多言，立刻問劉備道：「一切容後再說！吾請主公調集的兵馬，皆齊備了嗎？」

劉備忙道：「一切均已準備妥當，就等先生調用。」

孔明微一點頭，從港口直奔樊口城郊中軍大帳，召集諸將，立刻調動。

孔明下令道：「子龍帶三千兵馬，渡江直取烏林小路，於林密草深之處埋伏：今晚四更時分，曹操必從此小路逃來，讓其軍馬過去一半，在中間先放火後殺出，雖未能殲其全部，亦必滅其一半兵馬矣。」

趙子龍見孔明用他打頭陣，心中十分高興，但又怕曹操走錯了路，便問孔明道：「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向南郡，一條通向江陵，曹操會走那條路呢？」

孔明見趙雲統兵心思日漸縝密，心中甚感欣慰，便趁機啟發兵略道：「南郡前有漳河阻隔，曹操既已敗於水戰，必畏水如虎，怎敢走南郡？而江陵有通衢大道直通北面襄陽、樊城，乃曹操當日南侵的前沿重鎮，更有曹仁統率的二十萬大軍接應，因此曹操必走江陵，再北撤襄、樊，以便退返他的老巢許昌去也。」

趙子龍知孔明趁機引導他的兵略用謀，他當即領悟，向孔明肅然道：「趙雲謹遵軍師令旨！」趙子龍說罷，即疾步出帳，率三千精兵，趕赴烏林口江陵小路埋伏待命去了。

孔明又隨即道：「張翼德聽令！」

張飛見孔明重用於他，他對孔明的用兵已早已傾心拜服，此時一聽，大喜而出，轟然應道：「張飛聽令！」

孔明欣然道：「翼德如此爽快答應，未知去向，難道並無疑惑嗎？」

張飛呵呵大笑道：「張飛但有仗打，便心滿意足也！況且軍師先生神機驚世，算無遺策，就算差我赴刀山入火海，張飛亦不皺眉頭了！」

孔明不由微笑一下，隨即道：「翼德領三千兵馬渡江，直取彝陵，於北陵坡葫蘆谷口埋伏。曹操必不敢走南陵坡，必走北陵坡，且定於北陵坡處下鍋造飯，以充饑腸。你但見炊煙昇起，便在近邊放起火來，曹操見火如見鬼，必會惶

然逃溜。你雖捉不到曹操，但這一場功勞，亦甚穩當也！」

張飛一聽大喜，他再無二話，即領令率兵去了。

孔明又令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舟，繞江擒捉曹操敗軍，奪取兵械。三人亦領令去了。

孔明對劉琦道：「夏口（即今漢口，古稱武昌）之地，與戰場僅一箭之隔，關係重大，公子請回夏口鎮守，率所部之兵，陳列於口岸，嚴密戒備，可就便擒取曹軍敗兵，但不可輕離，以防東吳偷襲。」劉琦亦立刻依計，緊急回夏口去了。

孔明向劉備微笑道：「主公可屯兵於樊口，且看江上今夜周郎建破曹大功。」劉備含笑點頭，十分欣慰。

此時，靜立一旁的關公，見孔明將他視如無物，不由怒道：「軍師，關某自問非怕死之人，征戰以來，素未落後，今日正逢大戰，軍師盡用諸將，子龍、翼德皆身負重任，為甚獨剩我關羽冷落於旁？軍師好偏心也！」

孔明一聽，即微微一笑，道：「吾尚留一軍機重任，非一威猛大將軍負責不可，但其中有些疑慮，因此尚未能決斷也。」

關公一聽，便知孔明所指「威猛大將」，必定是指他無疑，心中不由大喜，但又聽孔明說「有疑慮」，却又微吃一驚道：「軍師算無遺策，有甚疑慮？」

孔明微笑道：「曹操兵敗，必奔江陵，再逃許昌，當中子龍和翼德中途截擊，亦未必可擒捉曹操，因此曹操必經通往江陵的隘口華容道，吾意派雲長去華容道阻擊，最後必可擒殺曹操，但恐曹操昔年待雲長不薄，臨陣念情，放他走脫。」

關公大叫道：「軍師多心了！當日曹操待我果然不薄，但吾已為他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曹操恩義，吾已報過。今日再遇，豈會輕放他逃脫？」

孔明道：「若放了曹操，却又如何？」

關公道：「吾願伏軍法。」

孔明道：「如此，雲長立下軍令狀麼？」

關公更不猶豫，立了軍令狀，但又對孔明道：「但若曹操不走華容道，却又如何？」

孔明微笑道：「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煙火，曹操必定捨大道而走小路，雲長則在小路埋伏，則曹操必插翅難飛了。」

關公奇道：「曹操非等閒之輩，又十分多疑，他望見煙起，疑有埋伏，如何敢走小路，這可比不得翼德當日以此計破夏侯惇也！」

孔明從容笑道：「正因曹操多疑，又吸取了當日夏侯惇的教訓，以為吾計不敢二出，於虛實之間判斷錯誤，他便必捨大道而走小路，雲長放心領兵去也！」

關公領令，帶了親將關平、周倉，率五百刀斧手，渡江疾奔華容道而去。

* * *

在樊口的中軍帳中，劉備對孔明的調度用兵，十分佩服，毫無異議。但對派關公守華容道一事，却有點擔心，他見關公領兵去了，不由向孔明皺眉道：「吾弟義氣深重，有恩必報，曹操於他有善待之恩，雲長念及，或許眞的放其生路，屆時又如何是好？先生為甚不派別人去守華容道呢？」

孔明一聽，即微歎口氣，道：「天機大勢，已演行至『三王鼎立』之局矣。三王者，乃劉、孫、曹也，若曹不存，豈成三王鼎足？因此若於此時殺曹操，便有逆天機，天下反添大亂轉變，非百姓蒼生之福。因此吾決定留此人情於雲長，讓他以此了斷與曹操的恩怨。」

劉備一聽，這才明白孔明派關公守華容道，又與他立下軍令狀的深長用意，因為旣然立下軍令狀，那關公若放曹操逃脫，便犯下殺頭的死罪，他等於是以生命報答了曹操的恩義，從此，他與曹操也就各不相欠了，劉備不由歎道：「先生洞悉天機，知人善用，眞當世不二奇才啊！」

另一面，在烏林山下曹軍水寨，曹操正在水寨中軍帳內，與衆將商議軍務。先前已見西北風暫停，心中有點迷惑，便召集將士商議。

不久又報東南風驟起，直吹向這面而來，謀士程昱急忙進帳，向曹操道：「丞相，東南風忽起，不利於吾軍方向，宜加提防。」

曹操却傲然笑道：「冬至一陽生，方向多變，東南風起，有甚稀奇？」

說時忽報江東有一隻快船駛到，說有黃蓋密書。曹操一聽，連忙傳入，呈上書函。黃蓋在書函中道：「周瑜防衞嚴密，因此無計脫身來降，今夜周瑜派我運糧，正好趁機率糧草來降，但見船上插青龍旗的，便是來降之船。」

曹操大喜，連忙與衆將士出中軍帳，登上併排五大座的中央旗艦，等候黃蓋的降船到來，曹操深知，黃蓋乃東吳著名的水軍大將，對東吳水軍的軍情瞭如指掌，祇要有他相助，則東吳必敗無疑。

此時，黃蓋所率的「降船」，以及二十艘滿佈火種的快船，已駛出東吳水寨江三十里，已悄悄接近長

江北岸烏林口曹軍的水寨。黃蓋在第三艘火船上，手執利刃，獨立船頭，身後大旗上書「先鋒黃蓋」四字，船頭則插了一面青龍旗。這二十艘可怕的船隊，一路向曹軍的水寨疾駛。

此時東南風甚烈，曹操立於中軍旗艦上，却穩如平地，半點不覺搖晃。他向江面望去，祇見月兒已懸中天，照耀江水，如萬道銀蛇，翻波戲浪。曹操料想江東指日可平，心中志得意滿，不由開懷呵呵大笑。

就在此時，身邊的親兵指着江水，向曹操報道：「江上南面，有一隊船影，正乘風而來！」接着，又有前沿探子飛報：「船上皆插青龍旗，內中有大旗，寫着先鋒黃蓋四字。」

曹操大笑道：「東吳黃蓋來降，乃天助我也！」吩咐準備迎接黃蓋。

曹操身旁的謀士程昱，當黃蓋的船隊接近水寨前沿一里路時，他忽然吃驚的叫道：「來船有詐，切勿讓其接近水寨！」

曹操道：「爲甚麼？」

程昱道：「若是糧船，糧在艙中，必然穩重，但來船快而輕浮，決非糧船，而且現下方向不利於吾軍，若有奸謀，則吾軍危矣！」

曹操一聽，心中不由驚醒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希望黃蓋當眞來降，於是便派大將文聘，乘小船出去，查看情形，再作決定。

文聘乘小船出去，小船是曹軍水寨中唯一可以自由穿遊的工具，其餘中船、大船，均已被粗鐵鏈釘牢。文聘在小船上大叫道：「丞相有令，東吳來船勿近吾水寨，先在外面停駐。」

黃蓋在船頭迎立，如踏平地，他一聽，便向發聲處猛射一箭，文聘左臂中箭，倒在船中。小船大亂，紛紛奔回曹軍水寨。

黃蓋手中令旗一揮，二十艘火船立刻燃着，火趁風威，風助火勢，火船如箭，撞入曹軍的水寨。曹軍水寨中的中船、大船紛紛着火，又慘於被鐵鏈釘牢，移動逃走不得，一船着火，百船難逃。

江面上，此時又傳來連聲炮響，原來是周瑜接應黃蓋的中軍主力，已全速駛來，四面八方，火船如箭，向曹軍水寨射入。曹軍五大座連環船，數百艘戰船、戰艦，無一倖免，全數着火。祇見江面之上，火逐風刮，漫天徹地，一片通紅。

曹操的旗艦，此時亦已着火，他於驚惶之際，向岸上烏林山陸寨望去，祇見亦已到處火煙四起，深知東吳軍已發動水陸兩路攻擊，這一場東風，這一場大火，不但將他的數百艘戰船毀滅，亦將他平定江南的野心粉碎了。

此時，曹操正感絕望，黃蓋駕一隻快船，手執利刃，向曹操的旗艦疾駛而來，口中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

曹操又驚又怒，對黃蓋恨得牙癢癢的，他身邊的親將張遼，見黃蓋撲來，手起一箭，向黃蓋射去。此時風聲正猛，戰船火燃爆裂，如雷炸響，黃蓋怎能分辨弓弦聲響？被張遼一箭射落江中，曹操總算稍洩心頭之恨。

但曹操此時也不敢再停留，登上小船，在張遼與數十親兵的保護下，向岸上急逃。

黃蓋雖然中箭落水，但他精於水性，可於江中潛伏一日一夜，因此挨到東吳韓當的船到，將他救回。

此時，火勢已及岸上的營壘，曹軍大亂，人馬燒死、淹死極多。

曹操在張遼的力保下，登上陸上，他深知水寨被燒，陸寨亦必難守住，便下令移軍西撤，向西面的江陵撤退。

曹操沿途會合了徐晃、張郃諸將，一路狼狽西撤，逃抵烏林山西面時，曹操身邊，已僅剩萬餘兵力了。此地即孔明事先已探清的烏林，向西有兩條路，一條通向南郡，一條通向江陵。曹操斷然決定，向通往江陵的北陵坡進發，因爲南郡前有漳河阻隔，曹操遇水心寒，怎敢再走南郡？而江陵則有通衢大道直往北面的襄陽、樊城，而曹仁在樊城屯兵二十萬，祇要逃抵樊城，曹操便穩如泰山了。

曹操久歷征戰，於地理形勢亦甚有見地，可惜他此時碰上的對手，不但有「雄姿英發」的周瑜，有「如鳳初展翅」的龐統，更有洞天徹地的孔明，在當世三大高手的合謀之下，曹操若非命合天機大勢，他便有九條生命，亦難逃一死了。

曹操率殘軍逃抵北陵坡，他見此地樹木茂密，山川險峻，忽於馬上仰臉大笑，左右問道：「丞相何故大笑？」

曹操道：「不笑別人，祇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小智，假如是我，必預先在此埋下伏兵，則吾豈可逃出荊州了？」

曹操笑聲未落，忽聽鼓聲震天，一員白袍大將，躍馬挺槍而出，大喝道：「曹操休走，常山趙子龍奉軍師之命，在此等候多時了。」

曹操大吃一驚，幾乎栽下馬來，幸得張遼、徐晃接住趙子龍死戰，曹操才得以逃脫，但所率的殘兵一萬，又被殲三千。

曹操逃到胡蘆谷口，又大笑諸葛亮不在此設伏，不料又笑出一位

猛將張飛，若非張遼、許褚捨命斷後，曹操就死第二次了。

逃出胡蘆谷口，曹操又折兵三千，此時他所率的殘兵僅餘千人，已不堪一擊了。

抵華容時，曹操祇見前面有兩條道理，一條是迂迴通向江陵的大道，一條是直插江陵的山間小徑，左右向曹操請示，該走哪一條路。

曹操登高而望，祇見小路山邊有數團煙火冒起，但大路却毫無動靜。曹操略一沉吟，便道：「吾走小路。」左右問爲甚麼，曹操道：「諸葛亮多謀，故意使人於山僻小路燒煙，嚇我軍不走小路，他却派兵在大路上伏着，吾偏不中他計，決走小路可也。」

左右皆讚道：「丞相臨危不懼，從容智算，雖敗猶榮也！」

曹操强作鎮靜，穩住將潰的軍心，一路抵華容小路，又進入小路一半。祇見兩面是壁立的山峯，下面是一條羊腸小道，形勢十分險峻，當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曹操預料，祇要出了華容道，便可抵江陵，江陵他留下萬餘兵力鎮守，他必可安全。他又見殘兵已十分疲憊，人人垂頭喪氣，祇好又强作鎮靜，仰天大笑起來。左右聞曹操的笑聲，却不但不喜，反而人人膽顫心驚，慌道：「丞相一笑，笑出趙子龍，二笑出張飛，幾乎生命不保，這時又笑甚麼？」

曹操道：「吾笑諸葛孔明畢竟棋差一着，若於此華容小道，派一將埋伏，則吾等便插翅難飛了。」

話音未落，前面道口，突地馳出一將，五綹長髯，手執一柄青龍偃月刀，神威凜凜，形如天神，正拈鬚向曹操大喝道：「丞相別來無恙，關羽奉軍師之命，在此待取丞相人頭回報。」

曹操一聽，尚未及答話，他身邊的大將張遼，不知是被嚇，還是念舊想拜見關公，早已一跤摔落馬下，拜伏在地上了。曹操身邊僅剩百餘殘兵，連張遼、徐晃等猛將亦無力再戰，又如何抵抗萬人莫敵的關雲長呢？

曹操深知，自己的生死已捏在關公的手上，又知關公極重義氣，便無奈的長歎一聲，拍馬上前，在馬上向關公鞠躬道：「曹操雖曾有恩於雲長，但亦不敢求報，祇是心中痛惜而已。」

關公一聽，不由道：「丞相痛惜甚麼？」

曹操歎道：「吾祇痛惜空擁雄軍百萬，戰將千員，但哪及得雲長一人哉！曹操無福，未能先遇雲長，才有今日之慘敗也！爲表敬意，曹操這顆人頭，便獻給雲長，好教雲長回去領賞吧！」

曹操說罷，拍馬上前，一副廷頸就斬之狀。關公一見，想起昔日被俘之時，曹操待他的一番情義，又見他目下的慘狀，哪還下得刀來？

祇見關公長歎一聲，道：「吾與軍師已立下軍令狀，若無丞相人頭回報，則吾願受斬。罷！罷！罷！關羽這顆人頭，便權當回報丞相當日厚待之情吧！」

關公說時，把青龍偃月刀向上一抬，向士卒下令道：「四散開道！」士卒領令，向兩面一退，讓出一條出路。

曹操一見，連忙拍馬，欲驟奔而過。

不料就在此時，關公腦際，突浮出一隻巨大的兔形狀，白兔口中直呼：「扶劉抑曹！扶劉抑曹！」關公心中被白兔叫聲猛刺，如遭電殛，手執的青龍偃月刀便不由往下一沉，猛地向曹操的腦袋劈下去。

曹操身後的張遼、徐晃見狀不由大駭，慘呼大叫道：「關羽，請勿傷吾主！」二人欲上前救護，但筋疲力盡，休說不堪一擊，而且也根本來不及了。

眼看關公這一刀劈下，曹操的人頭必然落地，天機大勢必然逆轉，「三王鼎立」之局，也就決不會出現，天下又添大亂的變數。

亦就在此時，曹操閉目待死之際，他的頭頂，却忽地冒出一股煙雲，形如青色盤龍，張牙舞爪，於千鈞一髮之際，將關公劈下的偃月刀架住了。

就因此一緩，曹操的馬，已躍了過去，距關公的刀口，已在三丈之遙。

關公心中十分驚駭，他正欲拍馬舉刀，再上前斬殺曹操。但聽身後呼隆一聲，張遼、徐晃、程昱等人，以及百餘殘兵，均拜伏於地，齊聲道：「請勿傷吾主！」

關公心中十分感慨，終於將馬頭一撥，偃月刀向上一抬，再次讓出一條生路，任由張遼、徐晃等人，在他的刀下一擁而過。

關公回到樊口，見趙子龍、張飛、劉封等人，已擒獲了大批曹兵、器械，人人興高采烈。

關公默然不語，走入中軍帳，向孔明和劉備跪下道：「關羽無能，被曹操走脫，特來受死！」

孔明道：「這是雲長念及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吧！雖然情有可原，但法理難容，雲長教吾，是否該斬與不斬呢？」

關公慨然道：「關羽已作打算，將頸上人頭，還報曹操當日厚待之情！便請軍師按軍法處置！」

孔明一聽，走下帳來，親手扶起關公，含笑慰道：「吾夜觀天象，知曹操尚有『三王鼎立』之運數，因此故意讓你以一死回報曹操

當日厚待之義，以了斷雲長與曹操的一段恩怨罷了！雲長知恩必報，知錯勇改，知罪伏法，乃大丈夫之爲，吾又豈會降罪於你？不但如此，吾尚要向你道賀呢！」

關公站起來，先向孔明謝過不殺之恩，才道：「關羽帶罪之身，先生爲何道賀？」

孔明微笑道：「吾賀雲長已決然了斷恩怨，從此便再無後顧之憂，可輕裝上陣矣！這該賀之極啊！」

關公一聽，知這是孔明激勵安慰他，心中不由又感又佩。稍停，他才將華容道上，他於千鈞一髮之際，突遇「白兔」和「青色盤龍」的景象，向孔明說知，道：「關羽甚感迷惑，未知此乃何種徵兆？」

孔明一聽，不由微嘆口氣，道：「據吾所察，白兔乃主公之祖宗龍脈之形；青色盤龍則是曹操祖脈之氣凝聚，兩大奇脈於一霎間相遇相激，乃地脈風水玄學上的一大異數！天意如此，亦足證『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已然確立，如滾滾洪流，不可逆阻矣！雲長請去歇息，今後也不必再以此爲念了！」

關公一聽，才如釋重負的長嘆口氣，他心中果然一陣輕快，再無往昔的顧慮，他對孔明的敬意不由又加深了一重，心道：能跟隨如此洞天徹地的高人征戰，他還有甚麼值得憂慮！

三國鼎立　大局已成

曹操逃出華容道，死裏逃生，身後祇剩張遼、徐晃、程昱等二十七騎。

幸而此時曹仁在襄陽，知曹操兵敗赤壁、烏林，慌忙親率大軍南下接應，剛好在南郡接着了曹操。

赤壁一役，曹操親率的二十萬大軍，加上原荊州劉表的降軍八萬，合計三十萬人，與孫權、劉備聯軍對峙於長江赤壁、烏林一帶地域。赤壁之戰後，曹操的三十萬大軍，以及用以南侵的近千艘戰船，皆毀於一旦，幾乎全軍覆沒，這是曹操自征戰以來最大的慘敗。由於損失慘重，曹操深知已再無力南攻，相反還須防範孫權的强力反攻了。

曹操不禁有點氣餒，他命令曹仁、徐晃守江荊(古稱荊州)，樂進和夏侯惇則北上守襄陽，他自己則帶部份兵力，不回許昌，却直奔他的故鄉譙郡(安徽亳縣)。曹操此時爲甚不返許昌坐鎮，反而逕奔故鄉譙郡？此時就連他的心腹謀士荀攸、程昱等人亦不知道，曹仁、曹洪、張遼諸將更不明白。這其中的玄機奧秘，或許祇有曹操自己才能解答了。

曹操匆忙北退後，周瑜即率軍向荊州北部曹軍佔領區發起猛烈的進攻。

周瑜大軍所指，首先便攻向南郡(郡治地江陵)。南郡曹軍守將是曹仁，雙方激戰一番。周瑜先中曹仁(空城內伏)之計，被射箭傷。周瑜再因傷用計，以「詐死」誘曹仁軍劫寨，將曹仁打敗，被逼北退。

但與此同時，孔明却於側面突襲南郡，趁孫、曹軍激戰之際，派趙子龍搶先攻佔了南郡。這便是孔明的「一氣周瑜」。

周瑜恨怒攻心，欲揮軍進攻南郡的劉備。但碍於孫權軍在荊州北部，其餘四郡的進取不利，孫權下令周瑜北上支援，魯肅亦怕將劉備逼急，改而投降曹操，與曹操聯手進攻東吳，則東吳勢危。於是勸服周瑜，暫時打消進攻劉備南郡的主意。

不久，魯肅親赴南郡沿地江陵，與劉備和解。劉備依孔明之計，以劉琦爲擋箭牌，魯肅祇好代東吳答應，劉琦在生一日，南郡便暫由劉備駐屯。這便是「劉備借荊州」的由來了。

周瑜此時已被荊州北部的曹操佔領軍曹仁、曹洪拖住軍力，根本無暇南顧劉備，劉備因而獲得一個立足地，休養生息，積極準備作下一步的進取。

劉備在荊州甚有民望，因此在取得荊州後，荊州名仕紛紛前來投效。其中便有曾向劉備告密，救他一命的伊籍。伊籍又向劉備舉薦了荊州「馬氏五兄弟」，老大馬良，眉有白毛，人稱「白毛馬良」；老五馬謖，亦甚有才華。

劉備於是邀「馬氏五兄弟」到江陵，問其進取大計。馬良向劉備進言道：「荊、襄乃四戰之地，受四面環攻，並非久守之地。不如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雲陵四郡，佔荊州南部，養精蓄銳，以作根本，然後再圖進取。」

劉備與孔明商議後，孔明亦贊同馬良的見解，於是決定趁孫權軍在荊州北部仍與曹軍激戰，無暇南顧之際，毅然先取長江南岸的四郡。

長江南岸四郡，即荊州南部的湖南境內地域。

孔明決定，南郡江陵，由關公鎮守，他親自率領張飛、趙雲諸將，南渡長江，攻取南岸四郡。

孔明先集中全力，攻取湘江地域重鎮雲陵(今湖南省雲陵縣)，再取桂陽(即今湖南省郴縣)。攻取了這兩大重鎮，便堵住了後面武陵、長沙兩郡的退路。因此不久武陵、長沙兩郡，亦被孔明率軍攻佔了。

上述四郡，地域廣闊，幾乎佔了今湖南省的大部份地區。劉備有

了四郡爲根據地，才第一次獲得了一座堅穩的地盤；而江東的形勢，更爲穩固。

至此，三國鼎立的基石初步奠定，「天下三分」的天機大勢，已演進到一個不可逆轉的境地了。

* * *

此時，劉備任趙子龍爲桂陽太守，坐鎮桂陽，他自己亦親自留守桂陽。而孔明則以軍師的身份，坐鎮雲陵、武陵、長沙三郡。而關公留守荊州，張飛則助孔明鎮守長沙三郡。上述的安排，足見劉備對趙子龍的信任，並不下於他的義弟關公、張飛。趙子龍這位「三分天機大勢」中的「天宇飛龍」，已開始爲世間熟悉了。

就在此時，在桂陽的劉備，忽然接報，說有一位姓龐名統的荊州隱士，前來拜會。當日孔明正好與趙子龍一道，前去武陵、長沙、雲陵三地視察軍務，因此不在桂陽，桂陽則由張飛助劉備鎮守。

劉備聽說是荊州隱士，料定必是馬良等一類人物，心中也很樂意接見，便吩咐請龐統於桂陽府衙中相見。

龐統進來時，祇見劉備高坐案上，張飛亦在一旁監視，心中便有點不悅，因此僅向劉備一揖作禮，並不拜下。

劉備見龐統相貌奇醜，十分古怪，又見他傲慢無禮，心中也不太高興，便淡淡的問了一句道：「你遠道而來，辛苦了？」

龐統簡單的回了一句：「聽說劉皇叔招賢納士，故來相投。」

劉備道：「吾此地並無遺缺，此地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小縣名耒陽縣，正缺一縣令，請你先行屈就，待日後有空缺，再行重用。」

龐統心中不悅，但見孔明不在，並無發作，淡然一笑，便去耒陽縣赴任。

不久便有人報知劉備，說龐統自到任後，不理政務，終日飲酒大醉。劉備一聽，不由怒道：「吾爲荊州牧，尚且事事親勞，他小小一個縣令，竟如此懈怠，將縣中政務荒廢麼？」

劉備將張飛召來，令他親赴耒陽縣，追究龐統的荒政罪過。

張飛帶了五百親兵，趕去耒陽縣。縣中軍民吏治，均出縣城迎接張飛，獨不見縣令龐統。張飛問縣吏道：「龐縣令在甚麼地方？」

縣吏當即訴道：「龐縣令自到任至今，縣中政務，並不理會。每日喝酒，日夜昏沉醉鄉。今日酒醉未醒，猶在夢中！」

張飛一聽，不由大怒，正欲率兵捉擒龐統回去交劉備治罪。但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吾當日魯莽頂撞孔明先生，幾乎闖下大禍，失去此絕世高人，雖然孔明心寬如海，並不放在心上，但我亦因此不安了許久，此番且別再大意，先探清底細再說！張飛雖然心性魯莽，但祇要是他真心佩服之人，往往令他偶爾細心起來。

張飛打定主意，便不帶兵卒，獨入縣中府衙，召龐統出來相見。

不一會，祇見龐統衣冠不整，祇胡帶醉而出，亦不向張飛參拜，祇亂一揖而已。

張飛見狀，心中怒火，不由便發作了，戟指問龐統道：「汝這不是人的傢伙！吾兄重用你作縣令，爲甚却將政務荒廢了？汝可知罪！」

龐統笑道：「吾廢了何事？」

張飛叫道：「汝到任之後，終日飲酒作樂，豈能不廢政務？」

龐統一聽，即大笑道：「區區小縣，些小公務，何難決斷？將軍稍坐片刻，待吾處理給你看看！」

龐統說罷，即將縣吏召來，將日來所積公務，都取來案上，由他剖析決斷。龐統赴任已整整百日，所積壓的公務，不下百件之巨。

龐統吩咐縣吏，將有關人等，一應訴訟爭執民事案宗，全部即時處理。

於是，縣府衙內大堂，登時聚集了近百當事人，吵吵嚷嚷，令人心煩意亂。就連在一旁監視的張飛，亦不禁大皺眉頭，幾乎抽身離去，心道：若是征戰打仗，這區區百人，怎會在吾眼內？但若要替彼等調和，分辨是非曲直，便要了我張飛的命也！嘿嘿嘿，且看龐統這傢伙如何應付！

不料就在張飛思忖之間，龐統却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聽訴訟，百十宗案件，一齊處判，却又均曲直分明，絕無半點差錯。一應有關人等，原告、被告，均心悅誠服，拜伏於地。

不到片刻，竟將百日公務，料理妥當，一切均十分嚴密公正，竟無錯漏。

龐統判罷最後一宗公案，即投筆於地，傲然笑道：「張將軍，吾又廢了甚麼政務哉？小小縣政，算得甚麼？浩瀚天下，吾亦視如指掌而已！」

張飛見了，不由又羨又奇又喜，他毫不猶豫，立刻離座，向龐統俯身拜道：「先生原來乃軍師孔明一類高才，小子魯莽失敬，請先生見諒！」

張飛一頓，見龐統默默不語，以爲他心中尚有抱怨，又立刻道：「先生千萬莫思他處而去！我這便立刻馳返桂陽，告知吾兄，吾兄必對先生重用！」

張飛說罷，又再三請龐統安心等候，直到龐統點頭答應了，張飛

才大鬆口氣，連夜快馬馳回桂陽。

張飛趕返桂陽，站脚未暖，孔明和趙子龍已匆匆奔進，孔明口中連聲問道：「鳳雛先生何在？」原來孔明在外視察政務，聞說龐統已抵桂陽，他深知龐統心性高傲，祇怕劉備嫌他失禮，怠慢於他，改投他處，便連忙和趙子龍一道，策馬趕回。

劉備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忙道：「鳳雛先生抵桂陽了麼？吾怎不見他到來？」

孔明尚未答話，張飛已忍不住，搶先插口道：「哥哥！我等幾乎錯失了軍師先生一類的高才也！」接着，張飛把他在耒陽縣目睹一切，向劉備說了。劉備一面聽，一面連聲嘆息：「屈待大賢，吾之過也！」

孔明聽張飛說罷，不由微笑道：「翼德今回倒很細心啊！但龐統沒告知，他便是鳳雛先生，且與吾同出天機師門，乃吾之師弟麼？」

張飛一聽，不由頓足道：「原來他是先生的師弟！吾曾言語冒犯，當該死之極！」

劉備一聽，不由更為吃驚，忙道：「當日吾曾聽水鏡先生說，『臥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莫非指的便是龐統先生麼？」

孔明呵呵笑道：「如假包換！主公知否？赤壁之戰，獻上『連環計』大敗曹操的，便是鳳雛先生龐統啊！吾當日於雛鳳山與他相會，便曾留一書函，向主公引介，吾尚恐主公有所不明，特地與子龍速趕回也！」

劉備跌足道：「鳳雛先生怎地不自報名號？又不呈上先生引介的書信？哎，令劉備幾乎錯失一大英才了！」

孔明微笑道：「吾這位師弟僻隱多年，若非吾力邀，他尚未肯出山呢！龐統之才，不在吾之下，他自然不想以他人、名號作引，而必以他自身的才華服衆也。」

劉備一聽，不由又連聲歎息，欲親赴耒陽縣，接龐統來桂陽。孔明却含笑道：「翼德粗中有細，龐統對他必生好感，且他曾奉令前去查究，解鈴還須繫鈴人，由翼德代表主公往接，方為最佳人選也。但未知翼德怕不怕辛苦，再趕回耒陽縣接駕？」

張飛慨然道：「張飛曾出言冒犯雛鳳先生，自然該受罰請罪！這一趟差事，由我一手負責辦妥便了！」

於是張飛果然不畏辛勞，連夜馳返耒陽縣，護送龐統來桂陽。

劉備見到龐統，立刻下階，向龐統請罪。龐統見劉備意態眞誠，這才答應留在桂陽，為劉備效力。劉備大喜，即毫不猶豫，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將，其地位身份，僅在孔明之下。

直到此時，孔明才以師兄的身份，與龐統相見聚舊，邀龐統到他府上，促膝夜談天下大勢。

＊　＊　＊

當晚，龐統欣然赴會，當他抵達孔明的軍師府時，孔明親自出門口相迎，兩人携手併肩而進，十分親切。至此時，龐統才完全明白，孔明邀他出山，共助劉備，是一番不想埋沒人才的誠意，絕無私心，龐統對孔明的高風亮節，不禁又添了幾分敬重了。

進了府中大堂，龐統又見大堂中，早已有數人等候，分別是雕雪、趙子龍和司馬芝。雕雪的身份，龐統已知，並不感奇怪，但對趙子龍和司馬芝在場，却有點奇怪，心道：師兄說了今晚乃私宴，為甚連劉備、關公、張飛等人不請，却將趙子龍和一位少女邀請赴會？

孔明似乎已知龐統的心思，待招呼他坐下，便向龐統含笑道：「趙子龍是與吾結拜的義弟，這位司馬芝姑娘，却是趙子龍的同門師妹，因此若論輩份，則趙子龍和司馬芝，亦是你的弟妹輩。因此兄長到來，做弟妹的，怎能不前來拜見？」

孔明說時，雕雪、趙子龍、司馬芝三人，果然走上前來，向龐統拜揖道：「弟妹輩拜見龐大哥！」

龐統目注孔明和雕雪一眼，又仔細一瞧趙子龍和司馬芝，不由欣喜的大笑道：「好啊！軍師府內，原來深潛兩對天下無雙的『金童玉女』！世人若知如此美秘，必令天下人羨煞也！」

說起來，衆人均有兄弟妹之誼，龐統孤獨久了，突遇一班同輩兄妹，他心中不禁十分溫暖，與雕雪、趙子龍、司馬芝等，談笑風生，毫不見外。

不一會，孔明便吩咐擺上酒宴，由於是私宴，各人自斟自飲，不拘禮節，均感十分歡娛。

趙子龍不由歎道：「義兄府中這一席酒宴，雖比不上赤壁慶功宴的奢華，但飲起來却令人舒暢極了！子龍今日方知，原來令曹操戰船連環火燒的妙計，竟是龐大哥的精心傑作，龐大哥果然是一計抵百萬雄兵啊！」

龐統心性雖然高傲，但並不是重視名利，他聞言便淡然一笑道：「子龍弟，若無師兄等運籌制勝，吾區區之計又成得了甚麼大事呢？不提也罷！」

趙子龍却道：「不然，子龍正欲向龐大哥請教，以龐大哥旁觀者清的角度，去評論赤壁之戰其中的得失呢……為甚麼曹操以百萬大

軍，又挾天子之命，北定袁紹，南克荊州之勢，南攻江東，却反敗於劉、孫不到十萬人的聯軍呢？」

龐統一聽，便知趙子龍極得孔明的信任，不時向他啟導指揮用兵的大法，他不由微微一笑，目詢孔明一眼。孔明知龐統的心思，因為有他在場，龐統自感不便僭越，便向龐統呵呵笑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龐師弟儘管暢所欲言吧！」

龐統聞言，欣然點頭道：「依吾觀之，赤壁之戰，取勝的先決先機，乃師兄的『聯吳抗曹，以兩弱戰一强』之大策也。假如兩弱不聯，各自為戰，則必兩敗俱傷，亡於曹操。而及後的知人善用，捕捉曹操弱點，然後決戰決勝，則是取勝不可或缺的條件也。」

趙子龍點頭道：「龐大哥所斷極是，但未知曹操當時的弱點是甚麼呢？」

龐統道：「曹操北平袁紹，南克荊州，以長勝之勢直搗江南，這是曹操的優勢，亦是他的弱點，因為如此一來，必令曹操心生驕傲，以為江東指日可下，輕敵冒進，不知先穩陣脚，再圖南攻，犯了輕敵冒進的大錯，此其弱點一也；再者曹操當日兵多勢衆，又已佔據長江北岸的廣大地區，在進攻戰略上，完全可以向江南多路進擊，令江南抵抗力分散，弱者更弱，强者保持，但曹操却過份自信，竟集中二十萬大軍，僅從江陵單一方向進攻，這便給抵抗之力得以集中全力以擊一點，此乃曹操的弱點二也；此外曹操兵力，以北軍為主，荊州水軍戰力甚强，曹操輕敵，將如此軍力投入水戰，在戰力上已遜江東抵抗力一籌，此其弱點三也。曹操有此三大弱點，他碰上的對手，又是師兄和周瑜一類的人才，他豈能不一敗塗地哉？」

孔明此時接口道：「不幸曹操遇上的，並不僅限於吾和周瑜，尚有一位於深山振翼欲展翅的鳳雛先生，以及忠直無倫的魯肅，加上如黃蓋、子龍、翼德等大將奮戰，赤壁之戰，才以兩弱大勝一强而告終。」

孔明說罷，與龐統相視欣然大笑。

就在此時，雕雪却忽然插口道：「其中還有兩位隱姓埋名，世人所不知的有功之士呢！」

龐統一聽，不由奇道：「雕雪師妹，這兩位無名英雄，到底是誰！為甚麼至今寂然無聞呢？」

雕雪尚未回話，先向孔明詢問道：「師兄，此事應否說出來呢？」

孔明微笑道：「在座均天機大勢中人，直接參與天機三分天下的演變，當然可以坦言。」

雕雪欣言，却忽地又格格一笑道：「此事其實我也大感驚異，怎說得明白？還是請師兄自己解說吧！」

龐統心中益發驚奇，他向孔明含笑道：「師兄可告知麼？」

孔明微微一笑，道：「這事說來也十分玄秘，其中所涉的地脈風水之學，連我一時亦未能參詳得透呢！」接着他便將當日在「祈星借風」法壇上，發生的種種異事，簡略的說了，末了道：「……為了江南百萬生靈，恩師和左老前輩，不怕損壽數，以『千里制脈』大法，剋制住曹操的『青龍龍脈』之氣，此消彼長之下，孫、劉兩家的龍脈地力，才有轉機，終有東風生起。若非如此，只怕赤壁之火，不但燒不退曹操，反而激發他的戾氣，江南百萬生靈，必遭其殘酷屠戮了！」

雕雪接口道：「師傅和左老前輩，功成之時，却立即告退，深隱其名，不為人知，心胸之闊，世人難及。」

龐統一聽，這才明白，他的伯父龐德公，視人間富貴榮華如糞土，根本不屑一顧，且神功絕世，又絕不炫耀，仿如九淵潛龍。相形之下，倒是他抱怨他不收自己為徒，顯得小氣了！龐統豁然而悟，從此他對伯父龐德公不但怨氣盡消，且更為欽佩。他不由喃喃的道：「原來如此……但龍脈地力之道，當眞如此玄妙嗎？」

雕雪笑道：「龐師兄！千眞萬確！當時師傅還詳細解釋，說曹氏祖脈乃青龍地脈，其龍氣地力又優於孫權的赤龍地脈，更勝於劉備的白兔龍脈呢！老天，師傅似乎早在數十年前，便預知天下有今日『三王鼎立』的大局出現了！其中的奧秘，我雕雪發誓，非要探究明白不可！否則……」

司馬芝笑道：「否則如何？雕雪姐姐！難道你捨得離諸葛大哥而去麼？」

雕雪含羞帶笑，瞧了孔明一眼，見他只顧與龐統說話，並不理會她，便帶點賭氣道：「否則我便必被迷惑死了！因此啊，捨得亦好，捨不得亦好，再留在這軍師府亦沒甚樂趣，終究是要離去的了……」

司馬芝一聽，不由大急道：「不好了，諸葛大哥，雕雪姐姐眼見要眞的捨你而去了……諸葛大哥還不趕緊設法挽留麼？」

孔明聞司馬芝的叫聲，不由微笑一下，尚未答話，龐統却呵呵笑道：「放心！放心！既然師兄已判定雕雪師妹乃三分天機大勢中人，除非天機大勢向另一格局演化，否則雕雪師妹於此『天機羅網』，必插翅難飛也！再說吾與大師兄商議，

打算尋空一探目下『三王鼎立』的『三姓龍脈』奇格，雕雪師妹她未知是否捨此不顧而去呢？」

司馬芝未及回答，雕雪已忍不住轉向孔明，嬌笑道：「諸葛師兄，龐師兄所言，當眞如此嗎？」

孔明含笑不語，龐統大笑道：「如何？大師兄不語，亦即默認！你到底是否眞的捨得離他而去嗎？」

雕雪格格笑道：「誰說我會捨他而去？我欲離去的目的，是為了探究『三王鼎立』的奇局，既然諸葛師兄與我目標一致，我怎會捨他而去？不但不捨，我還要緊緊跟隨呢……哎喲，女孩兒家，怎可說這羞人之語？」雕雪俏臉緋紅，似乎害羞起來，但她心中却如蜜甜。

龐統向孔明呵呵笑道：「師兄呵師兄，你已被一根柔情之線捆牢！你還能呆住不動嗎？趁早夜探『三王鼎立』的龍脈奇格去吧！」原來龐統心中，對孔明所說的劉、孫、曹三氏龍脈的奧秘，亦極感興趣，又知孔明已盡得龐德公的「地脈學」眞傳，剛才正鼓動他去探究，見孔明仍在沉吟，便忽生一計，故意用雕雪來引線，逼孔明就範了。

孔明不由呵呵笑道：「龐師弟，你這不是『以柔制剛、借刀殺人』之計麼？」

龐統一聽，不由亦開懷大笑，當世兩大神機妙算軍師的歡笑聲，響徹桂陽城中的軍師府。

笑聲稍歇，孔明便道：「龐師弟欲窺探『三王鼎立』的龍脈奇格，只怕連吾亦力有不逮，非先尋着當世三大高人不可！未知你又是否樂意拜會？」

龐統微一怔，道：「師兄所指當世三大奇人是誰？」

孔明微笑，忽地朗聲道：「這三大奇人呵，其一是神相管輅，其二是仙靈老人左慈，其三呵……」

孔明故意一頓。

龐統聰明絕頂，一聽便立刻醒悟，不由冲口而出道：「其三便是我的伯父——天機隱俠——龐德公！是否如此？」

孔明不答，却含笑反問道：「如何？」

龐統一聽，便知孔明正趁機設法化解他與伯父龐德公的一段恩怨了……他不由長歎一聲道：「吾未遇師兄之前，的確對伯父有所誤會！但自與師兄相見，深感伯父慧眼超人，培育出一位絕世『天機傳人』！因此吾已心悅誠服，又怎會再有抱怨呢！」

孔明一聽，欣然笑道：「好！此事就如此確定，待吾等軍務稍定，便抽空往探那『三王鼎立』的大地龍脈奇格吧！」

此時趙子龍笑道：「兩位軍師大哥，此行想必十分有趣，未知子龍是否有此眼福一睹呢？」

孔明尚未回答，龐統已呵呵大笑道：「師兄今晚所擺，是一席『天機之宴』，目的不在吃喝，而志在探究天機。子龍弟既有份列席，便即此天機大勢中人，師兄又怎會拒絕你參與呢！」

趙子龍一聽，亦由衷大笑，他心中充滿激情，深感此生能與孔明結拜兄弟，是他最大的幸運，為此，他雖死亦無憾了。

＊ ＊ ＊

浩渺乾坤，天機大勢正在急劇演行。

時值己丑（公元二〇九年）三月初六日，亦即曹、孫、劉三家赤壁大戰後的五個月份。

這一天晚上，夜空澄碧，星斗閃灼，萬里無雲。孔明與雕雪，因近日軍務稍定，可偷空一會，正於軍師府的後園中欣賞夜色。

雕雪偶爾仰頭一望，但見一星灼灼耀於天際，十分奇特，她不由向孔明道：「師哥啊！此乃何星？又主甚天兆呢？」

孔明凝神一望，心中便忽然一動，暗道：此星大而白，無角，忽上忽下，乃昭明星也！此星既出，則主戰事，天下多變也。然則三分天下「天機大勢」，到底演進至何種境界呢？昭明呈現於赤壁上空，看來天機大勢的演行軌跡，倒不可不加細察也！

孔明心念忽轉，便向雕雪道：「此乃昭明星，主天下仍值多事之秋。此星既現，必主天機大勢仍在急劇演行，吾不可不細加審察！你即去邀請龐師弟、子龍、司馬芝三人，吾決定明日一早，便抽空前去曹操的故鄉譙郡，實地查探『三王鼎立』的龍脈奇格！」

雕雪一聽，不由大喜道：「好啊！諸葛師哥呵諸葛師哥，你可知雕雪等待這一天，等了多久？但不要緊，不要緊，遲來總比不來好，這一刻終於等到啦！」

雕雪說罷，即毫不遲疑，連夜前去龐統和趙子龍的府上，通傳孔明的決定去了。

第二天一早，孔明、龐統、雕雪、趙子龍、司馬芝等人，便已聚集於孔明的軍師府。此時各人均已脫下官服戎裝，祇作江湖兒女平裝素服打扮，單從外表來看，誰也不會察覺，這便是足令乾坤旋轉的五位「天機異俠」人物。

孔明向劉備留下口訊，說此行乃審察天下地理山川形勢，以便日後的決策進取，待他回返，便必有所決定了。

劉備接訊，心中雖然有點不安，但孔明既說此行事關日後的進

取決策，他又怎敢阻攔？不過自孔明等人離開後，劉備便終日坐立不安，他的魂魄，似乎已被孔明等扯着蕩遊去了。

＊ ＊ ＊

此時，孔明等人，却已渡過長江北岸，直奔北面的隆中而去。五位「天機異俠」，一路上捨馬不騎，棄舟不乘，各施展上乘輕功，風馳電掣向北面疾奔。

看看再走十里，便是襄陽城郊的隆中地域，雕雪不由奇道：「諸葛師兄，怎地不走東北面？却直插隆中故地？你不是欲奔東北面的曹操故鄉譙郡，查探那『三王鼎立』的龍脈奇格嗎？師兄莫非已嫌倦征戰生涯，重返隆中隱居生活嗎？」

孔明尚未答話，龐統已呵呵笑道：「雕雪師妹，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你且說來聽聽好嗎？」

雕雪深知這位龐師哥的功力才華，並不在她的諸葛師兄之下，他如此逗笑，必有深意，或許他已窺破諸葛師兄的心思啦！雕雪心中轉念，便格格笑道：「如何，如何？我不作答！除非龐師兄可以窺透諸葛師兄的心思主意，乖乖的告訴我啦！」

龐統心性偏於高傲，他一聽便忍不住大笑道：「我當然知道！師兄他重返隆中，絕非返臥龍崗，而是直奔臥龍崗山後的蜆峯去也！」

雕雪奇道：「他為甚麼上蜆峯去呢？」

龐統笑道：「可笑呵可笑！」

雕雪急道：「可笑甚麼？」

龐統樂得大笑道：「可笑師妹有了諸葛師哥，便將師傅忘掉了！」

雕雪冰雪聰明，一聽便明白龐統雖然口中開玩笑，其實已隱隱點出，諸葛師兄此行目的，竟是在師傅龐德公了！她不由大喜道：「好啊！待會又可見到師傅他老人家了！我正有許多迷惑向師傅他請示呢！不過，師傅如天外神龍，見首不見尾，未知是否眞的可與他老人家相見？」雕雪說時，不由幽幽的嘆了口氣，也不知她隱藏了多少女兒家的心曲，有甚委屈，非要向唯一可判斷她日後運命的「天機隱俠」師傅請示不可了。

龐統一聽，便知雕雪心中有委曲，暗道：師兄雖然留她在身邊，但也祇是盡了師兄的情份，至於兒女私情，必因忙於征戰軍務，而似有意亦似無意，似有若無、若即若離，這怎不教這位多情師妹如墜迷霧之中？龐統心中不由又好笑，暗道：兄和師妹這一對「金童玉女」，身處目下的「三分天機大勢」中，是否有如天機大勢，也來個「分久必合」呢？

龐統心中轉念，與雕雪一般，一時間也忘了說話。他後面的趙子龍和司馬芝，這另一對「金童玉女」，難得有如此絕佳機會，早已悄言密語，盡說知心話去了。

不知不覺，五人已抵達隆中。孔明果然不入臥龍崗故居，却逕直掠上臥龍崗後的蜆山而來。蜆山是孔明和雕雪的師門之地，兩人對此自然十分熟悉。

走進一座石洞，祇見洞內景物依舊，却哪有師傅龐德公的影踪。

孔明正感失落，雕雪眼尖，却突見洞壁被人以指力刻了四行字，她不由格格笑道：「諸葛師兄！快來看！師傅他們似乎早知我等來尋他啊！」

孔明一聽，走過石壁這面，向壁上一看，祇見石壁上果然現出四行刻字，道：「電光如天眼，閃閃現人間；欲求此中秘，且向西北尋。」短短二十個字，也不知其中隱含甚麼奧秘。

孔明目注石壁上刻字，却忽然微笑道：「師傅已有賜示！且依此而行吧！」

說罷，孔明即決然的離開石洞，掠下蜆山，一路向西北疾行。

時值春夏之交，清風颯颯，令人神清氣爽，疲困盡消，十分暢快。

這一路向西北疾掠，沿途所見，水漸少，山漸多，但天機隱俠龐德公却毫無影踪。

雕雪不由皺眉道：「諸葛師哥，師傅他老人家祇道向西北尋，却沒說是甚地方，這一路下來，毫無形跡可辨，却如何追趕得上？」

孔明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的道：「放心，師傅不是說『電光如天眼』麼？由此可判，天象已生，地上便必有所應也。而『天眼』者，天之目也，此行西北五十里外，便有一座天目山，是觀天察地的絕佳去處。由此而推知，師傅所示，必是西北面的天目山無疑！」

雕雪一聽，驚喜道：「是啊！我怎的便沒想到此中奧妙呢？快走吧！」說時，雕雪已搶先掠向前面去了。她深知她這位諸葛師哥之能，其功力其實已不在師傅之下，他既然如此判斷，她又怎會有疑惑？

五人向西北面飛掠，不一會，便突見前面約三里處，聳起兩座山峯，高插入雲，兩峯下面相連，上面却截然而分。

孔明一見，心中便不由一動，暗道兩峯雲霧繚繞，兩相雄峙，聳入雲際，形勢雄峻，形如人之雙目；且若登臨峯巔，足可俯覽天下，猶如天眼，果然不愧為名符其實的天目山！

天目山高達八百丈，但在五位「天機異俠」的脚下，不消一會，

便已登上天目山之巓天目峯了。

　趙子龍深知自己此行責任重大，因爲當世兩大神機軍師，均在此行當中，若有任何閃失，均足令天下震動，因此他決定，無論如何要絕對保護兩人的安全。雖然他知道兩人的功力，均不在他之下，但爲愼重起見，他仍然搶先掠上峯巓，查探清楚，以策安全。

　趙子龍剛躍上去，却突見山巓巨石上，已站立着一老一少，正向他拍手而笑，口中呼道：「來了，來了！天機勢格中人，果然大聚會了！」

　趙子龍一見，不由大喜道：「好啊！原來是左老前輩，笑猴兒弟，諸葛慧妹妹！你等怎會也來到這天目山中？」

　諸葛慧拍手笑道：「這可是我這笑師兄的功勞啊！我等欲尋龐老前輩打探目下的天機大勢，却在他洞中發現了四行刻字。師傅爺爺和我並不精於猜謎之道，正感徬徨，幸而笑師兄在他的大師傅天機僧處，學過這等猜謎解疑的本事！他一判呵，便判斷必是這座天目峯了！於是啊，我等便掠上這峯巓上來了！可惜呵可惜！」諸葛慧忽地尖叫了一聲。

　諸葛慧是孔明的胞妹，趙子龍自然視她如親妹，一聽忙道：「慧妹有甚爲難？可惜甚麼？」

　諸葛慧格格笑道：「可惜上來後，却祇見青山白雲，甚麼也見不到！幸好呵幸好！」她忽然又得意的叫道。

　趙子龍未及詢問，緊隨趙子龍掠上來的雕雪、司馬芝，兩女不由笑道：「慧妹妹！幸好甚麼？」

　諸葛慧却不答，向她身邊的仙靈老人左慈扮了個鬼臉，左慈微嘆口氣，又怪笑一聲道：「我老左慈急欲探究那見鬼的『三王龍脈』的奧秘，上此峯後，見不到甚麼，便欲離開。不料我這徒弟孫女，却鬼靈之極，說甚麼那龐老前輩既然在石壁刻字，便必有其深意，而且亦非留給我等所見，必另有其人，而此人又必定與龐老前輩又有極深淵源，因此除了他的寶貝徒弟孔明外，祇怕便再無另一人選了！她說既然有她的二哥駕臨，那見鬼的『三王龍脈』奇景，還怕見不到嗎！因此我等才留下來，苦苦等待！不料果然等到了，這還不算幸好呵幸好？」老左慈說時，絕不怕自暴其短，反而因他那徒弟孫女的絕頂聰慧而十分欣然。

　趙子龍、雕雪、司馬芝三人聽了，不禁被仙靈老人左慈的神情逗樂了。

　就在此時，孔明和龐統二人，已肩併肩出現在衆人面前。諸葛慧一見龐統，她從未見過，不由大奇道：「二哥，你好！新結交了一位高人朋友，也不向我介紹！」

　孔明微笑道：「他是我的同門師弟雛鳳先生龐統，第一次相逢，四妹還不快來拜見龐大哥？」

　龐統知諸葛慧是孔明最鍾愛的小妹，又見她十分俏麗有趣，不由亦很喜歡，當諸葛慧一本正經的上前拜見時，他不由呵呵笑道：「慧妹妹，龐大哥答應送一件見面禮給你，你欲求甚麼？」

　不料諸葛慧俏眼兒一轉，格格笑道：「龐大哥，金銀珠寶我並不稀罕，因爲師傅爺爺已教我『點石成金』的仙靈神通也。我所求啊……」

　龐統聽說她連金銀珠寶也不稀罕，心中不由有點吃驚，她的師傅是仙靈老人左慈，這一老一少兩大精靈相聚，可別出甚古怪爲難的題目啊！他不由忙道：「慧妹妹欲求甚麼？」

　諸葛慧見龐統有點焦急，便樂得大笑道：「龐大哥！我所求啊，便是你須詳細告訴我，如何以一根鐵索，便將曹操的千艘戰船送進火海的精彩故事啊！」

　龐統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溫暖，他此時終於徹底明白，孔明由始至終，心口如一，將「火燒連環船」的大功，全部歸功在他身上，他自己却毫不居功，就算私下亦一樣。否則諸葛慧便不會求他說此「故事」了！龐統目注孔明一眼，由衷的欣然笑道：「慧妹妹！一切皆已成灰飛煙滅了，又何必再提及呢！」

　諸葛慧格格一笑，不再說話，因爲她十分敬佩她的二哥孔明，愛屋及烏，對二哥的同門師弟，她又怎會不敬服與二哥齊名的「雛鳳先生」呢？

　就在此時，仙靈老人左慈，却再按捺不住，一步掠到孔明的身前，怪笑一聲道：「喂！你這天機大傳人！知否我老左慈，爲了那見鬼的江南百萬生靈，作了甚麼犧牲了？」

　孔明微笑道：「左老前輩爲拯救江南百萬生靈，不惜自損壽數，左老前輩的高風亮節，必深受人間敬重。」

　不料左慈又怪笑道：「既然我老左慈作出如此宏大犧牲，難道便沒有一點補償嗎？」

　孔明道：「左老前輩欲求甚麼補償？你老人家身如閑雲野鶴，視人間榮華富貴如過眼雲煙，還會追求那等有形之物麼？」孔明似乎已窺破了老左慈的心思，故意往他頭上大拋高帽，欲將他的口堵住。

　不料老左慈却再怪笑道：「不錯！不錯！我老左慈的確對那等人間有形之物不屑一顧！天可憐見，

我的天機大傳人，你祇須讓我老左慈一睹那『無形之物』，便即對我的最大補償！我老左慈因此而死亦無憾了！」老左慈說時，口氣忽轉，已近乎向孔明哀求了。

　孔明不由呵呵笑道：「左老前輩，你那『無形之物』到底是甚麼？且說來聽聽好麼？」

　孔明話音未落，老左慈也未來得及開口，正和雕雪悄悄說笑的諸葛慧，耳朵却極靈，她一聽便呼地向這面掠來，尖叫道：「二哥！萬萬不可答應那見鬼的『無形之物』啊！你知道師傅爺爺這『無形之物』是甚麼？」

　孔明對他這位胞妹，心中十分鍾愛，他雖然已醒悟那「無形之物」是甚麼，却不想辜負了諸葛慧一番兄妹情份，便趁機向她啟發道：「四妹，那『無形之物』到底是甚麼？」

　諸葛慧微嘆口氣，道：「二哥呵，師傅爺爺的『無形之物』說得輕鬆，却可怕之極！因爲他欲求一睹的，便是那『三王鼎立』的大地龍脈奇觀啊！你爲那甚麼『江南百萬生靈』借甚麼見鬼東風，已自折壽數！你若再答應師傅爺爺所求，施法令那可怕『無形之物』現身，說不定又會再折壽命！你怎可答應？」

　老左慈一聽，忙道：「喂！徒弟孫女！你祇爲你的二哥着想，便不替你的師傅爺爺憂心麼？你又可知？師傅爺爺自在那見鬼借風法壇上，被龐統老哥所說的見鬼『三王龍脈』奧秘，弄得朝思暮想，左跳右跳，不得安寧，若再不解此疑謎，師傅爺爺我便必定壽命短上加短、折上加折，嗚呼哀哉，命不久矣！幸虧你的二哥大大的好人，不似你這徒弟孫女，不念舊情，他必會答應我老左慈這個小小所求也！」

　諸葛慧一聽，不由大驚道：「二哥！你當眞答應這再次自折壽數的要求麼？」

　孔明此時忽地微笑道：「放心吧，四妹，左老前輩所求，祇是欲睹『三王龍脈』現形，並非『尅壓龍氣』，因此於施法人並無損害。而且……」

　諸葛慧道：「而且甚麼？」

　孔明道：「而且『三王龍脈』，事涉天機大勢的演行軌跡，吾亦欲探究。今日既處身於天目山中，正合『天目以測天機』之勢，因此吾亦欲令其呈現示形！不過……」孔明又忽然一頓，目注老左慈微微一笑。

　老左慈見狀，不由又喜又急，忙道：「不錯！不錯！龐老哥不在，你這天機門傳人，便是唯一可令那見鬼『無形之物』──三王龍脈，現身示形的大高手也！還不過甚麼？莫非如那借風法壇上，須老左慈幫上一把力麼？你要老左慈幹甚麼，祇管吩咐下來！但能一睹這見鬼奇觀，老左慈便再折壽數也甘心樂極啊！」

　看老左慈的神氣，若能令他一睹那「三王鼎立」的龍脈奇觀，便是要了他的老命也樂意之極。

　孔明不由微微一笑，道：「左老前輩言重了，折壽大可不必，但辛苦一下，倒不可避免。」

　老左慈大笑道：「我老左慈別的不精，但這等出力大挪移的神通，却還難不倒我呢！說吧，諸葛兄弟，你需要甚麼，祇管吩咐下來！」他心急目睹，情切之下，竟不惜自降輩份，與孔明這位後輩稱兄道弟起來。

　孔明笑道：「如此好極！那請左老前輩施展你那大挪移神通，先搬運三塊巨石，再遍集山上碎石，搬運來此，我自有妙用。」

　老左慈一聽，想也沒想，便一口答應。但走了兩步，却又驀地回頭，陪笑道：「這搬運石頭的功夫，老兒自當照做，但請先說明那碎石的數目，免多搬徒勞。」

　孔明見老左慈十分有趣，便忍不住故意嚇他一嚇，道：「這碎石麼，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老左慈道：「這多多如何？少少又如何？」

　孔明笑道：「這多多麼，便是千千萬萬、無窮無盡之數，少少麼，也就三幾百塊足矣。不過碎石數目，猶如可睹龍脈現形之數，多則多多，少少亦就少少而已。」

　老左慈一聽，不由又急又奇又慌，不知如何是好，喃喃的道：「這千萬、無窮無盡之數啊，如何搬運得完？但若祇搬少少，却又祇能知其少少，老天！這教人如何決斷？」

　諸葛慧冰雪聰明，已知孔明在逗趣，便不由樂得格格大笑道：「好極！好極！這叫多勞多得，少勞少報！妙之極了！」

　老左慈苦笑道：「乖徒弟孫女，你師傅爺爺今日被人揪住命脈，你便不肯援手一二？」

　諸葛慧笑道：「這是師傅爺爺答應的大神通，徒弟孫女學藝未精，却如何助你？」

　老左慈嘆了口氣，道：「助我搬石，你女娃兒嫌功夫粗重，必定不肯，師傅爺爺也不敢相求。但這令旨是你的好哥哥下的，你便不能代我求情，可否因我老兒年老力衰，格外開恩，答應以少少碎石，報以多多之龍脈奧秘麼？而且，我老兒亦並非怕苦、心不誠啊！」

　諸葛慧笑道：「師傅爺爺若非怕苦、心不誠，又是甚麼呢？」

　老左慈苦笑道：「老兒的壽數

不幸已折，若搬那千萬無盡的石頭，祇怕石未搬移，我便嗚呼哀哉了！人若死了，眼睛閉上，又如何可見那多多龍脈奧秘？因此左右爲難，無奈之極！」

諸葛慧正欲再逗笑，孔明却已含笑道：「左老前輩不必爲難了，你且把三塊巨石搬來，吾自有妙法，再『借石』一用。」

老左慈一聽，樂得跳起來就走，生怕孔明臨時變卦，要搬那可怕的萬千碎石！他飛掠了三十丈，心中忽然又犯疑，暗道：孔明這小子弄甚玄虛？他有甚妙法把萬千碎石『借』來呢？哈哈，不管他，不管他，且把大石搬來堵住他的口實再說！他這般轉念，果然便喜孜孜的搬運巨石去了。

這面趙子龍見狀，心中老大不忍，便向孔明道：「義兄若眞的須搬巨石，不如我去助左前輩一臂之力吧！」

諸葛慧却格格笑道：「子龍哥哥！放心好了！你也不是不知我這師傅爺爺的神通，他若施展他的大挪移神功啊，休說三塊巨石，便是三座小山，他欲搬來呵，祇怕也容易之極！」

諸葛慧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忽地凌空有三團黑壓壓的物體快如閃電的飛來，又奇準的落在孔明身前的空地上，成了一個大「品」字形，果然是三塊人抱不過的沉重巨石！這等搬運大挪移神通，當眞駭人之極。

與此同時，老左慈也閃電般掠了回來，他竟然氣也不喘，十分得意的向孔明道：「喂，諸葛兄弟，我老左慈總算不負所托，重任完成！你可切莫又反口不認啊！」

孔明微一點頭，笑容頓斂。他目注一眼前面空地上的三塊巨石，但見果然已按他預定的東、西、中三大方位排列。他向衆人肅然的道：「吾於天目山巔，欲以『借石請龍』大法，引動東、西、中三大潛龍，進而一窺日後『三王鼎立』的天機大勢，以順勢而行。」

孔明說罷，即不再遲疑，飛身一躍，屹立於天目山之巔峯上面，面向下面的東、西、中三塊巨石。

孔明默運師門「天機無爲眞氣」，隨即驀地抽出他隨身的「天機無爲羽扇」右手執着，左手揑天機門三大神功中的「地脈神功」——請龍訣」，貫天機無爲眞氣於「羽扇」，驀地向東、西、中、南、北五大方位輕扇而出，若有若無，輕靈之極，但天機無爲眞氣，却已透扇而出，狀似羽毛，射向四野，破空嘯嘯不絕。

衆人驚奇間，孔明突沉聲喝道：「大地潛龍，五方滙聚，借爾之力，化石龍……」

喝時，孔明手中的羽毛扇，又分向東、西、中、南、北五大方向一扇一迴，再驀地一抖，指向下面東、西、中三塊巨石……

就在此時，漫山遍野，東南西北中大地各處，與孔明的沉喝聲迴應似的，響起陣陣嘯鳴。隨即便見陽光之下，閃起萬千光點，猶如天際的繁星，如箭如雨，縱橫交錯，紛紛揚揚，向天目山疾射而來！其勢嚇人之極！

衆人正感吃驚，但見萬千光點，划破天際，却如長眼，紛紛落在三塊巨石旁邊，噗噗地迅速佈成一座圓形。仔細瞧去，竟似巨石爲頭，再接頸，再而身，更有四足及龍；射來的萬千碎石，竟佈成三尾石龍，橫臥於天目山峯的下面，果然是「無窮無盡、借石成龍」！

仙靈老人左慈目睹之下，不由心中暗讚，孔明這一手「借石成龍」神功，比之他的「搬運大挪移」，顯然又艱深精進多了！

就在此時，孔明於龍峯上面，默運眞氣，貫於羽毛扇，驀地向峯下的「東石龍」一扇，又扇「中石龍」，再扇「西石龍」，又聽孔明長嘯一聲道：「四方龍氣，聚於爾身，騰空出世，以迎眞龍！」

在孔明的長嘯聲中，祇見天目山峯下面空地上的三條「石龍」，竟如被震醒，龍頭龍身龍足龍尾躍躍欲動。

孔明見狀，在衆人目瞪口呆中，又嘯嘯長叫道：「石龍分佈東西中，龍氣已聚速騰空！迎得三王龍脈出，天目山巔現眞龍！起！」

空地上的東、西、中三條石龍，竟驀地龍頭一昂，騰空而起，躍上半空，分別向東、西、中三面呼嘯飛舞滾滾而去！猶如飛光電閃，眨眼已沒入東、西、中三方天際消失無踪。

此時，笑猴兒、司馬芝、雕雪、諸葛慧四位少年男女，均不由咋舌暗道：若非親眼目睹，這等「借石成龍」神通，便殺了頭也不敢相信！龐統和趙子龍却又奇又喜，暗道：師兄、義兄的功力，又比出山前精進了！仙靈老人左慈却樂得手舞足蹈，喃喃叫道：「不枉！不枉！今日目睹這等奇觀，便搬石累死也不寃也！」

就在此時，「中石龍」射向的大地中央，先是沉寂不見，忽地在沉降之地，亳州譙郡(即安徽亳縣)方位上，忽地昇起一團青色煙雲，狀如青色盤龍，躍躍旋舞於中原上空。

孔明向山上的衆人示意道：「此乃曹氏的『青龍龍脈』現世！」

隨即，東面天際，原來沉下的「東石龍」，忽地騰空而起，其形已變，其色赤紅，狀如赤色飛龍，

於東面天際，富春江畔的赤龍山上空，盤旋飛舞，神態悠然而自傲。

孔明又道：「此乃孫氏一脈的『赤龍龍脈』現形。」

接而，在天目山西面，「西石龍」沉降之處，忽地亦昇起一團雲霧，其色雪白，狀如巨兔，於西面天際四下游動。

孔明道：「這便是『三王龍脈』之一的劉氏『白兔龍脈』也！且看三者如何分合……」

話音未落，居中的「青色盤龍」光芒大熾，忽地向西面的「白兔雲龍」射去。「白兔」立刻左閃右避，狀甚狠狽。接而「青色盤龍」又向「赤色龍雲」迴撲，「赤色龍雲」奮力抵禦，終亦抵受不住，開始步步退却。

眼看東、西、兩面的「龍雲」，均要被中央的「青色盤龍」逐走，不知怎地，西面「白兔龍雲」却突然向東面飄移，東面的「赤色龍雲」亦迎向「白兔」。兩者終於滙聚，發出强大的光芒，射向逼近的「青色盤龍」，相互糾纏，天際充斥一片肅煞之聲，又似金鐵嘯鳴，其勢有如千軍萬馬慘烈廝殺，其影其形其聲其勢可怕之極！

終於，「青色盤龍」光華收斂，緩緩向其原出的中央退去。滙聚的「白兔龍雲」和「赤色雲龍」，亦驟然而分，各返東、西、原位，一時間，天際東、西、中，各懸三大龍雲，虎虎對峙，形神俱備，灼灼生輝，猶如三龍臨空，雄峻而又怪異之極！

仙靈老人左慈不由仰天長嘆道：「果然是『三王鼎立』的驚世龍脈奇觀！今日目睹，吾死而無憾矣！」

就在此時，忽有一道强烈電光，形如金蛇，從九天疾射而下，划過天際，隨即一聲驚雷震響，天地震動，霎間又天昏地暗，飛沙走石，天地變色！聲勢之雄烈，令乾坤爲之撼搖……

衆人均各自惶惑，功力稍弱的，甚至心神震搖，幾乎昏絕！待一切過後，天際的三大異雲，已消逝不見，天際頓復清明，天目山上，依然是東、西、中三堆石頭而已。

天目山巔，衆人均張口結舌，目瞪口呆，暗道：天際既現「三王鼎立」之龍脈異兆，爲甚不久又現强烈如斯「金蛇」，一舉將「三王鼎立」剋滅？「三王龍脈」既然分主、曹、孫、劉三家，那橫掃「三王」，一統天下的「金蛇」又預兆甚麼驚世天機大奧秘？而這一切，已是「三國天機風雲」的另一個故事了！

（本篇完）

俠義奇情恩仇記/古隆中‧文
可飛‧圖

一劍動乾坤

心繫武林　賭劍誰屬

在一個肅殺的黃昏裡，夕陽如血。

今夜無風，連海崖邊也沒有半點海風，天氣煩熱得令人難以忍受。

在粗糙的岩石旁，一個醜陋的漢子，正在持竿垂釣。

海浪很平靜。

他的外表也像海一樣，靜得令人感到可怕，甚至令人有窒息之感。

海上無風、無浪。

他的竹簍裡也無魚，因為他的魚鈎上根本沒有放上魚餌！

然而，他已在這裡「持竿垂釣」共二十九天。

差不多一個月了。

直到現在為止，他還未釣過任何的一條魚兒，甚至連魚絲都未曾被魚兒抖動過一下。

＊　＊　＊

大海裡忽然出現了一葉孤舟。

孤舟上有個孤獨的人。

但他手裏也有一根魚竿。

他也是一個垂釣的人，而且是個真真正正的釣魚者。

小舟裏有個魚艙。

魚艙裏有魚，好大的一尾金腮鱸魚。

魚兒在艙裏掙扎，垂死的掙扎。

牠實在可憐，偌大的一尾金腮鱸被放在小小的魚艙內，當然狹悶得很。

孤舟上這個人，雖然是個真正的釣魚者，但卻絕不像個終日在海上操作的艇戶人家。

他的年紀並不大，大概二十三四左右，皮膚晰白，濃眉直鼻，身上穿一襲淡黃衣衫，左手還緊握着一柄劍。

這是一柄只有尺半長的劍，劍在鞘中，只見劍鍔上已銹漬斑斑，似乎並不像是柄鋒利的好劍。

黃衫青年把小舟不停的向前搖，終於來到了那個醜陋的漢子垂釣的岩石岸旁。

醜漢子直到這個時候，仍然是沉默地在「垂釣」。

黃衫青年忽然把魚艙裏的一尾金腮大鱸魚拋進海中。

金腮鱸如逢大赦，立刻向海底深處游去。

誰知道這醜漢子突然把手中魚竿大力一扯，居然把牠再釣了上來。

金腮大鱸的確倒霉頂透，一天之內，竟被人連續兩次用魚鈎

上。

醜漢子把金腮鱸釣上，魚鈎並不鈎在魚唇，而是鈎在牠的鰭背之間。

黃衫青年輕嘆一口氣，道：「你為甚麼不肯放過牠？難道你很想吃牠？」

醜漢子冷冷的回答道：「我不想吃魚，但卻想毀了牠！」

黃衫青年皺眉道：「為甚麼？」

醜漢子把魚竿拋進海裏，卻把那尾金腮鱸一掌拍成稀爛，然後才冷冷的道：「我不但要毀了你，任何與你有關的人，都一律殺無赦。」

黃衫青年笑道：「你真的恨我如此之深？」

醜漢子突然怒笑。

怒極反笑正是所有笑容中最激烈最可怕的一種。

「拔出你的『摧心劍』。」醜漢子霍然從岩石堆中站了起來，整張臉都充滿着殺氣，「別忘記了我已經在這裡等你足足一個月。」

黃衫青年默默地盯着醜漢子的臉。

他感到很難過。

因為眼前這個決一死戰的人，原本是一個很英俊瀟洒的男人，而且更是他的好朋友。

但現在，英俊瀟洒的人已變成醜漢。

原來赤膽至誠相交的摯友，也已變成了勢難共存的死敵。

雖說人生每多幻變。

但，為甚麼竟會變成如此殘酷可怕呢？

＊　＊　＊

摧心劍已出鞘，黃衫青年的神情卻是一片黯然。

「你一定要逼我殺你？」

醜漢冷笑着，道：「你已毀了我的容貌，也已毀了我的家，為甚麼不忍心殺了我？」

黃衫青年重重的嘆了口氣，道：「當日是非曲直，一言難盡，赤手老魔不錯是出手狠辣一點，但嫂夫人奪劍之夜殺了他五個弟子，又何嘗不……」

「住口！」醜漢怒喝，截住了他的話，厲聲道：「摧心劍本來就是屬於她的皇甫家之物，赤手老魔憑甚麼把劍據為己有？他的五個弟子盡皆邪惡之輩，又為甚麼殺不得？」

黃衫青年搖搖頭道：「你此言未免差矣，昔年皇甫老人與赤手老魔在黃山賭劍，聲明敗方要把佩劍輸給對方，皇甫老人雖然劍道高強，可是終於還是在赤手老魔的赤魔劍下輸了半招。」

醜漢子怒道：「胡說，赤手老魔豈會是皇甫老人的敵手，他只不過以多為勝，六師徒圍攻一人才獲得勝利的。」

黃衫青年嘆道：「只可惜皇甫老人事後被一羣神秘的蒙面人刺殺，現在才變成無以對証局面。」

「甚麼神秘蒙面人，簡直是一派胡言！」醜漢子冷冷的說道：「我岳丈是死在赤手老魔六師徒圍攻之下的。」

黃衫青年道：「你為甚麼是不肯相信我的話？」

醜漢子冷冷的笑道：「你與赤手老魔狼狽為奸，殺我妻，毀我容貌，奪人之劍，此刻摧心劍仍在你的手中，你居然要我信你的話？」

黃衫青年臉色忽的一變，說道：「赤手老魔早已改邪歸正，他本來就是個俠義中人！」

「俠義中人？」醜漢子仰天大笑，「殺人妻，奪人劍，用赤魔毒燄手毀我容的老魔頭，竟會是俠義中人？」

黃衫青年嘆了口氣道：「摧心劍乃不祥之物，誰擁有這把劍就得遭殃！」

醜漢子冷笑道：「既然如此，你為甚麼不把它扔進海中去？」

黃衫青年道：「赤手老魔臨終時唯一交託我的，就是要憑這一把劍，去做一件最危險的事。」

醜漢子又在冷笑。

黃衫青年續道：「我現在來到這裡，就是要告訴你這件事，無論你是否相信，都不妨聽一聽。」

醜漢子冷冷道：「好，你說。」

黃衫青年緩緩道：「你可聽過齊大先生這個人的名號？」

醜漢子神情不禁一愕，說道：「齊大先生是隴中名俠，又是威震中原的降魔樓主，江湖中人豈有不曾聽過齊大先生威名之理？」

黃衫青年冷笑一聲，道：「齊大先生俠名滿天下，你可知道他根本就是個偽君子？」

醜漢子沉聲道：「我不知道。」

黃衫青年嘆了一口氣，良久才道：「殺皇甫老人的主兇，就是齊大先生，赤手老魔奪回摧心劍之後，被人暗殺，主兇也是齊大先生。」

醜漢子冷冷的道：「你有甚麼証據？」

黃衫青年道：「暗殺皇甫老人和赤手老魔的那羣蒙面人都是降魔樓的劍手。」

醜漢子道：「所以赤手老魔臨終時交託你去辦的事，就是去殺掉齊大先生？」

黃衫青年道：「不錯，而且只有摧心劍，才能令到降魔樓完全瓦解！」

醜漢子問道：「這是甚麼道理？」

黃衫青年道：「摧心劍不但是一把劍，而且也是一個幫會的令

符，誰擁有這柄摧心劍，誰就是這一個幫會的幫主。」

醜漢子冷冷的盯着他。

黃衫青年又說道：「這個幫會，就是已經三十五年從未在江湖上露過臉的六絕幫。」

一聽到「六絕幫」這三個字，醜漢子冰冷的面孔終於悚然動容了。

黃衫青年又復嘆道：「六絕幫之所以三十五年銷聲匿跡，就是爲了這一把摧心劍，因爲六絕尊者，全都是性格怪異，脾氣古怪的老人，失去摧心劍之後，誰也不肯向別人屈服，於是變成了羣龍無首之局，個個都懶洋洋的不管幫中事務。」

醜漢子靜靜的站着，聽着。

黃衫青年把摧心劍輕輕一晃，繼續說道：「原來偷去這把摧心劍的人，就是皇甫老人的父親皇甫孤鶴，後來皇甫孤鶴死了之後，把劍傳給皇甫老人，也就是你的岳丈……」

醜漢子雖然是靜靜的站在那裏，但他的臉色已成紙般蒼白。

黃衫青年輕輕一嘆再接下去說道：「赤手老魔原是六絕幫中一位香主，他眼見隴中降魔樓勢力日趨壯大，整個武林已快淪在齊大先生的魔掌之中，所以四處追尋摧心劍的下落，目的就是希望能憑着這一把摧心劍重振六絕幫的昔日雄風，對抗齊大先生。」

醜漢子緊握雙拳，突然大聲道：「胡說，你所講的話，我一個字都不相信。」

黃衫青年冷靜地盯着醜漢子的臉：「我沒有騙你，這都是事實。」

醜漢子忽然從岩石堆裏拿出一桿黑色的槍。

不但槍桿是黑色的，連槍尖都是黑色如墨。

黑漆般的黑槍。

也就是江湖上人人聞名變色的死槍。

* * *

死槍之下，從來不留半個活口。

近七八年來，能夠在雲霹靂槍下不死的人，到現在還未聽說過。

這個釣魚不放餌的醜漢子就是名震天下的黑槍客雲霹靂。

雲霹靂本來不醜。

不但不醜，而且是個很英俊的男子。

但他被赤手老魔一掌打在臉上之後，現在已變成了一個容貌醜陋不堪的怪物。

然而容貌雖醜，身手仍在。

他眼睛裏射出狠毒的光芒，使他這張醜臉變得更加恐怖萬分。

他大聲的道：「你若不想死在我的槍下，就得馬上殺了我！」

黃衫青年黯然道：「如果我現在一走了之，那又如何？」

「你跑不掉的。」雲霹靂冷冷的道：「你若敢在今天溜之大吉，我立刻就把你所有的朋友，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殺光。」

黃衫青年神色木然：「你也是我的朋友。」

雲霹靂把手中的黑槍一挺道：「但現在我已變成你的死敵，你我之間，絕不可能共存到明天。」

黃衫青年露出了悲傷之色，道：「你一定要逼我出劍？」

雲霹靂突然挺槍向他刺去，同時大喝道：「段無涯看槍！」

前後祇不過說了五個字，死槍已疾刺了十二次。

好快的槍！

* * *

黃衫青年姓段，名無涯。

他的父親有財有勢，是洛陽城裡的一個大富戶。

他的母親却已做了尼姑。

父母的婚姻不如意，做兒子的無疑也是悲劇裏的一份子。

而且下一代的犧牲，往往會比上一代的更大，而所受到痛苦也更多。

段無涯自小就穿得好，吃得好，本來他的生活比任何人都過得幸福快樂。

但自從十二歲那年，他的母親堅決跑到尼姑庵裏做尼姑之後，他就從一個少爺變成了流浪四方的流浪者。

因爲他的父親不但不把他母親當做妻子，甚至連段無涯這個兒子也打算送他到少林寺裏去當小沙彌。

但段無涯不願意做和尚。

他居然有本領從戒備森嚴的少林寺裏逃了出來，結果和尚當不成，却變成了一個小乞丐。

但他這個小乞丐祇做了三個月，立刻被丐幫的幾個惡丐揍了一頓，幾乎凍死在路上。

然而，他大難不死，給一個性格孤傲的風塵異人救了回去。從此便在東海一個無名的島嶼上苦練武功。

直到二十歲那年，他才正式在江湖上第一次露臉。

但他第一次與別人交手，就輕易地擊敗了山東濟南府的鄔氏雙刀。

鄔氏雙刀雄霸山東武林已歷二十年，他們縱橫天下的時候，段無涯恐怕還未出世。

但段無涯一出劍，十招之內便把他們的四隻手都砍了下來。

段無涯沒有殺鄔氏雙刀。

但自此一役，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見過這一對兇殘暴戾的兄弟。

他們已沒有了手。

沒有了手的刀手，又與死人何

異？

經過了幾年江湖風波，段無涯更成熟了。

雲霹靂是他擊敗了鄔氏雙刀後開始認識的。

雲霹靂結婚那天，段無涯還在酒宴裏把皇甫老人灌醉。

可是，朋友已不再是朋友。

他們已變成了死敵。

* * *

雲霹靂連刺了十二槍，段無涯的身軀閃動了十二次。

每一槍都在段無涯腰間不足三寸的地方擦過。

雲霹靂一口氣刺出十二槍之後，突然翻身轉後，厲喝道：「甚麼人在後面鬼鬼祟祟？」

一塊巨石後傳來一把蒼老的聲音，桀桀怪笑道：「小娃娃的耳力還不錯，居然聽到老子這裏吃餅的聲音。」

怪笑聲中，一個灰黑色衣衫的老頭兒蹣跚地從岩石後走了出來，嘴裏果然還咬着一塊焦黃色的麥餅。

雲霹靂冷冷道：「近半月來，我已經隱約覺得有人在附近跟踪，原來就是你。」

灰黑色衣衫老頭兒笑道：「可惜直到老子吃餅的時候你才能把我的行藏點破，如果老子不吃餅，行動又了無聲息，恐怕再過三年五載，你仍找不出老子藏躲在那裏。」

雲霹靂皺眉冷笑道：「閣下是武林前輩，行藏閃縮，莫不是想找在下尋仇？」

「尋仇？」灰黑衣衫老頭兒一呆，旋即笑道：「老子與你有甚麼仇，憑你也配和老子結仇？你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雲霹靂道：「你究竟是誰？」

灰黑衣老頭兒挺了挺胸，笑道：「你是個冒牌的釣魚者，魚鈎上連魚餌都不放。」

雲霹靂臉色一變。

灰黑衣老頭兒又道：「但老子却是個如假包換的釣魚翁，你釣了整個月連一條魚都未釣着，但老子却已釣了不下一千尾各種大大小小的魚兒。」

雲霹靂臉色再變。

灰黑衣老頭兒笑嘻嘻道：「你現在總該知道我是誰了？」

雲霹靂已猜到。

但他却甚麼都沒有說。

一直靜靜地站在一旁的段無涯，此際忽然淡淡笑了一聲道：「如果晚輩沒有猜錯，閣下就是魚家幫的兩位幫主的其中之一位。」

灰黑衣老頭兒眼睛一瞪，笑道：「你說得不錯，你不妨再猜猜老子是大幫主還是二幫主？」

段無涯連想也沒有想，就馬上答道：「前輩必定是魚家幫裏人稱笑面釣叟的魚不多大幫主！」

灰黑衣老頭兒怪眼一翻，突然狂笑說道：「好，猜得好，老子正是魚不多！」

* * *

江湖上最大的幫會組織，當然首推幫衆最多，綫眼也最廣的丐幫。

但若論到最小的幫會，却似乎就是魚家幫了。

魚家幫的幫衆，絕不會超過十人，甚至有人說魚家幫，根本就祇有兩位幫主，沒有眞正的幫衆。

魚家幫的大幫主，就是笑面釣叟魚不多。

而二幫主，則是魚不多的胞弟金鈎釣叟魚見愁。

這兩兄弟都是艇戶人家出身，在五十歲之前，這兩人在江湖上還是藉藉無名。

但在這近五十年來，江湖上已很少有人不知道這一雙老活寶的名號，也沒有人不知道魚家幫的驚人歷史。

魚家幫在十年前正式成立。

它成立後還不夠兩天，就與少林南支的五大神僧打得天翻地覆。

肇事原因，原來是這兩兄弟在少林寺附近的河畔釣了好幾十尾金鯉魚，却在少林寺門外的石階上焚燒煮食。

少林寺是素戒清規之地，當然不能容忍他們這種做法，結果驚動了五大神僧。

在寺門之外大戰了兩個多時辰，終於居然還是魚家兄弟獲勝。

這一幕雖然跡近於鬧劇，但戰況之激烈，却也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五大神僧全數被創傷，雖然傷勢不算十分嚴重，然則對少林寺的聲威也大受打擊。

三個月後，少林寺的禪愚大師禪智大師聯袂下山，終於找到了魚家幫這兩位幫主。

禪愚、禪智在少林寺內的聲望，僅在住持方丈禪至大師之下，這兩人武功當然遠在五大神僧之上。

但禪愚、禪智並沒有與魚不多、魚見愁交手！

他們祇在花崗石上，輕輕的撫摸一下。

不久之後，一陣山風吹過。

被禪愚、禪智撫摸過的花崗石，竟然像粉末般被山風吹走，整塊重逾千斤巨石，只剩下了一半。

這種內功，許多人恐怕連見都沒見過。

但魚不多却只是狂笑。

魚見愁却像平時一樣，一輩子都板起面孔，好像一點也不覺得驚訝！

禪愚、禪智都是得道高僧，他們的心裡並無戾氣，亦無殺機。

他們只是想讓魚家幫這兩位幫主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少林寺的功夫深奧博大，絕不是魚家幫所能抵抗的。

誰知道魚不多和魚見愁根本就無動於衷，一個狂笑，另一個還是板着臉孔，施展輕功雙雙消失離去。

禪愚、禪智沒有去追。

因為他們知道再追下去，也是沒有結果的，除非準備出手教訓這兩兄弟。

但他們都並不想出手。

不但不想出手，而且也不敢出手。

他們隱隱有種感覺，就算出手，也未必就能夠將魚不多、魚見愁這兩兄弟擊敗。

自此以後，魚家幫的天下總算一步一步打出來了。

十年之內，最少已有七八個有勢力的幫會組織，被魚家幫一一消滅，其中包括了極負盛名的姑蘇毒手門、陝西六霸王，和雄據黃河上游三百里的飛鯉幫等組織在內。

魚不多與魚見愁的武功如何，實在令人高深莫測。

段無涯能夠猜中眼前這位灰黑衣老頭兒就是魚不多，其實一點也不稀奇。

因為魚不多稱笑面釣叟，整天都喜歡笑嘻嘻的，和他的弟弟金鈎釣叟魚見愁的板臉孔剛好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所以，眼前這灰黑衣老頭兒，當然就是魚不多，而絕不會是魚見愁。

* * *

海面仍然平靜如鏡。

但雲霹靂心目中，却已怒潮澎湃，一張醜臉變得更加難看十分了。

「段無涯，你好卑鄙！」

段無涯一怔。

雲霹靂怒哼一聲道：「原來你早就勾結了魚家幫，準備把我置諸死地。」

「勾結魚家幫？」段無涯苦笑着，道：「在此刻之前，我未見過魚家幫的任何一人，勾結了二字又從何說起？」

雲霹靂怒聲道：「魚大幫主跟踪我多日，直到現時才現身，分明是配合你的行動！」

魚不多嘻嘻一笑道：「雲老弟，你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段無涯以前從未見過老子，又有何勾結可言呢？」

雲霹靂道：「你現在打算怎樣？」

魚不多忽然走上前，伸手疾點雲霹靂身上七大要穴。

雲霹靂立刻折腰曲膝，七槍連發，向魚不多的咽喉刺去。

魚不多仍然笑嘻嘻地，身形滾動閃過黑槍，莫看他年紀老，反應之敏銳，身手之矯捷，能與他相比的江湖高手實在還不多見。

雲霹靂七槍落空。

但魚不多却在他刺出最後一槍的同時，轉到雲霹靂身後，點中了他的靈台穴。

「靈台穴」是人體三十六大穴之一，位在背部位，雲霹靂怎麼樣也料不到魚不多手法快得有如出神入化，竟然能夠轉移到自己背心，點中了他的靈台穴。

靈台穴被點，最少也得十二個時辰之後方能自動解開。

雲霹靂已不能動彈，但他的嘴巴仍然可以說話。

不過他現在已並非說話，而是一連串難聽已極的罵人話。

他自忖必死，又何不在臨死之前罵個痛快。

* * *

就在魚不多點中了雲霹靂靈台穴之際，段無涯的摧心劍已經出鞘了。

他一出劍就是斷腕五式，劍如密雨般的向魚不多的雙腕之上削去。

魚不多大笑退下，道：「你以為我會殺他？」

段無涯冷冷道：「在未曾明瞭眞實情況之前，晚輩只好小心一點。」

魚不多道：「好，你不妨看看我手裡的是甚麼東西。」

段無涯眼中忽然一亮。

因為他看見魚不多手中亮出了一面玉牌。

這塊玉牌，段無涯曾經見過。

赤手老魔也有這種玉牌，因為它就是六絕幫裡，極具權威的六絕玉令牌。

「前輩也是六絕幫中人？」

魚不多哈哈一笑，道：「魚家幫其實就是六絕幫的一個支屬幫會，老子在六絕幫中的職位，比赤手老魔爲高……」

段無涯一呆，猛然醒悟，道：「難道前輩就是六絕幫中，號稱悲、歡二老的歡喜神君？」

魚不多笑道：「你猜得一點不錯，老子既是笑面釣叟，亦是歡喜神君，只不過老子自從三十五年前退隱江湖後，直到十年前才捲土重來，沒有人再認識老子，於是索性以另一個身份出現江湖中而已。」

段無涯道：「六絕尊者現在那裡？」

魚不多怪笑一聲，道：「這六個老渾蛋，現在舒服極了，他們都在世外桃源裡享福，懶洋洋的像六隻睡貓。」

段無涯道：「晚輩想找他們。」

魚不多笑道：「老子知道你想找六絕尊者，所以出手替你把雲霹靂制服，免得這小子礙手礙脚。」

段無涯道：「你打算把他怎麼樣？」

魚不多道：「帶他到六絕仙境裡，讓他也享享清福。」

就在這個時候，遠遠傳來了一陣車輪滾動的聲音。

一輛殘破的馬車，一匹老馬，一個愁眉苦臉的老頭兒，映入段無涯的眼簾，逐漸地由遠而近，停在他的身邊。

* * *

這個愁眉苦臉的老頭兒，就是金鈎釣叟魚見愁，也是六絕幫中人稱悲歡二老的大悲神君。

雲霹靂的死槍，在江湖上縱橫已近十年，向來從未敗過。

但魚不多一出手，就把他乖乖的制服，由此可見魚氏兄弟的武功的確深不可測。

悲歡二老的武功如此高絕，六絕尊者的武功又在那一層境界之上？

段無涯沒有想着這件事。

他唯一要做到的就是要令到六絕尊者重出江湖。

因為這是赤手老魔臨終前唯一囑託他去辦的事。

赤手老魔在江湖上的聲譽一向都不怎麼好。

就算用「聲名狼藉」這四個字來形容他，也絕不過份。

但段無涯却瞭解他。

他只不過在三十五歲那年，喝醉過一次酒，做過一次世人絕不會原諒他的事。

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諒解他。

每個人都視他如同魔鬼，連他的妻子都不相信他的話。

但段無涯相信他。

他知道赤手老魔的為人，絕不如傳說中的那般狠毒無恥，相反地，他覺得赤手老魔是一個至情至聖，急公好義的江湖浪客。

只不過誰也不會同意段無涯的觀感。

雲霹靂更絕不認為赤手老魔是個俠義道中人，他恨不得能剝其皮，啖其肉，飲其血。

可惜赤手老魔已經死了。

這一筆賬，當然都要算在段無涯的頭上。

但他還未把段無涯殺死，便被魚不多出手制住，變成了一具只會張口罵人的木頭人。

最後，魚不多索性連他的啞穴都一併點下，海岸又回復了一片寧靜。

車輪正輕輕的轉動着。

殘破的馬車，迎着滿天餘暉，在一片森林中消失踪跡。

馬車上有四個人。

但他們每一張臉孔的表情，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 * *

黑暗終於降臨到大地之上。

黑暗又有如魔王之手那樣，緊緊的覆蓋着大地。

段無涯不喜歡黑暗。

就算在東海那座孤島裡，他也喜歡把火炬點得明明亮亮的，明亮得甚至連牆壁上的壁虎都能夠清楚看見。

但現在，他來到了一間黑暗的客棧。

偌大的一間客棧，只燃點着幾盞小小的羊脂油燈，當然不會怎麼明亮。

這裡距離海岸有五十里，在短短時間之內趕了五十里路，馬車的速度已不能算慢了。

悲歡二老把雲霹靂背進了客房之中。

他們剛剛把雲霹靂放在床上，外面突然傳來了一陣馬嘶慘叫。

魚不多立刻從窗戶飛躍出去。

窗戶不遠，就是馬槽。

他們的那匹老馬，竟已被人用歹毒的暗器擊中頭部慘死。

然後，魚不多就聽見背後一個人淡淡笑說道：「歡喜神君，久違了。」

魚不多沒有轉身去看那人。

因為他已知道祇要自己一轉身，對方就會立刻用十三種歹毒的暗器向自己身上招呼。

從那匹老馬身上的暗器，他已知道自己身後的人，就是憑十三種獨門暗器成名江湖的鬼手會總舵主，人稱枯手先生的辛長白。

再聽對方的聲音，更加證明自己的推斷沒有錯誤。

辛長白嘆了一口氣，道：「差不多三十五年了，想不到神君仍然兩袖清風，連一匹較像樣的馬都買不起，至於這輛馬車，更是殘破不堪，像破爛的豬欄，唉……」

魚不多背着辛長白，哈哈一笑道：「辛老兄越來越關心老夫了，莫非你已備有新的馬車，用來招待老夫？」

辛長白道：「魚兄不愧是辛某人的知己，不錯，停在客棧門外的馬車，正是為魚兄弟等四人備駕的。」

魚不多道：「祇怕老夫人老福薄，坐不起這種價值千金的華麗馬車。」

辛長白嘿嘿一笑，道：「魚兄不必客氣了，就請你先動身上車。」

魚不多道：「若老夫不願上車，那又如何？」

辛長白又嘆了一口氣，道：「

難道你看不見整個客棧，都已是我們的人？」

魚不多哈哈大笑，道：「辛兄果然招待週全，如老夫沒有看錯，這客棧裏至少已埋伏了三十名鬼手會一流的高手。」

辛長白道：「不錯，一共是三十三人，但祇有辛某人是鬼手會中人，他們全與鬼手會無關。」

魚不多一怔，微笑道：「他們是甚麼人？」

辛長白道：「他們是你的催魂煞星，奪命無常。」

辛長白又接下去道：「但祇要魚兄肯合作，踏上馬車，辛某人保證你絕對平安無事。」

魚不多笑道：「難道你打算把老夫養得胖胖白白，然後才一一宰掉？」

辛長白輕輕一嘆。

就在輕輕一嘆之際，他左右雙袖突然飛揚。

左七右六一共十三種暗器從不同方向角度，同時閃電般向魚不多射到。

魚不多一直沒有動。

但辛長白這十三件暗器才抖出，他整個人就像一陣輕烟般消失在馬槽之內。

辛長白一聲冷笑，一雙枯瘦見骨的手突然向馬槽頂上揮去。

祇聽一聲震天價巨響。

魚不多果然已縱身登上馬槽屋頂。

辛長白左手揮抓直取對方咽喉，右手却不停地連續發射十三種不同的暗器。

在此同時，十餘個黑衣蒙面人已湧了上來，把魚不多的去路重重圍住。

魚不多大笑道：「來得正好，的確熱鬧極了。」

他嘴裏笑得輕鬆，但心裏却暗叫一千一萬個不妙。

因爲他已發覺，這十多個黑衣蒙面人的武功，居然有幾個猶在辛長白之上。

他不知道這幾個蒙面人是誰？

但他知道這些人，一定是齊大先生派出來的高手。

他們的目標，顯然是在於段無涯的摧心劍。

齊大先生耳目靈通，他一定已經知道摧心劍和六絕幫的關係。

所以，魚不多現在最擔心的，並不是自己的安危。

他擔心的是段無涯。

因爲摧心劍就在段無涯的手中。

* * *

段無涯與魚見愁都在客棧的房子裏。

但這個房子已經不再像是房子。

房子的門已被人撞開，撞毀。

還有房子兩邊的磚牆，都同樣被人撞穿，總共穿了六個大洞。

每一個洞裏都鑽出了一個人。

這些人的手中，都有着各種不同的武器。

房門被撞毀了之後，出現了兩個斯文，但臉色却森冷得可怕的年輕書生。

他們手中都有一把劍。

站在左邊的一個，年紀較大，他是用右手握劍的。

站在右邊一個，年紀較輕，却是用左手握劍。

劍亮如雪，刺目生寒。

他的劍，驟眼看來很平凡，但劍身却隱約現出一種紫紅色的光華，原來竟是當世十大名劍之一的赤電神劍。

魚見愁冷哼了一聲，道：「原來是江南滾龍堂的滾龍雙劍，你們老子滾龍老人可還活着？」

魚見愁不但臉孔整天都難看得有如地獄無常，說起話來也是刺人心肺，難聽之極。

滾龍堂的滾龍老人，乃是江南武林十大高手之一，眼前出現的兩個年輕書生，就是滾龍老人趙天翔的兒子，趙騰英和趙騰美。江湖中人稱他們兩兄弟爲滾龍雙劍。

滾龍雙劍在江湖上雖然名聲不弱，但與魚見愁相比下來，却未免相去甚遠矣。

這兩人顯然祇不過是分散敵人注意力的幌子。

眞正的殺手應該是那六個蒙面人。

* * *

雲霹靂穴道被制，臥在床上。

忽然間，魚見愁一脚踢開了雲霹靂。

雲霹靂才被踢開，他原來臥着的床褥上，竟然冒出了一把又尖又薄的金刀。

地板上竟然也穿了一個大洞，一個披頭散髮的怪人，雙手握刀，穿過地板，又再穿過木床，挾着驚人的氣勢直衝上來。

魚見愁冷喝一聲，追命金鈎已經向這怪人的腹部鈎去。

追命金鈎是魚見愁的獨門暗器。金鈎重六斤六兩，鈎鋒銳利無匹，配着一條八尺長的金鍊，一揮出去，往往把敵人的腸臟也鈎了出來。

但他這一鈎，並沒有鈎在怪人的腹部，却鈎在牆壁之中。

一抖一拉，牆壁上的一塊磚頭被鈎出撞在牆的另一角。

怪人雙手握刀，招式怪異，剎那間已向魚見愁連攻十幾刀。

魚見愁的追命金鈎雖然厲害，但在斗室之間，活動空間不多，受到了地形上的限制，未能把金鈎上

的精絕招數發揮出來，可謂吃虧不少。

而這個披頭散髮，神態古怪的怪人，他手裏的金刀，竟然在招式上，尤勝魚見愁的鈎法一籌。

魚見愁縱橫天下數十年，除了六絕尊者之外，從未遇過任何人的武功，竟然是如此厲害。

他勉强接下了十八刀。

但怪人的第十九刀，竟然一刀分爲九式。換而言之，在祇能劈出一刀的時間之內，他已連續擊出了九刀之多。

這種刀法，不但詭異，而且也快得不是人類所能使得出來的刀法。

魚見愁在剎那之間，祇有一個感覺。

這個感覺，祇有二個字足以形容。

這兩個字就是「完了」。

* * *

魚見愁覺得一切都完了。

段無涯和雲霹靂更加非完了不可。

段無涯一死，摧心劍當然就會落在敵人的手上了。

六絕幫沒有摧心劍作爲復興幫會的「藥引」，也同樣的完了。

魚見愁一輩子都愁眉苦臉。

但直到這一剎那間，才是他眞正愁眉苦臉的時候。

因爲他已絕望。

一切都已絕望。

* * *

然而，世間上的事情往往奇妙得很。

他一直以爲自己在保護段無涯，也在保護段無涯手中的摧心劍。

誰知道到了最後的關節上，事情剛好完全相反。

他以爲自己的生命已達到應該「完了」的時候，他却沒有眞正的死掉。

救了他一命的正是段無涯，和那柄摧心劍。

魚見愁已絕對沒有辦法能夠抵擋得了那怪人的第十九刀。

但段無涯却靜悄悄的出劍，把那怪人的第十九刀接下。

怪人的刀已經很快。

誰想到段無涯的劍也不慢。

不但不慢，而且比怪人的刀還快，他接下這一刀之後，居然更連續的向怪人反擊了三劍。

滾龍雙劍站在門外，他們原本一直都沒有把段無涯放在眼內。

這兩個年輕劍手，一向都很自負，除了當世少數的絕頂高手之外，他們從來都看不起與他們年紀相若的武林人物。

他們以爲自己在這個年紀所練成的劍法，已足以橫掃武林新一代的所有年輕高手。

事實上，他們也曾贏過很多與他們年紀相若，而且名氣也不算小的年輕高手。

所以滾龍雙劍養成一副驕傲自負的性格，也是不足爲奇的。

但是現在，他們看見段無涯這個年輕人的劍法之後，不禁看得連臉色都變得焦黃了。

他們雖然自負，但却並不是個笨人。

他們現在總已看出，就算他們以二對一來對付段無涯，結果祇是產生唯一的結果。

這個唯一的結果，就是他們必敗。

不但必敗，而且也必死。

憑他們的身手，絕對擋不了段無涯這三劍。

* * *

怪人的刀法很古怪，身法也是詭異無比。

他的武功無異是極高，連魚見愁都難免敗在他的刀下。

但段無涯這三劍，竟然逼得這個武功深不可測的怪人連退丈二。

怪人一退丈二，已從牆邊的缺口退到另一間房子裡。

段無涯沒有放鬆，加緊壓力，第四劍又再出手。

這一劍看來倒不像有何奇妙之處，但不知怎的，怪人居然偏偏閃避不開，刷的一聲，摧心劍已刺在他的心臟之上。

怪人臉色發青，繼而變成死灰之色。

誰也想不到，段無涯這一劍，竟然就把這個逼得魚見愁手忙脚亂的怪人殺死。

怪人心臟部位中劍，顯然已活不成了。

段無涯忍不住問：「閣下武功高强，敢問是那一道上的人物？」

怪人雙目神光散渙，喃喃地道：「我是……」

但他祇說出了兩個字，便斷氣身亡倒下了。

魚見愁板着臉，道：「他就是降魔樓百刀院中，三大刀聖之一的瘋刀大聖史無恨。」

「史無恨！」段無涯怔住，道：「他莫非是昔年在潼關憑一柄彭祖金刀，一夜之間連斃潼關二十九大盜的史無恨。」

魚見愁冷冷的道：「他曾在潼關殺過二十九名大盜是事實，但那二十九大盜，本來就是他的手下，他是大盜中的大盜，他殺人不是爲了伸張正義，而是爲了殺人滅口。」

段無涯又是一呆。

魚見愁接下去，道：「但他殺了二十九個手下之後，却突然瘋

了，雖然不算瘋得很厲害，但神智已是很模糊，終於被齊大先生把他安置在降魔樓百刀院內，留爲己用。」

就在這時，那六個黑衣蒙面人已向魚見愁和段無涯展開了攻擊行動。

* * *

這六個黑衣蒙面人剛出手，段無涯的摧心劍已後發先至，刺在最先衝上來的一個蒙面人的臉上。

這一劍刺得快如電閃，一劍而正中了眉心。

蒙面人慘呼一聲倒下。

其他五個蒙面人的武功却似乎高出甚多，已纏着魚見愁和段無涯劇鬥。

段無涯剛才劍殺史無恨，這幾個蒙面人都已看得清清楚楚。

但他們仍然毫不畏懼，自是有恃無恐，而且志在必得。

段無涯手中的摧心劍，已成爲了他們的主要目標。

魚見愁的金鈎雖然厲害，但他面對的兩個蒙面人的身手，却似乎不在他之下。

一時之間，誰也沒有佔着上風，但魚見愁以一敵二，形勢上已處於不利的地位。

與段無涯交手的三個蒙面人，身材較爲矮小，但却出招辛辣，這二人的武器，一個用鐵杖，一個用鋼戟，還有一個却祇戴一雙鹿皮手套，手套上有刺尖，而且是碧光隱現，顯然淬有劇毒。

混戰中，突聽一人仰天長笑，從窗外飛越而入。

「來得好，可惜老子不願奉陪了，老二、小娃娃咱們一走了之可也。」

這人正是歡喜神君魚不多。

他嘴裡笑得响，話也說得輕鬆，但這個時候，想殺出重圍，又是談何容易。

祇見魚不多渾身都是鮮血。

魚見愁皺眉道：「你受傷了？」

魚不多笑道：「老子殺了八個免崽子，才祇不過挨了別人三劍，還划算得很呢！」

魚見愁哼了一聲，道：「白白流了這許多血，還說划算得來，他媽的瘋了。」

「瘋了」二字才出口，窗戶之外突然有十三件暗器打了進來。

魚不多反手揮袖，十三件暗器盡皆被擊落。

窗外一人立即飛躍而進。

這人當然就是辛長白。

但辛長白剛飛躍進入房內，魚不多便已抱起了雲霹靂，又從窗戶處飛了出去。

辛長白沒有追。

他不是不想追，而是欲追不能。

段無涯的摧心劍，已把這位暗器專家的咽喉一劍割斷。

誰也沒有看見段無涯是如何出手。

他本來明明還和那三個蒙面人混戰着的，但忽然劍光一閃，辛長白的咽喉上便湧出大量的鮮血。

辛長白的手裡本已扣着了十三件暗器。

但這十三件暗器，他永遠不能發出來了。

他祇能站在那兒等死。

他等死並不等得太久。

他的眼睛眨了三下，便已整個人癱瘓了下來。

* * *

辛長白剛倒下去，魚見愁便和段無涯把握着機會越窗而去。

魚不多抱着雲霹靂在逃，幾個黑衣蒙面人在追着。

但他倆才跟了一程，背後便已聽得掌風颼颼之聲大作。

一個臉上戴着人皮面具的青衫人，已不知何時逼近了他倆的身後。

* * *

青衫人一言不發，連續發出八掌向段無涯的身上劈去。

這八掌來勢洶洶，力聚萬鈞，段無涯深深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遇過的巨大壓力。

忽然，段無涯手中的摧心劍直刺入對方重重掌影中。

這青衫人的一雙肉掌，竟然有一股驚人的攝力，段無涯的摧心劍才刺入掌影之中，劍鋒便已緊緊黏在青衫人的肉掌之上。

段無涯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

顯然，這一個青衫人的內功，已達到了足以將敵人兵器順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的驚人地步。

青衫人手捏劍鋒，全身紋風不動，淡淡一笑，道：「你的劍法很不錯，但論到內力，你絕不是我的敵手。」

段無涯勉强的笑了笑道：「你就是降魔樓主齊大先生？」

青衫人雙目瞳孔收縮，悠然道：「你猜得不錯，我就是齊大先生。」

段無涯冷靜地盯着他，手中忽然運勁。

他絕不能讓摧心劍落在齊大先生的手中。

但齊大先生手握劍鋒，竟似生了根似的，段無涯拚出全力，連冷汗都冒了出來，依然未能把劍拔出。

齊大先生輕輕一嘆，道：「你的武功原本不錯，可惜內力方面太不濟事，你的師父是誰？」

段無涯咬着牙，突然狂吼一聲，棄劍出拳，雙拳重重擊在齊大

先生雙脚之上。

這兩拳出其不意，果然立收奇效。

齊大先生居然被這兩拳打得一怔，手中一鬆，摧心劍又落在段無涯的手中。

魚見愁一聲斷喝，道：「你先滾蛋，待我把這個妖怪的腸臟鈎出來。」

段無涯初時並沒有走。

他知道魚見愁絕不是齊大先生的敵手。

魚見愁絕對無可能把齊大先生的腸臟鈎了出來，他只不過是希望替自己擋住一陣，好讓自己得以逃脫魔掌而已。

但段無涯向來都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

你若要他捨棄盟友，獨自逃亡，這種事，他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出來的。

但魚見愁又在怒聲喝道：「你再不滾，摧心劍可保不住了！」

段無涯的臉色變了。

他可以死。

他願意陪魚見愁力戰齊大先生至死。

但他若死在齊大先生掌下，誰負責把摧心劍回送六絕幫？

段無涯不再說話，頭也不回的握着摧心劍便走。

他走得很快。

他在無名孤島上所練的輕功，已練得比空中的黑鷹飛得更快。

但他忽然聽到一個悶响，和一個人倒地的聲音。

魚見愁已敗陣，而且敗得如此快速。

段無涯不敢相信，但他却又不能不相信。

因爲他已聽到了齊大先生的脚步聲，已逐漸向自己背後逼近。

* * *

齊大先生的輕功，一點也不像是甚麼輕功。

輕功當然以輕盈，靈活爲重，但他的輕功却一點也不「輕」。

段無涯聽得很清楚，齊大先生的脚步很沉重。

但這種沉重的脚步，竟比段無涯的輕功還快上幾乎一倍。

段無涯突然停下，反身揮劍。

因爲齊大先生已逼近到他身後不足五尺之地。

這一戰，齊大先生顯然已勝算在握。

段無涯雖然武功極高，但和齊大先生這一位武林高手相比，畢竟還是差了一籌。

然而齊大先生已對段無涯的武功感到相當驚詫，最少，他自己所調教出來的三個弟子，成就都不如段無涯。

倘若再經十年八年的磨練，段無涯的成就很可能會和齊大先生差不多，甚至超越於他，亦未可料。

齊大先生一向重視人材。

不少有前途的年輕高手，他都已網羅在降魔樓這個組織裡，準備留爲己用。

但現在，他沒有考慮把段無涯的性命留下。

他覺得留下段無涯，無異就是替自己的未來留下一個可怕的心腹大患。

所以，他已決定無論用甚麼方法，都要把段無涯的性命和摧心劍一起奪走。

齊大先生雖然是赤手空拳，但成爲組上之肉的並不是他，而是段無涯。

十招之內，段無涯已完全落了下風。

齊大先生臉上殺機越來越是濃厚，突然砰砰兩聲，段無涯的兩邊肩骨俱告中掌，整個人像斷線風箏飛出數丈之外。

齊大先生哈哈一笑，雙掌更是加勁，段無涯已無可抵禦，只得勉力伸臂，護住身軀要害，右手依然握着摧心劍緊緊不放。

齊大先生已打得段無涯連手臂都快抬不起來，眼看不出五招之內，段無涯就要死在齊大先生的雙掌之下，化爲肉醬。

突然間，馬聲嘶叫，一輛豪華馬車急馳而來。

齊大先生正待一掌將段無涯擊斃，馬車窗上的竹簾突然掀起，「錚」的一聲，一支强弩直向齊大先生的背上激射而去。

齊大先生毫不理會，掌勢依然未變，但身子却向橫側閃開半尺。

强弩在齊大先生的左臂邊擦過。

齊大先生的右掌也同時印在段無涯的胸口之上。

段無涯的臉變成死灰之色，接着重重一咳，咳出來的是殷紅鮮血。

他軟弱無力地慘笑一聲，然後倒下。

但他的手，仍然緊緊握着摧心劍。

* * *

段無涯倒下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動過。

他口角間滿是血漬，連呼吸都好像已經停頓。

如果他現在能夠看見自己這副模樣，他一定會以爲自己經已死了。

事實上，他看來的確離死不遠。

齊大先生的掌力天下知名，這一掌擊下，有誰能夠不死？

段無涯的胸膛不是鐵鑄的，他憑甚麼能夠抵抗得住齊大先生這一

雷霆萬鈞，力足開碑裂石的一掌？

現在，就算最笨的賭徒，都一定會打賭段無涯必死無疑。

＊　＊　＊

段無涯眞的就這樣死了？

摧心劍就此落在齊大先生的手中？

段無涯沒有死。

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太陽剛從東方的地平綫上緩緩的冒了出來。

日出時份，景色竟然是如此的美麗。

透過精緻的修飾花窗，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個很高的絕峯上，但這絕峯上却有一間很大的屋子，而自己就正在這間大屋的一張床上。

這張大床很柔軟，很舒服，床上的被褥光滑嶄新，上面繡着許多顏色美麗的雀鳥，每一隻都栩栩如生，彷彿隨時都會從床褥飛出來。

他最關心的，還是他的摧心劍。

他以爲摧心劍已經被齊大先生奪走了。

然而，當他一轉身的時候，就發覺摧心劍和劍鞘在自己的枕下。

摧心劍沒有變，儼然像以前一樣。

但他全身的骨骼好像快要散開了，他想下床，但胸口突然劇痛，使他的腿動都不能再動。

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氣。

他現在總算發覺到自己傷勢十分嚴重，如果不是有人把他救治，他早已經掉進枉死城裏。

就在這個候，門外突然响起了一陣輕盈的脚步聲音。

兩個翠衣丫環，伴着一個長髮披肩，身穿杏色繡花絲袍的少女走了進來。

段無涯沒有看見杏袍少女的臉，便已嗅到一陣清幽的香氣。

進來的這個少女，身材很窈窕，她的頭髮黑漆，眼睛嫵媚明亮，但臉上的神情，却好像有幾分說不出的幽怨。

她凝注着段無涯片刻，才嘆道：「公子總算醒過來了。」

段無涯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在下承蒙小姐相救，此番恩德未知將來何以爲報。」

杏袍少女緩緩道：「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你中了齊大先生的九霄降魔掌，居然還能活着，不能不說是你的運氣。」

「運氣？」段無涯苦笑了一聲，道：「這種運氣可不是有趣得很？」

杏袍少女忽然從一張精緻的雕花桌上拿起一件事物。

那是一塊已經碎裂的護心鏡。

杏袍少女道：「這是唐朝宮中的寶物，蟒鱗護心鏡，齊大先生那一掌，就是擊在公子身上這件寶物之上。」

段無涯長嘆了一聲，道：「這塊寶鏡是在下師父親自替我掛在脖子下的，想不到如今竟被毁了。」

杏袍少女嫣然一笑，道：「蟒鱗護心鏡雖然是寶物，但若與公子的身體比較，倒又變得微不足道了。」

段無涯道：「在下承蒙小姐相救，還未請教芳駕貴姓尊名……」

杏袍少女忽然笑容盡斂，臉色變得冰冷如雪。

「你不必問我的名字，也不必準備日後怎樣報答我。」她的臉上表情，就像忽然變了另一個人似的：「說不定今天我救了你，但明天却會一刀刺進你的咽喉。」

段無涯呆住了。

他想不到她的態度和說話，忽然會變得如此冷酷，而且簡直就冷酷得不近人情。

杏袍少女又冷冷的道：「你儘管放心，在這裡休養，齊大先生絕對不會找到這裡來的，但你若在傷勢未曾復原的時候，就想離開這裡，那麼你的性命能否保着就難說得很了！」

段無涯不再說話。

他忽然閉上眼睛，好像已經睡着了。

杏袍少女冷笑一聲，轉身離去。

那兩個翠衣丫環仍然留在房內。

段無涯忽然睜開眼睛，吊着嗓子道：「你們的小姐已經走了，爲甚麼還留在這裏？」

那兩個翠衣丫環祇是笑嘻嘻的盯着他，好像覺得段無涯這個人很有趣。

段無涯用了很多辦法，但這兩個翠衣丫環始終都一言不發。

過了半天，段無涯才無可奈何的承認自己失敗，喃喃道：「難怪她倆半句話都不說，原來她們又聾又啞。」

兩個翠衣丫環仍然不理不睬，好像眞的是兩個又啞又聾的廢人。

段無涯搖頭嘆氣，忽然覺得又有點疲倦。

於是，他又再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覺。

＊　＊　＊

自從這次見過那杏袍少女之後，她一直就沒有再在段無涯面前出現過。

段無涯覺得她不但極漂亮，而且行動更極爲神秘。

一個既神秘而又漂亮的女孩子，永遠是最能引起男孩子的好奇心。

段無涯很想再見她一面。

但他每天却祇能看見那兩個丫環。

她們是被派來侍候段無涯的。

直到三日之後，她們才在段無涯的面前說過這麼一句說話，道：「我們不是又聾又啞的！」

又過了十天，段無涯總算知道這兩個丫環的名字。

她們一個叫紫芒，一個叫幽蘭，雖絕不與段無涯交談，但却服侍週到，而且精通醫道，段無涯如此沉重的傷勢，在她們悉心治理之下，居然大有起色。

半個月來，段無涯的傷勢已差不多痊癒。

終於，在一個黃昏裏，他不辭而別，離開了這座絕峯。

本來他想再見那杏袍少女，親自向她致謝，但多次向紫芒和幽蘭提出要求，都沒有下文。

他祇好攜着摧心劍，離開這座神秘的絕峯。

但他走不到半山，便已看見一棵蒼松之下，站着一個長髮披肩的窈窕妙齡少女。

雖然她今天穿的是一襲絲質白衣，但段無涯還是一眼便可以看出她就是絕峯頂上大屋的主人。

長髮少女的神態仍和那天一樣，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幽怨。

她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公子終於要走了？」

段無涯臉上露出一絲無可奈何的笑容，道：「在下還有點事情要去辦，是以不辭而別，小姐幸勿見怪。」

長髮少女幽幽一笑，道：「我怎麼會怪你，祇不過你臨走的時候，也該來向一個人道別。」

段無涯一怔，道：「是誰？」

長髮少女伸手向前一指，道：「就是他。」

段無涯皺了皺眉，向前望去，前面竟然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墓穴。

墓碑上刻着九個血紅的篆字：「冀州大俠周巒峯之墓。」

段無涯沉默了很久，長長的吐出口氣，道：「莫不是名震天下，有神弩鐵掌追魂斬之稱的周巒峯周大俠？」

長髮少女咬着嘴唇，顫聲道：「不錯，他死的時候，剛好三十五歲。」

段無涯於是問道：「周大俠是小姐的親人？」

長髮少女黯然道：「本來是的，但現在一切都已成爲過去了。」

段無涯沒有再問下去。

長髮少女却接着道：「他本是我的未婚夫，我們準備明年結婚。」

段無涯緩緩地把目光停在墓碑之上。

碑上刻字紅如血，顯見這是一座新墳，周巒峯之死，似是爲期不遠之事。

長髮少女又道：「他是一個很好很好的男人，雖然他並不十全十美，但我已決定把終身幸福交託在他的手上，可惜好人的命，總是不會太長。」

段無涯心中猛然一動，失聲道：「周大俠是在甚麼時候死去的？」

長髮少女臉色青白，道：「是在十八天前的一個晚上。」

她的臉色蒼白，但段無涯的臉色却在刹那間比她更蒼白十倍。

＊　＊　＊

周巒峯在江湖上人稱神弩鐵掌追魂斬。

他的穿雲神弩，在十八歲的時候便已經名動江湖。

段無涯忽然想起了當日與齊大先生交手的時候，那輛神秘的馬車曾射出過一支强弩。

「難道周大俠之死，與在下有關？」

長髮少女眼睛已經紅了，顫聲道：「周巒峯爲了救你，曾在你昏迷之後，與齊大先生苦戰了一千招過外。」

段無涯聽得呆了。

長髮少女接道：「齊大先生的武功原本在周巒峯之上，但當時除了周巒峯之外，還有他的一個忠僕周正忠，他拚死與齊大先生拚了三掌，結果周正忠登時斃命，但齊大先生已受了內傷，他大概做夢也想不到周巒峯的一個老僕人，原來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一時大意，被周正忠擊傷了內臟，雖然沒有性命之虞，但却影響了他的武功，不能全力對付周巒峯。」

段無涯全身已涼透，接下來所發生的事，他知道八八九九了。

長髮少女沉默了半晌，幽幽嘆道：「後來我在最後關頭加入了戰圈，終於逼退了齊大先生，但周巒峯身中了齊大先生數掌，終於不治逝世。」

段無涯冰涼的身子突然又一陣熱血上湧，直塞住他的喉頭，道：「周大俠是爲我而死？」

長髮少女嘆道：「他並不是爲你而死，他根本不認識你，他這樣做，無非是爲了摧心劍。」

段無涯聽得有點癡了。

長髮少女道：「他有四個結義兄弟，但都是死在降魔樓高手暗算之下，他本來就打算與齊大先生決一死戰，當他知道你手中的就是摧心劍之後，拚命之心更是堅決，他無論如何，都不肯讓摧心劍落在齊大先生之手。」

段無涯當然也明白摧心劍的重要性。

但周巒峯終還是救了他一命的大恩人，可是他已長埋黃土之中。

（未完・一）

貞血洗花街

明末稗官野史／史　金・文
可　飛・圖

茹苦含辛遺書恨　反清復明妹繼承

上文提要： 李成棟據廣東反正，清太宗派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率兵入粵，靖南王病死由其子耿仲明襲封王位。尚可喜與耿仲明因佔地產生嫌隙……兩王內鬨，引致新城百姓受擾，潘掌櫃一家受波及，陸氏爲了養大女兒只好爲妓，捱了五年其女意芳已十六歲，陸氏常以烈女傳教授女兒……老鴇不讓陸氏離去，竟然拉意芳去窺春……

陸氏水米不進，已經三天了，但她仍盼意芳到來看她，但意芳却沒有來。終於是艇娘大發慈悲，給意芳帶信去。

意芳聽說，立刻奔到艇上來看母親。在此之前，她得不到母親的消息，只以爲母親不好意思見她，避到別的地方去。

「媽，你是怎麼啦？」

「芳兒，你畢竟來了。」陸氏氣如游絲，斷斷續續的說，並且在懷中取出遺書來，交給意芳。

「你回去背着人才看這封信。」陸氏說：「娘是忍死待你來，要親手交給你的。」

意芳接過信，有點迷惘。就在這時候，陸氏一翻身，已從艇尾的舵，掉到珠江河裏。滔滔濁流，把陸氏沖去了。及至艇戶把陸氏撈起來時，已經斷了氣。

意芳悲慟地哭着，十多年來，相依爲命的母女，就此永訣了，即使心裏對母親有憎恨厭惡，這時也不免動了眞情，這一哭眞是天愁地慘。

妓院裏的人把陸氏的屍體埋葬了，意芳送葬回來，背着人把母親的遺書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到這時候，意芳才知道母親的偉大，茹苦含辛，忍辱負重撫養她成人，而自己竟是這樣的不孝。

這一份歉疚的心情，已使意芳難過到極點，還有令她更悔恨的，那是不該逞一時的意氣，聽到別人的話，當了妓女，連處女之身也不保！她幾乎想自殺，隨母親於地下。可是，她轉念一想，父親被清兵所殺，國亡了，家也滅了，母親也由此而死，眞是國仇家恨，豈可不報？如果就此而死，反對不起在九泉的父母。

意芳把銀牙一挫，自誓道：「我總要繼我父親的遺志，把異族的胡虜，驅逐出去。」

她把母親的遺書用油布密裹，放在貼身的袋子裏。然後向空默禱道：「媽，你的貞魂不遠，且看女兒爲我們張氏的一家人復仇吧！」

意芳仍在院中當妓女，她當妓女的名字「貞娥」，是她自己改的，當時她改這名字，是有意向母親反抗，母親時常教她貞烈，但把貞烈教給她的人本身却是個淫賤的妓女，因此，她就故意用「貞娥」爲妓名，氣她母親一下。

現在，意義完全不同了，她私心以貞烈自矢，不管如何，她對國家，對父母，永遠是忠貞的。

因此，她仍舊以「貞娥」這名字來應客，絕不須改，妓院中人，也不想改。

她承襲了母親的姿容和肌膚，十分美麗，她母親以三十歲的徐娘，還能使人顛倒，何況她年紀正當青春，艷色能傾倒一時，那是不用說了。

* * *

貞娥的艷名，由迎珠街傳遍了新城，又由新城傳到老城，連平南王府也聽到她的名字了。

平南王府長史李天植，聞得貞娥是個絕世美人，便輕裝減從，跨了一匹白馬到貞娥的院中來訪。

這時貞娥的身份已高，等閒不肯見客，富商巨賈，縱把整盤的珠寶獻來，求見一面，她也不顧，只肯接見藩府和官府的高級人員。

並不是勢利，貞娥這樣做法，是有深意的。她自信憑她的姿色，不難使人着迷；但迷倒那些富商巨賈，對她全無作用，她所需要的不是金銀而是手中握有實力的人。

從她母親的遺書裏，她知道她有一個大姊張意珠，被李成棟擄去，其後意珠終於說動了李成棟造反，幾乎推翻了清朝。她得着這啓示，就想追隨意珠的路綫走，另找一個「李成棟」。

貞娥這種深意，並不是鴇兒們所得而知的。鴇兒們僅在背後取笑她想作官太，博個將來的封誥。

李天植雖然沒有帶着隨從，但他騎着的白馬又肥又壯，一望而知是藩府的好馬。妓院的人，便知李天植是藩府的人，連忙上前迎着。

李天植把馬鞭交付了妓院中人，說道：「你們去對貞娥通報，就說藩府長史李天植到來訪她。」

院裏的人全都知道藩府中的事，老王爺尚可喜不能理事，由世子尚之信掌權，尚之信所信任的人就是李天植，這些情況，全都打得明白。現在，聽說李天植來了，那還了得，鴇兒們一面招呼李天植在客堂坐下，一面就奔到貞娥的院子裏去報訊。

貞娥正在對鏡理粧，聽了鴇兒的話，便問道：「藩府的長史是管甚麼的？」

「這可不知道，」鴇兒說：「知道他是藩府的第二號人物，除了世子之外便數他，大概是文武都管。」

不久之前，貞娥曾接見過藩府的錢糧官賈天俊，又見過第一標的統帶席平。這兩個人的官職不高，人物也猥瑣，貞娥沒有假以詞色，他們也知難而退。

現在，聽說是藩府的二號人物，貞娥便樂於接見他，吩咐鴇兒快請。

貞娥所住的地方，與別的妓女不同，她有一個獨立的花竹小院，一道月洞門，把妓院分隔開，前臨珠江，院雖不大，却十分幽雅，屋子裏頭的佈置，全是精工的紅木桌椅。

李天植被領到月洞門時，貞娥已扶着小婢迎了出來，這時老百姓們，男人多已薙髮改裝，女人仍是漢裝。貞娥御了六幅湘裙，上罩一件天青斜領過膝外衣，繫了一條鸞帶，腰肢綽約，站在朱紅低欄後，遠看已是丰神絕世。李天植連忙趨前幾步，貞娥躬身襝衽，把他請進屋子裏。

屋子是平排的三間平房，當中是個客廳，左廂是起居室，右廂就是貞娥的臥房了。

李天植在客廳裏坐定，小婢奉上香茶，貞娥這才細看這位藩府的二號人物。只見李天植臉如冠玉，唇若塗朱，鼻子筆直，眼睛顧盼，神采奕奕，眉宇之間含有英氣，不高不矮的身材，舉止大方，言笑爽朗。

貞娥心裏暗道：這個二號人物，不同以往那兩個藩府的人，渾身俗氣。

李天植這時也細看貞娥，心裏委實吃了一驚，心道：難怪旁人都說她美，我由南至北，見過不少美人，比起她來，直如糞土，至於之孝那位寶貝格格，白白胖胖圓圓，簡直如一塊肥胙肉，沒有看頭。

貞娥從李天植的眼色中，已知道對方已被自己所迷着。便說道：「李大人藩府貴人，怎麼也光臨到賤妾這種地方？」

李天植微微一笑，道：「就是因爲慕貞娥的艷名而來的，今日一見，快慰生平。」

「喲，李大人也拿我開玩笑了，像我這種醜樣子，恐怕連藩府的灶下婢也不如呢。」貞娥銀鈴似的聲音說。

「哈哈！」李天植倜儻地一笑，說道：「貞娥眞會說話，如果你也算醜，天下就沒有美人了。」

兩人客套了一會，愈談愈入港，李天植在閒談中，吐露了許多靖南、平南二王衝突的事。

貞娥有心刺探藩府的內情，老是用說話抛引着李天植。李天植不知貞娥用意，以爲只是閒談，便把所知的都說出來了。

從李天植的口中，貞娥知道尚之信憂慮着這藩王的地位不會長久保持，又知道藩府各標的兵士，死一個少一個，沒有兵源補充。

這些消息，貞娥是有心人，聽來便覺得珍貴，牢牢的記在心裏。

談了一會兒，李天植便要走了，貞娥留他吃過晚飯才走，李天植道：「府裏還有事待辦的，明兒再來騷擾吧！」說着留下一錠金子，作爲貞娥的見面禮，逕自出門跨馬而去。

李天植去後，貞娥覺得有點興奮，她不停在院子裏走着，到底爲甚麼這樣興奮，她又不能具體說得出。總之，她覺得自己所希望的

事，已露出一點曙光。

「李成棟姓李，李天植也姓李，這眞是湊巧，意珠大姐說得動李成棟反清，我意芳恐怕也能夠說得動李天植吧？」她腦子裏閃着這念頭。

貞娥第一次見李天植，印象不壞，可以說是已愛上他了，她知道要說動李天植，那是非先嫁了他不可的。

「可是，李天植會不會愛我？」這一個問題，又在她的腦子閃了出來。跟着她自作解答道：「他會愛上我的，看他的眼睛便知道。」

就是這樣，她興奮中帶着紛亂，不覺在院子裏繞了百多次圈子。

幸而她自小就顛沛流離，沒有裹脚，是以走了這半天，渾不覺得脚痛。

她終於走倦了，便向臨江一面的石墩坐下，眺望江景。五月杪的天時，日逐漸長，這時天還沒黑，江上的景色，看得很清楚。

當她向靖海門與海珠間望去時，發覺兩邊各有十來條船，相對衝去。船上都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們的手中拿着竹篙和棍子，長短俱有。兩船一撞，即便打起來，打得相當劇烈，有些給竹篙打到水裏去。他們的口中，還發出吶喊之聲。

「這是蜒家的孩子在嬉戲。」貞娥自己對自己說：「不過，這樣的玩法，也太危險了。」

可是當她多聽了一會兒，又覺得有甚麼不對。他們喊殺之聲，絕對不是廣東口音。

「那裏來的外省孩子？」貞娥詫異地說。

再看一會兒，這些孩子們都向海珠歸隊了，被打落水的人，也泅水在海珠登陸。

貞娥聽人說過，海珠這地方，已劃作軍營，駐有官兵。難道這些小孩子，就是官兵麼？

不錯，這正是廣州將軍王永譽的孩子兵，他們正在訓練水戰。

北人多不諳水性，因此，王永譽帶了孩子兵來，第一件事，便是教他們學會游泳，操舟和水戰。

貞娥所見的已是第五批了，前四批學會水戰後，已調到河南去，學習陸戰。

由於是分批訓練，絕不惹人注意，像貞娥所見，誰都以爲是孩子們在嬉戲玩耍。

孩子們生性好動，王永譽所挑選的孩子兵，又都是聰明壯健的，他們對於騎馬，射箭，游泳，都很容易學習上手。

貞娥看了一會兒，婢女來請她吃飯。貞娥只得回去了。

晚飯後，前院的姊妹們開始活動，客人尋芳來的也愈來愈多了。

貞娥懶得理會他們，自躺在胡床上胡思亂想。

一會兒有個鴇兒進來，向貞娥問道：「有個福建客人，想和你見見面，你見不見他？」

「不見。」貞娥乾脆地回絕。

「人家慕名而來的，你怎好不見？」鴇兒說。

「那是廢話。」貞娥說：「我的名聲不見得遠傳到福建去，福建客人會慕名而來？你們騙誰？」

「不見就不見。」鴇兒聳了聳肩說：「姑娘大了，就不容易伺候。」

鴇兒走後，貞娥索性卸粧上床睡了。這是一般妓女所不能的，客人們來得正多的時候那許就睡？

可是，貞娥愛怎樣就怎樣，誰也不敢管她，這也是因爲她有這樣美麗的儀容，所以才敢這樣驕傲。

次日，貞娥起來特別早，無聊得很，又跑到江邊，遙望海珠。

那羣孩子又在嬉戲了，不過，他們今天只是在陸地上，分成兩隊在廝打。

他們手上誰也沒有拿着棍子或任何武器，只是徒手搏鬥。

不久，她清楚地看見，一個高大的孩子，被一個矮小的孩子由背後直摔到前面老遠的。

「呀！」貞娥詫異地叫了起來：「他們不是在玩，是在練功。」

貞娥開始注意了，她站在江邊一直在看着，直到孩子們練功已畢，她才回到屋子裏來。

到了傍晚時份，李天植果然來了，妓院裏的人不用再問，就一直帶領他到貞娥的院子裏來。

由於雙方一個有情一個有意，談得比昨晚更投機。李天植少不免問及貞娥的身世，貞娥自然不敢直說，只笑道：「我從小糊里糊塗，就給人賣到妓院來，連父母的姓名，都不知道。」

「眞可惜！」李天植道：「像你這樣的絕世美人，竟然淪落風塵。」

「也沒有甚麼可惜的。」貞娥說：「因爲我不算得絕世美人。」

「那末，就是紅顏薄命吧。」李天植握着她的柔荑說。

貞娥答道：「薄命是眞的，紅顏與否，那還得再看，許多比我更美的人，不是一樣嫁得好丈夫享福嗎？」

李天植囁嚅道：「貞娥，你嫁了我好不好？」

貞娥覺得李天植的手有點顫動，便說道：「我今天不是已嫁了你嗎？」

李天植搖搖頭道：「我不要作短期夫妻，只要作個長久夫妻。」

貞娥知道李天植之言，是出於肺腑，一片芳心怦然而動，可是，

她却苦笑道：「我怎配？」

「爲甚麼不配？貞娥，你是神仙，你是月裏嫦娥，只怕我攀不上。」李天植說。

貞娥道：「李大人不要糟蹋我了，這話要折我福的，李大人這樣看得起我，我豈有不知感激的道理。不過，你家中一定有了夫人，怎好因我破壞你們夫妻恩愛？你高興的時候，就到來看看我，那豈不好嗎？」

李天植聽了貞娥的話，恨恨說道：「你是另有心上人，所以推宕我？」

貞娥輕輕摸着李天植的面頰，說道：「沒有，除了你之外，那裏還有甚麼情人？我講的話都是眞的。」

李天植嘆了一聲，倒臥在貞娥的懷中，貞娥索性捧起他的頭，在他的額上一吻，像安撫孩子一樣。

貞娥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對李天植說道：「海珠上有好些北方孩子，他們是那裏來的？」

「孩子？」李天植問。

「是的，個個都是十五六歲。」貞娥說：「今天早上，他們在海珠上練武，昨兒又習水戰。」

李天植想了想道：「恐怕是王永譽帶來的孩子兵？」

貞娥道：「王永譽是甚麼人？」

「他是個將軍，皇上命他鎭守廣州的。」李天植說。

貞娥道：「藩府不是有好些兵嗎？還要他來幹甚麼？」

「將軍是每省都有的。」李天植說：「藩王却只有四個。將軍當然要受藩王的指揮，不過王永譽却帶了三千孩子兵來，派不上用場。」

貞娥道：「別看輕這孩子兵，他們的身手倒是靈敏非常的。」

李天植到底是聰明人，他給貞娥這一句話挑醒了，霍地跳起來，說道：「不錯，孩子們還會一天比一天的壯大。」

「那是自然。」貞娥說。

「一兩年後，他們就是一隊精兵了。」李天植說：「但藩府的兵，却是日益衰老。」

貞娥點了點頭道：「是的，所以孩子兵還是有用，將來藩府的兵老了，就得依靠他們。」

「依靠他們？」李天植說，但他下半截還有一句話沒有說出來，那是：「只怕他們是收拾我們來的。」

「不是嗎？」貞娥說。

「嗯……」李天植重新倒臥在貞娥的膝上，沉思着。

貞娥見李天植的神色乍變，她是個聰明的女孩子，一想就已明白，將軍所統的兵，和藩府的兵是對立的，朝廷怕藩王的勢力坐大，所以派將軍到來監視，防範作反。

可是，貞娥也沒說穿，用別的話頭岔開了。

李天植有了心事似的，興趣便沒有剛才那樣濃，不久酒筵開了，貞娥不會彈唱，筵上不免寂寞，便教人找了樂戶來，在筵前彈唱着。

「你不會歌舞？」李天植問。

「不會。」貞娥說：「我不會學過。」

李天植道：「這又奇了，你從小被賣在這種地方却不會歌舞？」

「我的資質鈍。」貞娥說：「所以不肯學。」

李天植笑了笑道：「你的天份絕高，不屑學這種歌舞是眞。」

「又來了。」貞娥笑說：「你不要譏笑我行不行？」

李天植擁抱着她，說道：「貞娥，我眞是不及你，我佩服你是眞心的。」

貞娥把他推開說道：「我們不說這個了，喝酒吧，酒我是能喝兩杯的。」

李天植和貞娥乾了一杯。酒到了肚子裏，李天植的興緻也回復了。他一路和貞娥談笑以至終席。

差不多到三更時份，李天植才別了貞娥回老城去。李天植回到藩府，尚之信還不曾睡。李天植直到尚之信的書房裏，見着尚之信。

「你到甚麼地方去來？」尚之信向李天植問：「剛才我要找你，遍尋不着。」

李天植道：「我今天在外頭消遣，無意中發現一件大事。」

尚之信訝道：「有甚麼了不起的事？」

李天植摒退從人，對尚之信說道：「藩府的兵愈來愈老了，你知不知道？」

「就像老王那樣，」尚之信說：「愈來愈不中用了。」

「不錯。」李天植說：「人總是要老的。兵也是人，自然不免要老。可是，兵却是老不得。」

「是呀！」尚之信說：「那有甚麼辦法呢？」

李天植道：「王永譽把孩子兵帶了來，就是這緣故，他正在積極訓練着，一年之後，就成爲精兵了，那時，只要一道撤藩旨到，王永譽的精兵，就可以把藩府的老弱殘兵，完全驅散。藩府的人，連你在內，乖乖的聽候安置吧！」

尚之信瞪着眼道：「不會這樣吧？」

李天植道：「我也險些兒被瞞過，小王爺，你細想一想吧，如果朝廷的居心不是這樣，爲甚麼讓王永譽把孩子兵帶了來？」

「哎唷，你這話不錯。」尚之信說：「但我們應該怎樣呢？」

李天植豎起兩隻指頭，說道：「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趁早奏請撤藩，把藩兵解散，回到京師

裏，清福享享，過這一輩子。」

「還有一個辦法呢？」尚之信問。

「我們要保全實力，待機而動。」李天植說。

就在這時候，只聽得瓦面上有輕微的響動。李天植大驚，急取了尚之信的佩劍，向門外奔去。

李天植的武藝不錯，膂力也好，但他却不會輕功，上不了瓦面。

正踟躕間，一條黑影，自屋上飄了下來，跟着就箭也似的射向老王尚可喜的寢殿。

「不好，有刺客！」李天植高聲呼叫着，一面挺劍飛步向尚可喜的寢殿趕去。

尚之信聽說有刺客，大吃一驚，急傳護衛進來保護。

府中報警的雲板亂響，霎時驚動了府內上下人等，前後燈火一時都亮起。大膽的持着兵器出外觀看，膽小的躲在屋子裏。

李天植衝到尚可喜的寢殿，尚可喜的護衛喝止道：「李長史請停步，你闖到這裏來幹嗎？」

李天植喘息說道：「府中發現了刺客，我親眼見他竄進王爺的寢殿來的。」

「沒有的事。」那護衛說：「我始終在這兒守衛着，不見有甚麼動靜。」

李天植道：「這刺客能高來高去，剛才在小王爺的屋背上跳下來，被我發覺，才追到這裏來的。你快進去看看老王爺的情形。」

護衛遲疑道：「老王爺已睡着了，怎好去驚動他？」

正說着，尚可喜在睡房走了出來，李天植見了，連忙施禮。

「甚麼事情？」尚可喜問：「外面雲板亂敲，是府中那兒失愼了麼？」

「不。」李天植說：「是有刺客進府了，卑職一直追到這裏來，眼見他竄進了王爺的寢殿。」

尚可喜鎭定地說：「李長史，你不是眼花看錯了吧，沒有刺客能夠踏進我寢殿一步，尤其是我的睡房，不信你試進去看看。」

李天植那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於是，他提着劍，步步爲營的走向尚可喜的睡房。

離房門有七八步，突然左右兩邊發出兩聲狂吼，跟着是兩條黑影分向李天植兩邊撲來。

李天植大驚，急向後倒竄了兩步。却聽得尚可喜厲聲喝止道：「不許動！」

兩條黑影，一齊蹲了下來了，喉中發出低沉而威武的吼聲。

李天植細看時，原來是兩頭巨獒。

這種巨獒，產於東北及西北一帶，據說是狗和狼合種，身形彷彿狼，但熟曉人性，又像一頭狗。每一隻獒，足有七八十斤重，站起來與人一般高。

平南王府狗房裏，只養着獵狗和這種狼狗。獵狗是專供出獵時用的，平時不放出來，至於狼狗，白天養在狗房裏，不放出來，到晚上才放出，佈滿府前府後，如果是陌生人，休想能夠避過牠們的敏銳嗅覺而進府。

至於守衛尚可喜寢室的兩頭巨獒，那更是特別懂人性，特別兇猛的。要是陌生人讓牠咬着，那就死也不鬆口。

尚可喜帶着李天植進入臥室，教李天植四壁察看過一回，所有瓦面窗子，全部完好，就是飛蛾也飛不進，別說是刺客了。

李天植向尚可喜告罪道：「這樣看來，也許是卑職一時眼花了，驚醒了王爺的好夢，罪該萬死。」

尚可喜道：「李長史這樣小心，是值得嘉許的。不過，本藩這裏，守衛得有如銅牆鐵壁，誰也逃不過康康和辛辛這兩個狗的嗅覺，你們大可以放心，我這兒是絕對安全的。」

李天植辭了出來，回到尚之信的房間裏。尚之信見了他的面便問道：「怎樣？老子那邊可甚麼變動沒有？」

「沒有。」李天植說：「這眞是奇怪的事，我親眼見有一條人影，投進他的寢室去的，細察却是沒有人能進去，這不是有鬼麼？」

「有鬼也並不稀奇。」尚之信說。

「絕對不會是鬼。」李天植說。

「怎知道不是鬼？」

「是鬼便有形無質的。」李天植說：「怎會在咱們這裏弄得瓦面也響了？恐怕這人至少踏碎了一兩塊瓦。」

尚之信道：「王府裏的房屋，都比尋常人家高，普通人家的屋頂，最高不會高過一丈五，這兒的房子，却是二丈開外，那有這樣的能人，可以跳到這樣的高？何況，府中到處都放着巨獒，即使有絕頂輕功的人，能瞞過府中重重的守衛，也逃不過巨獒的嗅覺。」

李天植這時也眞是無話可說，只有自承孟浪，但他心裏的一個疑團，始終難釋。

* * *

且說，平南王尚可喜待府中一切擾攘平息之後，自回臥室，把門關上，然後把床前的一塊猩紅色的波斯地氈掀了起來，在地板上連敲了三下。

這塊地板原來是活動的翻板，尚可喜連敲了三下之後，木板一翻，現出一個地洞口，只見一個渾

身夜行人裝束的少年，湧身上來。

那塊翻板立刻如常的平鋪在地上，那少年拱手在尚可喜的面前站着。

「伍福，你是怎麼啦？」尚可喜對那少年說：「這樣不小心，險些兒被李天植看出馬脚來。」

那叫伍福的少年道：「一路上我跟着李天植，他也沒發覺，直到他和小王談起王永譽的事，我聽得出神，險些兒滑了脚，急忙一紮馬，這才穩定了身子，但已經踏破了兩塊瓦。李天植的聽覺也眞好，立刻走出來查究，我只好跳下屋背，飛奔回來再說。」

尚可喜道：「你聽到李天植和小王爺說些甚麼話？」

伍福道：「李天植力勸小王作反，先誅了將軍王永譽，因爲王永譽帶了孩子兵前來，那是不懷好意的。孩子兵一天天的長大强壯，藩府的兵却是一天比一天老弱，幾年之後，將軍轄下的兵，就可以控制着藩兵，是以勸小王先發制人，殺了王永譽，稱兵造反。」

尚可喜大怒道：「李天植居然敢教唆小王謀逆，目中還有我麼？」

伍福道：「這也難怪李長史的，朝廷派了王永譽來，這對藩府實在不利。」

尚可喜道：「就因爲這樣要造反了嗎？藩府的兵即使會變老，這也不成爲造反的理由，何況王永譽的孩子兵，也沒有這樣快成長，我看李天植是在挑撥離間我們父子感情，不殺此人會有後患。伍福，你替我收拾了他吧，但不要在王府裏下手。」

伍福答應着，便退下。

原來尚可喜發覺兒子尚之信跋扈難制之後，便秘密訪求能人，作自己的心腹護衛，訪來訪去，給他訪着伍福，伍福是藩府老兵的兒子，得高人傳授輕身之術，而且擅放暗器，於是尚可喜把他帶在身邊，表面是書僮，暗裏却利用他那種高去高來的本領，窺伺着尚可喜、李天植的一舉一動。

至於尚可喜床前的地洞和翻板，也是他秘密佈置的，尚可喜疑心總有一天尚之信會幹出弒父奪位的勾當，是以預先設置這地洞，準備緊急的時候逃匿。

這秘密隧道，除了自己和伍福之外，沒有幾個人知道，參加挖地洞的工人，尚可喜早已給他一筆錢，教他們回原籍去了。

伍福領了尚可喜之命，便要向李天植下手，但他既不能在府中殺李天植，那就只有等待機會。

過了兩天，李天植想起貞娥來，便到迎珠街去。他沒想到已經有人在暗地裏跟踪。

跟踪他的人，便是伍福。他是打算照尚可喜的吩咐，在外面幹掉李天植的。

李天植到了貞娥的院裏，福兒跟着便到了，這是花街柳巷，任是誰人都可以進來的。

福兒年紀輕，從來不曾到過妓院裏來，鴇兒見他是個「阿木林」，容易欺負，便指派了一個又老又醜的妓女來陪伴他。論年紀這妓女足可以做他的母親有餘。

福兒絕不以爲意，只與這老妓閒談着，探聽妓院裏的情形。及至明白了一切之後，他便借故走了出來，一閃身上了屋頂。

暮靄沉沉中，福兒展開輕功，在瓦面上行走，幾個起伏，已到了貞娥的院裏。

貞娥和李天植正在喝酒，福兒在瓦面上倒捲珠簾，雙足鈎簷，向室內觀看，室中李天植和貞娥對坐着，正在說得投契。

福兒在懷中抓了一把小鐵彈子，只要他一揚手，這些鐵彈子便會擊中李天植的腦門。

可是，福兒却下不了手，因爲李天植和貞娥坐得這樣的貼近，他一出手，固然可以殺死李天植，但也不能避免殺傷貞娥。

福兒的本心是善良的，他不想多所殺傷。何況，貞娥又是他生平第一次所見的美人，這教他更下不了手。

貞娥和李天植的談話，清脆玲瓏，都給福兒聽到了，那是力勸李天植趁早領藩府的兵發難，誅了將軍王永譽，殺掉清朝派來的大吏。

「廣東的人心仍然戀棧明朝的。」貞娥對李天植說：「不過被藩府的兵力鎭壓着，不敢妄動，假如藩府一旦宣布反清復明，一定得到老百姓的擁護，藩府現在的兵力還可用，加上老百姓的附從，眞是不難光復明室的山河，如果不趁此時機，藩府的兵老了，王永譽只消派一隊孩子兵，就可以把你們一個個像螃蟹似的紮了起來，難道你甘心被縛麼？」

李天植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說動小王爺造反，這是不會有困難的。不過，老王爺一定不肯，老王爺年紀大了，再沒有甚麼雄心，有老王爺一天在着，藩府的兵就不會聽小王爺的話。除非老王爺去世，他們才會聽小王爺的指揮。」

貞娥道：「聽說老王爺患了偏枯症，不能起床，是不是？」

李天植道：「他的病也不能說是偏枯，我也不知道他患的是甚麼怪病，有時候眞是動彈不得，躺在床上悶哼，有時他又突然好了，可以隨意走動。據說這是風濕重症，北人到了南方往往會這樣的。」

「你爲甚麼不趁他病發時做手

脚?」貞娥說:「早點送他到極樂世界去不好嗎?」

李天植搖頭道:「對於一個老人,我不願這樣做,何況老王一向對我也不錯。小王爺倒有此意,但以子弒父,那更是不足爲訓的,是以我極力勸阻他。反正老王爺已日薄崦嵫,再也活不了幾年的了,不如等他終了天年。」

倒吊在簷上的伍福,聽了李天植的話,不免感動,暗道:「原來李天植這人却是有良心的好人,險些兒殺錯了他。可惡的倒是這妓女,我却饒她不得。」

於是,伍福把鐵彈子收了起來,改取一枝袖箭,打算對準貞娥的咽喉發射。

伍福的袖箭厲害得很,百步之內,百發百中,他現在要取貞娥的性命,眞是易如反掌。

然而,伍福到底不忍下手,這樣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殺掉她未免可惜。

「我只勸她別多管閒事,這不就是了?」伍福心念電轉,就把袖箭收。

但他仍然伏在簷際,側耳傾聽着下面的說。

貞娥却沒有再對李天植說甚麼了,她恐怕操之過切,反而使李天植起疑。

她陪李天植喝了一會兒酒,教人入來唱了一支曲,李天植說要走,她也不留。

「你甚麼時候再來?」貞娥站起來說:「我希望你來得勤些,否則王永譽那廝,便會光顧到我頭上來。」

李天植訝道:「你怎知道王永譽會來找你?」

「他已向鴇兒說過了。」貞娥說:「我託詞生病,沒有見他,早晚他還要再來的。」

李天植道:「那末,我縱然天天在這兒,也阻止不了他,除非你隨我作歸家娘去。」

貞娥拍拍他的肩道:「好哥哥,你不要着急,待我想清楚後,總有一天隨你歸家的。」

李天植欣然說道:「好的,我就等待你想透想通。」

貞娥道:「但你不要不來呀。」

李天植道:「我怎會不來?你放心好了,即使我不能每天必到,也會頻頻到來看你的。」

貞娥點頭道:「這樣就好,有你壯着我膽,我就不怕王永譽。」

李天植道:「就憑着我這一個王府長史,就能阻止他不來見你麼?」

貞娥笑道:「你別管,總之我有我的辦法。只要有點藉口就行了。」

李天植舉步朝院外走,貞娥殷勤地把他送到月洞門。

伍福在屋背上看得清楚,馬上飄身下來,走進屋子裏。却把那正在收拾杯盤的丫頭們嚇了一跳。

「你是甚麼人?誰教你進來的?」一個年長的丫環對伍福說。

「我是自己進來的,要和你們的姑娘說幾句話。」伍福這樣回答着。

「你亂闖亂蕩。」那大丫鬟責備着道:「我們姑娘又沒有約你,快走吧!她不是輕易見客的。」

伍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道:「你怎知道她沒有約我?妓院罷了,沒有約也可到,有甚麼了不起?」

正說着,貞娥已回來,看見伍福,不禁驚訝,問道:「小相公,你是怎麼進來的?」

伍福道:「我進來已有一會兒了,見你和李天植談王府的事談得高興,所以不便打攪。」

貞娥聽了這話,更是吃驚,直着眼向伍福望着,她和李天植談論王府的事,便是侍女們都不許竊聽,眼前這生客,怎麼會聽到的呢?

更奇怪的是,這客人竟然叫得出李天植的名字,其中定必有蹊蹺了。

「你……」貞娥掩不住恐慌說:「你是王將軍的孩子兵,打河面上來的?」

伍福搖頭道:「我不是孩子了,即使姑娘說我是,那也是個很懂事的大孩子。」

貞娥凝眸向伍福細看,他長着一張討人喜歡的臉,活像個孩子,但歲數却不小了。

「你到底是誰?」貞娥困惑地說。

「姑娘,」伍福說:「請坐下來再談吧!我不是將軍衙門的人,和李天植一樣是王府裏來的。」

貞娥聽說不是將軍衙門的人,略爲放心,便在伍福的對面坐下。

丫頭奉上茶來,貞娥不想她們多聽,隨即把所有丫頭都揮退了。

伍福這時更被貞娥那種動人的美貌吸引着,愈是近看愈覺得不可逼視,心裏油然生了愛慕之意。

坐定之後,貞娥鎭定地問道:「相公尊姓大名,來此有何貴幹?」

「我姓伍名福,王府的護衞。此來是奉老王爺之命要結果李天植性命的。」伍福坦白地說。

聽了這幾句話,貞娥又驚駭起來了,她的聲音抖顫着說:「你要殺李天植?那是甚麼原因?」

伍福道:「因爲他聽了你的話,要小王爺造反,所以要殺他。」

「那末,你爲甚麼不下手?」

「我已改變了主意。」伍福說:「否則我早已把他殺掉了。」

「甚麼原因使你改變主意?」

「我發覺他不是壞人。」伍福說:「他的逆謀,全是受你擺弄的,姑娘,我要問你一句話,請你坦白的答覆我。」

「有話請說。」貞娥妙目向伍福盼了一眼。

「我實在不明白姑娘的用意,」伍福說:「爲甚麼要教李天植造反?」

貞娥想了想,說道:「我要報仇,但自己沒有力量,所以要說動李天植。」

「你與王永譽將軍有仇吧?」伍福說。

「不。」貞娥激動着:「我和滿清有仇,你如果是滿人,就請先殺了我。」

伍福略感詫異,說道:「我是地道的漢人,姑娘怎會和滿清有仇?」

貞娥道:「我的父親爲着保衞大明疆土,抵抗滿清,被他們全家殺害的,這算不算深仇大恨?」

「呀!原來如此!這的確是深仇大恨,可是,姑娘你這樣一個弱質,如何報得此仇?」

貞娥哽咽道:「所以我才會遊說李天植,教他造反。」

伍福恍然道:「我現在完全明白了,姑娘的志氣,教人欽佩,但不知姑娘的父親是那一位?」

貞娥說道:「我說出來,你不能助我,不說也吧!」

伍福道:「姑娘你看錯了。即使你不說出來,我也要幫助你的。」

貞娥現在看出伍福是個眞摯的青年人,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這人具有至情至性,當下便說道:「既然如此,我就全部告訴你吧,我的身世,連李天植也不知道。」

說着,她從貼身取出了母親的遺書,給伍福看過,然後說道:「父親滿門殉難,我還是個嬰兒,甚麼都不知,但我母親的遺書說得很明白了,伍相公,你說我要不要復仇?爲着我的父母,爲着我們被滿清殘殺的漢族人。」

伍福把遺書還給貞娥,歎了一口氣道:「慚愧得很,我也是漢人,但我沒有你這種志氣。」

貞娥把遺書藏好,說道:「今晚我和你是交淺言深,不過,我知道你是個正直人,所以坦懷相告,你能幫我固好,即使不能,也希望你不要和我作對。」

伍福道:「我若和你作對,那簡直不是人了,但你要我怎樣幫你呢?」

「你既然是王府的護衞,一定很有本事,請問你的本領在那一項?」

伍福道:「我會輕功,放暗器,但明槍明刀的打鬥,却非所長,姑娘,你以爲我有用麼?」

貞娥道:「好極了,怎說沒有用,你可不可以替我把新城裏的滿州大員,一個個都刺殺,包括王永譽在內。」

伍福慨然道:「我答應你,不過,老王待我恩深義重,我不能殺他。」

貞娥道:「我沒教你殺他,他又不是滿人。」

「那很好。」伍福說:「我和你這一場朋友是交定了,我敬重你,依你的話行事,希望你也不要把我幫助你的事對別人說。」

貞娥感激道:「我怎會說?要是說出來,豈不是自己破壞自己麼?」

「我走了。」伍福說:「在李天植面前,也不要提起我會來過。」

「當然。」貞娥說:「我不知怎樣報答你。」

「不要說這種話。」伍福說:「大丈夫行事,行心之所安而已,豈有望人報答的道理?」

說着,他走了出來,身形一晃,已不知去向。

貞娥要送也無法送,在門前怔住,良久,良久,才回房去就寢。

今晚的事來得太突然了,伍福所給她的印象尤其深刻,伍福對她,並沒有任何要求,只是氣味相投,便答應她作人所難能的事。假如眞的做到,那眞是當世的俠士。

想到這裏,她怎樣也睡不着。

* * *

駐在新城的滿淸大員,三天五天,就死一個,那是遭人暗殺斃命的。巡撫、布政、按察都在一個月內,先後被人刺殺,將軍王永譽却安然無恙。

伍福當然沒有來見貞娥,但貞娥已知道這是伍福履行他的諾言了。

爲甚麼王永譽能倖存?那是他機警過人,時常更換住宿的地方,從不在將軍衙門裏住,狡兔三窟,教伍福找不着他。

及至滿淸大員紛紛遇刺後,王永譽的防備更加謹愼了,在衙門裏也着軟甲,身上時常佩劍。

對於這件事,王永譽曾秘密在新城一帶大事搜索,形迹可疑的人,都被暗中跟踪,又選屬下的孩子兵,化裝成小販、乞丐,各色人等,在街巷中穿插調查,調查的範圍,深入而廣泛,茶樓、酒館、寺院、廟宇,以至水上的陸上的妓院,也在調查範圍之內。

經過這樣的搜索偵查,仍然一無所獲。王永譽便漸漸疑心是平南

王府的人所幹的。老城寬闊，王府裏面臥虎藏龍，甚麼高手都會有。他動了這疑心後，就批了個密摺，隱隱指出戕殺疆吏，是平南王所主使的。而平南王要戕殺滿吏，不外蓄意謀叛。

王永譽上了奏摺後，他的戒備更是森嚴了。

尚可喜却懷疑這事出於李天植的主謀，殺了滿州大員，嫁禍王府，硬迫尚之信造反。

一天，尚可喜召了李天植進來，諸多盤詰。

李天植知道老王對他起疑心了，事實上他對這件事完全蒙在鼓裏，老王懷疑他，使他感到十分委屈。他表示不幹王府長史的事了。

但尚之信却極力挽留他，並且在尚可喜面前，力保李天植無他，尚可喜只好不准他辭職。

本來，從許多跡象看來，這事顯示出是伍福幹的，伍福能高來高去，他可能在極短促的時間，離開王府，進入新城那些衙署，刺殺了滿州大員，又飛返王府來，神不知鬼不覺，伍福擅用暗器，而那些被刺殺的人，不是死於中袖箭，便是死於中袖鏢。從這些綫索去找，自不難尋到伍福身上來。

可是尚可喜對伍福却是一點懷疑也沒有，反而催促他行刺李天植。

伍福却答道：「李天植在府中的時間多，王爺不許我在府中行事，那就難以下手。」

尚可喜道：「聽說他晚上時常到新城去，你應該可以找到下手的機會。」

伍福道：「他出去的時間不會太長，而且絕不在外間過夜，這就很難下手，要是給他認出我來，反而不美。」

尚可喜聽了伍福的解釋，也就不再勉強他，只吩咐他一有機會就要動手。

伍福唯唯答應着，但他心裏已決定不殺李天植，他要殺的對象，只是王永譽。

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伍福進行第三度行刺王永譽的計劃。離開王府，到了新城，直奔將軍衙門而來。

他避過衙門裏的重重守衛，飛身上了屋脊。四圍一看，萬籟平沉，各房間的燈火大部已熄，僅有疏疏落落的一兩點燈光。

伍福向上房那邊細望，只見有四個守衛守在門外，兩頭巡行，一派警衛森嚴的樣子，房中透出燈光。

「這傢伙今晚定在這裏了。」伍福滿心歡喜，飛身上了瓦面。

然後，他把身體在簷上倒掛着，弄破了窗紙，往裏窺看，只見王永譽和衣伏在案上而睡。

伍福更不遲疑，輕輕撬開了那隻滿州窗，一個燕子穿簾，已飄進了屋內，落地無聲。

他一落到地面，便在身上取了袖鏢出來，那是五寸長精鋼製成的三稜袖鏢，威力比袖箭大了好幾倍，無論打在後心前心，都可以穿過一個人的身體。他不用袖箭，而用袖鏢，是恐怕王永譽衣服內有軟甲非袖箭所能穿透。

伍福一提氣，用足力道把袖鏢打出，嗤然一聲，正中王永譽的背上。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轟然一聲巨響，天崩地裂，整個王永譽爆炸起來，破鐵橫飛，硝烟把屋子充滿了。

原來這個王永譽是個假人，衣服下面，全是鐵甲裹着的炸藥，袖鏢打來，激出火花，幾十斤的火藥一齊爆炸，在室中的伍福被炸得渾身受傷，鮮血如注，手指斷了一隻，臉上被火焰燒得血肉模糊，左頰的肉炸飛了一大片。

伍福被震力震得一陣暈眩，但他沒有倒下。他一定神，情知中計，僥倖是雙腿一點傷也沒有。只見他頓一頓腳，負着重傷飛出窗外，再跳上屋，拚命奔逃。

將軍衙門早已四面埋伏有人，一聽到爆炸聲音，便高舉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

大家都以為這樣威猛的炸力，一定把刺客炸死了，便進入將軍的臥室，找尋刺客的屍體。

不料室中除了一灘血之外，沒有屍體，大家都不免奇怪道：「刺客居然還能逃走，我們快追！」

於是大家循着血漬追尋，到了另外一間屋子前，血漬突然中斷了。

那是伍福已上了屋背，血漬留在瓦面上，下面自然找不着。

伍福雖負了重傷，仍在屋脊上飛騰，幾個起伏，到了迎珠街，逕奔貞娥的院子裏來。

貞娥被爆炸聲驚醒，教丫頭點亮了燈，穿上了衣服，正要到前面去探聽發生了甚麼事，忽見一個血人衝了進來。

「呀！」貞娥不禁驚呼，那丫頭仆地便倒，嚇昏了。

那人委頓地坐在地上，說道：「我是伍福，中了那廝的陷阱。」

貞娥這時候也認出伍福來了。急問道：「你傷得不輕，是炸傷的？」

伍福無力地點了點頭。

「那怎辦？」貞娥說。

「在我身上取出護命丹來給我服下。」

貞娥在他的身上一搜，搜出一個小瓶子，問道：「這就是護命丹

麼？」

伍福呻吟着應了一聲。

貞娥連忙在壺子裏倒了一杯茶，讓伍福把護命丹服下。

這是非常靈驗的聖藥，伍福服下後，不到一盞茶時間，痛已稍止。

他身上各傷處的血已凝結，封着傷口，不再流出來。

可是，那截斷了一截的指頭，仍然流血。

丫頭已悠然醒轉，見了伍福的情形，好不怕人，叫道：「這……這怎麼着？」

「別大驚小怪的。」貞娥說：「我不許你嚷，架子上有李長史送我的雲南白藥，快拿來。」

丫頭應命，進房間來一找，果然把白藥找來了。貞娥把白藥敷在斷指上，小心替他裹紮好。

身上手上的傷勢暫時處理好了。可是，臉上的傷勢太嚴重，破片削過，火焰燒過，血肉模糊，不知從何着手。

而且這又是不容易包裹的。

貞娥想了一會兒，索性把用賸的半瓶雲南白藥，倒在伍福被削去的皮肉傷口上，為他止痛止血。

但那些被火燒的傷處，皮膚綻裂，一片焦黑，血從綻裂的縫中滲出，血雖不多，但十分可怕。

「唉！」貞娥嘆了一聲：「這怎樣弄？」

伍福服過護心丹，又敷上雲南白藥，痛已鎮住了，聽了貞娥嘆氣，便說道：「你放心，我大概是死不了的，我還要報仇。」

貞娥問道：「我替你把身上的血衣脫下來好不好？」

伍福道：「血衣是要換的，可是那裏來的衣服替換？」

「只好權穿我的衣服了。」貞娥說：「明天我再設法找衣服。」

伍福無奈，只好答應着。

貞娥把伍福扶進房間去，在丫頭幫助下，脫掉血衣，幸而他的下體一點傷也沒有，用不着換褲子。

貞娥細看他身上的傷勢時，傷口不大，只是鐵沙打進肉中，密痲痲的，不好處理。

「怎辦？」貞娥又一次皺眉。

伍福用手撥一撥眼皮，睜眼朝自己身上望一望，咬咬牙說道：「這都是皮外傷，不要理它。」

說着，穿上貞娥的衣服，又輕又軟，十分舒服，還有一縷衣香，頗收提神之效。

「到我床上靠一靠吧。」貞娥說。

「不。」伍福說：「我臉上傷得一塌胡塗，血漬玷污你的衾枕。」

「那倒不要緊，可以洗的。」貞娥說。

但伍福却不肯躺下，只靠在一張安樂椅上。

貞娥親自奉了一杯茶，給伍福喝下，然後向伍福問道：「你是怎樣被炸成這樣的？」

伍福朝身邊的丫頭看了一眼，默然無語。

「不要緊！」貞娥說：「她是我的心腹，但說不妨。」

伍福把經過都對貞娥說了，並說道：「這匹夫眞是毒辣，誰料他會用火藥來炸我。」

貞娥說：「你能不被炸死，眞是幸運，換了別人，縱然不死，也要昏倒被他們捉去。」

伍福道：「王永譽見炸我不死，給我逃去，他一定不肯干休，定必到處搜查我。恐怕我終不免給他捉去。」

貞娥道：「你難道不會回返王府去嗎？你到了王府，誰敢捉你？」

伍福搖頭說道：「不錯，我是王府的人，可是，老王要我殺的是李天植，却不是教我殺滿州大員，更不是教我去殺王永譽。再說，我傷成這個樣子，也沒有面目回到王府裏去。」

「這却眞是痲煩了。」貞娥說：「我這兒的地方，怎可以隱藏得你？」

伍福長嘆一聲道：「那只有聽天由命了，貞娥姊姊，我絕不會怨你的，即使我被捉被殺，或者被剮，我也甘心情願。」

貞娥凝眸向伍福那張可怖的臉上望了望，她不知道應該說甚麼話安慰他好。

同時，她也不知道有甚麼可靠的方法，能夠庇護伍福的？即使是掩護一時也不可能。

貞娥運用她的機智在窮想着。

* * *

這時候新城中固然騷動，便是老城裏的人，也給這驚天動地的一震，而每個人錯愕起來。

由平南王尚可喜以次，全在夜深中驚醒，尚可喜第一個就是召喚伍福，但伍福不知那裏去了。

李天植剛睡下不久，被這一聲轟天巨響所嚇醒，連忙披衣起來，準備應變。

尚之信也驚醒了，他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只教人去找李天植。

王府裏亂作一堆，連那些巨獒也汪汪的吠着。

平南王尚可喜找不着伍福，以為伍福到外面打聽消息去了，他並不着急。

李天植的人，很快便查到這一次轟天巨響的原因，進來向李天植報告，將軍衙門發生爆炸。

至於爆炸的原因，却沒有查明。

（未完・三）

上文提要：刀婆婆隻身迎戰，已殺了三十餘人，谷奉先倚多為勝，想拖垮刀婆婆，果然刀婆婆年事已高，已將虛脫，千鈞一髮之際風雪人出刀了，十個西方魔教徒聯手合擊風雪人……風雪人武功高，眼光更銳利，他看準最怕死的韓意出刀……谷奉先以鐵槍決戰風雪人的「婆婆刀」，激鬥中來了邵逍遙，他要求刀伯鑄「公公劍」，欲造就風雪人刀劍合璧……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左刀右劍雙合璧　神兵利器滅羣魔

「哼！西方魔頭殘害武林蒼生，這老妖道分明不是好人！」

「老道兄也許不是甚麼好人，但老衲……老衲……咳……」

「不要着急，你傷勢甚重，有甚麼話，不妨慢慢細說。」

「老衲是說……老衲也不是甚麼好僧！」

「大師法相莊嚴，又怎會不是個好僧了？」張大碗搖頭不迭。

他搖頭，不苦大師也在搖頭：「老衲喝酒吃肉，心術不正，不守清規……自然不是個好僧……」

「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嘛！」

「說……說……說……是這麼說，但老衲祇是酒肉穿腸過，那個佛……並不常在心頭坐……」

「祇怕不是真的。」

「是真是假，老衲也……不太清楚……唉……總而言之……唉……」

「就算吃肉喝酒，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俺老張也是經常吃肉喝酒的。」

「你是個出家人嗎？」

「不！」

「你不是出家人，自然是無妨的，但佛門戒條，首重戒殺生……」

「大師沒有殺生呀！」

「老衲今天……今天若殺了那個老道兄……」

「但他還沒有死。」

「他死不了嗎？」

「一定死不了！」

「他若真的死不了，老……老衲今天就……沒有殺生了……」

「所以，大師仍然可能是個……好僧！」

「是不是從不殺生的僧人，就……就算是個好僧？」

「大……大概是的……」

「那麼，大師既沒殺生，那便該是個好僧呀！」張大碗道。

「老衲今天雖然沒有殺人，但在這個把月以來……却是……却是……」

「却是怎樣？」

「殺……殺……殺人如蔴！」

「噢！是真的？」

「半點不假……老衲別的清規也許……守不住……但出家人……不打……誑語，這是絕對……絕對……可……以信得過的……」

張大碗聽到這裏，連舌頭也伸了出來。

他是個名副其實的「粗人」。如此「粗人」，就連舌頭也比平常人大上三四倍，真是蔚為奇觀。

不苦大師却沒有這種感覺。

他是個身受重傷的老僧人。

一個不打誑語的老僧人。

* * *

白眉老道傷勢沉重，一直昏迷不醒。

張大碗似乎沒辦法可想了。

不苦大師看着他那灰白色的臉，不禁長長的嘆一口氣：「真是可憐……」

張大碗心想：「你這個老和尚豈不是也同樣可憐嗎？」

不苦大師瞧了白眉老道良久，又對張大碗道：「你一定要再想辦法！」

張大碗道：「你不是曾經和他拚命拚個你死我活嗎？」

不苦大師道：「老衲是被逼應戰的。」

張大碗道：「這老道士不是要你投身西方魔教嗎？」

「不錯，確是這樣。」

「如此人也，死了便天下太平，何必搶救？」張大碗皺眉道。

「唉，大夫，這一點，你……你是有所不知啦……」不苦大師搖搖頭，又嘆一口氣，道：「這老道兄雖然身在魔教，却有一點慈悲之心，經過老衲苦苦相勸，他已答應脫離魔教，並且願意為天下蒼生多做好……好……好事……」

「是真的？」

「多半……是真的……」

「大師，你怎知道他真的改邪歸正，一心向善？」張大碗眨着眼。

「老衲看人，很……很少……看錯……」

「大師以前所看的是甚麼人？」

「老衲大半輩子足不出……出……出寺……以前所看者，十居其九……不，大概是十居其十……都是僧……人……」

「僧人？」

「不錯……」

「大師看僧人，也許是很少看錯的，但僧人是僧人，這個却不是僧人。」

「他……是道人。」

「道人不是僧人。」

「却也是出家人。」

「但照俺老張看，這老道士相貌兇惡，他的說話多半是靠不住的，大師若真的把他勸服，甘願改邪歸正，何以又會跟大師苦戰不休？」

「這……這都怪老衲不好……」

「何以見得？」

「老衲忽然想起了一套掌法，一時……一時……技……技癢……」

「大師是練武之……僧，一時技癢，也是……僧之常情……」

「祇是……」

「祇是怎樣了？」

「老衲千不該，萬不該，實在不該……咳……咳……咳……咳……」

「不該咳？」

「咳！咳……老衲不是這個意思……咳……咳……咳……」

「大師不要急，慢慢說好了。」

「老衲……已……說得很很……咳……」

「說得很咳？」

「不……是很……慢……咳……咳……」

「很慢？哦，但你可以再慢一些，總之，越慢越好！」

「咳……咳……咳……」

「大師……」

「老……老衲不該……要這位道兄……跟老衲印……証……武……武功……」

「武林中人，以武會友，便是彼此互相切磋切磋，互相印証一下，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張大碗皺眉說道。

「本來……確然如此……祇是……」

「祇是怎樣了？」

「唉！都祇怪老衲太……太認真……」

「印証武功，認真一點，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呀……」

「但壞却壞在……老道兄……也……也太認真了一些……」

「以武會友，就算初時大家客客氣氣，但到了短兵相接之際，情況就會有所變化。」

「大夫所言甚……甚是……」

「就是這樣，你們二人由切磋武功開始，終於變成了一場捨死忘生的大決戰？」

「不……不錯……」

「唔……如此說來，這祇是一場誤會。」

「老衲……初時祇是跟他赤手空拳印……証……武功……但到後來……」

「戰況越是激烈，雙方都用上了兵器？」

「不……不錯……」

「好一場大戰！」

「這……都祇怪老衲……造的孽……」

「不必擔心，吉人自有天相！」

「你是說，那位老道兄一定可以平……安……渡過這一場災劫？」

「俺老張說的是大師，並不是那個老妖道。」張大碗正色說道。

不苦大師眉頭苦皺：「大夫……」

「不必多說了，此事俺老張自有分寸，大師還是好好休息吧！」

* * *

不久，不苦大師又再次沉沉進入夢鄉中。

張大碗瞧着那個白眉老道，心想：「這老妖道冥頑不靈，要是不趁此良機將之殲滅，祇怕將來會成

爲武林中的禍根。」

但他是個大夫。

身爲大夫，縱使未能把病人治癒，總不成在此時此地，把白眉老道一刀宰掉。

但不宰掉這妖道，說不定將來悔之已晚。

正感徬徨之際，竹舍外忽然响起了陣陣急驟馬蹄聲。

「是這裡了！」一個人粗壯的嗓子在竹舍門外大叫。

「唔……聽說這裡有一個薄有名氣的郎中，好像是姓……姓……」另一個人悠閒的聲音接着說。

「姓張，叫張大碗。」

「張大碗，哼，叫他張大碗！」

張大碗聽到這裡，不禁心中有氣。

他大步踏出門外。

「誰找俺老張？」

「是我！」那個悠閒的聲音又响起。

張大碗放眼一看，祇見竹舍門外，來了十數騎人馬。

爲首一人，面露微笑。

但他的笑意，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你是誰？」

「一個普通人。」

「普通人？」

「不錯，因爲人人都稱呼在下爲『普通生』！」那人臉上的笑意更濃。

但也更陰險，更可怕。

張大碗瞧得連心底也在發毛。

他知道這人是誰了。

這人竟是「普通生」單開山！

*　*　*

單開山！

一個令人心悸的名字！

張大碗雖然並不是武林中人，但最近，單開生的名字實在是太响亮了。

張大碗心想：「這大魔頭竟然在俺老張門前笑口吟吟，祇怕這是勾魂一笑。」

「你要怎樣？」

「要你交人！」

「交人？」

「不錯，是一個老和尚，法號不苦。」

「俺老張不知道甚麼苦與不苦。」

「少裝蒜，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俺老張祇是個大夫。」

「所以，你最好少給自己添惹麻煩。」

「閣下率衆而來，已經是一件麻煩頂透的事。」

「所以，識時務者爲俊傑，不苦老和尚在那裡？」

張大碗張大了嘴巴，但並沒有說話。

因爲他已看見了不苦大師，一步一步的從竹舍內走了出來。

*　*　*

不苦大師，近月以來屢戰强敵，可謂既傷且疲。

但他不在乎。

他早已不在乎自己的生與死。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好一個老瘋僧！」單開山冷冷一笑。

張大碗陡地怒叫：「他沒有瘋！」

不苦大師擺擺手：「瘋也好，沒瘋也好，都祇是一個又老又不中用的老和尚。」

不苦大師咳嗽兩聲，道：「施主找老衲……有何貴幹？」

「本座要找的人，並不是你！」

「施主分明是在找尋老衲，何以偏偏說不是找老衲？」

「本座找你，祇是要從大師口中，查悉另一個人的下落。」

「阿彌陀佛！這未免……是太過迂迴……曲折啦……咳咳……」

「這是沒辦法中的唯一辦法。」

「未知施主要找的是誰？」

「卓蓋天！」

「卓總堂主？」

「卓施主豈不是地寇堂的總堂主嗎？老……衲可沒說錯呀……」

「錯！偏偏就是錯，而且錯得不可饒恕！」單開山冷冷一笑。

「這是何故……咳……」

「早在上個月開始，卓蓋天已不再是地寇堂的總堂主。」

「是誰說的？」

「我！」

「你？你是副總堂主，何出此言？」

「正因爲我是副總堂主，，因此卓蓋天的罪行，我比誰都更清楚不過。」

「卓總堂主有何罪行？」

「他的罪行，罄竹難書。」

「願聞其詳！」

「第一：他不是漢人。」

「誰說他不是漢人？」不苦大師眉頭一皺。

「這姓卓的，父爲契丹人，母是苗族女子，可算是來歷不明之至。」

「縱使他並非漢人，也不能算是罪行。」張大碗忍不住叫道。

單開山冷冷一笑：「身爲外種族，却覬覦中原武林，如此狼子野心，豈能漠視？」

「除此之外，卓總堂主又何罪之有？」

「仍是那一句——罄竹難書！」

「祇怕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單開山冷冷一笑，道：「卓蓋天自統領地寇堂以來，前後最少殘

害逾千條人命，正是滿手血腥，一身罪孽。」

「哼！他既出身草莽，他不殺人，人便把他殺了，如此說法，俺老張絕難心服！」張大碗又在大叫。

「卓蓋天不但滿手血腥，殺人如蔴，而且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張大碗道：「若說卓總堂主好色殘虐，俺老張可不曾聽說過。」

單開山道：「你不是他身邊的人，又怎曉得他的爲人怎樣？」

張大碗道：「但就憑你這幾句片面之詞，也不能使人相信這是事實。」

單開山道：「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姓卓的多行不義，如今已是衆叛親離，千夫所指。」

「甚麼衆叛親離，千夫所指，也是你的片面之詞，根本不足入信！」張大碗冷哼一聲：「你快滾，別在俺老張的門前大呼小叫！」

單開山冷冷一笑：「你這個不識時務的江湖郎中，難道你以爲這個老瘋僧，可以抵擋得住地寇堂十幾位精英高手嗎？」

張大碗還未開口，不苦大師已連連搖頭不迭，道：「祇怕……不能……眞的不能……」

他受傷甚重，在短短時間之內，自是未能立刻復原。

他還未說完，張大碗已截口叫道：「大師不必着急，你既已到了俺老張這竹舍，就絕不容許有人把大師加以欺負！」

此言一出，不苦大師一愕。

「普通生」單開山却是淡然一笑，道：「這位大夫莫不是腦筋有點毛病了？」

張大碗倏地怪叫一聲：「腦筋有毛病的是你，並不是俺老張！」

單開山仍然在笑。

他早已看出，這位江湖郎中，根本不懂甚麼武功！

就算這位張大夫略懂武藝，也一定不會高明到甚麼地方去！

要對付這麼一個草包，簡直就是易如反掌，不費吹灰之力。

他自然不屑親自動手。

他只是輕輕一聲咳嗽，已有一名手下會意，大步向張大碗走了過去！

張大碗仍然站在竹舍門外，紋風不動！

看來，他竟似是胸有成竹！

上前要對付張大碗的是一個獨眼大漢。

他叫徐萬力！

徐萬力本是卓蓋天的近身護法武師，但却最早跟隨單開山叛變。

徐萬力，外號人稱「雷霆金石掌」！

此人掌力雄猛，可怖之至。

張大碗雖然身形比徐萬力更高大得多，但明眼人早已看出，這粗壯的江湖郎中，無論如何決不是徐萬力的對手！

「呼」的一聲，徐萬力已一掌向張大碗當胸怒劈過去！

張大碗居然只是瞪着他，不閃不避！

徐萬力一心要在單開山和一干兄弟面前耀武揚威，這一掌竟是用足了十成功力！

卜！

「卜」一聲响！

不是意外中「蓬」然一聲悶响！

也不是意料中張大碗中掌頹然倒地！

相反地，吃了大虧的人居然是徐萬力。

「呀！」徐萬力响起了一聲凄厲的叫喊！

只見他身形急急退後！

他是用右掌重重擊向張大碗胸膛的。

但他向後急退之際，却不由自主地以左手托住右手手腕，額上冷汗汨汨而下！

「妖……妖法……」他驚極而呼。

妖法？

到底是甚麼妖法？使徐萬力不但無功而退，更連腕骨也給張大碗的胸膛硬生生地震斷？

衆皆愕然。

唯獨單開山立刻看出了端倪！

「是一塊護心鏡！」

*　*　*

護心鏡！

好一個單開山！好一個絕不普通的「普通生」！

張大碗衣衫之內，果然是另有乾坤。

張大碗笑了：「單副堂主好眼光！」

單開山冷笑道：「我不是副堂主！此刻地寇堂的總堂主，並非別人，正是單某！」

張大碗沒答腔。

但在竹舍內，却有一人在嘿嘿冷笑。

好森冷的聲音！

「你配嗎？你配嗎？你配嗎？」

一連三句「你配嗎？」

但每一句「你配嗎？」的聲音，都足以使人爲之膽顫心寒。

因爲那是很尖銳、很刺耳的聲音！

既森冷，又尖銳！

令人一聽之下，不寒而慄。

「甚麼人在竹舍內鬼鬼崇崇？」

單開山雙眉一挑，冷然叫道。

竹舍內那人又是發出一陣森冷的怪笑聲。

「若說鬼鬼崇崇，天下間只怕很少人能比得上閣下！」

「不管你是何方神聖，請站出來說話！」

「站出來？」

「不敢嗎？」

「不是不敢，只是……只是……」

「只是怎樣？」

「我若一站出來，立刻就得殺人！」

「哼！少裝腔作勢……」

「找死！」

語聲甫落，一人自竹舍內飛射而出！

此人一出，衆皆驚呆住了！

任誰也想不到，在竹舍內殺出的，竟然是一個如此這般的人！

眞是沒有人想得到！

就連單開山也萬萬意料不到！

也正因爲他萬萬意料不到，所以他付出了非常非常重大的代價！

他付出的竟是——一顆自他胸膛裡活生生挖出來的心臟！

* * *

出奇不意的一擊，往往能收奇效！

但最令人難以想像的，是這一擊居然立刻就要了絕不普通的「普通生」單開山的性命！

颯！

從竹舍內裡飛射而出的一個人，竟然是個全身赤裸身段極其迷人的女郎！

膚光賽雪！

婀娜迷人的胴體！

更有絕不留情致命的一擊。

穿心爪！

一爪就抓向單開山的胸膛！

一爪穿入胸膛而入。

一聲異響，單開山一顆血淋淋的心臟竟然就被硬生生地挖了出來。

血怒激！

沒有人相信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就算有這種事，也似乎絕不可能發生在「普通生」單開山的身上。

可是，給一個裸女硬生生地把心臟挖出來的並非別人，赫然正是不可一世，欲取卓蓋天總堂主地位而代之的單開山！

* * *

太驚人了！

誰也不相信眼前所見的是眞事！

但血淋淋的心臟已被挖出。

心臟兀自在跳動！

單開山瞪大了眼！

他瞪着一個不可能出現的裸女！

「是妳？」

「久違了，副堂主！」裸女嫣然一笑。

她的聲音不再尖銳，不再刺耳，但卻更令人毛骨悚然！

她的聲音，不但不尖銳不刺耳，簡直是太美妙、太動聽了。

「眞的……是妳？」

「不是我，還會是誰？」

「妖……妖女……淫婦……」單開山驚駭欲絕，但事實上，他已氣絕身亡！

* * *

單開山倒下了。

在每個人的眼前，只有這個美麗而妖異的裸女。

「你們都看見了？」她又在笑。

沒有人回答。

也沒有人點頭、搖頭。

每個人都目瞪口呆。

他們看見的，是一個絕色麗人，而她卻是全身赤裸，一絲不掛的。

但沒有人有邪念！

沒有人有「邪念」，是因爲這裸女的本身，已經太邪太邪！

簡直是邪門得令人無法想像！

她是誰？

她是連「普通生」單開山也想不到會在這裡出現的一個女人。

她竟然是雁妃！

一個傳聞早已給不苦大師殺掉的女人——雁妃！

* * *

「你們都看見了？」

這是一句很簡單的問話。

但在此時此地，出自雁妃的口裡，卻是令人高深莫測的！

她這句話的眞正涵義是甚麼？

很快就有了答案。

她又說道：「就算看見也不妨，因爲你們都活不過明天！」

此言一出，已有人拔足飛奔！

這妖女好恐怖！這妖女好厲害！

連單開山也死在她手裡，這裡又還有誰抵擋得住她？

只怕是誰也不能！

最先，有三人發足飛奔。

一人飛奔向東。

一人飛奔向西。

另一人飛奔向北。

飛奔向北那人，走得最快，輕功最高明。

但結果……

最早不見了一顆腦袋的，也正是那人！

颯！

一道寒芒掠過半空！

一道血影飛濺在半空！

一顆腦袋滾跌在地上。

* * *

向北飛奔的一人，固然腦袋不保，其餘二人，收場也是一樣。

只是稍遲一瞬間！

僅僅稍遲一瞬間！

其餘人等，盡皆呆了！

雁妃！好恐怖的雁妃！好厲害的雁妃！

她全身赤裸，手上也沒有任何兵刃，但卻能在伸手投足之間，把三條大漢的腦袋一一「摘」了下來！

這一「摘」之力有多大？

她的心有多狠？

她的功力有多深？

眞是令人連在做夢時也萬萬夢想不出來的事情！

三顆腦袋不見了。

再也沒有人敢動。

甚至沒有人敢透一口大氣。

「聰明！聰明！你們都很聰明！」雁妃的聲音在半空中响起。

但沒有人能看見她在哪裡。

「我喜歡聰明的人，因爲在這世上，只有聰明的人，才能活得更長久！」

她的聲音並不响亮。

也沒有人知道，她的聲音是從甚麼地方傳過來的。

但每個人都聽得很清楚。

她的聲音眞動聽。

但這種動聽的聲音，如今在地寇堂幫衆耳中聽來，卻又偏偏是最可怕、最恐怖、最令人爲之毛骨悚然的聲音。

過了好一陣，雁妃的聲音又响了起來。

不但她的聲音再度响起，她的人也再度出現在每一個人的眼前。

她這一次再度出現，卻又不禁令地寇堂幫衆爲之眼前大亮。

她不再是一個赤裸的女郎。

她穿上了雍容華貴的錦服，青絲上也戴着一頂鑲滿了珍珠、寶石的金冠。

儼然是一名貴婦！

* * *

「各位兄弟，可還記得賤妾麼？」

「記……記得……」地寇堂幫衆紛紛應和。

「江湖傳言，說賤妾已遭不測，可有這一回事？」

「是……是有這種荒謬的傳言……」其中一人應道。

「不！傳言並不荒謬，而且絕對是眞的！」雁妃悠然地說道。

那個地寇堂的殺手呆住了。

其他人也呆住。

雁妃說的，算是甚麼話了？

她在開甚麼玩笑？

就在這時，不苦大師突然開口：「這位女施主說的話，句句屬實。」

此言一出，衆人又是一愣。

若是別人說出這句話，也許根本不必理會。

但說出這句話的並非別人，乃是來自五台山勝音寺的不苦大師！

不苦大師！

好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出家人。

要是傳言屬實，那麼，當天擊殺雁妃的，就是這個老和尚。

「是你殺……她的？」其中一個地寇堂殺手驚呼！

「阿彌陀佛！確是老衲造的孽……」不苦大師合什道。

衆人聽了，更是驚呆不已。

雁妃在五台山被不苦大師所殺，此事天下皆知。

可是，如今不苦大師在這裡，雁妃也在這裡！

而且，雁妃一出現，就把「普通生」單開山一爪宰掉！

此事之詭異，實在是難以形容。

「你……眞的殺了雁……妃？」徐萬力忍不住插口追問。

不苦大師道：「殺……不錯是殺了……只是……她……死而復生，那可難說得很！」

殺是殺了，但殺了之後，卻又死而復生……

這未免是太駭人聽聞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衆人不清楚。

不苦大師也不清楚。

只有張大碗最清楚這一樁事。

「她是我師父救活的。」

張大碗此言一出，總算是有了一個答案！

原來當天不苦大師雖以重手重創雁妃，但出家人到底菩薩心腸，而且在此之前，不苦大師更從未殺害過任何一人，出手之際，略爲手軟一點點，終於未能一擊殺了雁妃。

但雁妃卻也眞的傷得不輕。

就連勝音寺其他僧侶，都以爲這女子已然被殺。

其後，雁妃下葬在五台山。

然而，在下葬之際，卻被一位武林怪傑悄悄把「屍首」弄走，由於手法高明，衆僧侶竟然毫不察覺！

而那位武林怪傑，正是張大碗的師父。

但張大碗的師父，又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 * *

魔敎勢力，日益坐大。

但單開山忽然死在雁妃手下，卻把魔敎氣焰爲之一挫。

雁妃，這一個奇女子又出現了。

她不但沒有死，而且功力更勝從前！

只是，雁妃出現之後，卻又不見了卓總堂主！

卓蓋天忽然在武林中銷聲匿跡，誰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誰也想不到，他正身處天山極冷至寒之地。

江湖形勢，一天一天的在變化。

形勢變化，人心也在變。

變得如五月天氣不定。

* * *

半個月之後，劍王府鑄劍台上，烈火熊熊。

刀伯在鑄劍，鑄劍烘爐爐火冲霄！

好大火！

刀伯告訴邵逍遙：「鑄造此劍，須以七七四十九日天火煉之！」

天火！

何謂天火？

刀伯答：「天火，火種來自天火峯，其色澤赤紅，以此火種燃點之火焰，雖大雨不熄，風吹不滅。」

就在這一天，刀伯在鑄劍台上燃起了不可思議的「天火」！

邵逍遙看了大半天，忽然去找風雪人。

「那刀伯，不愧是奇才。」

「鑄劍奇才？」

「不！是喝酒的奇才。」

「他的酒量比你更厲害？」

「也不見得。」

「那麼，他何奇之有？」

「鑄劍台，有一位鑄劍大師。」

「老萬？」

「不錯。」

「老萬鑄劍，道行怎樣？」

「在他還未曾來到劍王府之前，他曾鑄劍無數，最著名的，有紫電劍、青龍劍、紅花劍、七星劍等。」

「何以他來到了劍王府，身在鑄劍台上，反而從未鑄造過任何一把劍？」

「老萬是鑄劍的大行家，他一到劍王府，便踏足在鑄劍台上。」

「這位鑄劍大師，對這鑄劍台有何高見？」風雪人問。

邵逍遙沉吟良久，才答：「老萬在鑄劍台上獃了三天，不眠不食，直至第四天才說出了一句話。」

「一句怎樣的話？」

「等一等吧！」

「等一等吧？」

「不錯。」

「他在等甚麼？」

「他沒有對任何人說，包括老夫在內。」

「但你是明白這句話的意思的，對不？」

「不錯。」

「他在等甚麼？他等了多久？」

「他在等一個比他道行更高深的鑄劍大師，他一等就等了十幾年！」

「他終於等到了？」

「當然，刀伯就是他要等的人，而正在鑄煉中的公公劍，也就是他等待已久的名劍！」

「沒有刀伯，他鑄造不了一把像公公劍那樣的神兵利器？」

「要鑄造一把利劍，他是游刃有餘的，但公公劍一旦鑄成，又豈僅是一般所謂『神兵利器』所能比擬？」邵逍遙神情肅穆地說道。

「聽說老萬以前喝酒很厲害？」

「不錯。」

「但刀伯一到了鑄劍台，他就滴酒不沾唇，彷彿前後判若兩人。」

「也不錯。」

「就是爲了鑄造公公劍？」

「正是如此。」

「鑄造這一把劍，不能喝酒嗎？」

「對老萬來說，確是這樣，」邵逍遙緩緩地說道：「他是鑄劍公公劍的重要人物，所有材料都由他負責，他必須精確地計算出每種材料的份量、特質，以至供應的時間，其間絕對不容有半點差池！」

「所以，他的頭腦必須保持清醒！」

「是絕對的清醒。」

「但刀伯又怎樣？」

「刀伯不必理會許多細節上的問題，但他比老萬更重要！」

「我明白了。」

「哦？」

「老萬就好比磨墨、擺放文房四寶之人，而刀伯才是揮毫着墨的名家！」

「大概如此！」

「醉筆寫成傳頌千古佳句，就好比王義之與蘭亭序！」

「說得更是貼切！」

「難怪邵老前輩盛讚刀伯的奇才！」

「他喝酒看似亂七八糟，實則極有分寸。」

「何謂之喝酒得有分寸？」

「不是有分寸，是極有分寸？」

「如何極有分寸了？」

「刀伯鑄劍，有如書法大豪半醉即席揮毫，酒意不足，鑄出來的劍就不夠靈氣，喝得多了，勢必差之毫釐，謬之千里！」

「如此說來，不但鑄劍大有學問，連喝酒也是大有研究餘地？」

「不錯！」

「刀伯喝酒，極有分寸，是以鑄出來的劍，也必然是靈氣十足，與別不同？」

「正是如此！」

「好一個刀伯！」

「好一把公公劍！」

「哈哈！」

「哈哈哈……」

* * *

刀伯在鑄劍台上鑄劍，非止一日。

刀婆婆除了和老萬協助刀伯鑄劍之外，更不時找風雪人，向他論述刀法之道。

刀婆婆是用筷子在半空虛劃字句和風雪人「交談」的。

她虛劃出來的字，風雪人並不全懂。

理由有三。

第一：刀婆婆虛劃出來的字，有些頗爲深奧，並非一般常用字句。

第二：刀婆婆虛劃出來的字，多半以狂草在半空中書成，很容易會看錯。

第三：刀婆婆書法雖佳，但仍然不免寫錯字。

和刀婆婆「交談」，並不是一件沉悶的事。

別看刀婆婆又聾又啞，其實她是個相當有趣的老婦。

她笑起來的時候，固然是滿臉皺紋，但却也妙趣橫生。

可見她在年輕時，風姿定必相當迷人。

但刀婆婆跟風雪人鑽研刀法之際，她的神態却是十分認眞，堪稱一絲不茍的。

有人說：「一年學刀，十年學劍。」

意思是說練刀容易練劍難。

對於這種見解，刀婆婆的回答是：「胡說！放屁！不倫不類！」

她認爲，一般的刀法，自然是容易練成。

但同樣地，一些尋常的劍法，要練成也並不是太困難的事。

刀婆婆的解說，並不詳細。

但却十分扼要。

風雪人越來越佩服刀婆婆在刀法上的造詣。

但他沒有讚刀婆婆。

因爲他若讚刀婆婆，刀婆婆一定會罵他一句：「拍馬屁！」

* * *

這一天，由正午開始，刀婆婆不斷向風雪人談論「主和刀」及「主戰刀」。

「主和刀」是守招。

「主戰刀」是攻招。

「主和刀」的精義，在於祇守不攻。

「主戰刀」的竅訣，乃是全攻不守。

刀婆婆表示：「不少刀法名家，都以爲全守的刀招及全攻的刀招，都是『笨招』，人人都認爲，縱使守招也該伺機反擊，攻招決不可不備守勢招數……但這些刀法名家，根本就是在……放屁！」

這是刀婆婆常用的罵人之話。

但最妙不過的，就是每當刀婆婆罵人「放屁」的時候，她往往也會接着放屁響應。

她放的是眞屁！

而且，屁聲往往眞的響亮。

但刀婆婆仍然是經常罵別人——放屁！

這就是刀婆婆。

妙不可言的刀婆婆。

* * *

刀婆婆又對風雪人表示：「『主和刀』刀招一百零八式，其實祇算是一式，那是守式！

『主戰刀』刀招也是一百零八式，其實也祇能算是一式，那是攻式！

「守就不攻！攻就不守！又攻又守的招式，又豈是上乘刀法？

「世上不少刀法名家，都着重招式變化，講究攻守兼備，其實也不能算是大錯，那是因爲此輩中人的刀法，如不又攻又守，根本就舞不出甚麼花樣來！

「但眞正上乘的刀法，無論或攻或守，都是最完美的武功，正是守必不敗，攻必制勝，又何須又攻又守，徒亂陣脚？」

刀婆婆的解說，似是簡淺，實則深奧玄妙，不易完全領略。

但風雪人天資聰明，而且生性豁達，很快就明白了箇中精髓。

* * *

到了晚上，邵逍遙帶着風雪人離開了劍王府。

「風老弟，今夜無月。」

「眼中無月，心中有月。」

「心中有月，明亮乎？」

「照得胸襟有如白晝。」

「刀婆婆的刀法，你須緊記。」

「必須緊記的刀法，已是拘泥迂腐，刀婆婆向所不取！」

「說得好！」

「不是我說得好，是刀婆婆在刀法上的造詣，確然已臻化境。」

「祇可惜，她老了！」

「她若不老，祇怕在刀法上的參悟，未必到此神妙境界。」

「風老弟此言差矣，學無前後，達者爲師，並不一定祇有老人，才能在武功之上達到爐火純青之境界！」

「說的甚是……」

「前面三里外，有一小鎮，鎮上有一間不大不小的賭坊。」

「你要玩兩手嗎？」

「不錯。」

「自當奉陪。」

* * *

小鎮之名並不「小」。

此小鎮名爲「大巨鎮」。

不是「巨大」，是「大巨」。

又大又巨之鎮。

鎮名來源，早已不可稽考。

鎮內有一賭坊，就名「大巨賭坊」。

邵逍遙對風雪人道：「你可知道，這賭坊對我有何意義？」

風雪人搖搖頭：「不曉得。」

邵逍遙道：「這賭坊的老闆，是一個高手。」

「賭博高手？」

「既是賭博高手，也是劍法上

的一流好手。」邵逍遙神情莊重地說。

「小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

「但這個劍法上的一流高手，卻隱姓埋名於賭坊之中！」

賭坊老闆，就在牌九桌上。

「雙天！統殺！」一個滿臉麻子的大漢當莊。

賭坊的老闆在旁邊瞧着。

麻子大漢叫麥根，賭坊老闆是譚老九。

譚老九笑了笑：「根叔今天手氣很旺。」

麥根道：「上個月輸了三千多兩，今個月非要翻本不可！」

譚老九道：「賭博豈可但求翻本便心滿意足，理當趁勢追擊，反敗爲勝才是道理！」

「好！再來，誰敢下重注？」一人立刻回答。

麥根一看，祇見來者是個白髮老人。

「哈哈，好極！」

「老夫下注一兩。」

「甚麼？一兩？」

「不錯，老夫下注一兩。」

「呸！就算是一兩黃金，也祇不過是區區一兩，若是銀子，一兩更不像話。」

「對！說得對，但老夫下注的，既不是一兩黃金，更不是一兩白銀，而是一兩皮。」

「一兩……甚麼？」

「皮！」

「皮？是牛皮還是豬皮？」

「都不是，是鹿皮！」

「鹿皮？一兩鹿皮？老丈，你在跟俺老麥開玩笑嗎？」麥根大叫。

譚老九却在這時候把一個饅頭塞入他的嘴裡。

麥根呆住。

「你住口！」譚老九冷冷一笑：「這一兩皮，就算你連房屋加上妻妾一併賣掉，也賭不起！」

麥根呆住。

雖然他的嘴巴給饅頭封住，一時間說不出話來，但譚老九的每一句話，他是聽得一淸二楚的。

鹿皮！

一兩鹿皮。

這到底是甚麼玩藝兒？

* * *

麥根沒有走。

但這一口莊，他也當不下去了。

理由是：這一口牌九，憑他的本錢，根本賭不起。

對麥根來說，這是荒謬頂透的事。

但對譚老九而言，別說是區區一個麥根，便是他自己也未必賭得起。

但他却賭了。

他對這白髮老人說道：「老邵，我用這間賭坊，再加三萬兩跟你賭。」

老人皺皺眉。

麥根心裡已在大叫：「老九瘋了，他一定是瘋掉了。」

譚老九是看穿了他的心意。

「老麥，你是不是認爲我瘋了？」

「不……不是……祇是……」

「又不是，又祇是，究竟你心裡在想着些甚麼？」老人冷冷一笑：「這一場賭局，與你無關，你最好不要開口說話。」

麥根道：「俺本來就沒有說甚麼。」

譚老九沉默着。

祇見老人把一塊鹿皮放在賭桌上。

鹿皮的一面，有三個大字，寫着：「一両正！」

而另一面，却寫上一大堆密密麻麻，比蠅頭還更細小的小字。

譚老九一看見這塊鹿皮，不禁連舌頭也伸了出來，就像是老饕看見了珍饈百味一樣。

老人道：「今天是雙日還是單日？」

麥根搶着回答：「是雙日，今天是初八。」

老人「唔」的一聲，對譚老九說道：「他沒說錯吧？眞的是初八？」

麥根又搶着道：「本來就是初八。」

譚老九似是咽了一口口水，又彷彿是有點無可奈何，半晌才勉强道：「確是初八。」

「初八是雙日，那麼照老規矩，由老夫當莊！」老人淡淡道。

譚老九似是遲疑着。

麥根忍不住又道：「這算是甚麼規矩？」

老人道：「這是老夫和老九在二十年前定下來的臭規矩，你是不是要改一改？」

麥根一怔，忙道：「不，不改！不改……這規矩既是你們定下來的，那自然是公平之至的。」

老人道：「就算公平，也可以改一改，改成不公平呀！」

麥根不敢再開口了。

譚老九道：「這一口，咱們是賭定的了。」

老人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老九，可以開始了吧？」

「可以。」

「老夫當莊！開始！」

* * *

老人擲骰。

賭牌九，有大小之分。

大牌九賭四張，小牌九賭兩張。

大牌九前面兩張牌，後面兩張牌，前後兩道牌俱勝者勝。

若各贏其一，即算和論。

但小牌九祇賭兩張牌，正是「牌一翻兩眼瞪」，不是贏便是輸，並無和局。

譚老九很重視這一注的輸贏。

他重視的，似乎並不是自己的三萬兩銀子和這間賭坊，而是放在桌上的一塊鹿皮。

一塊「一両正」的鹿皮。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對麥根而言，這是他抓破腦袋也想不通的事情。

最後，他祇好推想：「這塊勞什子鹿皮，說不定是一張藏寶圖吧？」

但這是藏寶圖嗎？

看來看去，却也不怎麼像。

這到底是甚麼東西？悶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 * *

牌已分好。

老人抓住兩張牌，連摸也不摸，就嘆了口氣：「老九，今天你運氣好。」

譚老九已把兩張牌摸了又摸。

他也長長的嘆一口氣：「你猜錯了，我這一副牌，祇有一點。」

把牌翻開，一張梅牌，一張虎頭，合共祇有一點那麼多。

麥根也嘆了口氣，道：「這番凶多吉少也！」

老人却搖搖頭：「祇怕未必！」

他也把手中的兩張牌翻開，赫然是一張板櫈，一張銅鎚六。

鱉十！

不折不扣，如假包換的鱉十！

譚老九呆住了，他怔呆了很久很久，才喃喃道：「贏了，居然連一點也贏了。」

老人乾咳一聲：「贏了便是贏，何足怪哉！老夫告辭啦！」

語畢，與一名年輕人離開了這間賭坊。

譚老九這才伸出顫抖的手，把那塊鹿皮戰戰兢兢地取到手中。

麥根大奇，在場所有賭徒，自然也是莫名其妙。

這張寫着「一両正」的鹿皮，究竟是甚麼寶物？

沒有人知道。

雖有人問，譚老九也沒有回答。

他祇是高興得連眼淚也掉了下來。

* * *

老人，當然是邵逍遙。

和他一起進入賭坊，然後又和他一起離去的自然是風雪人。

「風老弟，你可知道，我在這賭坊賭博，是爲了甚麼？」

「不見得是爲了金子銀子吧？」

「當然不是，在這種小地方，能贏得了多少。」

「但在這裡賭，是爲了……劍法？」

「聰明！」

「在賭坊裡鑽研劍法之道？」

「正是。」

「賭坊老闆，也精於劍法？」

「若在二十年前，此人的劍法，未必便在我之下。」

「如此說來，當眞不簡單。」

「但此人不喜炫耀，雖混跡在賭坊之間，但絕少跟別人動武。」

「倘生事故，不動武又如何應付？」

「這賭坊內，高手如雲，縱有人撒野搗亂，也不必譚老九親自動手。」

「不錯，殺鷄焉用牛刀。」

「風老弟，你可知道，我如何在賭坊之內鑽研劍法？」

「小弟愚昧，無法想像此事。」

「天下千般武功，均由人、獸、飛禽、蟲類，以至是天象變化等等衍變而生，在賭坊，利字當頭，衆生相顯露無遺，人性之弱點、脾性、虛實之道，每每在賭桌上可見。」

「劍有劍法，賭也有賭術，賭術高明者，尤如劍法高明者一般無異，總是輸少贏多，既要在劍法上更進一步，不妨在賭桌上仔細揣摩，祇要靜心觀之，定必大有所悟！」

風雪人聽了，大爲欽佩。

邵逍遙沉吟半晌，又自拈鬚微笑道：「那賭坊老闆，與我一般同樣深明此道。」

「我明白了！」風雪人陡地大叫。

「明白了甚麼？」

「他根本並不在乎那間賭坊，他也不是一個賭徒。」風雪人眨着眼：「他是在賭坊中鑽研劍法，情形就如你般如出一轍。」

「誰說他不是賭徒？他用三萬兩再加上賭坊，才贏了一塊鹿皮，這種人若還不算是賭徒，又有甚麼人才算是眞正的賭徒了？」

「但這一場牌九，有人作弊。」

「哦？」

「作弊的手法雖然高明，但却還瞞不過我的眼睛，因爲……」

「你也是一個精明的賭徒，對不？」

「大概可算是吧！」

「哈哈！」

「哈哈哈……」

* * *

牌九作弊。

不錯，的確是有人在作弊。

但風雪人沒有再進一步說下去。

他沒有說，也不必說。

心照不宣。

作弊的，並不是贏家譚老九，反而是抓了一副鱉十的邵逍遙。

邵逍遙搶着要當莊。

他早已知道今天是初八。

初八是雙日，按照他以往跟譚老九定下來的規矩，應該由邵逍遙當莊。

邵逍遙在擲骰子的時候，偸天換日，換上了另一副骰子。

在抹牌的時候，他也巧妙地做了手脚。

他是故意把那塊鹿皮輸給譚老九的。

「那一塊鹿皮，上面有一套劍法，是二十年前一位劍法大宗師遺傳下來的，據說這位大宗師總共寫了八塊鹿皮劍譜，每一塊鹿皮，都重一兩正！」邵逍遙後來對風雪人解釋。

＊　＊　＊

黎明。

風雪人和邵逍遙回到了劍王府。

邵逍遙道：「你已有了婆婆刀，祇差一把公公劍，一旦刀劍合璧，你將會是武林第一人。」

風雪人道：「武功之道，一山還有一山高，更有相生相尅，又豈有武林第一人之說？」

「你說的本來不錯，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祇是……」

「祇是怎樣？」

「婆婆刀、公公劍固然是天下一等一的神兵利器，更重要的，是你身兼刀婆婆及我這個老酒鬼兩家之長，祇要潛心用功，一旦藝成，實在難以想像得到，世上還有誰可勝你！」

「這個……」

「又是一天開始了，好一個美麗的黎明！」

＊　＊　＊

一日復一日，轉眼又過了一個月。

刀伯仍然努力不懈地在鑄劍。

刀婆婆仍然每天爲風雪人講解刀法精萃。

每天晚上，邵逍遙例必抓緊風雪人，與他談論天下各門各派的劍法。

但這一晚，邵逍遙談的並不是劍法，而是一個人。

彭怒。

在劍王府大殿上，彭怒在練掌法。

掌力沉雄，招式變幻莫測，端的是第一流武功。

彭怒練功，十分專注。

邵逍遙却在旁邊和風雪人吃肉喝酒。

「風老弟，你瞧彭怒此人怎樣？」

「爲人誠信可靠，做事勤快，練功不懈。」

「但照我看，他是罕見的蠢貨！」

「若是蠢貨，決不罕見，天下間奇蠢之人，觸目皆是，即如小弟，也常給別人罵作蠢蛋、蠢豬、蠢東西……」

「你也許眞的很蠢，但却也蠢得其所！」

「蠢便是蠢，何謂之『蠢得其所』了？」

「箇中玄妙，祇可意會，不可言傳。」

「彭兄又怎算是蠢貨？」

「他若不蠢，我早已把劍法傳授給他！」

「縱使眞的很蠢，也可以把劍法傳授！」

「不可！萬萬不可！」

「何解？」

「讓一個蠢人去練劍法，那便是侮辱了劍！」

「要是彭兄漸漸變得聰明起來呢？」

「難矣！」

「難矣，並不等於不可能，對不？」

「其實，我也曾傳授過他幾路簡單的劍法……祇是……唉……他根本連劍是甚麼東西也弄不清楚！」

「但這一套掌法……」

「風老弟，你認爲他這一套掌法怎樣？」

「很怪！」

「請說下去。」

「怪得不像掌法，倒像是……」

「不妨直說！」

「劍法！」

「好眼力！」

「這是掌中劍？」

「不錯！」

「如此說來，祇要彭兄能夠掌握這掌中劍的竅訣，將來練劍也不是甚麼難事！」

「但問題却在於他能夠把這一套掌中劍練到怎樣的火候！」

「唔……」

「這要看他的造化了！」

「不錯……」

＊　＊　＊

江湖路，風起雲湧。

西方魔敎，大舉進軍，其野心人皆可見。

邵逍遙，似是退隱江湖，不問世事。

但暗地裏，他在劍王府中秘密鑄劍，更努力栽培風雪人。

在刀婆婆、邵逍遙兩大高手朝夕悉心指點之下，風雪人的武功，大有進境。

地寇堂，總堂主卓蓋天下落不明，副堂主「普通生」單開山死於雁妃之手。

這兩樁大事，哄動武林。

丐幫與西方魔敎結怨日深，連場浴血戰相繼展開，戰況異常慘烈。

但最關鍵性一戰，却還得數「鳥難渡」之戰！

鳥難渡，位於海角山。

此山有險峯無數，而鳥難渡乃無數險峯之中，最險峻之山峯。

在一個黃昏，西方魔敎集結十二路精英高手，突擊峯下三十六座營寨。

這險峯之下，有座山谷名曰「仰天谷」。

仰天谷內，有三十六座營寨，那是異常罕見的。

那是武林中各門各派高手集合起來的精英高手！

而西方魔敎羣魔，早已接獲訊息，悄悄殺入谷中。

殺聲震天！

好一場激烈的斷殺！

這一戰，歷時三個時辰。

乃至大戰方罷，一人在谷外痛哭！

那是魔敎長老之首——「聖皇尊者」魯陀達。

魯陀達大敗！

他率領的十二路魔敎高手，幾乎全軍覆滅！

他在痛哭之後，仰天倒下！

他早已中了重掌！

他傷勢沉重，無論如何決計活不下去！

＊　＊　＊

鳥難渡一戰，戰功最顯赫者，是風雪人！

公公劍已鑄成！

再配合婆婆刀，左刀右劍！

一心二用！

左剛右柔！

忽前忽後，忽虛忽實！

果然是好厲害的神兵利器。

更有厲害無比的刀招！劍招！

誰能匹配？

答案是——沒有！

完全沒有！

刀伯，刀婆婆也在這一座山谷中。

刀婆婆並沒有動手。

她太老了。

她祇是在一旁觀戰。

好一場大戰！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個春秋。

有一天，中原武林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卓蓋天回來了。

他在江南出現！

他到處找尋雁妃。

但找不着。

有人問他，這許多年以來，他去了甚麼地方？

他說：「我在一個很僻冷的地方，和一個很冷靜的人朝夕相對！」

沒有人知道他在說甚麼。

他也沒有再解說下去。

他仍然是卓蓋天嗎？

他是不可一世的卓蓋天嗎？

＊　＊　＊

武林中，有很多怪異的人，例如唐大石、丁珍珍。

甚至連許多畜生都特別怪異。

人，有異於常人者，謂之異人。

獸，有異於一般畜生者，可謂異獸。

在一個美麗的地方，有一頭很怪異的大白猿。

牠朝夕陪伴着牠的女主人。

牠的女主人，說不出的高傲、高貴。

但牠永遠不清楚女主人的來龍去脈。

不但牠不清楚，旁人也不清楚。

牠的女主人，高貴有如皇后。

牠的女主人，高傲有如天王。

女中天王。

她的故事，充滿傳奇色彩。

但故事太多了，又有誰能一一聽下去呢？

（全文完）

上文提要：李自成遵從玄機子的計謀，在渭河兩岸堵截孫傳庭，此戰役官兵投降有五六千，孫傳庭也被砍掉腦袋……何用則率領神木縣的高手去迎戰寶雞總兵于光川，官兵死傷三千多……崇禎十六年冬，玄機子與何用做了龍袍，擬定正月初一李自成登基，國號叫大順……齊玉兒生了雙胞胎後，開始實行她報仇的第一步……



殺戮傳奇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後宮驚變殺親兒　軟甲護體倖保命

李自成不斷的低呼：「活吧兒子呀，那怕只活一個也行……」

慢慢的，李自成有些失望的用力拋下兩個死嬰兒，他把雙臂撐在床沿上，低頭，好像有淚水往兩個小嬰兒的屍身上滴着，滴着是無聲的，但彷彿有聲音，就好像淚滴像血一般令他全身在扭曲。

這一代梟雄，當世的人魔，他正在心情上大爲改頭換面，他那唯一的一點天艮，忽然之間在這一刻間完全化爲烏有了。

他到了此刻，才眞正的在他的心中充滿了仇恨，充滿了冷酷，更變得冷血了。

人，是受到環境的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心境，而李自成少年就心有不滿，他活在那種環境中，不變是不可能的。

只有殺戮，殺戮才會滿足他的不平，雖然殺戮永遠不會令他改變過去的不幸，但他除了殺戮又會做出些甚麼來？

李自成的鼻涕也滴出來了。

就在這時候，突然之間，就聽齊玉兒厲叱：「殺！」

齊玉兒的刀出，而且刀尖已上了李自成的後背正中央時候，她才發出這一聲叱喊。

然而，李自成却並未立刻回過身來，他却也未被齊玉兒刺死。

齊玉兒原是右手出刀，但刀未扎入李自成的胸膛，她急忙左手也壓上去。

她甚至還叱二次：「殺！」

李自成突然過身來，反臂一掌，打得齊玉兒往地上摔去而發出一聲「咚」。

「啊！」齊玉兒尖呼一聲，立刻挺身出刀，她是習過功夫的女子。

她也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李自成的身上穿了護甲，她大感自己失去了殺死李自成的機會。

機會一失是不會再來的，李自成的金刀已握在手中，他冷視着齊玉兒。

李自成的金刀逼在齊玉兒的身前，他不下殺着。

齊玉兒九刀狂削，但均被李自成封住。

「你……爲甚麼，你的心那麼惡毒……」

齊玉兒一聽，反而哈哈笑了，她好像發自內心的狂悅與驕傲，也帶着幾許的舒暢似的。

李自成叱吒的聲音大了：「說，你這蛇蠍女人！」

齊玉兒再笑，只差未笑彎了腰。

李自成抽動鼻子，他的淚目早已乾了，是被起自他內心中的一股怒火烘乾的。

李自成嗔目噴火，他重重的道：「我終於明白了，你是你，我的

貴貞她不是你，你投入我身邊來是有目的，有手段的，你的手段是天下人也想不到的惡毒手段，你怎麼下得了手，親手殺了你自己的兒子，他們何辜……」

齊玉兒的傷口在迸血，她還是愉快，聽了李自成的話，不由失聲冷笑連連，道：「那不是我的兒子，從一開始我就把他二人當成了孽種，當成了坑害生靈的小魔星，世上不能容下這種魔鬼，那要死多少人呀！」

李自成雙肩一提，道：「李老八與你何仇何恨，你却把李老八扯進這是非中，而且還殺了他。」

齊玉兒道：「殺李老八，是砍你的左右手一樣，他們幫着你殺人，他們早該死。」

李自成忽然厲吼：「齊玉兒呀，你比我更毒！」

齊玉兒道：「那是你說的，在大明朝廷，我却是一位巾幗英雄。」

她頓了一下，又道：「也許我逃不過你的毒手，那麼我仍然可以當一位巾幗烈士……」

李自成忽然咬牙，道：「齊玉兒，你是自行了斷呢，還是由我把你腰斬！」

齊玉兒道：「你可能殺了我，但念在一年之間的同床共枕，李自成，叫我看一看你身上穿的是甚麼東西，爲甚麼我的尖刀扎不進去。」

李自成道：「憑你那一刀，也想殺了本王？」

齊玉兒道：「我本來想切過你脖子的，你的身子高大，撐在床邊令我只好……」

李自成掀開了戰袍，只見銀光一現，他冷冷的道：「齊玉兒，這件軟甲才穿了五天吧！」

齊玉兒一聽，大是悔恨，若是知道有這東西，她早幾天下手多好呀！

齊玉兒直叫着：「天意，天意！」

她雖然低喟的叫着，却是並未放棄刺殺李自成的行動，只見她抱刀彈身而上，尖刀划個半弧對準李自成的脖子上切殺，口中狂吼：「我要殺了你！」

李自成側身反臂中，奪魂刀倏然出手，就聽颯的一聲怪响，齊玉兒的人頭連着一條肩臂幾乎與她的身子分家，嘩啦之聲乃是血往外標，齊玉兒仍然臉上厲烈，光景是雖死也不後悔。

李自成殺了齊玉兒，立刻走出後宮。

封存壽在宮門外站立着，李自成的身上盡是血，大叫着：「快把兩位軍師找來。」

這時候，便是封存壽也吃一驚，後宮有血光呀。

封存壽立刻往宮外奔去，李自成跌坐在孫傳庭常坐的太師椅子上，氣咻咻的以爲自己在做夢。

他怎麼也想不到，齊玉兒是這麼一個心機陰沉得可怕的女人，她……實在長得像極了高貴貞。

高貴貞也殺人，那是她的武業，高貴貞是絕對下不了手殺自己的兒子。

李自成衝進前廳上，奪魂刀抓在他的手上，他身上濺着血的血衣也不脫下來，不少衛士連看也不敢多看。

沒過多久，玄機子與何用奔來了。

玄機子也聽到宮內消息，他與何用更是吃驚，只不過更吃驚的乃是張翠山。

張翠山率領十二名當年高迎祥的老幹部，拍馬奔出了長安城，有隻蔴袋他馱在匹馬上，蔴袋還有血溢出來，那正是李老八的碎屍體。

玄機子走進大廳上，道：「大王，張翠山張將軍率領他的人出城而去，他們一共五十二個人。」

何用接道：「李老八的人馬有一部份也出了城，這件事……」

李自成忿怒的道：「他們不會棄我而去，哼！我要殺上老北京。」

玄機子道：「大王，宮內眞的……」

李自成吼道：「齊玉兒心腸歹毒，她會殺死自己生的對兒子，她……」

猛可裡，李自成再吼：「馬上整頓兵馬，我們一齊殺上老北京，我不要再想着這事。」

玄機子道：「大王，再有七天就完成組訓佈陣的訓練了，共有人馬二十萬人，是個大數目。」

李自成怒道：「我給你們五天時間，時辰一到，我們出征老北京。」

李自成聲色俱厲，玄機子與何用不敢多言，立刻點頭往外走去。

「酒，把長安的女人抓來幾個。」

李自成在咆哮了，他打算藉酒痲醉自己，把火氣洩在別的女人身上了。

李自成那麼愛他的女人，他更愛他的兩個娃兒，却在一夕之間被齊玉兒毀滅了，這種打擊是很難叫人承受得了的，他不發瘋才叫怪。

* * *

張翠山帶領他的親信出了長安城，他不打算再回來了，套句那句俏皮話，對李自成而言，他是打定了主意，「猪八戒摔耙子，不侍候(猴)了。」

不但他走了，便是李老八的幾十個頭目也走了，這樣算起來，足

足的走了一百五十人。

實際上高迎祥的老幹部足有五千人馬，如果李自成不是高迎祥的甥兒，又是高迎祥的女婿，只怕這五千人馬也會跟着出走。

＊　＊　＊

先是，張翠山率領這一百五十老幹部飛馬馳往六狠谷，他們把尹六郎遺體挖出來裝在另一蔴袋中，轉道便往老龍溝馳去。

張翠山發牢騷的道：「他娘的，還是在咱們的老龍溝，過的日子愜意，別看山大王，大伙大碗吃酒只分紅，比他娘的追逐天下，天天奔殺自在。」

張翠山指着渭水河，又道：「過河北上回白于山，咱們守着山寨過日子，再也不出谷了！」

這批人過州縣，守城的盡是李自成人馬，人馬雖然不多，但官兵未出現，城中市集重開來，窮人是不會管他何人今天當皇上。

張翠山這批人當然不會掠奪自己人守的城池，但他們每過一個地方，少不了要徵些糧秣弄些銀子。

張翠山開口索銀子，他要多少給多少。

這一百五十四快馬繞過富縣往西北轉，沿路看一看，盡是貧瘠枯田，人們活得眞苦，有不少女人在剝楡樹皮，剛冒來的楡樹葉子也摘光了，爲的是果腹。

張翠山率人剛剛馳進風口村，怪了，這兒仍有小飯舖，可就是沒有一人認識他們這批人。

張翠山的人馬停在風口村頭，他向飯舖的老板招招手，道：「過來，過來。」

那是個壯年漢，他慢慢的走過去，張翠山看得十分不高興：「快過來！」

那壯漢走着，道：「要多快，豎橫三丈遠，我不是過來麼？」

他指指一百五十人馬，又道：「你們點吃些甚麼呀！」

張翠山心想：這是老子的地頭上，娘的老皮，你們這是鳩佔鵲巢，如是自己人在此，早已把老子請進屋子裡捧茶倒酒侍候了。」

心念間，他反而哈哈一笑，道：「烤隻羊，殺頭牛，大餅來上二百斤，快去辦！」

壯漢一聽，笑笑道：「我們祇有窩窩頭！」

張翠山道：「爺們就是不吃窩窩頭！那玩意兒吃多了刮腸子，拉的屎像個石頭蛋一樣！」

壯漢道：「爺，這是甚麼年頭呀，能把肚皮塞飽已經十分不容易了！」

張翠山心中冷哂……瞎了兒的眼了！

他拍拍馬背上的袋子，道：「有銀子也不賣？」

「銀子？」

「你過來瞧！」張翠山把搜來的銀子袋口張開，果然裏面盡是白花花的銀子！

張翠山沒有叫壯漢看那兩個蔴袋中袋的屍體，如果他叫那人看，肯定嚇死他。

壯漢雙手一拍巴掌，笑道：「原來是有銀子大爺們呀，那當然就不一樣了，咱們這兒一共二十一家小飯舖，可是開飯舖的後台老闆祇有一個人！」

張翠山急問：「老闆是誰？」

壯漢道：「那得先問一問，你們是幹甚麼的？」

張翠山道：「你猜咱們幹甚麼的？」

壯漢道：「我怎麼會知道！」

張翠山道：「咱們是小寨的人馬，這年頭小寨生存不容易，總想找個大寨去投奔，至於找甚麼地方大寨……」

「哈……」壯漢笑了。

張翠山又道：「這兒應是白于山吧，不是有個李大王在此駐過嗎？他的人馬眷屬呢？」

壯漢臉色一寒，道：「別問那麼多，這一頓飯咱們管你們吃個飽！」

他把手一擺，又道：「各位可以去屋子裏坐一坐，歇歇馬腿之外，還奉上幾碗酒！」

張翠山要問一問這些人的後台老闆是何人，他當先跟着那人走到了屋子裏！

「老闆，我想見見你們的後台老闆，可以嗎？」

壯漢道：「當然可以，如果雙方說得愉快，大家立刻變成朋友一家人！」

張翠山一聽便明白，他想自己這批人加入他們的一夥了，眞是見他的大頭鬼！

二十一家小飯舖，每一家分了七八人，大木碗是大鍋菜，五花肉燒大白菜，陝北的鍋魁大餅二十個，每一個鍋魁就有十斤重，人們掰着啃吃，有酒，祇不過每人分了半木碗！

張翠山再問那壯年漢，道：「你們的老闆呢？」

壯漢走到門口看高山，道：「怪了，今天怎麼還不下山來？」

正自帶着幾分納悶，忽然一笑手指遠方山道，又道：「回來了，回來了！」

果然，沒多久便見一個瘦漢走到了風口村，這瘦漢發現一百多匹馬，不由一怔，祇見那壯漢迎過來了。

「洪頭，大喜了！」

「老劉，看你的表情，幹甚麼呀，發啦？」

「洪頭，來了一百五十人，說

是找地方去投靠，喂，洪頭，他們還帶了大批銀子要見老闆，咱們這風口村的老闆是你呀！」

姓洪的雙眉一揚，道：「有這種事，我去瞧瞧！」

壯漢老劉帶了洪頭目走進他的飯舖裏，他指着洪頭對正在吃大鍋菜的張翠山，道：「吶，他就是我們老闆，他叫洪頭，你叫他洪頭就對了！」

張翠山抬頭祇一看，笑笑道：「大老闆，你多包涵，咱們來得魯莽了，打算找地方去投靠，你……」

祇見洪頭臉色泛青，好像害了羊癲瘋，他吃吃的道：「各位既來到，我洪頭與山上的有認識，各位，你們祇管慢慢吃，我上山去叫他們下來迎接兩位上山去。」

張翠山拍拍身邊，道：「坐下來，先說個明白。」

瘦漢洪頭坐下來，他笑得不好看。

立刻，一隻木碗送過來，洪頭又對老劉道：「今天大喜，開窖，把酒取出來，大伙好生薰一薰！」

老劉往外走，這洪頭笑道：「各位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呀，爲甚麼來到白于山？」

張翠山道：「還不是走投無路，逼上山的嘛！」

洪頭又問：「怎不投靠闖王李自成呀，聽說他幹得轟轟烈烈，拿下了長安城！」

他一頓又道：「人家李自成是皇帝爺，他呀，早晚會打進老北京！」

張翠山一聲苦笑，轉而問道：「此地山上是甚麼人？你可以告訴我了吧？」

洪頭道：「你們不會認識的！」

「誰？」

「關外來的落草人，發覺這兒山上死了許多人，才留在老龍溝！」

張翠山道：「原來的人死光了？」

「男女老少死絕了！」

張翠山多少有些唏噓感，那洪頭立刻起身，道：「各位慢用，我上山跑一趟，叫人今天就迎接各位上山去！」

他也不等張翠山再問，拔腿就走。

洪頭往風口村外奔，老劉看得心中一喜，就在村口，洪頭向老劉招手。

老劉立刻走過去，就見這洪頭已是滿身汗濕，張口吐字不清的道：「你個王八老蛋！」

老劉一怔：「你駡我！」

「我還要揍你！」

「爲甚麼？」

「你知道那大毛漢是誰呀！」

「誰？」

「他是李自成手下大屠夫，殺人不眨眼的血魔，他喝過人血呀！」

「甚麼？他……他……」

洪頭又道：「若論資格，他比李自成還老資格，他們有三個死黨，都是當年高迎祥的大殺手，如今在李自成手下辦事，娘的，他帶着這一百多人回來了。」

老劉道：「怎麼辦？」

洪頭忽然哈哈笑了，他得意：「祇有這麼幾個人，好辦極了，吃掉他們！」

老劉道：「我回去下蒙汗藥，收拾他們！」

洪頭道：「不可以，你還沒把人擺平，他們已把你們砍死光光了！」

老劉道：「怪了，他怎麼不認得你？」

洪頭道：「他們攻打過鳳凰嶺，娘的，我們一批人就是兩面圍殺這傢伙，傷了他，我們死了幾十個！」

老劉一聽，原本三寸舌頭，一傢伙吐出半尺長：「我的乖乖隆的咚，韮菜炒大葱，這麼厲害！」

「回去，先穩住他，幸好他不認識我，我這就趕回山寨去報告！」

洪頭拔腿就走，走得比四條腿快馬還快。

這裏，老劉笑呵呵的走回小街上，他撫掌大笑，道：「各位掌門面的，咱們老闆的交代，把最好吃的送上桌，這是咱們的好兄弟到了，不可怠慢呀！」

二十一間小飯舖忙起來了，便是後屋裏的兩隻老羊也拉出來當街宰殺！

張翠山帶出來的這批人馬一百五十個，均是有砍殺上百人的紀錄，如今他們再回來，一個個在心中開了駡：「甚麼樣的關外草賊，也敢霸佔老龍溝！」

張翠山這批人吃飽喝足之後，立刻走到馬匹附近，張翠山對老劉道：「把好的草料送過來，人吃飽了馬挨餓，像話嗎？」

老劉一聽，忙點頭道：「對對對，我這就叫人搬草料去！」他匆匆的走回去，果然幾個漢子把草料抱過來，還提了兩大桶的水。

現在，張翠山這批人準備出刀殺人了！

現在，那位叫洪頭的瘦漢奔到了老龍溝，大寨前面他大叫：「不好了！快開寨門我進去！」

老龍溝原是一道寨門，實際上大部份人們住在兩邊的大山洞之中，還有千人住窯洞，當然那是高迎祥時代的老龍溝情況！

如今經過這幾年，老龍溝變了

樣，叫人們想不到的乃是這兒換了新主子了。

這新主子不是別人，乃霍大牙是也！

這兩年霍大牙與宮覺、杜飛，還有十幾個老幹部，他們暗中跟着李自成的人馬，目的就是想找個機會，一舉幹掉李自成，不料事與願違，李自成有了兩個出身白蓮教的大軍師，搞得轟轟烈烈的與張獻忠併駕齊驅，人馬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越滾人越多，李自成變成了混世魔王了，他的身邊少不了幾十個保駕的，這光景再想對李自成下手，實在很難！

霍大牙二次上白于山取銀子，他發覺白于山被那左艮玉率人剿絕了老龍溝所有高迎祥留下來的老少女人，霍大牙便決定在這老龍溝重起爐灶，再作馮婦，幹他的山大王，暫時不追殺李自成了！

杜飛還愉快的道：「這他娘的報應眞快，他李自成會攻垮了咱們的鳳凰嶺，如今咱們佳他的老龍溝，報應！報應！」

此刻，洪頭大叫着從大寨門奔到了高迎祥常坐在長廊上的那間茅屋前，把霍大牙、宮覺、杜飛叫得跳出來。

霍大牙叱道：「看你火燒猴屁股了，又急又叫的，天塌啦！」

洪頭指着山溝外，道：「當家的，不好了，李自成手下的殺人王張翠山，帶領人馬來了！」

「他帶了多少？」

「一百五十個，個個是殺人專家！」

「哈……」宮覺先笑。

杜飛道：「他們有沒有後隊人馬？」頓了一下，又道：「也許他們還有大隊人馬在後面！」

霍大牙在點頭，表示同樣見辭。

宮覺却不這麼想，他嘿嘿一笑，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霍大牙道：「你的想法是甚麼，你說說，我聽聽！」

宮覺道：「李自成拿下長安城，消息說，他的人馬幾十萬，準備攻打老北京，你們想一想，是老北京重要呢？還是回來老龍溝，娘的，幾十萬人馬呀，他們回來幹甚麼？啃山吃土不是？」

杜飛道：「難道說這張翠山同李自成蹬蛋不成？」

蹬蛋者乃是北方俚語，意思是鬧翻了！

霍大牙忙又道：「張翠山、李老八、尹六郎，這三人自詡是桃園三結義，娘的，咱們在六狠谷幹掉了尹六郎，如今張翠山又出現，嘿……」他好笑了！

宮覺道：「如今咱們人馬七百多，二道嶺咱們去埋伏，由洪頭引他們進來，咱們是擂木滾石先出手，再把弓箭來伺候，然後兩邊堵起來，殺他娘的一個片甲也不留！」

就在這時候，萬紅走來了。

這個陝北女羅刹如今背了個娃兒，眞快，杜飛也與萬紅二人有了娃兒了！

杜飛見萬紅走來，忙對萬紅道：「快回後山去，叫女人們躲起來！」

萬紅一怔，道：「官兵們又來了？」

杜飛道：「不是官兵，是李自成手下殺人王張翠山率人來了。」

萬紅道：「杜飛，怕甚麼，他姓張的那點本事不怎麼樣，祇不過他有一股悍不畏死的狠勁唬唬人吧了！」

她聳動身子，又道：「我久未動刀了，這一回由我萬紅走前面！」

杜飛道：「我不答應，你帶娃兒去後山，女人幾十個也要人去保護，去吧！」

霍大牙道：「弟妹，咱們後山女人聽你指揮呀，指揮官不能不在的。」

萬紅翹起俏嘴巴又走了，心中實在不服氣。

霍大牙立刻大吼着：「人馬集合！」

他又對洪頭道：「快去，告訴那張翠山，就說山上兄弟們排隊下山迎接他們上山寨了！」

洪頭一聽就笑了，他拔腿就往山外跑，看樣子今天是個黑晃日，不定又要死多少人。

其實天災人禍連年來，那一天也是黑晃日，祇因爲天天死了人，而且是大批的死！

霍大牙有人馬七百八，他調派五百人馬去埋伏，二百人馬遠遠的當疑兵，叫入山的張翠山以爲是來迎接他們的山上嘍兵！

當年高迎祥在這老龍溝，就是憑恃天險，那個叫二道嶺的深谷，形勢上如同龍腰一般，兩邊懸崖峭壁，山溪有幾處自壁上淌下來，還聽潺潺流水聲。

霍大牙把人馬分成三支隊，分別由他與宮覺、杜飛三人率領，霍大牙爲中路，二百人馬他帶着，宮覺與杜飛分左右，各有一百五十人爲掩殺！

這個陣勢，山寇們也最是習慣使用，也許是因地形關係，別的陣勢使不開！

另有二百嘍兵遠遠的在二道嶺遠方列開了隊，放衝天炮之外，還連帶着歡呼。

歡呼是向來人表示友好之意，草莽人物的歡迎儀式，那是簡單之中有熱情。

祇不過這一回他們的歡迎是僞裝的，殺人才是眞的。

那壯漢洪頭飛奔回風口村，張翠山已等得有些想殺人了，他的臉皮很難看。

洪頭看得心生怯意，他遠遠的便笑迎上去，道：「累各位爺們久等了，山上大當家聽說來了加入的，立刻要率人迎下山來了，爺們可以上馬入山了！」

張翠山嘿嘿笑，道：「山大王他的名字叫甚麼，見了面我怎麼稱呼他！」

洪頭一聽心中一緊，他不能直說是霍一刀吧，不過他也有急智，立刻笑笑道：「山上當家的姓崔！」

「崔甚麼？」

「他叫崔仁明！」

「甚麼？催人命呀！」

「不是你爺想的，崔仁明是仁義的仁明白的明呀！」

張翠山道：「還以爲他叫催人命的！」說着，他又問：「山上一共有多少好兄弟？」

洪頭道：「不多啦，二百來人吧！」

張翠山嘿然一聲，他把手一揮，道：「殺！」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聲吼，張翠山帶來的一百五十殺人王，祇一聽張翠山的吼叫「殺」，一個個如同着了魔似的，掄刀便砍殺起來。

張翠山一刀砍在洪頭的右肩上，骨裂聲發出「卡」！

「哎呀！」洪頭就是沒躲過張翠山的那要命的一刀，他大叫着往地上倒去，他又大叫一聲：「殺人了！」

小土街上有反應，二十一戶人家奔出七八十個漢子來，他們又是長槍又是刀，還有幾個漢子手上舉着大鐮刀。

雙方這是在街上幹起來了。

張翠山何曾把幾十人放在心上看在眼裡，他祇把洪頭砍死就把他的大砍刀擱在肩頭上，大刺刺的站在他的戰馬一邊，口中還在咒罵：「狗娘養的，也不打聽這老龍溝是何人地盤，霸佔了山寨擺譜當山大王了，張大爺今天殺光你們，我在老龍溝當老大。」

忽見土街的另一端冒出二十幾個殺人王，他們當然也是張翠山帶來的老龍溝老幹部，血殺人物。

祇見他們分批衝入每一家小飯鋪，女人娃兒一齊殺，就聽女人娃兒哭喊聲，直到這些人殺到了街頭上，尖叫聲也沒有了，人死光了當然沒聲音了。

有幾個人發了瘋似的大聲叫：「是一批魔鬼呀，女人娃兒也你不放過。」

「兄弟們，拚了！」

「殺呀！」

「哈……」張翠山大笑，好像這麼一陣狂殺，就能除掉他一肚皮的怨氣似的。

張翠山笑着又吼叫：「殺，今天叫大伙殺個夠！」

這人如果到了他這種殺人境界，大概厲鬼也怕他。

開飯舖的也有幾個玩命的，他們不逃。

沒有一個逃的，因爲這種殺人場面太明顯了，誰也休想逃得了。

沒有人比騎馬的跑得更快，那麼，便祇有拚了。

有個開飯舖的胖子，他被砍了兩刀在背上，這大胖子似乎不在乎，猛可裡一個大轉身，正與砍他的大漢撞個滿懷，這胖子手上有菜刀，他狠狠的一刀砍在那人的臉皮上，把個鼻子也砍掉了。

那人厲嗥一聲：「哎呀！」

大胖子又是一刀砍，砍在這人的頭頂上。

可是當這人倒下去的時候，大胖子也一齊倒下地，因爲他的肚子上又被刺了一刀，那才是要命的一刀。

另一邊，兩個開飯舖的被三個殺人王追到了水溝邊，這二人發一聲喊便往水溝跳，追得三人也往下跳，顯然是一個也不放過。

三人這一跳，才知是汚泥溝，想要拔腿走出來，那人一步一步的往岸邊拔。

於是，五個人面對面的不能動，但雙手仍然不停的動。

五個人你砍我閃，我閃你歪的狠幹起來。

不旋踵間，兩個開飯鋪的被三個掄刀的殺人王砍得幾乎分屍，然而三個殺人王也在冒血，三人傷得也不輕，再看水溝邊上，站了十多人在觀戰。

張翠山就看得直搖頭，他罵着：「豬，追上去幹甚麼？地上的石頭一大堆，用石頭砸也把他二人砸爛掉，追去殺呀，豬！」

三個殺人王爬回岸上，也覺得笨蛋不已。

那面，已變成三五個追殺一個了，張翠山又罵：「是不是王八蛋們手軟呀，他逃用刀扎呀，你們不會擲刀呀，眞叫豬！」

殺戮終於結束了，風口村二十一家小飯鋪的大人小娃兒全被砍殺而死，數一數就有八十多。

其實在那個災荒年的年頭上，死這麼幾十人那是小事一椿，當然，過好日子的人們覺得太過殘忍，那不是輪到他們的頭上，一旦有一天輪到那種荒亂年月，人命就賤如螞蟻一般，聽任被踐踏了。

張翠山當先上了馬，他在馬上叫道：「受了傷的在後面跟上來，死了幾個呀！」

有人向他報告：「當家的，咱們一共死了七個，傷了七個。」

「娘的，你叫我甚麼？」

「我叫你當家的呀，當家的，這次回來，咱們擁你當老大，再也不想甚麼老北京了。」

「哈……」張翠山大笑：「好，你們都有封賞！」他手指老龍溝，又道：「走，去奪回咱們的地盤，記住，對方那個叫他娘的崔明仁的頭兒，他若投降就算了，他若不降，咱們就叫他知道風口村的人被咱們砍光了。」

有人就附和道：「當家的說得對，先叫他心驚肉跳，他就祇好乖乖的投降咱們了。」

這一百多騎快馬，擂大鼓似的便往老龍溝衝進去了，一個個決心要砍人了。

要知老龍溝對他們太熟悉了，尤其是張翠山，他在此生活二十年，甚麼地方能拉尿他也記得清楚。

一行人馬就快到二道嶺的山谷了，張翠山還是粗中有細的叫大伙停住別過去。

張翠山仔細看看兩邊的懸崖上，他在猶豫着，就在這時候，二道嶺內傳來三聲火炮响，一片歡叫傳出來，仔細聽，才聽得清：「歡迎朋友們入伙來呀！」

張翠山哈哈笑了。

「你們聽聽，果然那崔明仁列隊歡迎咱們了。」他忽的沉聲道：「記住，我祇一聲殺，你們出刀就砍人。」

「錯不了的，當家放心啦！」

張翠山把手一揮，吼道：「走，過去了！」

他當先往二道嶺山溝中馳去，馳得仍然十分小心謹愼，就怕中伏兵。

一個善於殺人的人，時刻會提防自己挨刀子，如果祇會殺人而忽略了自身的安全，再是高級殺手，他的命也活不長。

張翠山深知其中三味，所以死在他手中的人不計其數，他却活到現在還等着殺人。

一百多快騎突然間緩慢下來了，有個惡形怪狀翻動着一對爛紅眼的怒漢，好像是喃喃自語的：「娘的，我覺得這地方好像不大對勁。」

他身邊一個黑漢叱道：「幾年沒見面了，你娘的，是不是不認路了？」

爛眼漢道：「黑子，你不覺得有些陰森森的？我看不大對勁。」

那黑子怒漢叱道：「你別他娘的製造緊張，怕甚麼？咱們一刀在手，閻王老子也惹不起。」

爛眼漢猛搖頭道：「娘的老皮，我殺過不少人，怎麼這一回就是有那麼一些不大對勁。」

黑漢道：「有這樣的感覺，我勸你，等到雙方砍起來，你出刀多謹愼，再怎麼說，你小子還欠我幾兩銀子未還我，你死，我損失。」

爛眼怒漢回罵：「去你娘的，等咱們奪回老龍溝，有了銀子再賭，你那幾兩銀子算熊！」

這二人正在互相鬥口，遠處的山道上二百嘍兵叫得更凶，他們叫着還揮手。

「歡迎同志們上老龍溝呀，山寨上備有酒菜，立刻爲各位接風啦！」

爛眼怒漢就嘿嘿笑，他咬牙道：「接你媽的羊癇瘋，老子過了二道溝就拍馬衝殺。」

「轟！」一聲三眼子衝天炮响起來，震聲令人吃一驚，衆人抬頭看，轟聲來自隊後面，一團濃煙剛上天，便見一排一排的利箭射過來，立刻就有十多匹健馬中箭亂蹄往地上倒去。

馬上的怒漢忙拔刀，這就打算回頭殺了，就在這時候，從斷崖上「卡卡喳喳」的墜下幾棵老榆樹。

這種樹粗又大，生長在陝北特別多，這也許是上天可憐陝北人，祇因爲陝北地方窮人太多了，災荒一起沒吃的，人們就會剝榆樹皮搗碎了和些粗玉米粉塡肚皮。

此刻榆樹齊中斷，轟然一聲砸下來，阻住了張翠山這批殺人王的退路。

有幾個退得快的早被大樹壓得口吐鮮血死在地上。

張翠山猛見這光景，他是有經驗的人物，立刻大吼大叫着：「下馬，身子貼在斷崖下。」

果然，馬上的怒漢棄了座下馬，急忙閃身在斷崖凹處，祇見自兩邊斷崖上又是石頭又是石灰還有斷樹往下砸，嘩啦啦的聲中傳來了怒吼。

「張翠山吶，你個屙血的殺人魔，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了，哈……」

山谷中有迴音，張翠山聽得清，不由全身一緊，道：「他奶奶的，爺們上當了。」

有個頭目在附近，他對張翠山道：「當家的，這聲音聽起來是熟人呀！」

張翠山叱道：「甚麼熟人，他是霍大牙，奶奶的，霍大牙的聲音呀，老子一聽就知道。」

「鳳凰山霍大牙！」大伙抱頭吃一驚。

爲甚麼抱頭？上面砸得還凶猛。

張翠山道：「有了霍大牙，他奶奶的，必有杜飛與宮覺他們二人在。」

他忿怒的又道：「我他娘的，

怎麼也想不到是這三個狗賊子霸佔了咱們的老龍溝。」

爛眼怒漢抱頭直對黑漢埋怨：「你看看，你看看，我的心中有疑塊，怎麼推也推不開，說給你聽你不信，怎麼辦，眼看要完蛋。」

黑漢反而嘿嘿笑，道：「完蛋就完蛋，這輩子咱們早已賺夠了。」

他指指山上，又道：「說不定等機會一到，咱們同他們對上刀，嘿……還有得拚有得殺的呢。」

爛眼漢雙手合什，對天禱告：「蒼天呀，開恩吧，在老子死之前，再叫我多砍幾個吧，求求你呀！」

還有這樣祈求的，其實在他們以爲這很正常。

猛古丁，後路山口的大石上站了一個怒漢，這人雙手抱了一把金刀，祇一看便知道是杜飛。

杜飛在大石盤上怒吼着：「喂，張翠山呀，你個老王八蛋，走出來，我的人馬兩邊閃，絕不射殺你，出來，娘的，同你家杜大爺就在這二道嶺斷崖谷口大石上拚殺個結果來，你要是怕死不出來，你就是女人襠裡的騷種子。」

杜飛率人二百，他負責封死張翠山這批人的退路，抱定了一個活的不放過。

祇不過這杜飛也恨透了張翠山，那是張翠山曾參與毀了杜家陵墓與杜家祠堂，這種仇恨是化不開的，如果要化解，大概祇有用鮮血，當然那也是最後而有效的手段。

杜飛現在就指名道姓的向張翠山挑戰。

張翠山有反應，他把砍刀擱在肩頭上，從斷崖下傳來一聲雷吼：「杜飛呀，你個王八狗東西，原來你們暗中佔了爺們的老地方，更用這種陰狠手段阻住我的人馬，你們三個眞不是東西！」

忽聽斷崖上傳來吼叫：「張翠山，你如果怕了，就叫一聲爺爺，然後抛刀把手擱在頭上出來。」

這是宮覺的吼聲，張翠山一聽就明白。

張翠山咒罵：「姓宮的，咱們早晚有得拚，有種你過來，咱二人先殺一百合。」

宮覺聽得哈哈笑，道：「老子在甕中捉鱉了，我怎麼會傻得放鱉出來咬人呀，哈……」

張翠山身邊有人，道：「當家的，困在此地不是辦法，咱們衝吧！」

張翠山不回答，他在動腦筋。

忽又聽谷口大石上的杜飛又叫罵：「張翠山呀，你原來是個怕死的傢伙呀，鬼門關口你耍賴呀，你忘了你殺的那麼多人了，你娘的，今天輪到你頭上，你龜縮了，傳揚出去，你就別再江湖上混了！」

張翠山氣咻咻的要衝出去，早被幾個漢子使力的把他抱住。

那黑漢就是其中一個。

「當家的，千萬別上去，出去準定挨箭。」

爛眼怒漢道：「對，咱們等，等機會。」

張翠山道：「怎麼等？等到何時？」他指指上方，又道：「咱們一動就挨砸，兩邊衝出又挨箭扎，難道就等死在自己的家門呀！」

忽有個漢子擠過來，道：「當家的，我們怕上當，我倒有個主意。」

張翠山道：「甚麼主意，你說說。」

那漢子指着自己，道：「我扮成當家的走出去，試探一下他們是不是引當家的上當。」

張翠山道：「那會挨箭的。」

漢子拍拍上身，道：「我穿了牛皮背心呀，他們如果放箭，這證明是陰謀，我回頭就奔回來。」他指指谷口又道：「他們不放箭，那是眞的要同當家的一較高下了，我仍然不回來，我去對付杜飛。」

張翠山道：「你不是杜飛對手，他的那把金刀與李自成的奪魂刀一樣厲害，你會被他砍死的。」

那漢子道：「眞要打不過，我用緩兵計。」

「甚麼緩兵計？」

「我就說，我是前來試探的，怕你們人多放箭，欺騙人，現在知道眞的要對決，我回去請我們當家的出來。」

張翠山想了一下，道：「倒是可以一試。」

那人摘下張翠山戴的胄罩上頭，砍刀擱在肩頭上，他邁開大步走到了阻路的大樹邊。

「姓杜的，張大爺出來會你了，君子言諾，小人施詐，你他娘的是小人你就詐吧！」

這人有功夫，幾個提縱過了兩棵斷榆樹，抱刀快步往大石上奔去。

他口中厲烈的狂吼：「姓杜的，老子殺了你！」

「殺！」

大石上的杜飛抱刀迎上來了，他的架式就像是一頭噬人的猛虎一般凶殘。

雙方刀對刀的衝撲而上，就聽「噹郎」一聲响，那漢子一刀未殺下，早被杜飛把他的刀削斷。

大漢手上一輕，吃一驚的仰起臉來。

於是，杜飛忿怒了：「好狡猾的東西，你不是張翠山，你祇是一個替死鬼！」

大漢吼叫：「老子是先來探探

你姓杜的是不是玩詐，如今已知不是，我這就回去請我們當家的出來。」

杜飛一聽，吃一驚，道：「甚麼？張翠山是你們當家的，那李自成又算甚麼？」

大漢道：「李自成打上老北京，咱們不去老北京，咱們再回來。」

「同李自成鬧翻了呀？」

大漢吼道：「關你屁事！」

杜飛愉快的道：「我以爲你既忠心又勇敢，那該受人尊敬的。」

「老子不需你尊敬。」

杜飛道：「我尊敬出自內心，所以我也要成全你，叫你變成一位烈士，流芳賊窩。」

張翠山的這批老幹部都是些不怕死的人物，這怒漢當然不例外，就聽他嘿嘿一笑，道：「姓杜的，你是他娘的烏鴉落在猪身上，忘了自己也是黑東西，甚麼賊窩，你又是甚麼玩意兒！」

杜飛齜牙咧嘴的道：「老子是盜有義氣，與你們大大的不同，王八操的狗東西，你不配杜大爺殺你走開！」

那漢子心中一鬆，他好像又活了。

人又活了當然免不了幾句俏皮話，這漢子臉皮一抽，道：「眞人物，眞大牌，你既大方的讓我回去，我這就請咱們當家的出來同你決一死戰，姓杜的，我這裡『叫花子請客……不用道謝了』，你……」

他說完拔腿就走，走得左閃右躲，引得杜飛直冷笑，他的左手猛一揮。

「颯」的一聲起處，引來那漢子一聲尖嗥：「噢！」

漢子用力的轉過身來，他手中斷刀指向杜飛，道：「操你……娘……」隨之「轟」的一聲倒在地上，後背上中了一支利箭一半入腹中。

杜飛又在大石上叫陣了。

杜飛下了決心，他只要殺了張翠山，峽谷中一百多凶殘的殺人王就好像一條大蟒斬了尾巴——再也擺動不開了。

聽杜飛的喊叫吧！

「張翠山，你個王八蛋，派個人裝成你出了谷口就偷襲我，可也叫我給弄死了。」

說着，他更逼近谷口又吼：「張翠山，你應該明白，我說二人決鬥，便只有我二人幹，你這人如果不對老子下手，他活生生的就走回去了，出來吧，張翠山，你能在裡面躲多久呀！」

只不過杜飛在谷口叫了老半天，谷中反而沒聲音，這光景變成了：雞毛撣子擂大鼓——一點聲音也沒有。

有個漢子在暗中對杜飛道：「三當家呀，姓張的在峽谷中不出聲，我看不大對勁吧！」

杜飛撮唇連吹三聲口哨，沒多久，斷崖上也有了回應，這表示已把峽谷中的張翠山一百多人盯住了，任何風吹草動，都逃不過他們的監視。

那杜飛又在谷口叫陣，張翠山就是不出來，這光景快要天黑了。

峽谷中的一百多人，馬匹已死了一半，有幾個漢子自袋中取出酒與肉塊，每個人貼着石壁吃起來。

張翠山一邊喝酒一邊指着谷口方向，道：「天一黑咱們就從斷樹下爬出去，記住，出刀就要他們的命，先殺出一條血路再說。」

有人在附近道：「當家的，這幾年霍大牙他三人沒消息，突然又出現，好像成了咱們絆脚石一般。」

張翠山道：「老子想通了，杜飛他們在打游擊戰，找便宜佔，是咱們小覷他們了。」

他忽然一聲喟嘆，有些英雄末路之感，又道：「桃園三結義呀，老八與六郎先我而去，他娘的，難道……」

張翠山由感而發，他身邊一個大漢立刻道：「當家的，別那麼說，眼前受困沒甚麼，我倒是有個不登大雅的餿主意。」

「你說。」

那漢子指着地上死的幾十匹馬，道：「當家的，咱們用刀子割，剝下馬皮披身上，至少可以抵擋一下射上身的箭，只要有機會衝上去，雙方對上刀，咱們就算脫困了。」

張翠山一聽，想了一下，道：「行，咱們這就剝馬皮，每人一大塊套上身。」

暗影中已有人動手剝馬皮了。

只見每人削下兩片面盆大小的馬皮，血糊淋漓的披在前後胸，黏嘰嘰的也不管了。

大伙正在忙着削馬皮，忽然之間，從斷崖上潑下幾桶老桐油，幾十隻火把拋下來，剎時間兩端的出口着了火，光亮一起，照得峽谷如同白晝一般，就聽得斷崖上傳來宮覺的厲笑：「哈……張翠山呀，想藉天黑逃出來？你娘的，門都沒有。」

這光景很明顯，打算把人逼往死地了。

張翠山暴吼如雷，他大聲狂叫：「杜飛，杜飛呀，你個王八蛋，你說，你約鬥張大爺的事情，如今還算不算數，還比不比？」

谷口處，杜飛回答：「算，當然算，你走出來吧！」

張翠山吼道：「大火堵住了谷口峽道，張大爺又怎麼出去。」

「熄火！」這是杜飛的吼叫。

果然，一邊洒下兩大桶山水，好像他們早設計好了似的，山崖上甚麼也有。

大火被熄一半，杜飛厲吼：「張翠山，你還不快滾將出來受死。」

火光之中，只見一團人影彈跳着走出峽谷口處，然後又緩緩的攀着堵路的斷樹躍出來。

這人只一看有一股令人不愉快的表情。

先是，這人抖一抖身上的泥灰，攏一攏一頭的長髮，順勢把那一把明晃晃的砍刀豎在自己面前看了又看，也不知他喃喃的說了些甚麼，然後把砍刀往右肩上一放，猛抬頭又猛瞪眼，臉皮一陣抽搐，便往前面不遠的大片石頭堆上走去。

走的架式也叫人不悅。

他走一步還哼一聲，雙肩不動，但那一雙腿走得似帶風聲，便是雙足底板也有咚咚之聲傳來。

石堆上，杜飛看得嘿嘿笑，這個殺人王呀，終於還是把他逼出來了。

杜飛把金刀擧在面前，他同樣的喃喃在低訴着。

「刀呀，刀呀，當初爲了打造你成形，目的是對付那個金婆婆，再也想不到却用你來對付毀我杜家祠堂的凶徒，今天，且看你的威風了，你……不會令我失望吧！」

就在這時候，張翠山已到了杜飛面前只不過三丈遠處，他站住了。

「姓杜的，你他娘的眞是人物呀！」

杜飛回應道：「那是因爲你是一頭凶殘的惡狠，杜某對於像你這樣的人物，總是給予應有的尊重！」

張翠山道：「那是因爲你同樣的也是一頭惡狠。」

杜飛道：「我是一頭吃死人肉的惡狠，而你，還有李自成，你們死人活人都噬……」他頓了一下，又道：「這就是道義，娘的，你們都是些狠心狗肺的東西，江湖上的道義，你們視同狗屁，順我者生，逆我者亡才是你們的眞正作風，娘的，你爲甚麼獨自帶這麼一丁點人馬又回來啃吃回頭草？你難道忘了『好馬不吃回頭草』這句老掉牙却又十分中肯的話了？」

張翠山的心窩幾乎被人搗了一拳似的一疼，他咬牙切齒，這表示他不但恨透了杜飛，同時也恨李自成了。

張翠山有些哆嗦，他重重的道：「姓杜的，你錯了，這不叫吃回頭草，老龍溝乃是爺們的基業，也是根據地，根據地是不容別人侵佔的，所以，杜林的，你們潛到爺們地盤，鵲巢鳩佔，能說是張大爺吃回頭草？放你媽的屁！」

杜飛挨駡並不生氣，他想知道更多有關李自成的消息，因爲他最終的目標是殺李自成。

淡淡的，杜飛道：「這我就怪了，爲甚麼只有你姓張的一人回來，你們的桃園三結義呢？難道那兩位也不講道義的不管你了。」

他本來要說只有李老八的，但他也把尹六郎加入了，這樣，張翠山就不會懷疑到尹六郎是死在他們的手中。

張翠山咬咬牙，道：「姓杜的狗賊，咱們桃園三結義並未分開，而且還緊緊的結合在一起。」

杜飛懷疑的道：「是嗎？何不叫出峽谷來，娘的，由杜飛大爺一人侍候你們三個，叫啊！叫出來啊！」

張翠山大怒，道：「叫你娘的老蛋，殺！」

張翠山出刀的架勢就嚇人，如果他的面前是石頭，他也一刀能劈開。

刀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照準杜飛就砍，張翠山心中不愉快，杜飛逼他叫出尹六郎與李老八，他無言以對，他總不能把尹六郎與李老八二人的屍體亮出來吧。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大王莊迎娶新娘子的時候，諸葛明努力地表現，穿梭於男女家雙方，使王元霸釋了疑，相信他是飛雲堡過來的……西鄉鎮巴家兄弟欲回去了，諸葛明亦溜出來找張博天，於是訂計智探王家寶庫。莊主王大壽正欲歇息，張博天帶着七八十人來了，說明要去地窖查探他的失寶，王莊主當然不答應，只好武功上見眞章，諸葛明便上演了一幕英雄救美……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龍蛇干戈

有心查探巧說詞　衆人偕混我獨醒

「玉羅刹」王來鳳一攔，道：「不要三心兩意了，我們看得出你是個忠厚而又勇於負責的人，大王莊正需要你這種人。」

就聽「劈雷刀」王大壽道：「諸葛老弟，你就留下來吧！往後大王莊還得借重你的才華呢！」

於是，諸葛明一變而成了大王莊上最吃香的武師，但他却有一套，因爲大王莊上原本已有八名武師，祇因四名武師陪同少莊主「追雲太保」王克飛去了西鄉飛雲堡而不在莊上。

就在王克飛陪着新娘子回來的時候，諸葛明在大王莊上的地位，已日漸鞏固，看樣子誰也撼不動他了。

一夕之間，損失五萬兩銀子，王大壽不能不心痛，然而不幸中的大幸，是大王莊並不因損失五萬兩銀子而傷了元氣。

於是，就在兒子媳婦自西鄉飛雲堡回來的時候，王大壽就在宅子裏大擺筵席。

總管王元霸對諸葛明眞的改變了看法，因爲，諸葛明眞的露了他的才華。

酒筵上，王大壽一正臉色，道：「由這次大刀寨進咱們這大王莊來看，莊上的這點武力，太脆弱了，人家才來了七八十人，咱們就被殺得落花流水，這要是衝來個三五百人，那還得了。」

沒有人說話，因爲就憑莊上的這點武力，防個十幾二十個賊盜，還綽綽有餘，但若要碰上硬點子，或大羣强盜壓境，似乎連個招架的力量都不足。

祇聽老莊主王大壽道：「就拿這次大刀寨這姓張的來說，咱們早也防，晚也防的，可是人家從山坡跳到咱們後宅院，還沒有人發覺，也不知那幫東西怎麼摸過去的。」

總管王元霸道：「一定是這幫强盜混在看戲裏面，偷偷摸摸進莊子的。」

諸葛明與一衆武師立刻點頭同意。

於是，諸葛明站起來，抱拳一禮，道：「回稟莊主，有句話諸葛明要在此一提。」

王大壽一擺手，道：「坐下來說吧！」

一面對在座的各人又道：「我總得聽聽你們各位的。」

於是，諸葛明淡然的道：「諸葛明是個流浪漢，能在這大王莊落腳，自感非常幸運，不過自諸葛明在這川陝道上走了幾年之後，發覺這些山城市鎮，缺乏武力，土匪强盜一來，祇有逃命一途。」

低頭思索一下，又道：「大王莊附近，也住了不少人家，咱們何不把這些人家全組織起來，一有動靜，足可湊個一兩百人，甚至女的也不妨在平時練練武，到時候也可自保。」

諸葛明盡出主意，王大壽不停的點頭，祇覺得諸葛明確是個人才。

微微一笑，王大壽道：「對！大王莊是該把地方武力組織起來。」

於是，諸葛明把握機會，又道：「大刀寨的人口口聲聲在尋找失寶，看來他們必非打家劫舍的盜匪，否則，咱們大王莊等於落入他們手中，姓張的盡可以把金庫搬空，但他甚至連一塊金磚也不取，這正說明他們不是來搶劫的。」

四週的眼睛全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諸葛明有些飄飄然的心想，眞是叫人樂哈……

一面諸葛明又輕咳一聲，道：「照這種情形看來諸葛明覺得，那大刀寨姓張的，根本連那五萬兩銀子也不需要，他是另有目的。」

王大壽與一衆武師一驚，祇聽王大壽問道：「他姓張的不需要，爲何還費那麼大力氣，來把我這大王莊，好一陣攪和？」

微微一笑，諸葛明道：「這事情似乎明敞着，姓張的搬去莊主五萬兩銀子，最大的目的，還是逼使莊主出馬，幫他尋找失去的寶藏，如果莊主心痛五萬兩銀子，就必然戮力協助，等他姓張的失寶復得，姓張的自然要歸還莊主的五萬兩銀子，甚至姓張的一高興，說不準還會加倍奉還呢！」

諸葛明此言一出，當即引起一衆人等的議論。

就聽王大壽一拍大腿，道：「對呀！姓張的這一手可眞絕，我怎麼沒有想到？」

總管王元霸也道：「可能就是這麼回事，要不然，咱們怎麼連一個人也沒有被砍死？」

就在衆人議論的時候，由內屋裏，「玉羅刹」王來鳳款步走到桌前，她手裏擧着酒杯，朝着諸葛明道：「這杯酒謝你救命之恩！」

諸葛明當即離座，道：「大小姐，這杯酒諸葛明不能受，否則諸葛明立即離開大王莊。」

王大壽一怔，問道：「你這是爲甚麼？」

諸葛明一抱拳道：「人處世上，以道義爲重，是非更應分明，如果這檔子事，是被諸葛明撞上，大小姐的這杯酒，諸葛明受之欣然，如今諸葛明吃着大王莊的飯，幹的是護莊武師，事情砸了，已經夠難堪的，何敢再受大小姐的這杯酒？」

「玉羅刹」王來鳳一聽，人家這是明事理，知進退，可不能叫人難堪。

心念間，微微一笑，道：「咱們不提那檔子事，算是敬你一杯如何？」

諸葛明不便再推辭，當即雙手捧酒，先乾爲敬。

「玉羅刹」王來鳳對於諸葛明更增加了愛慕之心，她似乎有了個決定，當然也祇有她自己心裡知道。

也就在酒筵將終，熱茶上桌的時候，諸葛明起身對王大壽抱拳，道：「諸葛明告假，要離開大王莊一陣子。」

王大壽一怔，道：「你有事？」

諸葛明搖搖頭，道：「我沒有事，倒是漢江沿岸的三堡一莊有事。」

他露齒一笑，又接道：「如今咱們這大王莊算是暫時平靜下來了，可是另外三堡，却有了危機。」

王大壽與總管王元霸等俱都是一驚。

王大壽急問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諸葛明一笑，道：「莊主可曾記得？就在那個兇狠如猛張飛的大個子，他在臨去的時候無意間露出口風，說是漢江沿岸的三堡一莊，沒有看在那毛小子的眼裏，從這些話中，我們不難想到，大刀寨必然也會對另外三堡下手。」

王大壽道：「不錯，那個兇漢是說過這話。」

諸葛明一笑，尚未開口，就聽總管王元霸道：「難道他們還要對西鄉飛雲堡下手不成？」

坐在王大壽正對面的「追雲太保」王克飛道：「如果眞是這樣，我得連夜趕去西鄉，去通知一下我的岳家了。」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這種事情怎能再勞動少莊主去說？需知少莊主尚在新婚期中，怎可隨便離開。」

一頓之後，諸葛明又道：「西鄉我熟悉，我祇要給他們打聲招呼，一半天的我就趕往安康白家堡，也叫他們防着點，另外還有個老河口附近的通江堡，全得要趕着去告訴他們。」

諸葛明望着王大壽面無表情的樣子，一目了然的看出王大壽的心思來，心中還眞想笑。

很顯然的，王大壽的表情，諸葛明豈有不知的？也就是你諸葛明吃大王莊的飯，去替別人辦事，大王莊自然不是滋味。

諸葛明淡然一笑，接道：「去通知他們，表面上是爲了他們，但實際上是爲了咱們大王莊。」

王大壽一怔，道：「你這話怎麼說？」

「莊主你想，諸葛明一路沿漢江走下去，明敞着必須要打探大刀

寨的失寶，萬幸被我打聽到消息，拿這消息與大刀寨談條件，到時候咱們失去的五萬兩銀子，不但還可以再收回來，甚至還可以大大的撈上一筆，這種生意，應該値得一試吧！」

王大壽一聽，直叫：「妙着！硬是要得。」

就連一衆武師，也覺甚有道理。

諸葛明接受了王大壽的敬酒，更接受了總管與一衆武師的敬酒，心中也踏實了。

於是，就見他緩緩放下酒杯，邊又道：「除了打聽大刀寨失寶的虛實與下落之外，咱們也沒有白白的替另外三堡做事。」

諸葛明神秘的一笑，又道：「有句話，是說：『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咱們栽過跟斗，就是其餘三堡的借鑑，告訴他們，是不希望他們再上大刀寨的計謀，三堡在得到通知以後，自然的就對我們這大王莊起了尊敬與好感，江湖上像這種作爲的人，就有着領袖武林的胸懷，往後三堡的人，自然就傾向咱們大王莊，如果莊主有領袖武林之心，這種機會豈能錯過？」

「劈雷刀」王大壽不由哈哈大笑，道：「諸葛老弟！自從我一看到你，一看到你的那個高高額頭的腦袋，我就覺得順眼，好！你祇管在我大王莊好好幹，王大壽絕不會虧待你就是。」

諸葛明道：「但求出力以勤補拙，爲這次莊上的損失，求得適切的補償，以報莊主知遇之恩，大小姐的抬舉。」

於是，就在第二天一大早，諸葛明騎着那匹川馬離開了石泉鎭的大王莊。

當他來到石泉鎭的「鴻運客店」時候，特意的走進店裏面。

鴻運客店的掌櫃，一看到諸葛明，不由趨前問道：「客官，你打那兒來？」

「大王莊。」

「我的老天爺，聽說大王莊前夜鬧土匪呀！究竟殺了多少人？」

諸葛明眼一瞪，道：「這話是誰說的？」

「石泉鎭上人人皆知。」

「胡說八道。」

諸葛明朝着屋裏走，掌櫃的一邊緊跟着。

「難道沒有這回事？」

「本來就沒有這回事，我可是大王莊的武師，有沒有這回事，我比誰都淸楚。」

掌櫃的一捋山羊鬍，又道：「傳言似乎鑿鑿，但聽你這麼一說，似乎又傳之者妄，令人迷惑。」

諸葛明坐在椅子上，時辰上不前不後，而店堂上寥寥無幾人。

祇聽諸葛明道：「前晚大王莊出了點事，那祇是有人不小心，燒了一座馬廐，大王莊甚至連匹馬也沒有損失，再說，如果眞的鬧土匪，至少也有死傷，掌櫃的，你看到大王莊誰翹了？」

鴻運客店的掌櫃一聽，不由破口罵道：「龜兒子眞不是東西，大王莊請他們吃喝，還請他們看大戲，他娘的竟然來個『吃孫喝孫不謝孫』，臨了還要咒人家大王莊鬧土匪，以我看這是遭眼紅，心裡還眞希望大王莊完蛋操！」

小二送上一壺茶，諸葛明邊喝着邊道：「掌櫃的，把剛出鍋的醬牛肉，給我包個三五斤，再裝上一壺酒，約莫有個三斤，我得盡快上路呢！」

掌櫃的一高興，道：「客官！你等着，東西馬上替你包裝好。」

就在諸葛明即將走出店門的時候，掌櫃突然冒了一句使諸葛明吃驚的話：「你不是還有幾個同夥嗎？怎麼沒有看到？」

諸葛明呵呵一笑，當即道：「你是說同我一起來住店的那五個人？」

「是呀！那天他們走了以後，就沒有再看到他們了。」

「他們本來跟我不是一道的，也祇是路上碰的面，說不上識不識，大家全是在外面闖的嘛！」

「原來是這麼回事。」

於是，諸葛明離開了石泉鎭，朝着西鄉飛雲堡馳去。

他並不急着趕路，慢慢走，也可以瀏覽沿途山道的美妙風光。

大約馳了一半路程，諸葛明心裡在笑，因爲他早在離開石泉鎭的時候，就已經發覺身後有人跟踪。

那是一個披着天藍披風的騎馬者，大風帽擋在頭頂上，頭低着祇顧往前跟。

於是，諸葛明望着前面不遠的山道，嘿嘿的笑了……

笑聲裏，突然間聽他沉喝一聲，就見胯下的小川馬，翻開四蹄，朝着山路疾馳而上。

就在他一連繞過兩個山彎之後，諸葛明立即收韁下馬，連人帶馬，隱入一個大岩石後面。

諸葛明這次可看了個眞切，不由一驚，心想：「怎麼會是她？」

於是，又急急的翻身上馬，隨後趕去……

一連又繞了三個山彎，官道似乎平坦了些，再向前望去，祇見大王莊的大小姐「玉羅刹」王來鳳，立馬在一棵巨柏下面，回頭癡望呢！

諸葛明當即笑問道：「大小姐這是要上西鄉嗎？」

「玉羅刹」王來鳳道：「你早就知道我在你後面了？」

諸葛明點着頭，道：「大小

姐，出了石泉鎭我就覺得有人在盯我。」

王來鳳一笑，道：「一大早聽說你就離開大王莊，也不告訴我一聲。」

諸葛明道：「在下這是出來辦事，三五天就會折回大王莊的，何敢驚動大小姐？」

王來鳳抿嘴道：「別再小姐小姐的好不好，叫我來鳳。」

諸葛明笑道：「大小姐對我好，諸葛明心裡很感激，祇是做屬下的禮不可失，大小姐妳多包涵。」

「玉羅刹」王來鳳冷哼一聲，道：「既然你是屬下，那麼我現在命令你，往後叫我來鳳，知道嗎？」

諸葛明透着無奈，道：「屬下遵命就是！」

「那麼叫我一聲！」

諸葛明的一雙單鳳眼一眨，露出一種懾人的，但却也令女人陶醉的眸芒，低聲叫道：「來鳳！」

嘻嘻一笑，王來鳳道：「聽起來親切多了！」

於是，諸葛明與王來鳳二人，併騎成雙，緩行在官道的入山窄道上。

太陽似乎已在頂頭上，熾熱得晒得大地冒熱氣，望着路面，有着一種看不見的熱浪自地面升起來，而使得遠處的視物有跳動的感覺。

二人來到一個泉水往上冒的巨大岩石旁，一棵巨大的柿子樹，正由這巨岩旁雄偉的展延到四面八方，而使得五丈多長的一段山道，處在樹蔭下面。

王來鳳輕聲道：「諸葛兒，咱們在這兒歇歇，我知道這兒的泉水特別甜，你下馬喝一喝就知道。」

諸葛明仰頭望去，滿樹的青柿子，着實令人心怡，祇是柿子尚未成熟，否則坐在樹下面，摘幾個柿子，該是另有一番情調。

二人就在那個往外冒泉水的大岩石旁坐了下來。

諸葛明立刻自鞍袋裏，掏出酒與醬牛肉，遞了一塊給王來鳳。

「你還買了吃的，我就沒有想到。」

諸葛明一笑，道：「趕路不帶乾糧，有時會躭誤大事的。」

望着諸葛明就着一個袋子喝着酒，王來鳳一笑，道：「你不請我喝？」

諸葛明一怔，雙手把酒袋遞在王來鳳的手上。

輕輕的呷了一口，王來鳳笑道：「好辣啊！」

諸葛明微笑着雙手去接，但他却把兩隻大手捂住王來鳳那嬌嫩粉手，沒有立刻放下。

臉有些紅，王來鳳祇是臉帶桃紅的癡望着諸葛明，她甚至連自己被握的手也沒有抽回來，甚至在她的內心中，正在吶喊着，那袋酒爲甚麼不燃燒起來？因爲酒的燃燒，應可以把他們彼此溶化在一起的！

諸葛明胸有成竹，他知道把握時機，因爲，他就是善於製造時機的人。

當然，一個善於製造時機的人，必然也會把握時機。

倏然間，諸葛明接過酒袋，笑道：「來鳳，這酒很烈，妳一定喝不慣的，還是少喝一點的好！」

淺淺一笑，「玉羅刹」變成了「玉小貓」，祇聽她低聲的，帶着羞赧的道：「好嘛！我就聽你的。」

諸葛明這時的心情特別愉快，心想，這下子更好，祇要有王來鳳陪着往西鄉飛雲堡，自然更能取信於飛雲堡的人，當然，行起事來，也就更順當了。

心念間，諸葛明關懷的問王來鳳，道：「來鳳，妳吃飽了沒有？要不要再吃點醬牛肉？」

王來鳳一笑，道：「我吃飽了。」

諸葛明一笑，道：「妳是這就回頭呢？還是要……」

「我跟着你走！」

「這樣不太方便吧！」

王來鳳俏眉一揚，道：「有甚麼不方便？」

諸葛明道：「就怕閒言一句而壞了妳的名節。」

王來鳳道：「別說得那麼嚴重，反正我跟定你了。」

諸葛明表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道：「來鳳！妳對我好，我心裏知道，祇是咱們身份不同，認眞的說，妳是主，諸葛明是僕，兩不相稱。」

王來鳳嘴一撇，道：「你心裏是這麼想，可是我却沒有，人總不能把自己看得太低，你說是吧！」

諸葛明豈有不知，眞讓王來鳳這麼一跟，往後又如何行事，難免會被她揭穿身份。

於是，諸葛明在一陣沉思之後，轉而笑道：「來鳳！妳要不要聽諸葛大哥的話？」

王來鳳一喜，笑道：「你說吧！我會聽你的。」

諸葛明也許酒膽衝頭，伸手拉起王來鳳的右手，溫柔的在自己手掌上揉蹭着，一面望着王來鳳的一雙美眸，邊低聲的道：「來鳳！老實說，自從鴻運客店中細看妳以後，諸葛明就覺得咱二人有緣份，可是我却不敢高攀，然而，又擋不住對妳的愛慕，才毅然決然的投奔大王莊！」

王來鳳一喜，道：「是眞的？」

「到了現在我還會騙妳嗎？」

橫着身子，王來鳳「感恩投報」的橫貼在諸葛明的身上，細聲細氣

的道：「我好高興！」

諸葛明順手一摟，摟住王來鳳的柳腰，邊說道：「咱們這就去飛雲堡，把咱們大王莊的遭遇，細說給他們飛雲堡知道，也叫他們防着點。」

一邊稍加用力的一摟，又道：「這趟飛雲堡之行，以妳爲主，我是妳的保鏢人，說完以後，趕明兒一早，咱們上路，但是……」

王來鳳輕啓櫻唇，道：「但是甚麼，你說嘛！」

諸葛明道：「咱們折回石泉鎮的時候，妳得先回大王莊，長途跋涉，我心痛啊！」

王來鳳搖着上身，却搖不脫諸葛明有力的膀臂。

祇聽王來鳳道：「我要跟着你，直到咱們一起回轉大王莊。」

諸葛明道：「妳這是不信任我，怕我跑走？」

「我沒有說你會跑走！」

「那就聽我的話，回大王莊等我。」

一頓之後，諸葛明又道：「有兩件事，是我叫妳回大王莊的主要原因。」

王來鳳仰起粉臉，翻着大眼，俏模樣充滿了誘惑的，問道：「說說看是那兩個原因，要你趕我回大王莊！」

諸葛明緩緩的鬆開摟在王來鳳腰上的手臂，一面長身而起，仰頭朝着山上望，邊低聲道：「回去，妳好靜下心來，自己理智的多想想，覺得我諸葛明這個飄零的浮萍，值不值得妳的關愛，要知道江湖上的風浪何其險惡，像我這種漂浮在浪頭上一般的人，今晚脫鞋上床，明早就不一定會穿上，生與死對我諸葛明來說，早已是麻木的了，所以我要妳回轉大王莊，好生多想想，有一天妳有了決定，那必然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決定，也是會使妳幸福的決定。」

把手伸向岩石上向外冒的泉水，諸葛明又道：「另外就是妳必須折回大王莊，設法試探老莊主的意思，如果老莊主能摒棄門戶之見，妳我算是眞的有緣份，否則，即將有不堪想像的後果。」

於是，王來鳳緩步走到諸葛明的身邊，低聲道：「諸葛兄說的這兩個原因，我全明白，那是爲我好。」

一面又道：「咱們走吧！」

併肩騎着馬，王來鳳望着諸葛明的那個寬額頭，又道：「第一個原因，已經不會存在了，因爲我早已決定了，否則我怎麼會貿然的追來？」

一面含笑一攏馬韁，又道：「至於第二個原因，我看得出，爹對你印象不錯，不過我還是聽你的，等過石泉鎮的時候，我回大王莊去。」

哈哈一笑，諸葛明心裏有說不出的興奮。

於是，二人拍馬直奔西鄉附近的飛雲堡而去。

而諸葛明在奔馳中，却也正在計算着如何折騰這西鄉的飛雲堡呢！

* * *

漢江最西的飛雲堡，建在一個臨江的坡頂上，站在飛雲堡南望，十幾里外的西鄉鎮，全看得一清二楚，雖然看起來飛雲堡所在並不算高，但在地勢上却險峻異常。

附近三叉溪口，注入在漢江，隆隆的水聲，就好像來自足下面一般叫人神往。

一條可容馬車直上的山道，從三里外就開始蜿蜒的延伸上坡頂，直到一段看上去祇有五六丈寬的堡牆擋住。

那堡牆相當高，少說也有四丈多，全部黑磚砌成，而在兩端加蓋有邊樓，正中一個堡門，門樓上還有個住了十個堡丁的屋子，雄偉談不上，但却非常實在，因爲祇要那扇巨大木門緊緊的閤起來，實在不容易攻進去。

過去鬧流寇的時候，飛雲堡曾收容不少逃難的人在堡裏住，如今似已承平，飛雲堡也祇有堡主巴耀東一家，與一干手下人住在飛雲堡。

最近才嫁了女兒巴金花，老堡主了却一樁心事，如今正輕鬆的守在飛雲堡，祇等兩個兒子娶了媳婦，安享餘年了。

這時，天色慢慢的由微弱而變得幽黯，連那鳥兒投林的聲音，聽起來也凄生生的而沒有晨時的叫聲令人歡愉，那浮現的暮靄灰色，極快的籠罩了原野、樹林，最後連山脊也沒入在幽暗中，使人覺得一股子說不出的凄淸……

然而，騎在馬上的諸葛明與王來鳳二人，却並不受這種夜色的來臨而顯露出寂寞感，相反的，二人似乎已「心相連，話投機」，嘻嘻哈哈的說個沒完，就連雙馬已上了飛雲堡前面的那條扭曲彎而又彎的坡道，還在「嘰嘰喳喳」的說笑，直到快到堡門前，而堡上的人舉燈問話，才發覺已到了飛雲堡。

王來鳳騎在馬上高聲道：「我是石泉鎮大王莊大小姐，快開堡門！」

堡上的堡丁一聽來了大王莊的大小姐，豈敢怠慢，立刻就聽堡上的人應道：「大小姐妳稍等，小的這就爲妳開門了！」

就見那人提燈急急溜下堡牆。在他後面，還跟了三四人，手裏提着鋼刀。

於是，那個祇能過一輛馬車的堡門打開了。

諸葛明與王來鳳二人一逕被接入飛雲堡，諸葛明這才把個飛雲堡的正面，看了個大概。

天黑，遠處是看不清楚，但形勢上還是夠得上雄偉。

祇見一座巨大的正廳，看上去像座大寺廟一般，側面對着堡門，這種建法，可能是因地而爲。

巨大的一個樓房，緊緊的連着大廳，看去極像樓外樓，一個長方形的廣場，就在這大廳的前面，盡頭處種了一排排的巨樹，一丈多高的堡牆雖沒有正面的堡牆高，但自那牆上下望，三條溪口衝的江水，翻滾着由下面經過，那種浪濤，甚麼樣的船也休想停靠或駛過。

正對着大廳，是一排矮瓦房，有馬厩，也有下人們與堡丁們住的，飛雲堡的內眷，則住在緊樓正廳的那座高樓上，總管巴長春與四名武師，全住在正廳緊隣的一座兩間大瓦房中。

看樣子女兒已經嫁出幾天了，但飛雲堡裏的喜氣，似乎還彌漫在堡裏每個角落裏。

正廳上的紅紗宮燈，連着串串的七彩珠總子，與地上的紅氈，互相輝映，把正廳上坐的諸葛明與王來鳳二人全都映得臉上泛紅。

老堡主對於親家翁的這位女兒到來，可眞的喜出望外，而老堡主巴耀東的老伴，直拿眼睛盯着王來鳳，嘴巴都快笑僵了。

另一旁，巴耀東的兩個兒子，巴雄飛與巴振飛二人，却成了王來鳳的保護人，二人分守在王來鳳的左右，幾乎已快貼在「玉羅刹」的身上，那樣子還眞像峨嵋山上的羣猴攔路。

呵呵一陣笑，巴耀東問道：「賢姪女這時候來飛雲堡，可有甚麼要事？」

王來鳳一整臉色，緩緩的道：「巴伯父可知最近江湖上出了個大刀寨？」

搖搖頭，巴耀東道：「沒聽說過！」

王來鳳一咬牙，道：「大刀寨人人慓悍，武功極高，約有近百人，祇是他們窩在甚麼地方，就不知道了。」

巴耀東一怔，道：「眼下天下太平，怎麼還有强盜嘯聚山林？」

諸葛明一抱拳，道：「老爺子！你不知道，這批人口口聲聲是爲尋找他們的失寶，聽他們的口氣，好像那批寶物，價値連城。」

巴耀東雙眉一揚，道：「這與我飛雲堡何干？我又沒動過他們的寶物？」

王來鳳接道：「說的是不錯，大王莊也沒有動過他們的寶物，可是他們不信，領着一批殺胚，就在我嫂子回門的那夜，攻進了大王莊！」

巴耀東一驚，急問道：「攻進大王莊？那還了得，親家這回可慘了！」

王來鳳道：「看樣子他們是在尋找失寶，臨走的時候，也祇『借』了大王莊五萬兩銀子，其餘的未動分毫。」

「有多少人死傷？」巴夫人問。

王來鳳道：「他們沒有殺人，傷了十幾個。」

諸葛明立刻道：「在下陪我們大小姐來，就是把這消息告訴堡主知道，因爲大刀寨的人揚言，在寶物未能尋獲前，他絕不放過漢江沿岸的三堡一莊。」

巴耀東一聽，不由罵道：「他娘的，叫他們來吧！飛雲堡豈能容這羣無賴撒野？」

一旁的總管巴長春道：「堡主說得對，飛雲堡是甚麼地方？他們不來便罷，如果敢來，準把他們趕進堡後面的江裏餵王八。」

諸葛明一笑，道：「有個防備，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在下同大小姐來的意思，也正是要貴堡有個準備。」

巴耀東這才哈哈一笑，道：「賢姪女眞是有心人，巴伯伯心裏很感激！」

巴耀東這麼一說，王來鳳心中眞不是滋味，她有些後悔不該來。

不自覺的，王來鳳看了一眼巴雄飛，下垂的雙眼角上面，長了一對吊喪眉，那張大口中像在往外冒血。

再看看另一面的巴振飛，正好把他那耳根下面的幾粒葡萄肉瘤，映在眼裏。

微微一笑，王來鳳道：「聽伯父這麼說，我們就放心了。」

諸葛明微微一笑，道：「好像聽說大刀寨裏有個外號『閻王刀聲』的人，這人十分了得，我們莊主也難以抵擋得了。」

巴耀東一聽，不由一驚，道：「聽說李自成血洗河南的時候，手下有個大將，外號『閻王刀聲』，難道會是那人？」

諸葛明苦澀的樣子，道：「恐怕就是那個小子！」

微搖着頭，巴耀東道：「以我看這不可能，這年頭冒名撞騙的人太多了，再說那『閻王刀聲』，殺人如蔴，他絕不可能攻破大王莊而不殺人的。」

總管巴長春一捋毛森森的鬍子，冷笑道：「飛雲堡倒希望這批王八蛋龜孫子們上門，看我巴長春不殺他個片甲不留，才怪呢！」

諸葛明笑道：「總管可有甚麼妙招絕計？」

巴長春冷凜的道：「飛雲堡後面是三河交流地方，水勢湍急，岸邊巨岩峭壁，絕難靠船，當然，人也沒法游過來，東西兩面，依岩搭牆，就算輕如猴子，也難攀上，咱們祇在正面設下强弩弓箭，等他們一衝來，先放倒他們一批，祇等他們倒下個大半，飛雲堡的兄弟們一衝而出，保證殺他們個片甲不留。」

諸葛明一聽，直叫妙！

却突聽巴雄飛道：「王家大妹子難得到俺們飛雲堡來，這就在飛雲堡住下來，祇等那批賊子一來，看我不殺他們個落花流水才怪！」

王來鳳搖頭，道：「我還有緊要事辦，祇怕要連夜折回大王莊去呢！」

她此言一出，巴氏兄弟幾乎要動手去拉。

巴雄飛急道：「娘！可不能叫王家大妹子走啊！」

巴耀東心裏當然明白，祇是對小輩不便開口。

巴老太太當即道：「來鳳！自從金花嫁到你們家以後，我老婆子連個說話的人全沒有，難得妳來，妳想我會放妳走嗎？」

諸葛明道：「巴夫人說得是，咱們何不在此歇息一夜，趕天一亮再走也不遲。」

「玉羅刹」王來鳳有着無奈的感覺，慢吞吞的道：「好吧！住就住一晚！」

這一晚對「玉羅刹」王來鳳而言，實在彆扭透頂，因爲前半夜巴老夫人盡在房裏問個沒完沒了，而後半夜，好像有人在她的窗前走來走去。

不止一次，她悄悄外望，不是巴雄飛就是巴振飛，他們就坐在樓後面的花牆邊，朝着樓上望。

諸葛明被安置在大廳與堡牆之間總管巴長春房裏，二人還眞的談得十分投機。

當然，從巴總管的口裏，也知道這飛雲堡有那麼四五十名堡丁，如果說守住飛雲堡的正面，那可是綽綽有餘。

就在堡後面嘩啦啦的水聲中，與林中飛鳥的和鳴下，王來鳳與諸葛明二人，吃過了一餐極爲豐盛的早飯。

巴夫人沒有留住「玉羅刹」王來鳳，巴耀東微搖着頭，他知道自己兩個兒子，大王莊的大小姐是看不上眼的。

人要有自知之明，巴耀東就是這種人，强求的結果，除了招來沒趣，還會惹上一肚子閒氣。

但他對於王來鳳前來送信，還眞的透着感激。

巴耀東夫婦直送到堡門樓下。

「回去替我好生謝謝妳爹！」

王來鳳已翻身上馬。

却聽巴夫人道：「對妳娘說，過幾天我要親去大王莊看她！」

王來鳳應道：「歡迎伯母到大王莊來！」

於是，諸葛明當先策馬馳去！

王來鳳也急趕而去！

在她的身後面，却聽到有人在叫道：「娘！」

那一準是巴雄飛的聲音，王來鳳是聽得出來的。

諸葛明與王來鳳二人，馬上疾馳一陣，看看已將飛雲堡拋諸腦後，這才緩慢下來。

諸葛明笑問道：「來鳳！巴家兩兄弟看得出對妳愛慕有加。」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如果巴夫人親往大王莊提親事，妳不熱也得熱！」

冷冷一笑，王來鳳道：「王來鳳並非閨中貓，任人撥弄。」

「妳總不能違抗父母之命吧！」

「玉羅刹」王來鳳冷笑道：「漢江之水朝東流，王來鳳的決心，就如同這漢江之水，絕不回頭的。」

諸葛明一笑，道：「大妹子！聽妳這麼一說，諸葛明心裏還眞高興，這輩子算是沒有白白在這人間走一遭。」

白了諸葛明一眼，王來鳳道：「但求你能眞心對我，就算我王來鳳沒有枉費癡情。」

於是，諸葛明就在馬上，伸手一拉王來鳳那潔白如玉的嫩手，深情款款的道：「昨日我曾對妳說，有兩個原因妳必須立刻回大王莊，妳可記得？」

點點頭，王來鳳道：「不錯！你是說過，我也還記得。」

呵呵一笑，諸葛明道：「如今再加一項更重要的原因，妳非得早些轉回大王莊不可！」

王來鳳美眸一睜，馬上扭頭，直逼諸葛明的那雙單鳳眼，不解的問道：「是甚麼原因？」

諸葛明一笑，嘴角上撩，解釋道：「來鳳！妳該想得起咱們離開飛雲堡時候，那巴夫人曾說的一句話吧？」

王來鳳不解的道：「她說甚麼來着？」

諸葛明鬆開王來鳳的手，一指王來鳳道：「妳這是當局者迷呀！」

「你快說嘛！」王來鳳有點急。

緩緩的，諸葛明道：「那巴夫人曾說，過幾天要親自去大王莊，妳想，大熱的天她爲甚麼上大王莊？」

「難道她是……」

「給她那寶貝兒子提親，巴家想來個親上加親，這可是門當戶對的，你們大王莊有甚麼理由反對？」

諸葛明一頓又道：「所以我說妳得盡快折回大王莊，早一點同妳父親商量對策，否則，祇要莊主一口答應，再要說就遲了。」

「玉羅刹」王來鳳一笑，道：「同你在一起，眞叫人舒坦，你那個大腦殼裏面，裝的鬼名堂還眞不少，連我都沒有想到的事，你却全都想得明明白白。」

諸葛明一笑，道：「妳不要忘了，我這可是有心人啊！」

嘻嘻一笑，王來鳳一拳打在諸葛明的肩頭，然後挾馬急馳而去。

那一拳打在諸葛明的肩頭，不痛！因爲那是含着無限撒嬌的一拳，但也不輕，因爲那是使諸葛明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一拳。

於是，兩匹精壯的淺紅色川馬，直起了比牠們的身子還要長的尾巴，一前一後的追逐下去。

於是，二人又馳到那個石泉邊的巨柿樹下面。

下了馬，大熱的天，馬兒也得啃幾口嫩草，飲幾口泉水才能再爲二人服務。

取下吃的，諸葛明百般呵護的，盡守着嬌態畢露，風情萬種的王來鳳，他甚至雙手捧着水壺爲王來鳳把水送在她那厚薄適中而又微翹的嘴裏。

一塊塊撕下來的醬牛肉，塞到王來鳳的口中。

諸葛明不吃，但他却看着王來鳳吃……

也算是一種享受吧！

諸葛明的單鳳眼瞇瞇的盯在王來鳳眼如秋水而又羞花閉月的臉上，一眨不眨的。

而王來鳳則把一雙深情的雙眸，盡瞪着諸葛明那張超塵絕俗的臉上。

心意與神會，盡在四眸中交流，脆聲清響的泉水，在爲二人奏着仙樂，而使得漢江的水聲黯然的隨波而去，更使得山林的風聲失去往時的威風。

輕輕的，柔柔的，諸葛明顫抖着伸出右手，撫摸着王來鳳那細膩的臉頰。

王來鳳却適時的微閉上雙眸，把一切思維全埋在內心裏，準備承受着春雨般的灌溉與滋潤。

於是，諸葛明的手一滑而落在王來鳳的脖子上。

那是一個「動作」的前奏。

不是嗎？

就在諸葛明的手才剛一落到王來鳳的脖子上，適時的，王來鳳一頭撞進諸葛明的懷裏。

也許那年頭不興嘴對嘴的親，也或者王來鳳比諸葛明矮的關係，因此，諸葛明那張輪廓分明的大嘴巴，盡在王來鳳的額上親，也有點像在磨蹭。

王來鳳沒有動，任身子在抖動，尤其她的心跳，使得諸葛明也覺得出來。

二人的熱情溫存，幾乎到了忘我的境界，要不是來了一羣鹽販，哼咳着走過來，諸葛明還眞想把王來鳳一摟到天黑。

因爲，天一黑，才更能叫二人盡興。

終於，諸葛明扶起軟叭叭的王來鳳上了馬背。

二人這才朝着石泉鎭的官道馳去。

愛情像發麵一般，在兩人之間隨着時間而膨脹，才不過夕陽將沉，彩霞滿天的時候，王來鳳已開始滴淚了。

因爲，石泉鎭到了，在這兒她就要與諸葛明分離了。

雖說只是短時間的分離！

而諸葛明也說過，三五天就會回來大王莊相聚，但對王來鳳而言，時間已是夠長了。

諸葛明送走王來鳳，還眞的費了不少唇舌。

遠遠的望着王來鳳消失在直往大王莊的那條活似一條蒼龍的山崗大道，諸葛明這才露齒哈哈一笑。

不過他也想到了，萬一有一天王來鳳她所愛的男人，是個既幹過幾天流寇，眼前又是個山賊的殺人漢，不知她會不會一頭鑽入漢江自殺。

當然，如果王大壽要品評一下自己的出身，大概只有門不當戶不對這一說法了，難道爲了「她」而說出自己眞正身份？

兜轉馬頭，諸葛明快馬疾馳，他可不是去安康白家堡，也不是遠至數百里外的「通江堡」，而是毫不遲疑的，朝着景陽鎭趕去，快的話，一夜奔馳，應該可以趕到的。

三更天，月正明，諸葛明離開了沿漢江邊的官道，而馳入岔道，那兒是朝着幾十里外的山窩裏唯一可通往景陽鎭的路。

一開始，諸葛明把酒袋中的剩酒，全喝入肚中，夏日夜短，但騎在馬上趕路，另有一番情調。

於是，諸葛明想起「趙打雷」的陝西梆子，那天一早，戲台上跳「福」戲，那個戴面具穿紅袍的福神，手裏拿了一個布簾子，正面寫的是：「向陽門第春常在！」

一轉身露出布簾的背面，寫的是：「榮華富貴一齊來！」

然而，才不過一天多，王大壽的五萬兩銀子，就被大刀寨的張博天來了個「霸王借債」。

一想起這碼子事，諸葛明不由得得意的哈哈大笑起來！

因爲，這些點子，全都是出自他諸葛明的手筆呀！

任何人，凡遇到得意的事，不

能過份得意，否則，難免就會樂極生悲。

而諸葛明他是個心機靈活的智者，但也難免會得而忘形，也因此，幾乎把他剛點燃的生命之光，驟然間被無情的熄滅掉。

就在諸葛明繞着山道，哈哈笑的策馬疾馳中，前面一個黑松林子，像地獄一般，烏黝黝的擺在面前。

諸葛明一馬衝進這座老松林，才折了一個彎，突然間，他的那匹川馬，竟然來個馬失前蹄，就像個馬背上的西瓜一般，一下子把諸葛明掀下馬來。

太快了，也太突然了，諸葛明竟一頭撞在石堆上，當即昏了過去。

他的那匹川馬無殃的一翻而起，也就在諸葛明才一落下馬，松林中立刻衝出十多個持刀大漢，像一羣野狼一般，把諸葛明團團圍住，七八支鋼刀刀尖，抵在諸葛明的身上，看樣子只要任何一把刀往諸葛明身上一送，大王莊王來鳳的惡夢就成了眞的了。

讓出一條道，只見一個三角頭鷹鈎鼻尖下巴的大漢，手裏也拎了一把大馬砍刀，敞着大步走來。

他瞄了一眼臉有血人已昏迷的諸葛明一眼，打他那粗鼻孔裏哼了一聲，道：「用絆馬索把他綑起來！」

一面轉往林中走，邊又道：「看他能不能榨出油水，如果沒有，再把他砍了丟到野林子裏去餵狼。」

諸葛明被這二十多個兇惡大漢綑了個結實，連拖帶拉的，架進老松林子裏。

他的那匹小川馬早已被牽進了林子裏，鞍袋中一陣掏摸，連着諸葛明身上帶的，湊合着也有五六十兩銀子。

嘿嘿一笑，只聽那個尖頭鷹鼻的大漢，罵道：「能在身上帶這麼多銀子，這小子一定有來頭。」

一面高聲又道：「孩子們！這可是財神上門，咱們得好生擠他點油水出來呀！」

就着火把，往諸葛明臉上一照，不由叫道：「他奶奶的，這一跤摔得可眞不輕，不知他那腦袋殼摔破沒有！」

於是，就見有人提了一罐水，濕着手把諸葛明的臉上血跡擦去，直拍諸葛明的面頰。

於是，站在酆都城門下面等着應卯的諸葛明又回過氣來了。

先是，他「哎呀」一聲，伸手就去摸頭，但他沒有伸得出來，因爲，他已被綑得死死的，連動一下活動活動筋骨，也感到困難。

諸葛明似乎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眼前站了十幾個持刀的，使他忽然想起剛才的一幕，那座騎驟然翻倒時候的情景，除了中絆馬索以外，如果是馬失蹄，他應該有機會應變的，而且他也有能力應變。

於是，他想到了這幫王八蛋，一半是攔路打劫的。

翻着單鳳眼，湊着各人一眼，諸葛明道：「你們這可是在攔路打劫呀！」

「叭」的一脚，狠狠的踢在諸葛明的胯骨上，只聽那尖頭鷹鼻大漢罵道：「他娘的！你說甚麼？」

喘着大氣，諸葛明强忍着痛，他不能再多說一句話了，他是個智者，一個智者，一旦處在逆境，最佳的應變，是要先認識環境，多言非但無益，反而招致殺身之禍。

於是，諸葛明緩緩的閉上雙目。

他要多加思索，思索着如何應付眼前的情勢。

當然，他也想了很多。

他想到大刀寨正等他這個軍師，回去策劃下一個進攻飛雲堡行動的計謀。

他更想到大王莊上的王來鳳，二人之間的撩人遐思的火苗才剛剛冒出來呢！

突然間，他的思維被一聲大吼叫回現實。

露出一臉的陰笑，像個地獄裏爬出來的一般，嘿嘿的笑着，湊在諸葛明的跟前，尖頭鷹鼻大漢捋着腮下長鬚慢吞吞的說：「家在那兒住呀！」

諸葛明皺眉道：「幹甚麼？」

冷然一笑，道：「琢磨着好叫你家拿銀子來贖人呀！」

諸葛明一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他幾乎眼淚都笑了出來，邊笑邊道：「這眞是天下奇聞中的奇聞，哈，哈……」

「你笑甚麼？」

「你見過强盜搶强盜的沒有？如果你沒有見過，眼下咱們這齣戲就是强盜搶强盜。」

突然間，諸葛明眼前掌影打閃，「叭」的一聲脆響，他又挨了個大嘴巴。

一面，只聽那個尖頭鷹鼻大漢罵道：「龜兒子，竟敢同你家左爺打哈哈！」

就見他一長身站了起來，揮手道：「把他吊起來！躺在地上太便宜他了！」

人多眞的好辦事，雖說是黑漆漆的老松林，但諸葛明還是在轉眼工夫，被吊在樹下面，他的脚也離了地。

如果這麼樣的吊到天亮，諸葛明準會被活活吊死。

像是在欣賞一個精巧的傑作，又像在審視一件寶物，尖頭鷹鼻的大漢雙手互挽在兩脅下，邊問道：「小子！這味道不太好受吧！」

諸葛明道：「你這是在給我上顏色，說吧！你要多少才放人？」

嘿嘿一陣奸笑，姓左的道：「你龜兒子總算上路了！」

一面揮手，把諸葛明的雙脚接地，邊問道：「先說你是那個莊或甚麼堡的？」

諸葛明道：「我不屬甚麼堡，也不是那一莊，我是大刀寨的人。」

姓左的一楞，當即罵道：「放你媽的屁，老子們打從山西過黃河，又越過老秦嶺，來到這漢江附近，一路上從未聽到甚麼大刀寨，你這是在消遣你左大爺，也在拿你的這條命開玩笑。」

他忽然提高聲音，道：「孩子們！給他來個天翻地覆！」

就幾個大漢，順着吊在樹上的繩子，呈反向拉。

於是，諸葛明的雙脚在他一拉之下，吊了半空，他的那件天藍長衫，把他的頭全蒙住了。

只聽姓左的冷笑道：「你小子只有一次回話的機會，如果左大爺聽不順耳，你的這顆爛腦袋，左爺可要當爛西瓜踢了。」

諸葛明心裡還眞的一驚，不由高聲道：「有沒有大刀寨，只要一查便知。」

「找誰問？到那兒查？」

諸葛明當即道：「景陽鎭離此不遠，鎭上有個悅來客店，店裏的王掌櫃最清楚，不信去問他，就知道我說的是眞是假了。」

「把他放下來！」

於是，諸葛明過了第二關。

嘿嘿笑着，姓左的湊近諸葛明面前，輕聲問道：「大刀寨是幹甚麼買賣的？」

諸葛明苦笑道：「說句實在話，比你們這種買賣要大得多！」

「有多大？」

「一次買賣總得弄個十萬八萬兩銀子吧！」

「我的媽呀！到那兒能搶那麼多？」

諸葛明道：「搶！大刀寨不搶，只借。」

姓左的冷哼一聲，罵道：「我看你眞是一身賤骨頭，非吊起來你才說實話，天底下誰會那麼大方，把成萬的銀子借給强盜？你明明在尋你左爺的開心呀！」

一面吼道：「孩子們！這回把他吊高一點！」

突然間，諸葛明大吼一聲，道：「等等！」

姓左的還眞一楞。

只聽諸葛明道：「你們馬上派個人去景陽鎭，找王掌櫃問問，看我諸葛明是不是在說謊騙人！」

一邊走來個年紀大的，低聲道：「左爺！景陽鎭離此不過三十多里，咱們就派人騎上這小子的馬，去問問那個王掌櫃，反正咱們把他綑在這兒，不怕他會飛上天去，如果眞有個大刀寨，咱們再喊價，如果這小子誑了咱們，那好辦，亂刀把他剁了，反正咱們已經弄了他六七十兩銀子了。」

搔着鬍叉子，姓左的「哦哦」應着，一面點頭道：「說的也有道理，這麼辦，如果問出有個大刀寨，咱們給他們開個大價碼，一萬兩怎麼樣？」

「左爺！就這麼辦，我這就趕着去問！」

於是，年長的騎上諸葛明的馬，疾向景陽鎭而去。

夏天的夜，才五更就天亮了。景陽鎭的小市集上，還是一片冷清呢！

就見一匹川馬背上，馱着個身穿短靠黑衣老者，來到了悅來客店的門前。

緩緩的下了馬，正迎着悅來客店的小二，拿着一根掃把走出門來。

「咦！」小二一驚。

老者哈哈一笑，一面把馬拴在橫槓上，道：「王掌櫃在嗎？」

「你認識我們掌櫃？」

搖搖頭，老者笑道：「有事找他！」

小二敞開門，道：「快請屋裏坐！」

於是，王掌櫃揉着惺忪的睡眼，來到店門前的堂上。

「客官，你找我？」

老者一抱拳，極有禮貌的道：「向你打聽個地方！」

王掌櫃道：「不客氣，你盡管問！」

「大刀寨在甚麼地方？」

王掌櫃一聽，如同一盆水澆頭上，那麼一點睡意也全被澆到天外，只見他瞪大眼睛，吃吃的道：「客官！你……你問大刀寨？」

「不錯！」

突然想到甚麼似的，王掌櫃道：「正好！大刀寨有人在後屋住，你等等，我去叫他前來，你們也好當面談。」

老者一皺眉，但旋踵間，他笑了！

因爲只要他們手中有大刀寨的人，他就不怕大刀寨的人對他怎麼樣。

一邊喝着熱茶，老者面露微笑的望着店堂四週。

於是，二門響處，高磊披着單衣，走了進來。

（未完・七）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陰謀敗露棄僞裝　事與願違難如意

上文提要：徐元平與黑衣人對峙之際，丁玲移近身邊提醒他用戮情劍。易天行眼見羣豪已生團結之心，事情更爲棘手，他本欲收伏衆梟爲己用，此時改變主意……丁玲、查玉受傷，丁炎山被火燒，丁玲急欲去看望叔叔却被易天行抓住，徐元平忿而用御劍術戰易天行，於此危急之時，楊文堯却與查子清在暗中盤算，箭拔弩張之際紫衣女出現……

查子清忽然歎息一聲，「此事發生的太過突然，祇怕未必是福，兄弟倒是爲犬子擔憂。」

那紫衣少女拉着查玉走了兩三丈遠，查玉才似乎清醒過來，低聲說道：「家父尚被困此地，在下一人隨姑娘而行，心中實在難安。」

那紫衣少女回過頭來，說道：「你不會叫他來麼？」

查玉回過身子，遙遙對查子清一禮，叫道：「爹爹。」

查子清微微一皺眉頭，道：「甚麼事？」他口中雖是高聲相問，但人却大步直走過來。

楊文堯眼珠一轉，緊隨查子清身後而行。

那環守在四週的黑衣人，突然舉起手中金筒，對着了查子清和楊文堯。

查子清冷冷喝道：「你們要幹甚麼？」倏而停住了脚步。

查玉看得心頭一跳，回頭對那紫衣少女道：「家父被易天行手下擋駕了。」

那紫衣少女舉起素手一揮，高聲說道：「易天行，把你這環伺在四週的黑衣人撤了好麼？」

易天行大步走了過來，微微一笑道：「在下一向尊重姑娘之言。」舉手互擊兩掌，高聲喝道：「未得我令諭之前，一律不許出手，違者處死。」

那舉起手中金筒的黑衣人果然一齊收了金筒，向後退去。

那坐在一側療息傷勢的冷公霄突然站了起來，急步奔到楊文堯身後。

丁玲眼看羣豪齊齊撤走，低聲對丁炎山道：「叔叔能夠走動麼？」

丁炎山全身被沙土埋起，鬚髮盡都燒光，削瘦如馬的怪臉上，也燒得傷痕纍纍。

這傷勢如換了平常之人，早已氣絕多時，但丁炎山憑仗武功，運氣抵拒烈焰，傷勢雖極沉重，但人還未暈過去，仍有着極强的求生意志，聽得丁玲之言，忽然挺身而起，道：「這點傷勢大概還要不了叔叔的命。」

丁玲凝目而望，祇見他全身衣服已被火焰燒去十之八九，代替的是滿身燎泡，全身上下已經找不出一片好肉，當眞是慘不忍睹，黯然一歎，別過頭去，哭道：「叔叔傷勢如此之重……」

丁炎山大聲接道：「妳哭甚麼？」大步向前走去。

楊文堯、查子清、冷公霄都情不自禁的回顧一眼，見他慘重傷勢，都不禁由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徐元平目睹那紫衣少女對查玉的深情模樣，心底忽然泛起一股莫名的感傷，似妬忌，也像惘然。

他無法分辨這滋味是恨，是愛，在他的生命中，從未經歷過這些事情。

易天行負手而立，神態間一派悠閒。

那紫衣少女當先而行，查玉緊隨那紫衣少女之後，查子清、楊文堯、冷公霄魚貫相隨，丁炎山距三人大約有一丈多遠，他雖然揚首挺胸，大步而行，但步履之間，搖擺不定，顯然是在勉强支持。

這時，「神丐」宗濤也奔了過來，他原和易天行動手相搏，但易天行想用天罡陣的威勢來迫使查子清、楊文堯就範，隨讓拂花公子和三個白衣童子出手困住宗濤，準備先把查子清、楊文堯等迫服之後，再設法解決「神丐」宗濤和徐元平二人，或把兩人殺死，或生擒收爲己用，反正目下已被各大門派揭穿了僞善面目，這個虛名大可不必再去保留，索性揭去僞裝，大幹一場。

在他計劃之下，再有一個時辰，事情定然可以得出一個水落石出。

哪知他計劃雖好，但結果却事與願違，徐元平的武功高出他意料之外，正在他將要說服查子清、楊文堯的當兒，徐元平出手來攻，影響了全局。這紫衣少女不速而至，又出乎他意料之外。

易天行心機深沉，一看眼前形勢對己大是不利，如若不給那紫衣少女留下情面，南海門出手助敵，立時將强弱易勢，何況他對那紫衣少女的智慧早已心折，想她深入天罡陣來，定然早已有了準備。

他心念一轉之間，當時就決定了聽那紫衣少女的話，進可和南海門結盟，以對付中原武林同道，退可保存實力，免得元氣大傷。

宗濤衝開拂花公子和三個白衣童子的圍困，大步奔了過來時，正趕上丁炎山强忍傷痛，步出墓地。

他雖然不齒丁炎山的爲人，但見他傷勢如此之慘，也不禁黯然一歎。

丁玲急步走近宗濤，低聲說道：「乾爹，你和徐相公一起走吧！此時不是爭氣逞勇之時。」

宗濤久走江湖，見識廣博，對目下情勢早有預見，如若那紫衣少女帶着楊文堯等一干人去後，易天行必將用全力對付徐元平和自己，此地實已不宜久留。

心念轉動，回頭對徐元平道：「走吧！來日方長，報仇亦不必急於一時。」

徐元平道：「我去接金叔父出來。」他生具至性，時時以金老二的安危爲念。

抬頭看去，祇見金老二蜷伏青塚一側，動也不動一下，看樣子似是受了重傷。

徐元平縱身一躍，直撲過去，兩個起落，人已到金老二的身邊。

祇見他雙目緊閉，臉色鐵青，但全身却不見一點血跡傷痕，徐元平心頭一震，伸手向他前胸摸去，祇覺心臟微微跳動，尚有一息未絕。

他輕輕歎息一聲，左手一伸，抱起金老二，背在背上，右手橫劍，大步向前走去。

這時，那紫衣少女帶着查玉、楊文堯等一干人，已行至十餘丈外，祇有「神丐」宗濤，還站在原地等他。

易天行兩道眼神一直盯在徐元平的身上，嘴角間微泛笑意，直待徐元平走近身側之時，才突然一伸左臂，攔住去路，笑道：「小兄弟不再留一會麼？」

徐元平右手一揮，一道青芒橫削過去，迫得易天行倒退三尺。

「神丐」宗濤縱身而起，冷笑一聲，道：「易天行，你自信能夠擋得老叫化和徐元平兩人聯手之力？」

徐元平豪壯的接道：「晚輩今生一世，旨在爲父母報仇，祇要能手刃親仇，縱被亂刃分屍，亦是死而無憾。老前輩祇請把晚輩這位叔父帶出險地，尋找一位名醫，療治好他的傷勢，要他把晚輩復仇經過，書焚我父母、恩師靈前，晚輩就感激不盡了。」左手一送，硬把背上的金老二送了過去。

「神丐」宗濤微一沉吟，終於伸手把金老二接了過來。

在極短的一瞬中，他了一件重大的事，他忽然對徐元平生了極大的信心，這兩人祇要一對一的硬拚下去，最後，徐元平定可手刃親仇。

在這同時的一刹那中，易天行鎭靜的神情，忽然泛現出焦慮和不安。

徐元平一揮手中「戮情劍」，肅容道：「易天行，你已經知我是誰了！不用多費口舌解說，我親耳聽到你口述殺害我父親的情形，親目看到你殺害我恩師的經過，你快些亮出兵刃吧！」說罷，誠誠敬敬的捧劍而立。

易天行一看他捧劍而立的姿勢，心頭微微一凜，暗道：此人武功不知來自何人傳授，對劍道一門，似是有着甚深的修養。

宗濤背着金老二，一連二個飛躍，趕上丁玲，叫道：「大鬼女！」

丁玲回頭說道：「乾爹麼？」

宗濤道：「你把這人背上……」

他突然放低了聲音：「到那日我和徐元平動手的廟裏等我。」

丁玲一臂受傷，但她仍然强忍着傷疼把金老二接了過來。

宗濤突然一躍，凌空而起，探手折下一支松枝，拿在手中，重又

大步走了回去。

這時，那帶頭先行的紫衣少女突然停下來，牽着查玉一隻手，笑道：「咱們瞧瞧熱鬧再走，好麼？」聲音柔媚，動人悅耳。

查玉連聲應道：「好啊！」祇覺她抓着自己手的纖指微一用力，竟然又重走回去。

楊文堯、查子清等，都已脫出了那黑衣人的包圍，膽氣大壯，個個停步而觀。

祇有冷公霄和丁炎山頭也不回一下，仍然大步直行。

兩人受傷甚重，必須早些脫離此地，才能想法子治療。

丁玲緊隨在丁炎山身後，走過紫衣少女身邊時，忽聽那紫衣少女說道：「這人全身火毒已攻內腑，三個時辰內不予救治，非死不可。」

丁炎山側目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欲言又止。

紫衣少女忽然大笑道：「你瞧甚麼？當今之世，祇有我一個人能夠救你，而且還得借重那紫金釵才能有望。」

丁炎山似是自知傷勢無救了，重重的咳了一聲，低聲對丁玲說道：「玲兒，你快回鬼王谷去吧，我是沒有救的了，縱然有救，這等活罪，我也難以忍得下去。」身子一轉，直向正東走去。

丁玲回目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看她嬌軀依偎在查玉肩上而行，心中忽然一動，暗道：此女縱是一代天人，不拘俗凡禮法，也不致在這等衆目睽睽之下，故意做作出這等勁兒，祇怕是另有作用。

心念一轉，高聲說道：「姑娘請暫留一步，賤妾有事請教。」

那紫衣少女果然停了下來，回頭說道：「丁姑娘有甚麼事？」

丁玲道：「賤妾叔叔火傷極重，舉世間祇有姑娘可醫，不知可否一發慈悲心腸？」

紫衣少女道：「妳求我救他麼？」

丁玲道：「我求姑娘。」

紫衣少女格格的嬌笑聲，從那濃重的垂臉黑紗中傳了出來，道：「我如果答應妳救他性命，不知妳將如何感謝我？」

丁玲道：「姑娘祇管吩咐，祇要我力所能及，無不答應。」

紫衣少女道：「可惜我需要別人的幫助太少了，這麼吧！咱們先記到賬上，等到以後我有需要之處，再請妳幫我做一件事，好麼？」

丁玲想到丁炎山垂危的傷勢，不假思索的接道：「好吧！」

那紫衣少女突然轉過頭去說道：「梅娘，用咱們南海獨門手法，閉住那人全身穴道，再把咱們南海神丹餵他一粒，別讓他元氣散去。」

梅娘微微一怔，道：「怎麼？妳當眞要救他麼？」

紫衣少女緩緩點頭，答道：「梅娘，難道現在妳還忍心拂違我的心意麼？」聲音柔婉凄涼，聽得人黯然神傷。

梅娘突然舉起左袖，蒙在臉上，說道：「孩子，妳隨便吧，我一定盡我的力量爲妳効命。」一個縱躍，落到了丁炎山身側，舉手一掌，拍了出去。

丁炎山運起功力，大步而行，但覺全身傷疼如割，難以忍受，正想自碎「天靈穴」一死，忽覺一陣疾風撞了過來，祇覺全身幾處要穴一麻，人就暈了過去。

梅娘探手入懷，摸出一粒丹藥，放入了丁炎山的口中。

那紫衣少女突然舉手一招，道：「歐駝子，你把這人送到林外，交人好好看管。」

一個駝背老人大步走了過來，抱起滿身燒傷的丁炎山，疾奔而去。

丁玲輕輕歎息一聲，道：「多謝姑娘慈悲，此恩此德，我將永銘肺腑之中，目下既無事情吩咐賤妾，我要先走一步了。」

紫衣少女道：「妳不能走，妳必須留在這裏照顧他的傷勢，我答應妳祇替他療治好身上所受的火毒，可不能幫妳看顧他。」

丁玲望望背上的金老二，爲難的一聲長歎，不知所措。

這時，易天行的屬下全都自行集中過來，團團把徐元平和宗濤圍了起來。

楊文堯低聲向查子清道：「查兄，看來那徐姓少年和易天行這一仗是打定了，這兩人不論誰勝誰敗，都對咱們有利，不過目下還有南海門這一干人，縱然是可收漁人之利，咱們也不能隨便出手。」

查子清道：「目下的情勢十分微妙，實叫人無法預測大局變化，看樣子祇有見機而行了。」

忽聽徐元平大聲喝道：「諸位請站開一點，免得被我誤傷……」

易天行冷冷的接道：「你們都站開去，最少要站在兩丈開外。」

他朗朗大笑一陣，又道：「當今武林之世，用劍的人很多，但能夠馭劍擊敵的，祇怕難得找出一兩個來，你們今天可以開開眼界了……」

他聲音說得很高，顯然，他是有意讓全場中所有的人，一齊聽到。

宗濤愕然一呆，低聲問徐元平道：「你習過馭劍的武功麼？」

徐元平淡然一笑道：「沒有，但在用劍之上，我得別人傳授過此

種武功，不是易天行說出來，還不知道這就是馭劍之術。」

宗濤手中松枝一橫，目光環掃了四週一眼，笑道：「好！今日一戰，不論你生死，但你的英風豪氣將永垂於武林了。六十年來，沒有一個人在你這個年齡裏，有着你這樣的成就！」

這幾句話，對徐元平却有着無比的鼓勵，祇見他劍眉軒動，豪氣飛揚，仰天一聲長嘯，說道：「老前輩過獎了，晚輩也許要在今日一戰之中，傷死對方手中，含恨九泉，但我確信，易天行亦將付出極大的代價……」

他忽然輕輕歎息一聲，說道：「晚輩有一事相求老前輩，不知老前輩能否答應？」

宗濤笑道：「你說吧！祇要老叫化能夠辦到，絕不推辭！」

徐元平目光閃閃，投注到丁玲身上，道：「老前輩請即帶着你的義女立即離開此地，晚輩才能安心一戰！」

宗濤笑道：「老叫化這一生中，可算得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年登古稀才遇上了你這位忘年之交……」

徐元平黯然一歎，道：「晚輩未習劍道，但憑胸中一點記憶和人動手，勝負之數可想而知。老前輩俠名滿武林，犯不着陪我作此一戰。」

易天行似是被徐元平豪氣，宗濤的至情所感動，微微一笑道：「在下也沒有勝你的把握，不過我却習過劍道一門武功，咱們生死勝敗的機會各佔一半！如果你有事待理，咱們不妨把此戰延緩一些時日，訂個後會之約。」

祇見丁玲大步奔了過來，直衝到宗濤身側。

宗濤皺皺眉頭，道：「妳來幹甚麼？」

丁玲婉然一笑道：「乾爹不走，我也不要走了。」

徐元平看她背上的金老二，祇餘下奄奄一息，不禁心頭一陣感傷，緩步走了過來。

丁玲緩緩把背上的金老二交給徐元平，道：「我三叔父身受重傷，必須及時療治，我必須留在這邊照顧他的傷勢……」

徐元平接過金老二背在背上，接道：「有勞姑娘之處，在下深銘肺腑，異日定當補報。」右手一揮「戮情劍」，大喝道：「避我者生，擋我者死。」奮身一縱，直向外面衝去。

他衝出的方向，正是拂花公子所守，此人雖非渾渾噩噩，但因幼小就在父親餘蔭庇護之下，縱橫於白山黑水之間，養成一種目中無人的性格，眼看徐元平逕向自己停身之處衝來，不覺大怒，長袖疾揮，颯然拍出一掌。

徐元平健腕振處，「戮情劍」劃出一片冷芒，橫掃劍氣，劈斷了拂花公子揮擊而來的長袖，右肩一抬，硬接了拂花公子拍來的一掌。

他躍起的身子，吃拂花公子那强猛的掌力一震，由空中跌落實地。

宗濤一皺眉頭，雙肩晃動，直搶過來，準備出手救援。

忽聽拂花公子大叫一聲，身子忽然向後退了四五尺。

「神丐」宗濤看得一怔，停下了脚步。

他閱歷豐富，一望之下，已然看出拂花公子是被徐元平的內家反彈之力所震。

易天行心中微生凜駭，暗道：這等强猛的反震之力，除了玄門罡氣之外，祇有佛門中般若禪功，才能有此威力……

忖思之間，忽覺杖風嘯空，拂花公子身後四個五旬左右的老人突地一擁而上，四隻蛇頭杖一齊掃出。

徐元平劍眉怒聳，星目圓睜，在四人排山倒海的蛇頭杖進擊之下，不退反進，「戮情劍」的一招「天河倒瀉」，幻起層層青芒，護住身子。

祇聽一陣金鐵交鳴，四支蛇頭杖，一齊被攔腰斬斷。

徐元平神威大發，反手一劍橫削過去。

他手中的寶劍雖短，但劍上放射出的青光，長及數尺，揮動之間，劍風襲人。

四個老人想不到一合之間，兵刃就被人削去，微一怔神間，劍風已直逼過來。

四人驚愕之間，一齊縱身後退。

徐元平神威凜凜，颯然又發一劍。

青芒輪轉，劍風直逼六尺開外，四週之人紛紛向後退去，讓開一條去路，徐元平借勢破圍，疾奔而去。

那紫衣少女目睹徐元平的神勇，忽然茫然一歎。

這歎息凄涼無比，使站在她身側的查玉，心神爲之一動。

但那歎息聲仍然繚繞在耳際未絕的當兒，那重重黑紗中，又傳出那紫衣少女忿怒的聲音道：「胡一書，快截住他！」

胡一書眼看徐元平去勢如箭，無論如何，都難追趕得上，心頭一急，大聲喝道：「站住！」

這一喝幾乎是用盡他全身之力，聲如雷鳴，震得耳鼓嗡嗡作響。

徐元平已到七八丈外，聽得他

大喝一聲後，突然停下了腳步。

胡一書喝聲出口，人已飛縱而起，徐元平剛剛轉過身子，胡一書人已追到。

他已目睹徐元平的武功，哪裏敢存大意之心，長袍一撩，探手摸出一支金筆。

徐元平一臉茫然問道：「你幹甚麼？」

胡一書對徐元平的豪壯之氣早已心折，當下金筆一擺，說道：「在下奉命領教閣下幾招武功！」

徐元平奇道：「你奉誰之命？」

胡一書微微一笑道：「自然是我們小姐了。」

徐元平道：「可是那穿紫衣的少女麼？」

胡一書恭恭敬敬的說道：「南海神叟之女，身份何等尊貴，你怎能隨口胡說。」

徐元平呆了一呆，仰臉望着天上的悠悠白雲，自言自語的說道：「她爲甚麼要攔我呢？」

一股寂寞的感覺襲上心頭，祇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和自己相離得那麼遙遠，生身的父母、教養的恩師、還有那賜恩如山、情義似海的慧空大師，一個個都逝別而去……

他感覺自己是這樣的孤寂，茫茫的人海中沒一個知己，丁玲在自己準備和易天行決一死戰的時候，竟然把金老二交還自己，似乎這些人和自己交往都有着另外的用心，一旦面臨艱苦、危險時，立時情義全絕，獨善其身。

徐元平陷入了所有的英雄、豪傑都無法克服的痛苦、寂寞、冷落之中。

他有着被世人遺棄的感覺，這感覺愈是英雄的人物，愈是强烈。

他悲慘的身世，凄涼的經歷，使他的被冷落的感覺，尤比他人强烈、敏感。

如果，這時胡一書突然一筆點去，徐元平勢非被傷在金筆之下不可，但他却沒有突然下手，搖動一下金筆，高聲說道：「戰陣之間，生死一髮，你在想的甚麼心事？」

徐元平似是被他的喝問驚醒，目光轉投胡一書身上，說道：「你想和我動手，並非甚麼難事，等我去問問她，咱們再動手不遲。」

胡一書怔了一怔，道：「你去問誰？」

徐元平道：「我問那紫衣少女，我和她無冤無仇，爲甚麼要你出手攔截我？」說完一笑，大步直向前面走去。

胡一書看他那一笑中，流現出無比凄涼，英雄氣短，使人油然而生同情之心。

胡一書自命不凡，昔年縱橫大江南北，數十年未逢敵手，歐駝子、胡矮子，被江湖武林同道並稱爲駝矮二叟，聲譽卓著一時。

他有着甚大的成就和聲譽，也同樣受過英雄的寂寞，他深深領會到徐元平那微微一笑中流現的愁苦和寂寞。

那笑容給他的感受十分强烈，他不自覺的向一側橫跨三步，讓開了一條去路。

徐元平昂首挺胸，豪氣飛揚的大步而行，在百道目光注視之下，更顯得他的神武，威風凜凜，不可一世。

不少人爲他的膽氣、英風心折，但有幾人知道這樣豪情懾人，鐵膽俠風令人心折的英雄人物，內心中却是無比的空虛，無比的寂寞……

那紫衣少女臉上垂遮着重重的黑紗，沒有人知道她是否也把目光投在徐元平的身上。

但她却有無比的鎮靜，徐元平眉宇間泛起的怒意，和那凜然懾人的豪風，經過之處，無不紛紛避到一側，替他讓開了一條去路，但那紫衣少女却亭亭玉立原地，動也不動一下。

秋風吹起她紫色的衣袂。

徐元平直逼那紫衣少女身前兩尺，兩道凌厲的目光像閃電一般盯注在她的臉上，似是要穿過那蒙臉黑紗，看清她臉上神情是喜是怒。

滿頭白髮的梅娘，站在三尺開外，她已提聚了全身的功力扶杖而立，祇要徐元平一有不利那紫衣少女的舉動，立時將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擊過去。

這時，全場所有之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徐元平和那紫衣少女的身上。

徐元平和易天行的一戰，雖祇匆匆數招未分勝敗，但他的豪勇，却已被在場中的高手所公認，沒有人討論過這件事，但都極自然的感覺到徐元平的一舉一動，和武林間大勢變化有着極深的關係。

那紫衣少女的美麗，使任何見過她一面之人爲之傾倒。她驚人的才智，使任何和她談過話的人爲之心折，此刻，她却靜靜的站着不動。

兩人相對而立，足足有一盞熱茶之久，不發一言。

忽然間一聲長嘯，那護送丁炎山的駝叟，疾奔而來。

胡一書冷哼一聲，喝道：「歐駝子！大呼小叫的幹甚麼？」

歐駝子怒道：「三寸丁，你能管得了麼？」

羣豪被兩人爭吵之聲驚動，齊齊轉臉望去。

就在羣豪心神分散之際，那紫衣少女突然開口說道：「你瞧我幹甚麼？快滾開去！」

徐元平突然揚起手中的「戮情劍」，道：「妳罵哪個？」

在場之人，又重爲兩人爭執吸引，全又把目光轉了過來。

胡一書、歐駝子同時放棄了爭執，提聚了功力，緩步向徐元平和紫衣少女走去。

那紫衣少女嬌若銀鈴的聲音透出重重的黑紗道：「你敢殺我麼？」

徐元平呆了一呆，垂下高舉的「戮情劍」，冷笑一聲，道：「好男不跟女鬥，我也懶得問妳了。」轉過身子，大步向前走去。

那紫衣少女嬌軀突然向後退了兩步，全身顫抖，倒在了查玉懷中，低聲叫道：「梅……娘……殺了……他……」

她的聲音不停的抖動，這幾個字似乎用了她全身的氣力，話出口後，人已暈倒在查玉的懷中。

梅娘竹杖一頓，白髮飄飄的喝道：「截住他！」

駝矮二叟齊應了一聲，猛向徐元平撲了過去。

梅娘却大邁一步，走到了那紫衣少女的身側，問道：「孩子，妳怎麼了？」舉手按在她前心之處，滿臉都是焦急之情。

胡一書金筆疾點，一招「鳳點頭」金筆幻起了數點光影，直向徐元平點擊過去。

歐駝子却疾發一記掌力，帶起了一陣嘯聲。

徐元平右手斜斜一揮，「戮情劍」蕩起一道青虹，封住了胡一書點來金筆，飛起一脚「魁星踢斗」，迫退了歐駝子撲來的身軀，冷冷喝道：「我和兩位無仇無恨，不願和你們動手……」

歐駝子大聲喝道：「動手相搏，强存弱亡，哪裏還有不願意這回事。」兩掌交替搶攻，倏忽之間，連發了四掌。

胡一書揮筆側攻，金筆化爲點點寒芒，追得徐元平一連後退三步。

「神丐」宗濤手提一松樹枝，急奔了過來，高聲喝道：「譽滿武林的駝矮二叟，合手對付一位後生晚輩，你們要不要臉？」

歐駝子突然停下手，目注宗濤，怒聲說道：「你如不服氣，不妨上手試試！」

徐元平回目一顧宗濤，說道：「老前輩請站開去，別管晚輩的事。」

「神丐」宗濤微微一怔，道：「甚麼？」

徐元平凄涼一笑，道：「今日之局，晚輩已四面楚歌，南海門無緣無故的要和我動手，老前輩犯不着陪我樹此强敵。」說完之後，也不容宗濤答話，接道：「刀劍無眼，兩位要當心了！」

三人交手不過二招，已是險象環生，觸目驚心。

這時，那暈倒在查玉懷中的紫衣少女，經梅娘施展推宮過穴的手法，一陣推拿，吐出長長一口氣醒了過來，緩緩挺身坐起。幾滴鮮血由那重重覆臉的黑紗上，滴落在查玉身上，和她紫色的衣服上。

查玉自那紫衣少女倒臥在懷中之後，全身如觸電流，有一種極特殊的感覺，心中想着她那絕世無雙的容色，鼻息間嗅到一陣陣醉人的清香。

玉人在懷，心波盪漾，心中也不知是苦是樂，他幾次用手指揑住那紫衣少女覆臉黑紗一角，想揭開再瞧瞧她動人的美貌，但見梅娘沉痛神情，强自按捺下心中的衝動。

當他眼看紫衣少女醒來後，滴出的點點鮮血時，心頭才大感震動，迷亂的神志驟然一清，急急說道：「妳受了傷麼？可是徐元平暗發內力，震傷了妳的內腑？」

他已對徐元平的武功十分佩服，覺得以他的武功，足可無聲無息的發出暗勁傷人。

那紫衣少女搖搖頭說道：「不是，如果他動了手，祇怕我已……」忽然覺得說溜了嘴，趕忙住口不言。

凝目望去，祇見徐元平疾如流星的背影，閃了兩閃，消失不見。

原來駝矮二叟在兩招交接之下，已然知道對方武功高强，再加上「戮情劍」的威力，想攔住他，絕難辦到。

兩人微一猶豫，徐元平已借機疾奔而去。

他的身法迅快絕倫，去勢如箭，眨眼之間，人已到了四五丈外。

「神丐」宗濤眼見徐元平已脫圍而去，低聲對丁玲說道：「咱們也該走了！」縱身而起，一連幾個飛躍，直向正東而去。

丁玲自知輕功難和徐元平、宗濤相比，在場之人，不論哪一個要追截她，都非難事，並未隨宗濤而行。

梅娘手扶竹杖，緩步走近駝矮二叟，冷冷說道：「兩位平時都是極爲自負的人，聯手合力也攔不住一個弱冠之人，實在替我們南海門現眼。」

這幾句話說得甚重，祇聽駝矮二叟個個臉現羞愧之色，垂首而立。

那紫衣少女慢步行來，歎一口氣，接道：「梅娘，不用責備他們了，那人的武功，實非他們能敵，而且他手中又有着削鐵如泥的寶劍，更是如虎添翼，而且人已走遠，追趕不及，再說他們幾句，也是無補於事。」

梅娘一頓竹杖道：「下次再和他相遇之時，我該親身臨敵了，免得節外生枝，再被他逃離開去。」

紫衣少女道：「他的武功很奇怪，我們每次遇到他時，他都像進步了很多，一個人天賦再好，也不能有這等驚人的進境！」

梅娘嗯了一聲，道：「不錯，這確叫人百思難解。」

這時，易天行也緩步走了過來，查子清、楊文堯却仍站在原地不動。

原來他們擔心再陷入易天行的天罡陣中，所以不肯涉險，遠遠的監視着那些黑衣人的舉動，祇要對方一有舉動，立時見機而遁。

丁玲自忖已無逃走之能，索性也大大方方的走了過來。

查玉一直跟在那紫衣少女的身後，寸步不離，那紫衣少女移動一步，他就跟上一步。

拂花公子目睹羣豪一場龍爭虎鬥，心中狂傲之氣減了不少，默然不言的和易天行手下的四老六童站在一起。

易天行走近那紫衣少女跟前，拱手一禮，笑道：「姑娘相囑之事，在下無不遵辦，不知咱們的合作前約是否有效？」

紫衣少女道：「此一時，彼一時，前約縱然有效，但相約內容也得有所修正。」

易天行道：「姑娘祇管提出，祇要在情理之內，在下縱然吃些小虧，也不要緊。」

紫衣少女道：「你這般遷就我，祇不過想早進孤獨之墓，入墓之後……」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姑娘多慮了。」

紫衣少女道：「你不用對我多用機心，那孤獨之墓中除了機關佈設之外，還另有其他的埋伏。」

易天行道：「甚麼埋伏？」

紫衣少女道：「我仔細看那『戮情劍』匣之上的原圖，覺得有幾個地方很奇怪，應該有機關佈設才對，但却沒有，這和那其他地方的精巧佈設大相違背。不過，我一直也無法想得出來，必須要身臨其境，才能觸動靈機。」

易天行目光環掃了四週一眼，道：「姑娘估計咱們進入墓中，破除各機關，直達核心，這一去一回，大概要多少時間？」

紫衣少女道：「如果事情順利，十二個時辰以內就可退出古墓……」

易天行接道：「如果事情不順利呢？」

紫衣少女道：「那就難說了，三天五日，很難預料，但却不致超過七日。」

易天行道：「姑娘如果有興趣，咱們今夜就進此墓如何？在我計算之下，三日內難再有武林高手趕來，除非他們早日聞得風聲，已經動身來此，現在行途之中……」

那紫衣少女不容他說完，立時搖頭接道：「平分孤獨之墓中存寶，那是進入墓後的事，入墓之後，生死難卜，縱然倖存，祇怕那時候你已不肯聽我之命了。」

易天行笑道：「在下不過是珍視、尊重姑娘的才智，如若說到聽命，未免有傷大雅了。」

紫衣少女緩緩伸出手來，扶在查玉的肩上，格格嬌笑道：「你急於早進孤獨之墓，謀得墓中存寶，不外兩種用心……」

易天行笑道：「不知是哪兩種用心？願聞高論。」

紫衣少女回過臉去，低聲對查玉說道：「叫令尊和楊文堯過來。」

查玉略一猶豫，急步奔了過去，說道：「爹爹、楊叔父，請去一趟。」

查子清一皺眉頭，道：「甚麼事？」

查玉道：「那紫衣少女要揭穿易天行進入孤獨之墓的用心，請爹爹和楊叔父作個見證。」

楊文堯目光轉動，打量了四週一眼，看四老六童和那些黑衣人環站一側，列隊而立，心中一寬，笑道：「事關武林大局，咱們就過去聽聽吧！」他微微一頓，回頭對查玉一笑，低聲說道：「你要好好的用心了，別讓好花落別家，不但你可得一位如花嬌妻，貴堡如能得到南海門全力相助，號令天下武林，並非甚麼難事。我這做叔叔的也可附隨驥尾，在江南爲貴堡略盡綿力。」

查玉道：「晚輩一介武夫，祇怕難以入屏雀之選。」

楊文堯笑道：「這個，你可以放心，她能在大庭廣衆之前，衆目睽睽之下，對你那般親熱，自然是早已心有所屬，才這般肆無忌憚。」

查子清道：「南海一島，化外之民，祇怕不知我們中原禮法。」

楊文堯笑道：「此人聰慧絕世，讀書萬卷，哪裏會未讀過聖賢之禮法不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數。」

查玉被楊文堯幾句話，說得有些飄飄欲仙起來，拱手說道：「還得楊叔父多方玉成。」

楊文堯笑道：「當下武林道上，不論你看上哪一家小姐，我這做叔父的都可爲你走上一趟，作個現成大媒，唯獨這位女娃兒，我却無法可想，成敗全要靠你自己了。」

談話之間，已到了那紫衣少女和易天行不遠之處。

楊文堯輕輕咳了一聲，拱手說道：「姑娘相召，不知有何見教？」

紫衣少女笑道：「特請兩人來作個見證。」

查子清道：「甚麼見證？」

紫衣少女緩緩退到查玉身側，提高了聲音說道：「易天行，你那兩種用心，一是想從孤獨之墓中，找到那孤獨老人遺留下的武功，習成絕技，以遂爭霸武林之願……」

易天行笑道：「當今之世，又誰能確知那孤獨老人把生平的武功錄留在孤獨之墓，姑娘才智一向使在下敬佩，但這幾句話，却有些捕風捉影了。」

紫衣少女笑道：「縱然那墓中沒有孤獨老人遺錄的武功，你也可以僞造一本秘錄，欺騙世人，用以炫耀同儕，籠絡人心。」

易天行拂髯大笑，道：「不論猜得對與不對，姑娘這等高人一等的卓見，仍然使在下敬服。」

紫衣少女道：「至於你第二個用心，那就險詐無比，駭人聽聞，我看不說也罷！」

易天行臉色一變，但剎那之間，又恢復鎮靜之色，笑道：「姑娘儘管請說。」

紫衣少女道：「你如一定要我說，那就別怪我揭穿你的陰險用心了！」

易天行笑道：「姑娘過獎了，祇怕在下難能達到姑娘推論之言。」

紫衣少女道：「你要借孤獨之墓的驚險佈設，一網打盡武林高手……」

楊文堯長長一歎，接道：「好辦法，世人誰都知那孤獨之墓中機關重重，入墓之人九死一生，但誰也按捺不下好奇之心，祇要能接到邀請之柬，勢非冒險赴約不可。」

易天行突然對那紫衣少女拱手一禮，道：「得蒙指點，茅塞頓開，姑娘之才，確有過人之處，可惜的是……」他緩緩把目光移注到查子清和楊文堯的身上，眉宇間泛現殺機。

楊文堯接道：「可惜被兄弟和查兄聽到了。」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兄弟爲使此一秘密不致外洩，祇有殺兩位滅傳言之口。」

查子清道：「易兄想得雖是不錯，祇怕事實上難以如你之願。丁炎山傷重未死，鬼王谷一定不肯就此罷休，冷公霄乃千毒谷主之弟，谷主絕不致袖手不理乃弟受傷之事……」

易天行大笑接道：「除了千毒、鬼王二谷之外，還有你們楊家、查家二堡……」

那紫衣少女身軀忽然向前一傾，舉手按在額角，說道：「我頭痛死了，梅娘扶我上轎。」

梅娘伸手，把那紫衣少女抱了起來，送入小轎之中，放下垂簾。

查玉急奔了過去，高聲問道：「妳頭痛得很厲害麼？」

垂簾中傳出那紫衣少女微弱的聲音道：「你要耐心的等我，我要先走一步了……」

一陣和風吹過，查玉祇覺秋日已殘，嚴冬將至，因此在他心底深處突地泛起了一陣濃重的寒意。

他呆望着這垂簾的小轎，逐漸在秋風落葉中遠去，逐漸消失無影。

西落的殘陽，雖然仍留戀地拖着它長長的影子，但她畢竟去了，匆匆地來，匆匆地去，來時沒有帶着甚麼，去時，却似已帶去了查玉的生命與靈魂。

良久，他黯然歎息一聲，忖道：她若是眞心對我，爲何她要對我這般輕視，要來就來，說去便去，難道她不知道我的感覺，不知道我會難受麼，她若非眞心待我，那却又是爲了甚麼要對我如此……

他本乃絕頂聰明之人，是以在如此深沉的迷惑中，猶能冷靜地爲自己分析，但不管他如何冷靜，紫衣少女那似有情，又無情的言語，却仍時時刻刻在他耳畔響着。

（未完・四十五）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武功高絕孤獨客　奈何難保妻與子

一條鑌鐵長鍊條，不算粗，祇有拇指那般粗細，但很長，足有三丈長，鎖扣在足踝上，那是一條很不幸的腿，因爲那隻脚被斬去一半，斷足被厚厚的紗布包紮着，血染透了紗布，血現在不流了，所以血變成了烏黑色。

如果有人問痛不痛，一點兒也不痛，因爲那根鐵鍊並非鎖在普通人的腿骨上，而是李歧旺的腿上……老君嶺毒王李歧旺被人鎖在老君洞中已有百日了，有一根鐵絲穿過了李歧旺的琵琶骨，那地方除了有些紅腫之外，也一樣的不會痛，因爲這人是毒王。

毒王李歧旺不但被人用鐵鍊鎖住，而且他的煉毒洞室的洞口也關上了柵門。

從柵門到洞口總得走上十幾二十丈，這中間除了毒王的煉毒室有燈光之外，洞中也祇有洞口射進去一些微光。

煉毒洞室中，毒王李歧旺很忙碌，就在他的身邊四週，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盒子罐子小箱布袋，還有十幾隻細鐵絲籠子，裡面關的裝的盡是些天下奇毒之物，有些還發出嘰嘰吱吱響聲，祇一看就會叫人頭皮發炸起一身鷄皮疙瘩。

洞口，却坐着一個紅髯方臉壯漢，身邊放了一把大砍刀，洞口他升起一堆火，火架子上叉起一隻半大不小的野狼，這漢子連皮烤，祇因爲李歧旺有要求，他每天吃狼肉。

有人說狼肉是酸的，但李歧旺却吃得津津有味。

紅髯大漢不但烤狼肉，火堆邊的石板上還貼了五張人皮，青灰色的人皮被火烤得飄出一股一股的酸臭味，因爲人肉也有酸酸的味道。

狼肉慢慢烤，但人皮祇一有乾燥便被撕下來，然後這粗漢哈哈笑着送到洞中。

「來了，來了，五張人皮全部乾了。」

煉毒洞中鐵鍊響起，李歧旺回過矮小的身子，伸出一隻枯槁而五指細長的巴掌，接過自柵外遞進洞室一叠乾而微翹的人皮。

李歧旺的另一隻手也伸出來了：「狼肉！」

粗漢道：「好了，你等着。」

這粗漢轉身走到洞口，砍刀握在手上，抓住一隻焦黃狼腿便切下來了。

他提着烤熟的狼腿走入洞中：「拿去吧，啃吃完了快幹活兒。」

「啃吃完了老夫要睡覺，不許有人來打擾。」

紅髯粗漢先是一瞪眼，旋即嘿嘿一笑，甚麼話也不說就回身洞口。

粗漢剛自坐下地，忽的一彈而起，一陣香風飄來便也飄來一聲冷酷的女子聲音。

「三月之期快到了，宮主要知道這李老頭何時完工，拖拖拉拉的兩位宮主已有些不耐煩了。」

聽聲不見人，但聞香味便知道是誰。

「丹桂姑娘，回宮上稟，期限一到，如不能完工，我紅髯子石大山便殺了李老頭，帶着李老頭的人頭，去向二位宮主請罪。」

香風陣陣中，傳來女子聲音道：「那倒不用，但却會把你與李老頭囚在一起。」

聲音聽起來漸去漸遠了，石大山到了此刻才敢抬頭看，却也甚麼都看不見了，仔細看，石大山的額頭上冒出了冷汗，他以袖去抹拭，因爲他明白，如果把自己也關入洞室中，絕對不會祇關進去就算了，那得與毒王李歧旺的待遇一樣，斬斷半隻脚掌，鐵絲穿過琵琶骨，一根鐵鍊鎖石壁，這個罪李歧旺可以接受，他石大山無法接受，因爲他不是毒王，毒王以毒壓制痛苦，石大山祇會殺人。

紅髯子石大山人稱他石一刀，那是名副其實的江洋大盜，却受制於風月宮。

江湖上能控制住這種人物的大概也祇有風月宮。

* * *

「天梯石」，是一塊絕峯上的石磐。

石磐，尖峯，半峯腰處雲掠過，人跡少見。

人跡少見並不表示沒人到過，因爲現在就有人在這塊懸在峯頂上的石磐上面，而且還是兩個人。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男的身材魁梧健壯，虎臂蜂腰，雙目烱烱，粗布短紮，一雙靴子沾了許多泥巴，他那一副不畏寒的樣子，就好像他是一座石人。

女的婀娜多姿，五官奇美，任何人看了都會承認她是天仙化身，人間尤物。

同樣的，此女身邊也有一把劍，但在打造上却又比之男的那把劍惹眼多了，因爲那是一把金劍。

劍放一邊不用，這男女二人各出雙掌遙擊，髮飛衣振，似乎聽到颯颯之聲，男的穩若磐石，女的却有移動，移動到石磐的邊緣了。

這光景十分明顯，一旦被對方掌力推落石磐下，這人定然是粉身碎骨。

就在那白衣女子盤坐的姿勢有一半懸空的時候，那男的忽然圈臂斜撥，一股暗流隨風而去，那女子的掌勢頓挫，她收掌，但拔劍而立。

男的仍然坐着，但他却冷然的開口。

「你走吧，你在氣力放盡，氣亂血逆中，絕非我對手，難道你不明白？」

白衣女反而嘿嘿冷笑起來。

「獨孤無名，我還會找你的，因爲我要除掉你，祇有你死，我姐才會高興。」

白衣女話說完，立刻騰身飛掠而去，低頭看，就好像她與飛掠的白雲化爲一體而消失了。

她，乃是洞庭君山風月宮二宮主冷月嬌。

江湖上沒有人敢招惹風月宮的人，因爲風月宮殺人的手段太過殘酷。

江湖上祇有一個人不把風月宮放在心上看在眼裡，這個人就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

獨孤無名乃當今劍客中第一高手，江湖上從未聽過有人在他的劍下走過三招。

雖然獨孤無名的神劍高絕，但獨孤無名却很少動劍。

看着飛掠而去的冷月嬌，「中州一劍」獨孤無名深深的嘆口氣：「我不殺人，但我知道有很多人想殺我，有的甚至花銀子要我的人頭。」

他緩緩的，拾起長劍，抖抖長衫，又喃喃的道：「飛馬幫要花五萬兩銀子取我的人頭，七虎山莊更喊價十萬兩，嘿！風月宮不花銀子，風月宮想憑恃武功，嘿！」

祇不過江湖上想要殺死獨孤無名的人太多了。

但江湖上能殺死獨孤無名的人，堪稱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得幾乎沒有，因爲……

因爲那談何容易。

* * *

彤雲！

看上去就好像半天空中披了一件鑲金邊的青衫似的，很美，美得叫人忍不住抬頭多看幾眼天空。

就在這時候，從雲夢北城門進來十二騎快馬，馬背上十二個青衣大漢，清一色的勁裝紮綁腿，青色英雄頭巾上還鑲了黃邊，很特別，看上去就好像天上的彤雲罩頂。

齊家酒館就在雲夢北城大街上，十二大漢把馬拉到附近的拴馬場子上，那兒已有一匹馬拴着。

過午已半個多時辰了，酒館內的兩個酒保懶散的把腿擱在長櫈上，其中一人還打起鼾聲來了。

這表示甚麼？人們必然以爲酒館中無客人，其實大錯，酒館中有一位客人。

這位客人面前有酒却沒有菜，此刻，這位客人也把一腿擱在桌面一角，斜起上身閉上了眼睛，有一撮頭髮垂下來，掩去了半邊鬍渣子，祇是他並未打鼾，看上去十分安逸的樣子。

這位客人天天來此，一坐便到天黑，酒館賣的是酒，但賺錢的還是各色小菜與熱炒，但這位客人却從來不叫菜，甚至一小碟豆乾也不要。

這樣的客人不多，這種客人也少見。

這位客人的身邊却放了一把劍，那是極爲普通的一把長劍。

齊家酒館外面，十二個粗獷大漢一擁進來了，看上去這十二個大漢快要把這齊家酒館擠垮了似的。

這其中一人還厲聲吼：「酒，酒！」

兩個酒保忙站起，迎上去，不料早被走在前面的一個粗漢抖出雙掌猛一推：「滾開，快把齊大妹子叫出來。」

「忽通」一聲，兩個酒保被推翻在地，兩個人扶着櫈子站起來。

「齊大妹子哎！」

「哎！來了，來了。」

有人叫，就有人應，二門閃出個三十出頭的俏女人，她那副巧得不能再巧的俏嘴巴，說出的每一句話就好像歌聲，每吐出一個字，更像是露珠兒滴答在金器上一般叫人聽了不厭煩。

「江護旗的你來了，來就來，還帶着一羣兄弟來。」她雙手舉得高，露出脅下的鈕扣未扣上，白肉眞細，隱約可見，她這是故意在逗人。

「早不來晚不到，江護旗呀，奴家我午睡一半你來到。」

忽有一人大聲道：「另一半就由咱們大護旗的陪你一起睡。」

「哈……」一屋子的人全笑了。

祇有一個人不笑，那個人就是身邊放了一把劍的青衣漢子。

他不但未笑，似乎鼾聲又大了。

這麼多的人在吵鬧，這漢子仍然能沉睡，這表示他確實很累。

姓齊的女人再撒嬌：「這是誰呀，好像是沒有長屁眼人說的話，缺那一門德呀！」

「哈……」又是一陣爆笑。

姓齊的女人已站在那位草鬍子大漢面前：「江護旗，這趟生意順心啦，吃點喝點甚麼？」

姓江的毛漢一隻手擱在齊大妹子的肩頭上，他像是爲齊大妹子看痲衣相似的一陣端詳：「美，不見妳還眞想你，怎麼樣，甚麼時候穿嫁衣，嫁給我這江家郎。」

左手俏皮的撥開肩上的大手，齊大妹子道：「快了快了，長江水一乾，我就嫁你。」

「哈！」又是一陣笑，齊大妹子又是一聲招呼：「開罈！上菜！你們幾個發的甚麼呆。」

兩個伙計拔腿便往二門後奔去了，屋子裡十二個怒漢覇佔兩張大桌子，有兩人巴掌拍在桌面上叫起來：「酒，酒，快呀！」

聽這叫聲，好像他們很久未喝過酒了。

「叫甚麼，今天叫你們喝個夠，醉不倒你們呀，我齊大妹子不收你們半紋。」

屋子一角，那個漢子仍然在沉睡，叫聲鬧聲對他似乎不產生任何干擾。

這些人吃酒不是用杯子，用碗……一隻一隻大酒碗紛紛放在每人的面前，滷菜涼拌也端上桌來，忽聽姓江的粗聲道：「齊大妹子，坐，坐，你不坐我不喝。」

齊大妹子一笑：「坐那兒？」

「坐江護旗的懷裡。」有人叫。

當然，有人叫就有人笑，又是一陣哈哈笑。

齊大妹子却像個泥鰍似的從姓江的身邊溜出一丈遠：「江爺，等我當了寡婦以後，你再來。」

這表示她還有丈夫，祇不過齊大妹子的丈夫癱了，癱在床上起不來。

雲夢地方的人都知道齊大妹子的丈夫癱在床上。

齊大妹子雖然不會坐在江上飛的懷裡，但她還是提了酒壺爲這十二個飛馬幫的人一一斟滿酒。

齊大妹子很俏，她不但嘴巴會說話，連一雙大眼睛也會說話。

眼睛當然不會發聲，但不出聲比之出聲更迷人。

齊大妹子牽着嘴角在斟酒，早把這十二粗漢的魂兒不知拘到甚麼地方去了。

十二人吃得正來勁，忽見江上飛自懷中取出一包銀子，重重的砸在桌面上發出「彭」的一聲響。

「齊大妹子，咱們談生意啦！」

抿嘴一笑，齊大妹子道：「甚麼生意？」

江上飛道：「你來看，咱們在找這個人。」他又取出一張上面繪了人形的圖案攤開來。

齊大妹子低頭看：「那不是毒王李歧旺李老頭嘛！」

江上飛立刻又收起圖畫，道：「我們要找此人。」他拍拍桌上那包銀子，又道：「這兒銀子五百兩。」

齊大妹子並不看銀子，她提壺爲江上飛斟酒：「七日之後聽消息。」

眞乾脆，生意這是三言兩語完成了。

原來齊家酒館不但賣酒，也賣消息。

有時候賣消息比之賣酒賺的銀子更多。

大伙吃酒哇哇叫，忽聽得屋子一角傳來鼾聲如打雷，初時人們不以爲意的仍然舉杯吃酒，但五七聲

之後就覺出不大對勁，那聲音開始有了震動，先是自屋頂簌簌落下塵灰，然後是杯中有酒在波動，於是，人們的耳朵有了反應，有人用雙手掩緊了耳朵。

齊大妹子走過去，一桌拍在漢子桌面上，她叱道：「喂，你醒醒，你……」

鼾聲更大，齊大妹子也閃到二門下。

就在這時候，江上飛忽對他的人們厲吼：「走！」

說完他當先走出大門，餘下的立刻跟上去，街上傳來馬蹄聲音：「齊大妹子，七日後再見了。」

齊大妹子跳出門外還揮手：「錯不了的啦！」

祇不過當她回身走進門，粗漢已不再打鼾了。

他醒了，醒來祇說一句話，而他的一句話祇有一個字：「酒！」

齊大妹子提了酒壺走過去，她笑呵呵的道：「朋友，你是眞人不露相，露相嚇人一大跳。」

她嘩嘩啦啦往碗中斟酒，笑瞇瞇的看看這粗漢，又道：「我能爲你老兄效勞嗎？」

「你能爲我做的祇是斟酒。」

「我有副業。」

「出賣消息？」

「不錯。」

「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工作。」

齊大妹子道：「越是危險，越容易賺銀子。」

「我沒有銀子。」

齊大妹子道：「祇要爲我做一件事情，也一樣行。」

粗漢道：「我能爲你做甚麼事情？」

齊大妹子道：「我還沒想出來，等我想出來以後再告訴你。」

粗漢猛喝一碗酒，他站起身來，道：「我也還未想到叫你爲我打聽甚麼消息，等我想到了再來找你……」

粗漢拋下一塊銀子，抓了他的長劍出門而去！

齊大妹子木然的道：「他是誰呀！」

* * *

有個人斜倚在一棵斜樹幹上，就因爲樹幹下斜的，所以人倚在樹幹上就好像倚靠在硬板椅上一樣自在舒服。

那個粗漢就微微的瞌上了雙目。

雖然瞌上雙目，脅下挾的長劍依然挾得穩，這表示他並未睡着，他只是在養精神。

實際上他並非養精神，因爲他不需要養精神，當河邊走過來人們手上牽着馬匹仍然在哈哈大笑的時候，這粗漢的雙目張開了。

雙目張開，身子未動，拉馬過來的人們却吃一驚。

來的一共十二人，也正是在齊家酒館中出來的十二位飛馬幫的人馬。

爲首的正是那位江護旗。

飛馬幫一共有六大護旗使者，相當於堂主地位，飛馬幫的人馬走陝甘，下江南，入四川，到中原，各地均有行號地盤，算得是個大幫會。

河面上刮來冷颯颯的風，這光景蕭條中帶着殺機，江護旗先是「噫」了一聲。

也僅止於這一聲，他不停留，拉馬繼續往前行。

人家江上飛就是老江湖，出門道上少惹事，尤其是發覺對方是能人。

江上飛絕非泛泛之輩，能幹上飛馬幫護旗，他得有幾手絕活之外，還得要腦筋靈活。

江上飛人稱快刀，刀藝自然了得，但當他們在齊家酒館聽了那粗漢的「撼天雷」功夫之後，江上飛很識貨，立刻帶着他的兄弟就走。

當他發現樹林邊的粗漢時候，他只「噫」了一聲！

江上飛十分後悔，他以爲便是「噫」也不應出聲。

「快走，任何人不許多事，也不許回頭看！」

江上飛這是下達命令，他怕兄弟們有不知厲害的會出聲亂說話，惹上這傢伙。

飛馬幫的命令是嚴厲的，另外十一人拉馬急走，沒有一人膽敢回頭看一眼，大伙的表情就好像樹林邊根本就沒有人存在似的。

十二人走出半里遠，江上飛已發令了：「上馬！」

姓江的剛回頭，不由臉色大變。

江上飛的表情看在十一大漢的眼中，立刻引得大伙回頭看，那最後的漢子嚇一跳。

「噫，你……」

原來那粗漢不知甚麼時候騎在他的馬背上。

那粗漢一副苦兮兮的模樣，臉無表情的樣子，看了就會叫人以爲遇上喪門神。

「你怎麼騎上我的馬？」

「馬本來是要人騎的。」

「可是，這是我的馬。」

「你不騎我騎上，有何不可！」

「你他娘的老橫呀！」

「砰！」

「哎呀！」拉馬的漢子被人踹了一腿，踢他的却是江上飛，差一點沒有就地滾。

江上飛衝着馬上的粗漢重重抱拳，道：「咱們能忍則忍，一讓再讓，殺人不過頭點地，你朋友這是……」

粗漢道：「見你們當家的。」

江上飛雙目一厲，道：「何事？」

粗漢目光一厲，道：「只爲兩句話！」

「甚麼話？」

「申屠風流冠江南，宰父倜儻天下知。」

「哈……」江上飛笑了，而且很是得意。

他笑，粗漢不笑，反而用手搔着短而粗的鬍子，而搔得沙沙响，像是要把一嘴的鬍子搔落似的。

「江湖上流傳的這句話，實在太適合不過了！」

「是嗎？」

江上飛道：「當然，咱們幫主少年有爲，長相福泰，漂亮，那個女子見了不想他呀，哈……」

他言下之意，你這小子狗屁。

粗漢道：「我更應該去見見這一位大幫主了！」

江上飛道：「閣下是……甚麼大名？」

「無名。」

「朋友，你開甚麼玩笑！」江上飛有些冒火了，又道：「咱們這裡一忍又讓，你朋友快欺到爺們的人頭上撒尿水了，娘的，王八好當氣難受。」

江上飛反手拔刀，他的十一名兄弟也拔刀。

粗漢不爲所動，他仍然騎在馬背上不下來。

「我只是想見一見這位風流冠江南的申屠大幫主，各位何需拔刀相向！」

「不帶你去又怎樣？憑恃甚麼要爺們帶你去。」

只聽有人大吼：「殺了他！」

粗漢一聽，臉皮一繃，他緩緩的翻身下馬，他下馬幾乎是滑落下來的樣子，很吃力！

人們懷疑，他？怎麼騎上馬背的？

打橫移動着身形，粗漢的身子移到了大道邊，他的長劍仍然挾在左脅下：「我最討厭動刀子！」

江上飛道：「也是你小子逼的！」聽口氣，他已完全失去了那股子耐性，火已冒三丈了！

當着兄弟們的面，他不能孬種。

有四個漢子齊聲吼：「殺！」

這四個人一擁而上，四把砍刀宛如奔雷閃電一般當頭砍向粗漢。

那粗漢的左脅下依然挾着長劍，他不拔劍，却是雙肩甩動間人已到了右邊那人面前。

於是右邊那人舉的刀快不可言喻的被他出手疾壓，吭叱一聲刀砍一邊那人的頭上，活生生把那人砍死。

粗漢的身法宛如流水行雲一般，閃過了第三人的身側，也抓住了這人的右腕．砍刀已狠狠的砍在第四人的肩頭上，差一點未砍中這漢子的人頭。

這一連串的動作，看得可清楚，可又是在眨眼之間，看得人們大吃一驚。

江上飛人稱快刀，他乃行家，立刻狂叫：「退下！」

果然，另外幾個拔刀蠢蠢砍動的漢子閃開了。

粗漢的長劍仍然挾在左脅下，他看着那重傷的一人，再看看地上死的一人：「是你們自己的刀，殺死了你們自己的人，怨不得誰！」

江上飛一聽，幾乎氣結：「說得好，不過，你要見咱們幫主，拿來。」

粗漢道：「甚麼？」

「你總得有柬帖吧！」

粗漢道：「會無好會，要甚麼柬帖！」

江上飛道：「你好霸道。」

粗漢嘿嘿冷笑，道：「霸道比之陰毒光明正大多了！」

「何人陰毒？」

「申屠十方！」

他叫出了飛馬幫幫主的名字，立刻之間，十個怒漢再把粗漢圍住了。

江上飛更是忿怒的吼叱：「你敢直呼我們幫主名字，你大不敬，該殺無赦！」

粗漢却淡淡的道：「如果你們出刀，我並不反對，只不多添幾個死人罷了！」

江上飛也信這粗漢的話，一旦動上手，只有多死幾個人，而且全是他這方面的人。

江上飛有些氣餒的吼道：「你究竟有甚麼目的？」

「爲甚麼找毒王？」

「噫，就爲了這件事？」

「還有，爲甚麼要花五萬兩銀子索獨孤無名的項上人頭？」

江上飛驚怒的叱道：「這些與你何干？」

粗漢道：「十分有關係！」

江上飛道：「你明說！」

「我就是獨孤無名。」

「你……哈……」江上飛笑了。

「哈……」另外幾人直冷笑。

獨孤無名道：「有甚麼好笑的？」

江上飛道：「咱聽幫主說過，那獨孤無名人稱中州一劍，人長得高大俊逸，洞庭君山風月宮的女人也迷上了他，而你……哈……你別是叫女人倒盡胃口的叫化子差不多，你會是獨孤無名？你無名還差不多！」

獨孤無名轉身就走，他好像未出腿，人已在十丈之外了，他傳來了一句話在空中久久不散。

「七日後，我在武勝關對面山上候教！」

人已不見了，聲音仍在激盪，江上飛幾人聽得十分清晰，他驚訝的道：「從功夫上看，他還眞像那位名貫天下而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獨孤無名！」

有個漢子道：「我們眼看着人家飄然而去！」

江上飛道：「咱們誰有本事攔住他？」

所有的人楞然。

是的，江上飛也不敢輕言出刀，別人只有嚥下這一口窩囊氣。

飛馬幫的人很少有這種糗事發生在他們的頭上。

* * *

燈光很亮。

一間大屋子裡掛上四盞大燈，當然會很亮。

光亮的燈光照在酒客的臉上，反映的是一張張泛紅如赤的大臉團，那已是酒酣耳熱客人將散的時候了。

從屋子裡射出的光亮，洒照在門口簷下那張酒招子上，清晰的看出來「齊家酒館」四個字。

就在這時候，有個粗漢半垂頭的走進門。

那個人原本不受歡迎的，因爲他只吃酒不叫菜。

只不過現在有些不一樣了，兩個伙計見他來，帶着那麼一味哭笑不得的樣子既不拒絕又不歡迎。

有個人歡迎，齊大妹子從二門匆匆走出來：「呀，是你呀，怎麼的，去了去了又回頭呀！」

粗漢不是別人，獨孤無名回來了。

他開口，但仍是半低頭。

只有倒楣的人才會是他的那副表情，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仰面女子低頭漢」……女人仰面走，丈夫活不久，男人低頭行，霉運正當頭。

獨孤無名有甚麼霉運？

獨孤無名自己以爲他是天下最倒楣的人。

現在最倒霉的人又走進了齊家酒館，而且齊大妹子也笑迎上來。

獨孤無名又坐到那個半陰暗的角落，同樣的一張舊桌子，同樣的一張椅子。

那是個最後進來的客人不得已才會去坐的地方，如今客人走一半，但獨孤無名仍然喜歡坐在那張桌子上。

獨孤無名並不回答齊大妹子的話，他只說了一句話，而且只有一個字：「酒。」

他永遠不多言，說完便把挾在脅下的長劍豎在一邊。

齊大妹子却順勢拉過一把椅子坐在獨孤無名對面，伙計已把酒送過來了。

只有酒，甚麼菜也沒有。

「你不要菜？」

「我的銀子不多！」

「我請你！」

獨孤無名雙目一亮：「爲甚麼？」

齊大妹子道：「我請你吃菜還需找理由？」

獨孤無名道：「我永遠忘不了一句話。」

「甚麼話呀！」

「吃人的嘴短！」

「哈……」齊大妹子笑笑，道：「你的意思是不佔任何人半點便宜了？」

獨孤無名道：「我不受制於人。」

齊大妹子道：「過午你走的時候拋下了一句話，你說你想到了甚麼事情，你會來找我，你……想到甚麼了？」

獨孤無名道：「想到了！」

齊大妹子立刻很興奮的道：「你想到了甚麼事情，需要我爲你效勞的？你說說，我聽聽！」

獨孤無名喝着酒，道：「老板娘，至少等客人們走了以後再說，是不是？」

齊大妹子道：「我迫不及待！」說着，她站起身來，又道：「後屋去說去！」

獨孤無名道：「不急，我的時間有的是！」

齊大妹子又坐下了，她表現出也不急的樣子。

齊大妹子很想爲獨孤無名叫來兩個菜，但她心中明白，面前這個粗漢有一股懾人的眸芒，那是身具高深武功的人才會有的。

她坐着，仔細的看着這個粗獷的男子。

她以爲，如果這漢子好生的整理修飾一番，刮一刮滿臉粗鬍子，他應該是英俊人物。

獨孤無名人流露出略帶痛苦的意味，他只是喝着酒，對於齊大妹子的目光，他幾乎視而不見。

於是酒館中的客人走了，兩個伙計在擦拭桌面，齊大妹子剛要開口，不料門口閃進兩個人。

那是一男一女兩人，而且二人都帶着刀。

齊大妹子的雙目一亮，立刻就迎過去了。

「哎唷，西門總管呀，哎唷，苗姑娘也來了，眞稀客，快請坐呀！」

那男的很粗壯，有點像一頭蠻牛一樣壯，那女的十分俏，不比齊大妹子差，她的眼神很冷酷，像兩把剝人皮的小刀，令人看了發寒。

兩個人看看屋子內，然後拉把椅子坐下來。

「一熱一冷兩個菜，酒一壺！」

男的點酒菜，很簡單，然後衝着齊大妹子道：「老板娘，發財！」

齊大妹子道：「你們一來，我齊大妹子也許就會發財，可是你們許久不來，指望這小酒館呀，屁的財發！」

一笑，姓西門的自懷中取出一張圖畫，道：「替我打聽這人的下落。」

齊大妹子接過圖畫，只一看便一怔，道：「怎麼啦，又找毒王呀！」

西門總管道：「在我之前，已經有人打探毒王消息？」

齊大妹子道：「不錯！」

西門總管道：「誰？」

一笑，齊大妹子道：「西門總管呀，基於商業道德，很是對不住，我不能說！」

「砰」的一聲，一包銀子砸在桌面上。

是那女的砸的銀子：「何人打聽毒王消息？」

齊大妹子搖搖頭，道：「無信不立，苗姑娘，你多多的包涵，再多的銀子，我齊大妹子也不能收。」

姓苗的女子眼一瞪，西門總管忙一笑，道：「好，咱們不問，但託你們打聽此人，你已接下別人的了，你……是否拒絕咱們，你會一物二賣？」

齊大妹子哈哈一笑，道：「消息祇是一句話，又不是東西，當然可以賣，而且一賣再賣，除非……」

西門開道：「除非甚麼？」

齊大妹子道：「除非是特別約定，獨家買斷！」

她頓了一下，又道：「當然啦，價錢就不一樣了！」

西門總管道：「銀子仍然是你的，咱們何時聽消息？」

「七天！」齊大妹子很乾脆，聽起來好像很有把握！

她抓起那包銀子，又問：「這是多少？」

西門總管道：「二百兩！」

「人家出五百兩！」

西門總管道：「放心，事成，咱們不會比他們少給！」

「哈……」齊大妹子笑了：「行，西門總管一句話，七虎山莊的字號是硬的！」

原來這一男一女二人來自七虎山莊！

江湖上誰不知道信陽州七虎山莊莊主宰父長風是一位青年俊逸的人物，那句「宰父偶儻天下知」，便是說的七虎山莊莊主宰父長風！

就在這時候，西門總管忽然看向屋子一角！

那兒坐着獨孤無名！

獨孤無名仍然呆坐着，對於西門總管的目光，他彷彿沒看見。

「他是誰？」

齊大妹子道：「酒客！」

「怎麼還不走？」

齊大妹子笑笑，道：「那是他的自由！」

西門總管道：「他如果一坐到天明？」

齊大妹子道：「祇有笨蛋把客人攆走！」

西門總管道：「說的也是！」

苗小鳳站起來，她走到了屋子暗角，很仔細的看看獨自喝酒的獨孤無名！

獨孤無名仍然不加顏色，古井不波的喝着他的酒！

「朋友，悶酒喝多了會傷身子的！」

苗姑娘的聲音似是關懷，實是挑釁！

獨孤無名幾乎連眼皮也不嗒一下的仍然喝他的酒。

苗姑娘拉開一張椅子坐下來，她衝着喝酒的獨孤無名，又道：「如果你不是啞巴，必是聾子！」

獨孤無名忽地暴吼一聲，手指門口，道：「滾！」

他的吼聲如同旱雷，震得人頭發昏！

苗姑娘就直搖頭，她也帶着幾分羞怒的站起來！

西門總管一個大跨步到了苗姑娘身邊：「幹甚麼！」

原來聲音太壯，令她也沒有聽清楚！

苗姑娘聽得清楚：「他叫咱們滾！」

西門總管雙目一厲，叱道：「甚麼東西！」

齊大妹子忙走過來，她搖着手，道：「別吵，別吵，都是出門在外的人，一定要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是不是！」

「噹」的一聲，一塊銀子拋在桌面上，獨孤無名又挾起他的長劍往門外走去！

齊大妹子忙開口：「喂，老兒，你不是有事對我說嗎？怎麼走了！」

「改天吧！」

祇有這麼三個字，人已走遠了！

獨孤無名永遠說話簡單，有時候祇有一個字！

西門總管急問：「這窮漢是甚麼人，娘的，他好像不是吃大米飯長大的，他是吃炸藥長大的！」

笑笑，齊大妹子道：「人窮志不短，是個鐵漢人物！」

苗姑娘道：「眞想殺了他！」

齊大妹子道：「苗姑娘，他的手上也有劍！」

苗姑娘道：「有機會我仍然出

刀！」

西門總管不是別人，乃七虎山莊的大總管西門開是也！

苗姑娘苗小鳳，平日自比女羅剎，實際上她比羅剎更兇殘，因爲有人見她併指把人的眼珠子挖出來拋入她那稍薄的嘴巴裏，咯答一聲咬碎啐再吐出來！

七虎山莊上雙羅剎，另一位名叫水小小，一旦同人動上刀，非見血腥才會住手，是一位拚命女三郎人物！

此刻，西門開嘿嘿冷笑，道：「齊大妹子，江湖上人五人六的人物咱們見得多了，咱們不聽他那一吼！」

頓了一下，又道：「齊大妹子，你說的，七天，七天一到，咱們來聽消息！」

齊大妹子攏一下秀髮，笑瞇瞇的道：「七天，七天一到有消息，打聽到了我收銀子！」

「打聽不到怎麼辦？」

「一個鏰子兒不要！」

「好，咱們回去了！」

齊大妹子不留客，她送西門開與苗小鳳到門口：「二位，慢走哇，此時城門快關了！」

西門開道：「城門關了沒問題，一塊銀子就夠了！」

齊大妹子一笑：「說的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古來有之！」

不旋踵間，門外響起了鐵蹄聲，兩匹快馬出城去了！

齊大妹子却遲疑的站在門口，她喃喃的道：「怪了，爲甚麼毒王李歧旺會成了熱門人物，江湖上兩大組合的頭頭都想找到他！」

「因爲他們都想害人！」

這聲音來自街角暗處，齊大妹子一聲叫：「誰？」

暗角處走出一個高大的漢子，齊大妹子笑了。

「是你呀，原來你並未走開！」

是的，獨孤無名又來了。

獨孤無名確實未走遠，身子一閃之間，從齊大妹子的身邊走入酒館！

獨孤無名仍然是一個字：「酒！」

齊大妹子道：「二更天了吔！」

獨孤無名道：「老闆娘，我好像聽你說過……」

齊大妹子道：「我說過甚麼了？」

獨孤無名道：「你說開酒館的不會把客人推出門，是不是？」

齊大妹子笑了。

她笑起來還眞好看，誰說過的那句話「一笑傾城」！齊大妹子不會傾城，但却也十分的媚人，而且媚死人！

獨孤無名就張大眼睛看她一眼。

祇不過也僅祇看了一眼，獨孤無名又似垂頭喪氣，宛如一頭咬敗了的狗一般，一屁股又跌坐在那個角落裏了！

於是，酒又送上來了。

於是，齊大妹子又拉了椅子坐在獨孤無名的對面！

齊大妹子看着獨孤無名喝酒，她笑得很迷人！

獨孤無名却又看也不看她一眼，就好像他的對面沒有人似的！

齊大妹子可也彆不住了，她雙手十指尖尖的擱在桌面上，十分溫柔的道：「你是……」

獨孤無名喝着酒，他好像未聽見齊大妹子的話！

既然以爲對面無人，當然也不會去聽甚麼！

實際上獨孤無名心中有事，那是因爲剛才見到齊大妹子的媚笑令他忽然想到了一個人！

那個人當然是女人，男人是不會媚笑的！

獨孤無名心中一旦想到這位女人，身邊便是有人敲鑼打鼓也喚不回他的思潮！

那個女人不但美，而且也爲他生了一對十分可愛的孿生娃兒！

兩個娃兒叫獨孤無名快樂了一年多，忽一天他的女人不見了，他的兒子獨孤一郎與獨孤二郎也不見了！

獨孤無名爲兩個兒子起了一郎與二郎爲名，聽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大有用意，因爲他要兒子是天下首一首二的人物！

天下父母都要自己的兒子高人一等，但很少有人能辦得到！

獨孤無名有信心辦得到，因爲他的武功天下無敵！

獨孤無名的武功天下無敵，他的女人也美得名傳江湖，獨孤無名就深信他的女人比風月宮所有的女人都美！

眼前，齊大妹子那飛眼媚笑，獨孤無名心中一沉！

「喂，你在想甚麼，怎麼不說話！」

「我祇有一張嘴巴！」

「你還是開口了，嘻……」

獨孤無名道：「你趕走了我美好的沉思！」

齊大妹子道：「我在等着你需要我幫助你打聽些甚麼，你是否可以告訴我了？」

獨孤無名道：「還未到時候！」

「甚麼時候才算到時候？」

「等我認爲你這齊家酒館確實能爲人刺探出任何消息的時候！」

齊大妹子微微笑了！

她的笑中充滿了自信，道：「咱們還未砸過鍋，至今已爲他人服務過無數次，兩皆滿意！」

「那是一般消息，不足爲奇！」

齊大妹子抿抿俏嘴，道：「你好像打聽的消息十分重要了？」

「不錯！」

「重要到如何程度？」

獨孤無名雙目一亮，直視對面的齊大妹子，道：「他們如果出你五百銀子，我出你五百兩金子！」

齊大妹子幾乎自椅子上彈身跳起來！

她也幾乎掩口而笑，但笑意瞥在口中未發出來！

「你呀，是不是叫花子吃滿漢全席……說說算了？」

獨孤無名却仍是臉無表情。

齊大妹子又道：「我好像記得你說過，你一文不名，你連菜也吃不起，你祇是喝點酒罷了，你……」

她實在忍俊不住的噗吔一聲笑出來，又道：「你會有五百兩金子？」

獨孤無名道：「你不是也要我爲你做一件事情嗎？我的索價就比你的多許多！」

「有五百兩金子那麼多？」

「有時候會超出這個數！」

「聽你口氣，你至少是個十分有銀子的人物，可是你却連下酒的菜都沒有！」

「那是我有不吃菜的理由！」

「甚麼理由？」

「酒可以澆愁，如果有菜，就不同了！」

「原來你是借酒澆愁呀！」

「不錯！」

「可是，你忘了，借酒澆愁愁更愁這句話了！」

「如果沒有酒，我會發瘋！」

「你可以告訴我你爲甚麼發愁？」

獨孤無名道：「我說過，時辰尚未到！」

齊大妹子道：「我覺得我們之間說了許多廢話！」

獨孤無名道：「有時候廢話却又很重要！」

齊大妹子道：「憑你的本事，我相信你不是吹牛皮的人物，可是你却一副落魄的樣子！」

獨孤無名道：「我有落魄的理由！」

齊大妹子道：「你說笑，落魄還需甚麼理由？不就是日子混砸了，缺吃少喝的，你就是落魄人物！」

獨孤無名忽地一瞪雙目，沉低的粗啞着聲音道：「我問你，當一個大男人，他連自己的老婆也保護不了，甚至他的兒子也一同不見了，這個人會快活嗎？」

他忽然雙目黯然無光的垂下頭來，又道：「兩個兒子不足兩歲，他們天眞可愛，却遭遇大人們製造出來的魔難，妻子美貌可人，却也承受夫妻分離之苦，試問，便是住金屋，吃大菜，這個人會快樂嗎？」

齊大妹子忽的彈跳起來了！

她的臉上一片驚愕！「你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

獨孤無名却又茫然的看着手中的酒碗，他似是喃喃的道：「齊家酒館的消息果然靈通，我的事情你們也知道！」

齊大妹子很受用獨孤無名這句話，立刻又坐下來了！

她把一雙媚眼用力的盯住獨孤無名，就好像看他千遍也看不厭似的，又好像要把面前的粗漢以眼光加以解剖似的看個仔細！

半晌，齊大妹子才半帶驚訝的道：「獨孤大俠，你來此的目的我已知道了！」

「是嗎？」

「你先要看看我們的服務精神，有沒有能力爲你服務，爲你效勞！」

獨孤無名不開口，但他雙目已盯着面前這個看上去絕頂聰明的女人！

齊大妹子一頓，又道：「然後，你以爲咱們適合你的需求，你才會向咱們開口，獨孤大俠，對不對？」

獨孤無名道：「你完全說對了！」

齊大妹子把手一伸，道：「獨孤大俠呀，你處境危險極了！」

「別爲我擔心！」

「伙計，叫他們炒幾樣菜送過來！」

不料獨孤無名立刻搖頭，道：「我不會吃的！」

齊大妹子道：「我請你也不吃？」

「不吃！」

齊大妹子道：「我省了，祇不過我已知道你的目的了，是要我們替你找出你大俠的妻子與孿生兒子二人，我說得對不對？」

「我已找了他們數月之久！」

他黯然，又道：「劍廬佈置了爲他兄弟二人慶祝兩歲生日的一對金劍，老鳳翔金子舖那位八十三歲的金舖師父，更爲他兄弟二人打造了雙龍金鎖高高的掛在他兄弟二人的床前，可是……」

「他們一夕之間不見了！」

「是的，當我自長沙歸來，他們不見了！」

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你如果要我們爲你服務，這項消息的價碼可就大大的不同了！」

「你開價，我是不會叫你減價的，就如同我爲人辦事一樣，價錢開出，絕不打折是一樣！」

齊大妹子道：「你爲人操刀的

價碼奇高！」

「我從不濫殺人，而且絕不殺無名之輩！」

齊大妹子哈哈笑了！

「所以你的價碼很高。」

「所以我也從未令我的客人失望過！」

「齊家酒館也未曾令客人失望過。」

「所以我才會來此一躭就是數日。」

齊大妹子重重的點點頭，道：「經過這幾日的觀察，獨孤大俠有甚麼心得？」

獨孤無名道：「仍然看不出來你們是怎麼查到客人需要的消息。」

「哈……」齊大妹子笑了，而且很得意的又道：「有句話是這麼說的，一樣的米麵，各人的手段，咱們不是人在家中坐能知天下事的人物，需要的是組織，放話出門，三天可傳千里遠！」

獨孤無名道：「我只看到這屋內兩個伙計！」

「我的人是不來這兒的！」

獨孤無名道：「我不再多問了，何時我聽消息？」

齊大妹子道：「獨孤大俠不聽一聽價碼的支付辦法？」

「怎麼支付法？」

「十天期的價碼與一個月期的價碼差一倍之多。」

「怎麼說？」

「獨孤大俠，你若限期十天，咱們收你銀子一千兩，若是一月到期，便只收你銀子五百兩！」

獨孤大俠道：「如果出你一千兩黃金，你們能在何日把消息告知我？」

齊大妹子搖頭了。

「獨孤大俠，江湖上人人愛財，可是有許多銀子很燙手，拿不得，江湖上也無人能在三五天之內爲你打探出獨孤女人與兩位小公子的下落，我能說十日爲期，已是很大膽的了！」

獨孤無名道：「今日……」

齊大妹子道：「今日初一！」

獨孤無名道：「初十我來！」他拋下一塊銀子，抓了他的長劍出門而去。

齊大妹子又拋了個俏皮的飛眼，衝着已到門口的獨孤無名，道：「只有你，獨孤大俠，我不收你的訂金！」

獨孤無名有回應，他的回應是一聲嘿嘿冷笑。

冷笑總是叫人聽了不愉快，但齊大妹子笑了。

齊大妹子不但笑，而且笑得很開心，她笑着往二門走，兩個伙計急忙掩上大門。

兩個伙計眞怕獨孤無名再回來，因爲他如果再回來，坐在一角喝悶酒，一喝喝到四更天，多煩人吶！

* * *

月牙兒高掛在天空，月牙兒附近有星星，好像星星比月牙兒還亮。

月牙門橫在大院這一邊，月牙門下有儷人，至少看上去她很俏麗，如果不是她笑得豪放，人們以爲她是個仙女下凡塵來了。

她不是仙女，人已三十整了！

齊大妹子打着哈哈穿過了月牙門，她還抬頭看向天空的月牙兒。

「眞好笑，笑死人了！」

齊大妹子說出這兩句話，實在是耐人尋味。

只見她款步走進屋子裡，「砰」一聲關上門，「噗」的一聲吹熄了燈，「咚」的一聲坐在一張大床上。

別人進屋要點燈，齊大妹子進屋吹熄了燈，熄了燈應該是睡覺了，不，齊大妹子開口了。

「當家的，你說說，天下事還有這麼巧合的！」

黑暗中傳來男人聲：「風流倜儻，孤傲不羣，武功蓋天下的中州一劍獨孤無名，他竟然變得那般的邋遢，實在叫人出乎意外！」

齊大妹子道：「就好像落魄鳳凰不如雞的德性，令兄弟們全看走眼了！」

「他來的目的？」

「家遭變故，妻與子失踪了！」

「花錢來買消息？」

「是呀，當家的！」

「糊塗！」

「當家的，你的意思是……」

「這種人物的銀子我們不能拿，你難道忘了，我們找他很久了？」

齊大妹子一笑，道：「當家的，所以我才會說天下巧合的事情呀應在咱們身上了！」

「難道你沒有收他的銀子？」

「價碼敲定了，可是我一個子兒未拿他的！」

「把銀子改成條件交換，叫他去收拾石老三！」

「我說當家的，殺雞焉用牛刀呀，對付一個師爺，何需這位天下第一高手出馬，對付風月宮還差不多！」

「我的女人，明是風月宮下的手，背後却是石老三的指使，休忘了，石老三的一身功夫不容忽視，大概也只有獨孤無名這樣的高手可以對付！」

一頓之後，又聽得那男的聲音道：「人在官府，坐掌黑道，石老三是個可怕人物！」

（未完・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暗湧高急令人驚　偷窺解剖救活人

上文提要： 唐耕心從顏鳳妮對石綿綿的一番責難中，才知道是她冒充鳳妮殺「一陣風」馮雷……唐耕心跟踪石綿綿，發現了石擎天扮成崆峒掌門空空道長，石綿綿與他則父女相稱，正竊聽二人談話間被發現，唐耕心被捉住送給龍三，幸虧石綿綿與傅志相救才免被砍掉一手一足之厄……傅志原來是未死的顏學古。提燈籠之人追殺「左手刀」等三人，被顏學古救下……

「左十八」道：「傅志，我總以為你不像個低三下四的人，況且你剛用的左手招術不是我們三人所有的。」

「的確不是！」

「左十八」道：「老弟能不能告訴我們有關你的身份？」

顏學古一沉吟，三人立刻發了重誓，絕不會告訴別人。顏學古以爲，龍家的人可能已猜出了他的身份，道：「在下顏學古……」

三人不由同時驚呼，左十八道：「你這份忍的功夫，可眞是到了家，老弟，我們都白混了！」

顏學古道：「三位不必灰心，事在人爲！」

「左半邊」金天聲道：「顏老弟，你剛才用的左手絕招並不是我們教的，凌厲機變，玄妙無方，那是跟誰學的？」

顏學古道：「西域第一高手班達喇嘛！」

三人忡怔良久，「左手刀」江雨樓道：「班達還在寨中？」

「走了，他只教了一個月。」

「你又全學會了？」

顏學古點點頭。「左半邊」金天聲道：「我們三人的爛命，等於是顏老弟所救，我們暫時無以爲報，第一要務是爲顏老弟保密，尤其是偷學班達喇嘛的左手武功，絕對不可傳出去。」

三人都發誓堅守此原則，然後珍重分手。

＊　＊　＊

山寨中很靜，可以聽到寨外的獸吼和猿啼聲。

這兒從未如此靜過。現在，龍潛父子在孤燈下相對，有太多的話要說，却不知從何說起。

「爹，我本來想到死，我這種人活着簡直多餘，但我自裁即爲不孝，如果爹親手殺了我，孩兒可以瞑目，且不會落個不孝之名！」

龍潛道：「你死有餘辜，但你的命很大。」

「是的，爹，這一次又僥倖不死……」

「不是僥倖，而是遇上了君子。」龍潛道：「傅志是誰？你該想到了？」

「爹……孩兒愚魯……」

「想想看他是不是『一瓢山莊』少莊主顏學古？」

「是……是他？」龍三臉上的血色越來越淡。

龍潛站起踱着，道：「這小子才是命大，他不但學了『左手刀』等功夫，也學了爹的功夫，甚至還學了班達喇嘛的……」

「是他……」龍三道：「他居然甘爲賤役，供我驅使……」

「他雖甘操賤役，却一點也不賤，想想看，他如果要殺你，你有

幾條命……」龍潛喟然道：「他不殺你，無非是念在我獨此一子，要找個機會公平解決。嗨！朋友，十之八九是小人，而仇人又十之八九是君子，這個仗怎麼個打法！」眞正是語重心長。

龍三不願承認唐、顏二人是君子，却找不出理由來否定，他是不是以爲當時被顏、唐二人殺死比苟活好些？

「石擎天父女來幹甚麼？」

龍三一窒，龍潛厲聲道：「你這畜牲死不足惜，難道你眞要眼看着龍潛堡敗亡，在武林中除名？」

「爹，孩兒萬死不足贖其辜……」他說了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常常爲他物色女人，送到寨中來。

龍潛居然沒有吭一聲，似也未感到驚奇。

「爹……」龍三跪在地上，道：「孩兒知道，您老人家內心有多麼驚異和痛心，那麼好的朋友，居然會引誘孩兒走邪路！」

龍潛踱了一會，道：「爹現在一點也不驚奇了。」

「爲甚麼？爹……」

「因爲我一直懷疑的事終於找到了答案。」

「是甚麼事？爹？」

龍潛猛一迴身，一字字地道：「你還有甚麼沒有說出來的？」

龍三終於又說了石擎天把唐耕心弄來，正要殘他，傅志及石綿綿出現施襲的，龍潛忽然大聲道：「好！太好了……」

龍三茫然不知父親的所謂「好」是指甚麼？但又不敢問，龍潛踱了一會，道：「吉人自有天相，石擎天的女兒居然會……居然會……」他忽然大笑起來。

龍三道：「由於我的渾帳事作得太多，會不會把爹氣瘋了？」

龍潛大笑一陣，道：「不信怎麼成？天地間眞有一股平衡的力量，使好人不會太絕望，也使壞人不會太得意。」

龍三跪在一邊不敢插嘴。龍潛又道：「幸虧沒有殘了唐耕心，幸虧沒有！」

「是的，爹……」

「如果要殘的話，你要殘他多少？石擎天的意思又如何？他有未表示意見？一定要句句實話！」

龍三道：「依孩兒之意，要殘他一腿一臂，石大叔似乎不想留他的活命，但也並未堅持。不過孩兒如今想來，他很可能在殘了唐耕心之後會拖延止血，任他死亡。」

「你可知他爲何如此恨唐耕心？」

「莫非唐的上一代和他有仇？」

「有仇是不假，但這却不是眞正的目的。」

「爹，您似乎近幾月來在注意石、金兩位大叔。」

「當然，因爲名高惹妒，樹大招風。」

「聽爹的意思，好像石、金兩位大叔包藏禍心。孩兒却以爲，他們只不過是巴結孩兒，在父親面前爲他們美言而已！」

「愚蠢！」龍潛道：「你以爲他們那麼自餒？」

「爹，他們二人又能玩出甚麼花梢來？」

「近來武林中出了一連串的怪事，如武當、少林被襲，據說是龍不忘帶人幹的，好在當今掌門人都是老成持重之輩，經我解釋之下，也都相信本堡不會作那種事，答應派人偵察，至於有人冒充龍不忘擊傷少林長老慧空，冒充武當護法無極道人挫傷崆峒派長老太乙眞人等等，看來是些微不足道的小過節，却隱藏極大的陰謀，只不過，當初你要是不劫唐耕心的鏢，這一連串不幸或能避免！」

「爹，劫鏢之事，孩兒迄今未報告爹有關一切眞相。」

「莫非也有人慫恿？」

「石、金二位大叔說唐耕心的鏢未出過漏子，因而誇大海口，無人敢動。孩兒被他們一激，就做下了蠢事！」

「如果我還有個兒子，甚至是只有一個女兒……」龍潛一字字地道：「我早就讓你在列祖列宗之前自裁了！」

「爹，孩兒知罪，終有一天，孩兒願以自己的血來洗刷龍潛堡的汚點。」

龍潛又踱着，龍三道：「爹，石、金二人背後是誰在爲他撐腰？」

「『人間天上』……」說了這句話就不再吐一個字，道：「顏學古在此所學的絕對比你多，你如果還想保住你僅有的左手，繼續糟蹋糧食，就給我苦練，包括江雨樓等三人的左手技藝，爹近日教你的，以及班達大師教的，半年後，准你下山，但要經過我的攷驗。」

門外輕輕扣了三下，龍潛道：「甚麼人？」

「屬下宇文博。」

「進來！」龍潛負手站在前道：「龍三出去！」

「是的，爹……」龍三跪了半天，腿都有點麻了，出屋子而去，宇文博把門掩上，道：「夫人下山，屬下予以適當掩護。」

「你明知我想知道的不是這些。」

「是的，夫人曾敗在一個年輕蒙面人手下……」

「你猜想那年輕人會是誰？」

「屬下猜想，可能是唐耕心！」

龍潛點點頭，道：「我想知道的仍不是這些！」

「堡主，屬下知道的也只有這些，本來夫人找到了連姑娘，她臥病逆旅之中，甚爲可憐，那知一不小心就被她溜了。事後夫人研判，爲她看病的李天佐，背藥箱的是唐耕心化裝易容的。」

「我希望知道的還不是這些。」

「那……」宇文博吶吶道：「屬下沒有甚麼可以稟報的了！」

「那你就請便吧！」

宇文博拉開門正要外出，又停了下來，道：「堡主，還有一件事，屬下之所以剛才未說，是因爲以前說過，沒有甚麼了！」

「既然沒有甚麼，說出來也不會使你爲難是不是？」

「屬下當然並不爲難。」宇文博道：「朴覺曉和夫人相識，似乎昔年他們就認識了。朴曾引夫人追入林中，交談了約盞茶工夫，好像上次告過堡主。」

龍潛當然喜歡聽這類的話，並非說他喜歡自己的老婆和別人叙舊，而是希望知道這些秘密，也希望知道部下對他的忠心到了甚麼程度？

龍潛不出聲，面向窗外，似乎很平靜。

「他們談話的內容很單純，但談及了唐雲樓。」

「唐雲樓？」龍潛似乎對唐雲樓十分注意。

「是的，堡主，夫人問及昔年朴及唐二人較技誰勝誰負？」

龍潛哂然道：「多此一問！」

宇文博道：「朴說唐勝。」

「還有甚麼？」

「沒有甚麼了。」

「是不是二人佯作動手，打鬥甚爲激烈，甚至朴覺曉受了一點挫折？」

「是的，堡主就像看到一樣，不過屬下仍要强調，他們沒有甚麼……」

「我知道沒有甚麼。」龍潛道：「他們有未談到唐雲樓在何處？」

「有，朴說唐雲樓在另一女人身邊，嚴如霜居然視若未見，眞是怪事！」

龍潛笑笑道：「他們怎知這其中之奥秘？」

宇文博也不知其中奥秘，却可以看出龍潛根本不在乎朴覺曉和夫人接近，似知接近也沒有甚麼，却十分重視唐雲樓和夫人的事。

朴說的「唐和另一女人在一起」的另一個女人，當然不是龍夫人，這個女人會是誰？居然能據有了嚴如霜的丈夫而得到她的諒解？

* * *

石綿綿一怒離開了唐耕心，本來恨小唐。但仔細一想，恨他實在沒有理由，自己的行爲太過份了。

她冒顏鳳妮之名殺「一陣風」馮雷，又偷了大蝙蝠嫁禍連蓮，眞正是一石兩鳥，既能使顏鳳妮絕症不治，又能使連蓮開罪唐耕心。

儘管她也爲唐作了些好事，還是無法抹煞自己的醜行。儘管她有和顏學古在山寨中救唐耕心這份功勞，足以抵銷一切罪行。

現在她不想見小唐和顏學古，更不願見她的父親和金羅漢，她無處可去，還要提防某些人計算她。

走累了在一半圮的小廟前石階上歇歇脚，遠處來了一個人，仔細打量此人的走路姿態，石綿綿忽然有所警覺。

這是個熟人，他是燕子飛，這是由於此人的走路姿態十分特別，有點八字脚，身子還兩面晃。

除此而外，此人算是相當英俊了，石綿綿立刻閃身躲入小破廟內，但燕子飛到了廟前也坐在石階上歇脚。

停了一會，燕子飛道：「裡面那位姑娘，請出來一見如何？」

石綿綿道：「小女子醜比『無鹽』『嫫母』，不見也罷！」

「醜美標準，見仁見智，姑娘不必自餒。」

「荒山野外，男女獨處不便，公子請吧！」

「在下是非見不可！」

「公子要看甚麼？」

「看看姑娘的容貌，身段和儀態。」

「看了以後呢？」

「如姑娘的造化好，一旦被選上，那可就快樂似神仙了。」

石綿綿走了出來，燕子飛不由一怔，本來石綿綿曾拚命大魚大肉地吃，尤其是肘子、蹄膀甚麼的，在短時間內胖了很多。

她本是一個十分動人的少女，容貌姣好，體態迷人，但一下子胖了十來斤之後，形象就大不相同了。

標準美人的體重是要合乎嚴格規定的。

但是，現在，她却比她最標準的體型時輕了十來斤，太瘦了，似已超過了「燕瘦」的標準，這是因爲石綿綿這幾天心情惡劣，往往一天不吃飯。

一天不吃飯不會體重銳減，心情惡劣却能使人憔悴消瘦。燕子飛望着她，道：「石姑娘，妳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不，妳正常的時候很美很美。」

「其實你看到的祇是外形，而我的缺點你却一點也沒看到。」

「姑娘有甚麼缺點？」

「比喻說，我的睡相不雅哩！胃不好喜歡放屁哩！吃相不好，『唏哩呼嚕』發出很大的聲音等等。」

燕子飛道：「姑娘有這些毛病嗎？我以前怎麼一直沒發現？」

「你今後稍稍注意些就會發現了。」石綿綿道：「你們選擇十全十美的年輕女人作甚麼？」

「承先啓後，傳播優良的種子，使下一代成爲人中之龍或人中之鳳。當然，如果僅僅具備了外形而無內在，比喻說聰明不足，智慧偏低等等，還是不行。」

石綿綿道：「這種人選，我倒可以爲你推荐兩個。」

「兩個？噢！我知道了，是不是顏鳳妮和連蓮？」

「你以爲武林中的女人還有比她們二人更好的？」

燕子飛點點頭，他生相俊美、清秀，很多女孩子都沒有他好看。正因爲如此，不免有點娘娘腔。

世上喜歡娘娘腔男人的女子恐怕不多，道理很簡單，女人喜歡眞正的男人，男人也喜歡眞正的女人，他們不喜歡不男不女，不女不男的人。

當然，世上往往也有些例外的人，有些女人(或男人)喜歡有娘娘腔的男人，也有些女人(或男人)喜歡女人味不濃的女人。

燕子飛點點頭道：「的確，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發現比她們二人更美好的年輕女人。」

石綿綿暗暗哼了一聲，女人是很難捉摸的，她道：「要不要我告訴你顏鳳妮的住處？」

「多謝，還有連蓮呢？」

「她也在這百里之內，自己去找，應該不難找到。」

石綿綿說了顏鳳妮的地址，道：「你們的組織叫甚麼名稱？」

燕子飛道：「妳最好口風緊一點，要不是看在妳爹和金羅漢份上，妳早就要受懲罰了。」

石綿綿也知道對方不是唬她，她道：「我以後特別注意就是了，燕子飛，可別對別人說是我告訴你地址的。」

燕子飛道：「我知道，怎麼？妳不與我同行？」

石綿綿道：「我還有事，就此分手如何？」一轉身，「噗」一聲，順風而來，燕子飛忙掩鼻，道：「妳的毛病果然不少。」這時石綿綿又打了兩個呃。

石綿綿道：「剛才是不好意思，盡量忍耐，可是有人說忍屁不好。」說畢轉身奔掠，一步一個，足足有五七個之多，要不是走遠了聽不到，可能有數十個之多。

石綿綿必須在燕子飛面前破壞自己的形象，使人以爲她沒有教養，而產生厭惡，而剛才這一手，可能是破壞形象的手法中最有效的一種了。

* * *

目前唐耕心和顏學古並沒有找到那幾種藥物，也就是說，不知是何人偷去的，所以顏鳳妮的情緒十分低落。

背後唐、顏二人談起顏鳳妮，唐耕心道：「我以爲八成還是石綿綿或她的手下偷去的。」

顏學古道：「可能，連姑娘絕不會作這種事的。」

唐耕心道：「我對不起連蓮，蝙蝠失踪在她的屋中找到，顯然是石綿綿嫁禍，我當時不察，傷了她的心！」

顏學古道：「唐子，在那山寨中，如果僅是我一個，祇怕是救不了你。所以石綿綿對你，可以功過兩抵。」

唐耕心道：「學古，你照料鳳妮，我要去一趟青城。」

顏學古道：「唐子，你留守比我留守好些。」

唐耕心道：「我以爲，必要時祇好再去一趟青城，祇不過目前我以爲，暗暗盯上石綿綿也許有用。」

「盯上她再把藥物偷回來？」

「是的，藥物一定在她身上或藏在某處。」

唐耕心去找石綿綿，顏學古陪伴小妹，但是絕未想到，顏學古外出買食物，不過半個時辰，顏鳳妮和菊嫂都不見了，而且幾乎看不出打鬥過的跡象。

顏學古幾乎昏倒，先在附近找，接着繞着那小屋放大範圍尋找。

結果沒有找到顏鳳妮和菊嫂，却遇上了唐耕心。唐耕心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抓住他的雙肩，道：「學古，鳳妮怎麼了？」

「她……她失踪了，是我該死，外出買食物，最多不過半個時辰，他們主僕都失踪了。」

唐耕心不能責怪他，兩人都免五內如焚，顏鳳妮已夠可憐的了，爲甚麼還不放過她？唐耕心雙手緊握，發出一陣暴響，狠聲道：「八成又是石綿綿。」

「可能！我們二人分頭去找！」二人分配了方向，立刻出動，唐耕心很惱火，如果証明是石綿綿幹的，他不會再姑息她。

意外的，顏鳳妮此刻很愜意地坐在一個鄉間別墅的精舍中，那座位是名匠雕刻的太師椅，椅墊是湘繡，椅旁几上有茗茶和點心。當然看來愜意，她內心並不愜意。

燕子飛坐在她的側前方，態度十分虔恭。

「你是甚麼人？把我劫來幹甚

麼？」

「我祇想幫助顏姑娘。」

「如果你眞的要幫助我，馬上送我回去。」

燕子飛道：「顏姑娘，正因爲我要幫助妳，才冒此大不韙，把妳接來此處，也祇有此處才適合療養。」

「你知不知道我有絕症？」

「知道，但一旦我肯幫忙，那就不是絕症了。」

「你能治？眞是大言晏晏！」

「姑娘怎可小看在下？」

「連武林名醫李天佐都沒有把握，你是何人？」

燕子飛道：「李天佐並非沒有把握，而是必須有幾味靈藥。」

「這就是了！連名醫都找不到那幾種靈藥，你……」

「上次找到靈藥的最大功臣就是我。」

「你？」顏鳳妮一怔，道：「莫非你就是燕子飛？」

「是的，沒有我留下作『火谷老人』的人質，姑娘以爲，唐、李二人就能得到蝙蝠及紫參等靈藥？」

關於這件事，唐、李二人自然對顏鳳妮說過，在當時，的確是此人援手。可是這人俊俏中有點娘娘腔，顏鳳妮對他的印象不佳，道：「你要是眞有救我之心，也該設法通知唐大哥、家兄及李大夫。」

「姑娘寫一封親筆信，我代爲轉達，請他們三位放心，我能負責治癒姑娘的病。」

「是不是你能找到靈藥？」

「是的，『火谷老人』是在下的義父。」

「既然你旨在救人，何不把我及靈藥全交給唐大哥及李大國手？李大夫爲我治病，是不是比你更妥當些？」

「有些事姑娘不瞭解，而在下又不便深談。」

「有甚麼不能談的，我看這祇是藉口。」

「姑娘有所不知，在目前，想計算唐大俠的人很多，而要對付唐大俠，最佳的方式就是控制姑娘。」

「這麼說，你也是計算唐大哥者之一了？」

「在下例外，因爲我是救姑娘的。」

顏鳳妮大聲道：「好意心領，如果痼疾難治，我寧願死在唐大哥身邊。」

「姑娘，妳完全不知道情勢之險惡，妳在唐大俠身邊，倍增他的危機，使局面更糟！」

「那是我們的事，我祇想知道，你爲甚麼如此善心非救我不可？」

「妳不明白……」燕子飛站起踱着道：「妳永遠不明白，但我可以告訴妳，妳和唐大俠的至情至性、深深地感動了在下，所以決定……」

「很動聽的理由，但我不信。」

「姑娘，信人示己之誠，疑人顯己之詐，不信我也沒有辦法。」

「你如果不把我送回去，我就認爲你是個大壞蛋！」

「這樣吧！我帶姑娘去個地方看看，如果姑娘仍以爲我是信口胡說，就任姑娘自去。」

「去看甚麼？」

「姑娘最想看甚麼？」

「我……我最希望馬上看到家兄、唐大哥和李大國手三人。」

燕子飛考慮了一下，道：「姑娘，我希望妳到時候能聽在下的指示，不要衝動，以免誤了大事。」

「合理的，我當然聽你指示，不合理的我爲甚麼要聽？」

「好！合理的，有益的，妳一定會聽？」

「當然，要不，那不是是非不分了？」

燕子飛伸手一讓，道：「走吧！」

顏鳳妮和他出了別墅，順着山中小路走去，此刻大約是一更稍過，燕子飛道：「姑娘的體力能奔行多遠？」

「三十里以內，但不能太快！」

「夠了，不超過三十里，就以姑娘的不疾不徐奔行方式前往，在下在前領路。」

「燕子飛，你要帶我去看甚麼？」

「姑娘最想看的人。」

「是家兄和唐大哥等人？」

「差不多吧！祇不過也許還有別人。」

顏鳳妮再問，燕子飛就不回答了，大約奔出十里左右，燕子飛自動坐下休息，他當然不會奔行十里就累了，而是爲了顏鳳妮。

顏鳳妮的確也需要休息，道：「燕子飛，你是屬於哪一類的人？」

「我自己也不知道，但至少不是很壞的人。」

「這等於承認，你也不是好人。」

「不是，祇不過世上的人有幾個敢說自己是好人？」

顏鳳妮道：「這話也好，至少你敢承認自己是壞人，燕子飛，你到目前爲止，作過多少壞事？」

燕子飛道：「不少，但目前不便告訴姑娘，祇是可以說明一下，那些壞事大多爲奉命行事，姑娘，走吧！」

再奔行十餘里，燕子飛又停下來休息。

「燕子飛，你到底要帶我去何

處？」

「不遠了，馬上就到，但姑娘看到任何事，千萬不要出聲。」

「看看再說吧！」

「如不嚴格遵守，咱們二人都會有殺身之禍。」

二人再奔行六七里，進入山中，山坳中有一片梅林，林中有個「鏡花庵」，規模不甚大，庵中似乎已無燈光。

「姑娘千萬別出聲，姑娘祇要看就成了。」

燕子飛打個手勢，冉冉上了後牆，顏鳳妮心頭一震，此人如此年輕，居然有此上乘的輕功。這工夫燕子飛在牆上打個手勢，已飄落牆角。

顏鳳妮上了牆，見燕子飛在一株不太大的樹上向她招手，顏鳳妮眞不懂，他到底要帶她來看甚麼？

顏鳳妮也掠到樹上，看來此處的戒備並不太嚴，事實上，這兒却應該是個戒備森嚴的地方。

燕子飛以「蟻語蝶音」道：「要小心了！並非此處是等閒之地，而是他們絕對以爲外人不知此處是甚麼所在？所以不免大意，這也正是所謂：最危險的地方也正是最安全的地方的道理。」

燕子飛顯然對此處甚熟，領先往前，穿過一層神殿，在偏殿後窗外夾道中停了下來，立打手勢——噤聲。

這偏殿中顯然有人，甚至不少於五七人，但却無人說話，祇聽到砍肉劈骨或者把肉自骨上剔除的聲音。

燕子飛小心翼翼地以指頭蘸唾沫弄破牕紙，向內望去，一個大木枱上臥一屍體，已經解剖開。

解剖者有二人，一人持解剖刀，一人在一邊指導，指導者是「火谷老人」，持解剖刀者是他的徒弟。

這圍觀的七八人之中，顏鳳妮一個也不認識。燕子飛在牕紙上又爲她弄了個孔，屋內有六七支巨燭，一半遮起，也就是祇讓燭光照亮手術枱，使屋外所看到的光亮極爲微弱。

有時手術刀在骨上會發出了「吱吱」聲，顏鳳妮寒意陡生，身子微微顫抖，她祇能看出，這個被解剖的人是個禿頭。

既然禿頭不是由於生瘡之故，這人該是佛門中人。

祇聞「火谷老人」道：「人類身後有三穴，『尾閭』、『夾脊』及『玉枕』、『尾閭』在夾脊盡頭之處，其關通內腎之竅，上行乃是一條髓路，名曰『漕溪』，又曰『黃河』，此乃陽氣上昇之路。這些關竅與名門絕學的關係……」

解剖屍體，不是爲了研究醫理，而是研究武功？

解剖屍體在東漢已盛行，所以才有「扁、華」之神醫大放異彩，佛教傳入中國，受其思想影響，解剖被視爲毀屍非法，雖然仍可利用死囚遺體解剖，但偷偷摸摸，爲數日少，醫道在「扁、華」之後自然式微了。

火谷老人道：「現在先說嚴如霜之『乾坤指』，此學被視爲龍潛的『龍爪十三式』和其師兄蕭笠『軒轅十三式』的最大尅星。所以首先要研究這三門絕學之內功心法流程原理……」

顏鳳妮看了燕子飛一眼，此刻燕子飛正在向內窺伺。她大爲驚凜。這些人是乾甚麼的？居然以解剖方式研究嚴前輩的絕學。

這也可以說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怪事了。

「此人乃是崆峒派長老太乙眞人。內家功夫已有深厚基礎，由於嚴如霜及龍潛師兄第三人的內功皆屬道家，解剖太乙是再適合也不過了……」

顏鳳妮大吃一驚，這個被解剖的人既爲禿頭，應是佛門中人，爲何他說是道家的崆峒派太乙眞人？莫非故意把他的頭髮剃光，使人無法辨認？

這四周圍觀的人之中，有一個有點臉熟，却又未見過，後來忽然想起，此人頗似燕子飛。

火谷老人道：「人身有前三田：『泥丸』、『土釜』、『華池』，『泥丸』爲上田，方圓一寸二分，虛閑一穴，乃藏神之所，其穴在眉心，入內一寸爲明堂宮，再入一寸爲洞房宮，再入內一寸爲泥丸宮，即爲上田。各位看，上田即在此處……

「眉心之下，向口上有二竅，即口內上顎，謂之鼻樑金橋，又曰上雀橋，舌下亦有兩竅，下通氣管喉嚨，頷下硬骨爲喉，頷下軟骨爲咽，乃進飲食之處，有十二節，名曰『重樓』。直下肺竅，偌！各位請看……

「至於心下竅，名曰絳宮，乃龍虎交會之處，直下三寸六分，名曰土釜黃庭，是爲『中田』……臍間內日生門，中有七竅，下通外腎，乃精氣走洩之處。臍之後，腎之前，中間一穴，名曰偃月爐，又曰氣海。稍下一寸二分，名曰華池，乃下丹田，即藏精之所，採藥之處。」火谷老人談到此處，道：「佛、道兩家行功之分野即在於此，雖是大同小異，但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不可認識不清，各位是否知道？」

「當然知道！」回答的正是臉貌和燕子飛相似之人。

「好！」火谷老人指着翻過身來的屍體道：「這是甚麼骨？共幾

節？」

回答之人正是像燕子飛之人，道：「頸椎共七節，再往下是胸椎，十二節，腰椎五節，最下爲荐尾椎。」

火谷老人道：「道家內功通過玄關煉精煉到精炁充足，產生眞一之炁，玄關自開，依老夫觀察，嚴如霜之『乾坤指』須練到此關，其餘如龍潛及蕭笠的功夫，固也要練到此竅。祇不過『乾坤指』因下凝命宮，到了火候，能超生了死，這就是不同之處。」

這涉及修習眞意元神之說，衆人都屛息傾聽。

「各位看，道家修習有素，也許舍利自生，但多認爲佛門弟子身上有舍利，道門弟子則無，爲甚麼？」

像燕子飛那個年輕人道：「佛重涅槃，道家講究肉身成佛，一重精神，一重物質。而舍利子即精氣神之結晶……」

火谷老人道：「說法稍嫌籠統空泛，但也言之成理。『乾坤指』練成火候，即達虛無之庫，乃人身正中。在心下臍上，黃庭之處，中丹田之關竅，力發於此，無堅不摧……」

有人問道：「這麼說，『乾坤指』是天下無雙了？」

「天下沒有無雙之事物。」火谷老人道：「老夫祇講醫理，不涉及太深，以免炫耀之譏。武林中有一門絕學，可以剋制。」

「那是甚麼？是甚麼人的？」

「『咆哮劍客』唐雲樓的『混元功』，請各位注意，祇有『混元功』能眞正了生死。原因在醫家的所謂『命門穴』，命門旺，十二經皆旺，命門衰，十二經皆衰，命門生則人生，命門絕，則人必絕，各位看太乙眞人的命門……」

有人驚道：「太乙的命門爲何是黑色的？」

火谷老人道：「這是因爲太乙之喪正是傷在命門上。」

火谷又指點圍觀的人，武林中哪些人內功能練到甚麼火候？練到那個部位即無法前進？都作了解說，而且指出經脈，以作證明。

顏鳳妮大爲驚凜，這些人固然殘酷而恐怖，但研究醫理和內功，却是最最徹底有用之法。

二人一直看到解剖完畢，火谷老人交代把屍體弄出埋掉，又道：「現在是活人解剖，各位一定要把握機會，不要放過瞬間的變化。因爲這是活人，下刀前和下刀後是不同的。」

顏鳳妮和燕子飛交換了一個眼色，燕子飛示意她，千萬不可出聲，不一會，有人提來一人，放在枱上。

火谷老人之徒正在解此人的衣衫，火谷老人道：「解剖此人，義意重大，因爲李天佐本身即爲醫者，且爲武林高手……」

顏鳳妮差點失聲驚呼，怎會是李天佐李大哥？

她和李天佐已有深厚兄妹之情，李天佐如果再被活活解剖了，她會痛苦一生，因爲李是爲她追尋失藥而被這些神秘人物擒住的。

那麼唐大哥和兄長顏學古呢？是否也在這裏？

顏鳳妮以「蟻語蝶音」道：「燕子飛，如果你要證明自己是好人，而且證明你確有救我之心的話，請馬上救出李大哥！」

「怎麼？李天佐也是妳的大哥？」

「他爲了我的病，不辭跋涉遠去青城，而他的弟弟李天佑却又是我殺死的，雖說他作惡多端，但畢竟是手足，他居然不記此仇，處處幫我！」

燕子飛道：「姑娘對我這人信了多少？」

「已經比未來此前有點信心了。」

「如果我設法救了李天佐，妳能不能幫我一個小忙？」

顏鳳妮此刻大急，一聽是個小忙，自然答應，燕子飛道：「我們是君子協定，不能反悔！」

「當然，快點！」

燕子飛又以「蟻語蝶音」說了幾句話，立刻離去。

不一會前院忽然有人大叫道：「不好了！水壩快要決堤了，快點去補漏呀……」

屋中的人同時一震，全部出屋。因爲李天佐是被制住穴道的，反正他也跑不了，此處有水壩，可見經常有很多人在此。

衆人一走，顏鳳妮立刻自後窗入屋，李天佐見是顏鳳妮，不由大驚道：「鳳妮，妳怎麼會到這個絕地來，快走，稍遲就來不及，可能也會被活活解剖的。」

「李大哥，這是甚麼地方？」

「我祇知道這是一個十分秘密的組織，個個武功高强而怪異。鳳妮，快點，從哪兒進來的，立刻從哪兒退出……」

顏鳳妮解了他的穴道，道：「李大哥，快跟我來。」

李天佐眞是死裏逃生，要是水壩不決堤，此刻祇怕他已經被活生生地解剖了。他跟着顏鳳妮自後窗外狹道往右竄，出了這狹道不遠處有個花架。

在濃密的花叢中，有個不易看出的石門，推開石門進入。裏面居然有很多道光箭射進來。

原來這山洞上面是峭壁，壁上有很多石孔和石縫，十五的滿月光

芒可以自小孔中射進來，自可視物。

這洞徑迂迴而上坡，有時要蹲着才能通過。李天佐道：「鳳妮，妳不是在家中等我們而然失踪的嗎，怎麼會來到此處？」

「李大哥，有個人帶我來此的。」

「那個人是不是劫持妳的人？」

「可以說是的，但他要救我。」

「到底是誰？」

「燕子飛。」

「他？」李天佐一驚道：「那不是個好人！」

「他自已也承認不是好人，但我觀察，他不能算壞。至少，到目前爲止，他沒有侵犯我的企圖。」

「這可眞是奇蹟。他爲甚麼帶妳來此？」

「如今想來，顯然他早知李大哥被俘而有生命危險，引我來此。他說來此一看就會信任他了！」

「他劫持妳的動機是甚麼？」

「他說祇有他能救我。」

「這話似乎不算離譜，他是火谷老人的義子，如果他要去弄大蝙蝠和紫參等妙藥，會比我們去弄要容易千百倍，問題是他爲何要救妳？」

「他說我和耕心哥的至情感動了他。他又說，很多人都想計算耕心哥，他說我在耕心哥身邊太不安全。」

「在他身邊就安全？」

「他是這意思，李大哥，至少我發現，他對小妹沒有不良企圖。」

李天佐道：「小妹，要說此人對妳沒有惡意，完全是被你們二人的至情所感動，完全是悲天憫人，我眞不敢相信。」

這工夫二人已經向上走了約十餘丈，忽聞上面有人道：「李大國手，你至少應該相信，如果我們二人不及時來此，此刻你已被開了膛，但一定還沒有死，因爲解剖活人，要想盡辦法使人多苟活些時間……」

說話的人竟是燕子飛，這年輕人要是不帶娘娘腔，十分俊美，尤其是他笑的時候，兩個酒渦，女孩子也自嘆不如。

李天佐道：「這一點在下相信，燕少俠救命之恩，在下自當謹記在心。」

「這倒不必，在下此來不是專程救你的，而是證明一件事，使顏姑娘信我！」

「爲甚麼要她信任你？」

「因爲在下想根治顏姑娘的病，可是她又不信任我，而要治她的病，又非把她留在我的身邊不可。」

「那又是爲甚麼？」

「因爲唐大俠目前是多方面獵取的目標，顏姑娘在他的身邊太不安全。」

李天佐道：「甚麼人最希望逮住他？」

燕子飛道：「最直接的看法是潛龍堡的人，但自唐大俠被俘送往山寨，被顏學古及石綿綿所救，却未立刻向龍三報復，潛龍堡的上上下下，對唐、顏二位已改變了看法，尤其是龍潛，很佩服他們二位，所以將來就算遇上他們二位，也會給他們公平較技的機會，至於我所說的想賺他們的人，那是另外的一些人。」

顏鳳妮道：「是哪些人呀？」

燕子飛道：「快走吧！他們水壩補好之後就會追來了……」他領先出了石壁出口，原來已達石壁頂端，順着石壁後坡疏林奔掠下山。

水壩是他弄壞的。

李天佐也說不出這個人的壞處來，祇感覺此人有點神秘。

顏鳳妮道：「燕子飛，你能不能回答我一個問題？」

「試試看，姑娘，在目前，有些問題我不便回答妳，妳一定要原諒我！」

顏鳳妮道：「剛才在解剖枱前有個年輕人，看來比你大二三歲，却十分像你，請問他和你是甚麼關係？」

燕子飛道：「他是我的哥哥，顏姑娘，下面的問題妳如果再問，妳可以想像，我是如何爲難了！」

顏鳳妮道：「這麼說，你和他們是一伙的？」

「是的。姑娘，妳不要再問了！」

「你等於是背叛了你們的組織？你們是甚麼組織？」

「姑娘，想我暫時不能回答妳這個問題！」

在三十里外，燕子飛把他們引到一個鄉間的民宅中，這兒也是一個祇有三五十戶的村落。

李天佐道：「這地方祇有你一個人知道？」

「是的，我和他們走不到一起，就要爲自已找個棲身之所，這地方當然要秘密。」

李天佐道：「燕子飛，鳳妮妹子的藥被人偸去，你以爲會不會是石綿綿？」

燕子飛道：「很可能。我知道，他對唐大俠很着迷，據我所知，她經常摟着唐大俠的畫像睡覺！」

「不要臉！」顏鳳妮道：「你能不能找到她？」

「能是能，但不能馬上找到。」

李天佐道：「你一定也知道石綿綿之父『八步追魂』石擎天和金羅漢行踪詭秘，他們作甚麼勾當

了？」

「知道一點，李大俠，我能說的都說了……」

「好，燕少俠，祇要你能回答這最後一個問題，我就絕不再問……」這工夫門外站定二人，居然是唐耕心和顏學古。燕子飛和顏鳳妮幾乎同時發出一聲歡呼。

顏鳳妮不論是否因爲見到兄長或爲了情人，都應該發出歡呼，可是燕子飛歡呼又是爲了甚麼？

這工夫顏學古道：「李大俠，這最後一個問題由在下來問如何？」

李天佐道：「當然可以，我相信燕少俠也不好意思不回答鳳妮妹子的令兄一個問題吧？」

燕子飛攤攤手道：「李大國手可眞會擠兌人。」

鳳妮道：「家兄是第一次問你一個問題吧？」

燕子飛道：「好，看在鳳姑娘及唐大俠份上，我破例回答這最後一個問題。」

李天佐道：「唐老弟的面子眞大。」

唐耕心道：「在下上次去青城火谷，曾在火谷老人處見過燕兄一面，所以也算是舊識了！」

燕子飛站在唐耕心身旁，笑得十分開心，也笑得十分動人，道：「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是武林中兩包火藥，唯恐天下不亂！」

唐耕心道：「冒充潛龍堡的人向少林及武當兩派施襲，以及冒充顏君山前輩向辛南星下手以及冒充武當護法無極道人襲擊崆峒派長老太乙眞人，還有，殘了三位教龍三左手技藝的師父，也是他們二人下的手是不是？」

燕子飛說過，祇能回答最後一個問題。剛剛唐耕心已問過。燕子飛道：「本來在下已回答了唐大俠的問題，但我願爲唐大俠再破例一次，下不爲例……」

李天佐和顏學古互視一眼，交換了一個很特殊的眼神。

燕子飛道：「那些事都是他們二人易容之下幹的。」

唐耕心道：「他們二人有一人精於易容，且有一本『易容妙要』小册子對不對？」

燕子飛道：「唐大哥，你不能再問了！」

唐耕心道：「燕少俠，如果你是誠心要交我們這些朋友，就不必顧慮太多，有甚麼好顧慮的呢？」

燕子飛搔搔頭皮道：「反正爲了唐大哥，我的原則都犧牲了！石擎天精於易容。」

唐耕心沒有再問，顏、李二人以爲只要小唐繼續問下去燕子飛一定會回答的，他對小唐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情感。

（未完・十五）